

叢譯著名學科會社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
MODERN EUROPE: 1500-1815

史洲歐代近

by CARLTON J. H. HAYES

譯編等秋楠余

1933

版局書明聚 · 編主冰寒孫

叢譯著名學科會社
史洲歐代近

者譯編

秋楠余

長院院學文學大且復

風德謝

教助系學史學大且復

存道吳

教助系學文洋西學大且復

行發局書明黎

527366/09

目次 下冊

第九章 英法兩國之世界衝突·····	二八一
第一節 十七世紀時英法兩國之殖民地·····	二八一
第二節 初步的衝突（一六八九——一七四八）·····	二九一
第三節 英國之勝利：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	二九八
第十章 大英帝國之內部革命·····	三〇九
第一節 十八世紀時之英國殖民地制度·····	三〇九
第二節 美國獨立戰爭（一七七五——一七八三）·····	三二一
第三節 不列顛帝國之改革·····	三二八
第十一章 十八世紀之諸德·····	三三三

第一節	神聖羅馬帝國之衰微	三三三
第二節	哈布斯堡之領土	三三五
第三節	普魯士之興起與霍亨索倫族	三三九
第四節	其他德意志諸小國	三四五
第五節	霍亨索倫族與哈布斯堡間之鬥爭	三四九

第十二章 俄羅斯之興起與土耳其瑞典及波蘭之衰微

第一節	十七世紀時之俄羅斯	三五九
第二節	彼得大帝	三六三
第三節	瑞典與查理第十二之事業	三六八
第四節	大喀德隣：土耳其之敗績與波蘭之瓜分	三七五

第三編 『自由、平等、博愛』

引言	三八七
----	-----

第十三章	十八世紀的歐洲社會	三八九
第一節	十八世紀的農業情形	三八九
第二節	十八世紀的工商業情形	三九四
第三節	特權階級	三九八
第四節	十八世紀的宗教情形	四〇二
第五節	十八世紀科學與智識的發展	四一一
第十四章	十八世紀的歐洲政府	四二七
第一節	不列顛王國	四二八
第二節	開明專制	四三八
第三節	法蘭西王國	四四七
第十五章	法國革命	四六一

第一節	引言	四六一
第二節	法國專制政體的告終(一七八九)	四六五
第三節	舊制度的告終：國民議會(一七八九——一七九一)	四七六
第四節	君主立憲的時代：立法議會(一七九一——一七九二)及對外戰爭的發生	四八二
第五節	法國第一共和國建設：國民公會(一七九二——一七九五)	四九五
第六節	督政部時代(一七九五——一七九九)及共和國的變為軍人獨裁	五〇六
第七節	法國革命的意義(一七八九——一七九九)	五二二
第十六章	拿破崙時代	五一五
第一節	引言	五一五
第二節	執政政府下的法蘭西共和國(一七九九——一八〇四)	五一六
第三節	法蘭西帝國及領土的擴張	五二五
第四節	法蘭西帝國的破滅	五三五
第五節	拿破崙時代的意義	五六五

地圖

- 地圖一 航路發現圖
- 地圖二 世界之殖民帝國（一六〇五年左右）
- 地圖三 十六世紀末葉之歐洲
- 地圖四 彼得大帝時代北歐及東歐之國家
- 地圖五 普魯士之發展圖（至十八世紀之末葉）
- 地圖六 北亞美利加洲（一七五〇年）
- 地圖七 法蘭西革命開始時之歐洲（一七八九年）
- 地圖八 波蘭之分割
- 地圖九 拿破崙全盛時代之歐洲（一八一二年）
- 地圖十 維也納會議後之歐洲（一八一五年）

第九章 英法兩國之世界衝突

第一節 十七世紀時英法兩國之殖民地

當十六世紀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海外造成廣大的帝國時，英法兩國之君主或受宗教不和的牽制，或從事於歐洲政治之故，很少派遣船隻和探險家到外國去。但是到了十七世紀，英國斯圖亞特（Stuarts）王朝和法國波旁王朝視殖民地為他們不滿意的人民或者冒險的人民之庇難所，為他們商人覓利潤的淵源，為實行宗教熱忱的地方，或是增加國族榮譽的區域。到處匆忙地發展商業和殖民事業，尤其是英法兩國開始為國家的生命而從事活動。我們早已知道荷蘭人在十七世紀初葉搶奪了葡萄牙的地位；其後在後半葉他

們又如何被英國人在商業戰爭上給予打擊。一六八八這一年，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個殖民的帝國，他們活動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是英法兩國開始認識牠們在北美洲、印度和公海上有得勢的可能性，於是到了世界衝突的地步，這種衝突若斷若續地有一百多年之久，使得英國成爲「海上的霸王」。

【一六八八年英法兩國之相對的地位】 在沒有講牠們的鬥爭以前，先讓我們回憶一六八八年英法兩國之地位；第一，牠們在新大陸和舊大陸上的要求和所佔有的土地；第二，牠們的實力和政策之比較。

【北美洲方面】 我們還記得喀波特 (John Cabot 一四九七年) 之航行，使英國有了北美洲的大陸。但是都鐸爾 (Tudors) 王朝〔註一〕沒有占據這樣廣大的領土，那裏沒有堡壘可以抵抗敵人的侵入。最後，英國在北美洲的實際居留地，完全爲斯圖亞特王朝所爭得者，僅限於紐芬蘭 (New Foundland)、哈得孫灣 (Hudson Bay) 地方少數皮貨棧，和從緬因 (Maine) 到南卡羅來納 (South Carolina) 一帶的海岸；同時法國不但遣派了味刺擦諾 (Verrazano 一五二四) 探得北美洲的海岸，派出卡退 (Cartier 一五三四)——(一五三六) 到了聖羅凌士 (St. Lawrence) 并且因爲發見了航路和探險的原故，特別是拉薩爾 (LaSalle) (一六八二) 的探險據有了全美洲大陸的內部

〔註一〕 雖則現代很多英國人怨恨都鐸爾朝君主，在國內成立了政治上專制主義，對於英國海外商業和殖民地基礎之偉大，則不得不歸功於此王朝之壯舉。

一切北美洲之殖民地中，人民最盛之處，就是以後成爲北美合衆國的那些地方。一六八八年時只有十個殖民地。最先的殖民地至維基尼阿（Virginia），此地是一六〇七年由英王詹姆士第一特許倫敦公司（London Company）開關的。一六二〇年由避難者〔Pilgrims 因強迫信仰英國國教而被逐的分離派（Separatists）或獨立派（Independents）〕發現的普里穆斯（Plymouth）現在被隣近清教徒的殖民地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併吞了。靠近這些新英格蘭的居留地又有了羅得島（Rhode Island），康涅狄格（Connecticut）和新罕木什爾（New Hampshire）等殖民地；緬因此時是馬薩諸塞的一部分。正如新英格蘭是清教派內避難所一樣，在一六三二年賜給巴爾的摩爾爵士（Lord Baltimore）的馬里蘭（Maryland）也是被虐待的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s）的天堂。維基尼阿南部很大的地方，叫着卡羅來納，是在一六六三年賜給八位貴族的；但是這塊地方太苦了，以至一七二九年地主們僅以五萬磅的代價，就很願意賣給英王了。最後一六六四年荷蘭殖民地新尼德蘭（New Netherland）〔註一〕之獲得和烹氏（William Penn）及其朋友教派（Quakers）〔註二〕之居留於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 一六八二）南北兩處都無隙地了。

〔註一〕 紐約之新名。并包括新澤穆（New Jersey）在內。

〔註二〕 瑞典在德拉瓦（Delaware）之殖民地暫時被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所併。

英國在美洲殖民地之發展，其原因很多。宗教的壓迫，驅使清教徒至新英格蘭，驅使天主教徒至馬里蘭；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之成功，驅使武士（Cavaliers）到維基尼阿（Virginia）去；其他很多的人到美洲來，僅爲發財或求食的目的。美洲似乎成爲改良惡命的地方了。在南方紳士們的地產（田岡）上，黑奴作工於烟艸田〔註一〕中，但不用給薪水的。新英格蘭比較的不大肥饒，但是聰明的新英吉利人（Yankees）則以取漁、木材和貿易而致富。殖民地的財富與人口日增，及一六八八年，在新大陸上，英國人民幾至三十萬，那是無足驚異的。

法國居留人民遠較英國爲少〔註二〕，而分布的區域則較廣。從牠們在阿卡第（Acadia 一六〇四）和魁北克（Quebec 一六〇八）起，一直蔓延到聖羅凌士。耶穌會（Jesuits）和其他天主教傳道士從蒙特利奧（Montreal）向西到蘇必利爾湖（Lake Superior），向南一直到俄亥俄河（Ohio River）；一六八二年拉薩爾（Sieur de La Salle）自從順密士失必河（Mississippi）而下後，據有此河之全部流域，并以法王路易十四之名其地曰路易斯安那（Louisiana）。至少在名義上這些地方是英國的，因爲十七世紀從英王所頒給的許多殖民地特許狀，規定賜予的土地是「從洋至洋」——那即是說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新法蘭

〔註一〕 以後米和棉花兩項成爲南方農業的重要出產。

〔註二〕 大概在一六八八年時法國人住在美洲的，不足二萬人。到了一七五〇年或已增至六萬人了。

「西」的中心在聖羅凌士但是不管英國的要求，法國的礮臺從本國皮商的足跡所到之地起，一直佈滿到路易安那。英國殖民地人民既要經過阿柏拉契安山（Appalachian Mountains）到西方去，必定要和法國人民衝突，那是很明顯的。

【西印度羣島方面】英法兩國人民在西印度羣島方面也是毗鄰的。馬知尼克（Martinique）和哥得盧普（Guadeloupe）兩處認為法國的領土，而牙買加（Jamaica）、巴佩道斯（Barbados）和巴哈馬（Bahamas）則為英國〔註一〕的領土。牠們在西印度羣島占有這些地方，不僅得到甘蔗出產的利益，即與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商業上，也有了很便利的根據地。

【非洲方面】法國在非洲的居住地是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戈梨（Gorée）和塞內加爾河（Senegal River）的河口，而英國則在岡比亞（Gambia）和金岸（Gold Coast）上有居留地，不過非洲的地方僅能做砂金（Gold-dust）〔註二〕、象牙、密腊或黑奴貿易的根據地而已。一直到十九和二十世紀，在非洲

〔註一〕西印度羣島中下列各地也是英國的：涅維斯（Nevis）、莽的塞拉特（Montserrat）、安的瓜（Antigua）、渾都拉斯（Honduras）、聖流細亞（St. Lucia）、維爾京羣島（Virgin Islands）以及土耳其羣島（Turks Islands）和開哥斯羣島（Caiicos Islands）。聖基此（St. Kitts）平分於英法兩國，而海地（Haiti）西部早為法國海盜所覓得，在一六九七年明白歸併於法國。西印度羣島之外的百慕大羣島（Bermudas）則早為英國所有。

始有實際的鬥爭。

【印度方面】最重要的殖民地是亞洲的印度，印度和美洲甚至和非洲不同，是利於通商的地方，而非有利於征服的地方，或者殖民地的地方。印度土地之肥沃與廣大——其面積等於歐洲之半——很能夠負擔重大的租稅以維持二千萬的人民；所以歐洲人所希望的是一種購買印度出產（如棉花、顏料、香艸、藥材、絲、寶石以及奇特的製造品）的機會。

在十七世紀時，佛教皇帝曰蒙古王者統治了印度。當十六世紀蒙古王征服印度，并在恆河（Ganges）流域之德利（Delhi）城建了一所富麗堂皇的宮殿。不過大多數的人民，仍以社會階級維持他們古代（印度Hindu）的宗教，保在着他們各自不同的語言和習慣。經過一世紀之久，印度就以物質環境、氣候、工業和語言的不同而分裂了，佛教統治者——蒙古大王與其總督——覺得不能建立一種堅定約統治權，很多土人酋長仍許其有相當的獨立，而一切印度人對於皇帝的忠心很少。因為蒙古大王有這種重要的弱點，所以歐洲商人在十七世紀懇求皇帝的允許與保護，到十八世紀就公然喧賓奪主了。

我們還記得自從伽馬（Vasco da Gama）航海而後，葡萄牙人曾經壟斷印度與東方的商業，直至十六世紀之末受了荷蘭人的打擊之後，這種情形才變更。就在這個時候英人初次航海〔註一〕到東方去，并且

〔註一〕金幣在英國常叫「基阿那 Guinea」，因為大批金子是從非洲基阿那海岸來的。

利用和腓力第二(Philip II)的戰爭，以襲擊葡萄牙人的土地。最初英人貿易的根據地是在馬蘇力帕坦(Masulipatam)和蘇拉特(Surat)及後在一六一五年葡萄牙的海軍又敗北，迨一六二二年波斯的奧馬茲(Ormuz)中之葡萄牙人被逐。當一六八八年英國人在印度得到三個主要的城市。(一)一六八六年占據了恆河三角洲上之加爾各答(Calcutta)。不過英人在違反蒙古皇意志之下，是否能長此保住，尚在不可知之數。(二)北部之瑪德拉斯(Madras)法郎士帶爵士(Sir Francis Day)會建築聖喬治砲壘(Fort St. George)。(三)在西岸蘇拉特的商業根據地，現在已不及孟買(Bombay)了，孟買是不拉下薩的喀德隣(Catherine of Braganza)的賠嫁品，這位葡萄牙的公主於一六六二年嫁與國王查理第二(Charles II)。

法國初次東方貿易公司(French Company for Eastern trade)之成立，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相較，前者僅遲四年。(註二)不過法國在印度初次設立工廠——在蘇拉特——則在一六六八年，及十九世紀之末，法國在印度始與英荷兩國人民作激烈的競爭。然而法國在成德拉哥(Chandernagar)的位

(註一) 實際上英人航海到東印度羣島去的時候，是在一五九一和一五九四年之間，與葡萄牙人初次到印度的時間相較，約遲一兩年之久。

(註二) 法國公司之特許狀頒于一六〇四年和一六一五年，而法國印度公司到成立於一六四二年，改組於一六六四年。

置和英國的加爾各答相接近，而法國在笨第舍利 (Pondicherry 一六七四) 的根據地，與英國的瑪德拉斯相隔僅百哩之遙，將來英法兩國在印度的調和，已有不幸的朕兆了。

【英法兩國實力之比較】 從上面簡單的敘述，我們已經知道一六八八年左右英法兩國殖民地的位置了，現在要明白法國雖則遲遲地加入殖民地的競爭，很足以做英國的強敵了。互爭雄長的條件，不在占領之先後，或者占據之效力；而決定於鬥爭者的戰鬥力。法國之強盛，地廣人多，和富庶皆勝於英國，能單獨抵抗歐洲其餘的國家，但在世界帝國的競爭中，弱于英國，真是奇怪的事。

第一，英國的海軍力之增加，遠非法國可比。雖則黎塞留 (Richelieu 一六二四——一六四二) 承認法國有海軍的需要，并且給予造船業以巨大的鼓勵，但是法國為歐洲政治所困，其海軍之需要，已被路易十四大陸戰爭遺忘了一半。在另一方面英國因為是島國之故，自從戰敗西班牙無敵艦 (Armada) 之時起，牠們最愛國的誇張，就是海軍軍人的事業。在和荷蘭從事商業戰爭中，英國第一位海軍大將——布來克 Robert Blake——獲得光榮的勝利。

再者，一六五一與一六六〇兩次航運條例 (Navigatin Acts) 使得英國與殖民地之商業，他國船舶不能插足其間，這或可減少貿易之總數，但是無疑地形成了英國船主之興盛。英國造船商人因有獎金之鼓勵，知道製造更堅固更強大的船舶，較他國造船商人為甚。無論在西班牙大海 (Spanish main) 俘獲西班牙

牙的大帆船或者在遠東戰勝了葡萄牙的海軍，英國的海盜，奴販和商人都爲人所畏懼或妒嫉。英國工商業在都鐸爾王朝的保護和獎勵之下發展着，產生了中產階級，他們很能夠在國會中得到了權利與特權。

在另一方面，法國人民則在很嚴重的商業困難之下生存着。地方的通行稅與國內的關稅阻礙了貨物的運輸；中古時代的基爾特制度則以悖謬的規則阻止着本國的工業。長期的內亂與宗教戰爭，使得工人不安於業，商人損失了生命與財產，結果，法國商業之蕭條，一如十六世紀以前之情形。當亨利第四在位時，曾經回復其繁榮，但是君主日盛之結果，致新教徒商人在政治上之權力，不能與英國清教徒相比擬。最後商人階級目覩路易十四以對外戰爭而陷本國於絕境，不能加以阻止，——他們不能像在英國一樣，可以自己取得特權與獎金，又不能對商業競爭之國家宣戰。那位「重商主義」者的大臣科爾伯特（Colbert 一六六一—一六八三）固然很努力振興新工業，例如絲業，對於舊工業則制定規則以資改良，對於要和本國生產品競爭的輸入品則課以重稅，但是法國工業終不能和英國一樣的興盛。常常有人說科爾伯特的謹慎的規則，很有害於自由貿易的精神，但是最有名的還是一「法蘭西大帝國（Grand Monarch）」的戰爭與賦稅。〔註一〕法

〔註一〕 爲籌劃宮庭、外交和戰爭等經費起見，路易十四不僅增加賦稅，而且減低了幣制。尤其不幸的，在經濟方面是南特勅令（*Edict of Nantes* 一六八五）的取消，法國五萬最勤儉的人民，因此而逃出國外，而英國、荷蘭與勃蘭登堡（普魯士）三國的工業，却因之而振興了。

〔國民聽政府犧牲他們的性命與他們與金錢，這我們引爲奇怪的。

所以英國方面充實的海軍和繁榮的商業，實較法國爲占優勢，故能控制海洋與負擔戰爭的費用。

〔英法兩國殖民地政策之比較〕 在一般殖民地政策上說來，法國是占了優勢。路易十四早已得「新法蘭西」之全部作爲直隸的省看待，而法國人民又能聯合一致以抗英國四分五裂與各自爲政的殖民地。當科爾伯特秉政時，法國在美洲的殖民地，於二十年内增加了百分之三百。而且法國人民無論在印度方面或是美洲方面都能得到土人的友誼和信任，反之，英國人民至少和大多數的紅人，常常是兵戎相見的。

不過，英國殖民地數目之多，却有利於她。法國人民因戰爭而難增加，故不能很自然地發展到美洲去；至於在本國受虐待的新教徒，又不准他們移居到新法蘭西去，怕他們去了之後，要妨礙印第安人（Indians）

〔註一〕中間耶穌會傳教的工作。英國的清教徒，朋友教徒，天主教徒的放逐却很幸的到牠的殖民地去，而不向他國的地方遷移。並不大直接受本國保護的英國殖民地的人民知道抵禦印第安人以自存，更能夠幫助祖國以抵抗他們共同仇敵的法國人。

〔註二〕常常有種說法，以爲黎塞留與科爾伯特對於管理殖民地所採取的「保育主義 Paternalism」使得殖民地的人民寥寥無幾，和

殖民地的工業不能振興。然而這種說法，只好相對的承認。我們要曉得英國也曾經企圖阻止殖民工業之發展，庶不致與本

國工業相競爭。

總而言之，情勢是利於英國。當法國君主耗費其實力於歐洲方面的時候，要想和海軍優良商業興盛，以及殖民地人口衆多的英國對抗，實在沒有什麼希望。

第二節 初步的衝突（一六八九——一七四八）

【奧格斯堡聯盟之戰】 在斯圖亞特朝君主於建立專制政治和復立天主教爲國教兩方面，曾希望得着路易十四友誼的幫助時，英法兩國關於殖民地和商業上的鬥爭，不至於立刻爆發。關於一六八九年的革命，其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我們已經討論過了。此次革命對於兩國之外交關係，頗爲重要，因爲法國主要敵人威廉第三曾因此次革命而爲英國的君主，這位君主的首要工作是保護他祖傳的土地——荷屬尼德蘭（Dutch Netherland）——以抵抗路易十四的侵略。而路易十四幫助詹姆士第二的要求復位，實爲戰爭的第二個原因。在前章中我們已經知道一六八九年的國際關係如何使得英荷兩國與奧格斯堡聯盟相結合，這個聯盟包括神聖羅馬皇帝、西班牙王、瑞典王、巴威選侯、薩克森選侯與帕拉替內特（Palatinal）選侯等；并且知道從一六八九年至一六九七年奧格斯堡聯盟之戰對於歐洲之結果如何。我們要曉得，就是在波印戰爭（Boyne 一六九〇）中英王威廉最後戰勝了詹姆士第二和其法國及愛爾蘭的聯軍。也就是在這次戰爭中法國海軍雖將英荷聯合艦隊逐出俾赤山頭（Beachy Head 一六九〇），但在拉哈格（La Hogue

一六九二) 附近三日戰爭中, 則法國艦隊爲英國所殲滅。

【英王威廉之戰(一六八九——一六九七)】 奧格斯堡聯盟之戰又與美洲「英王威廉之戰」(King William's War) 有相似之處, 在這次戰爭中有兩方面必須注意的。第一, 新英格蘭的人民對於在阿加底亞(Acadia) 在諾法斯科細亞(Nova Scotia) 佔據法國坡特墨阿爾(Port Royal) 的砲壘(一六九〇) 與毫無關係的突擊魁北克兩事, 曾予以幫助。第二, 我們必須注意印第安人的地位。遠在一六七〇年時, 一位著名的新英格蘭的牧師威廉士(Roger Williams) 即宣稱, 「法國的耶穌會教徒和羅馬的耶穌會教徒, 世界的煽惑者, 爲他們上帝的目的, 在這裏煽動他們的邪火於土人之前。」英王威廉之戰是煽動更可怕的火焰的象徵, 比較篤信的牧師所想像的更加可怕。法國總督夫龍特那克伯爵(Count Frontenac) 的紅色同盟火焚多維(Dover) 在新罕木什爾) 斯克涅塔狄(Schenectady) 在紐約) 和格羅敦(Grotin) 在麻塞諸塞) 使得新英吉利人之仇恨法人, 永矢勿忘。

【一六九七年立茲尉克條約】 英法兩國之鬥爭爲立茲尉克條約(Treaty of Ryswick) 所阻止, 依照這個條約, 路易十四允許不過問威廉爲英王之權利, 而一切征服的殖民地包括坡特墨阿爾在內, 均由英國歸還法國。

【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 僅僅五年之後, 歐洲各國又從事於長期的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一七

○二——一七一三)英王威廉與神聖羅馬皇帝及其他歐洲國家之君王組成一個大同盟(Grand Alliance)阻止路易的孫子腓力繼承西班牙的王位。因為如其法蘭西與西班牙兩國在波旁皇室之下聯合起來，他們的兵隊將壓倒其餘一切歐洲的國家。他們殖民地帝國的聯合，將包圍英國的殖民地，或者吞併了英國的殖民地；他們海軍的聯合可以將英國的艦隊逐出海洋之外。而且當一七〇一年詹姆士第二死後，路易十四公然承認放逐英國的斯圖亞特族信奉天主教的太子為英國國王詹姆士第三，這樁事情又使英國人民怒不可遏了。

【安納女王之戰(一七〇二——一七一三)】富馬爾巴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與尤金太子(Prince Eugene)大勝時，英國殖民地人民在美洲正從事安納女王之戰(Queen Anne's War)以抗法人。而法人亦派遣印第安人以攻擊新英格蘭的村莊，在英人方面則以突擊坡特壘阿爾與魁北克之舉報復之。進攻經兩次以後，一七一〇年英人遂陷坡特壘阿爾，而阿加底亞亦相繼失守。翌年，英國戰艦九艘，運輸艦六十滿載兵士一萬二千人以攻魁北克，同時以兵隊二千三百人從占帕連湖(Lake of Champlain)向蒙特利奧進發，惟這兩支軍隊都未能達到目的。

在公海上以及在美洲與歐洲大陸上，英國軍隊均很勝利。就在安納女王之戰中，英國海軍有時得荷蘭海軍很重要的幫助，在地中海上擊敗了法國艦隊，驅逐法國武裝的私人船舶於公海之外，圍攻直布羅陀並

陷之，在喀他基那附近俘擄了一隊西班牙滿貯金銀的船隻，并且威嚇了法國的西印度羣島。

【一七一三年之烏得勒支條約】 結束這次衝突的烏得勒支條約 (Treaty of Utrecht) 之主要的條款，從牠們關係殖民地情形方面看來，有下列幾點：(一) 允許法國波旁皇朝爲西班牙國王，雖則其中規定法王與西班牙王永遠不得合併，但因波旁皇朝既經統治了法西兩國，則兩國的殖民地可以視爲一個偉大的波旁帝國了。(二) 承認英國占據有阿加底亞，而改名爲諾法斯科細亞，法國放棄對於哈得遜灣、紐芬蘭、和西印度羣島方面聖基此島的要求。(三) 西班牙割讓米諾卡島 (Island of Minorca) 和直布羅陀險要的城寨——地中海商業堡壘——於英國。(四) 最直接有利於英國的是西班牙的貿易權的讓予，叫做安西恩佗 (Asiento) 條約，一七一三年成立者。在安西恩佗條約以前英國商人不能和美洲西班牙殖民地人民通商，而販賣黑奴到西班牙殖民地去的生意，爲法國人所獨占。這次安西恩佗條約允許英國商人在三十年內，有供給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以黑奴的權利，每年約爲四千八百人。不過英國商人仍舊不准以其他的商品出售於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惟爲一般貿易起見，每年英國五百噸的船隻可以到巴拿馬地峽 (Isthmus of Panama) 的坡托柏羅 (Port Bello) 去一趟。

【一七一三——一七三九之暫時和平】 自從烏得勒支條約以後，殖民地競爭的火焰未即燎原者幾有三十年之久。在這個時期中英國在美洲的野心，漸漸地很明顯的和西班牙、法蘭西衝突，而在印度的野

心也漸漸地和法國劍拔弩張了。

【法國在美洲時侵略】 根據烏得勒支條約法國雖有多少的損失，然而仍舊保有聖羅凌士河口，並有布勒通角島（Cape Breton Island）爲之屏障。在紐芬蘭兩岸法國人民捕魚者仍舊有特殊的權利；在西印度羣島方面，法國人民所享的自由貿易比較英國人民爲甚；法國的先鋒隊又占據了密士失必流域。法國養精蓄銳，坐待第二次的鬥爭。路易堡砲壘（Fort Louisbourg）建築在布勒通島上，以保護聖羅凌士河口的交通。在法國殖民地四周又有很多的砲壘，以資防守。從占勃連湖上之克藍小岬（Crown Point）起，一直向西有耐亞嘎拉砲壘（Fort Niagara）底特律砲壘（Fort Detroit）蘇聖馬利（Sault Sainte Marie）到溫尼伯湖（Lake Winnipeg）爲止；其他的砲壘則警備着窩巴士（Wabash）和意大利諾河（Illinois rivers）沿密士失必河一直到海灣。（註一）一七〇二年摩比爾（Mobile）成爲法國的殖民地，一七一八年新奧爾良（New Orleans）繼之，並通知英國航海的人，使其明白密士失必河是法國的地方。英國殖民地總督爲之大驚失色。

【法國在印度方面之侵略；度普雷克斯】 同時在印度人民方面，法國人很能夠做他們的好鄰居。在度普雷克斯（Dupleix）領導之下，（度氏就職於一七四一）法國人日臻富庶，並逐漸有

【註一】 一七五〇年自蒙特利奧至新奧爾良法國的砲壘有六十餘座之多。

左右大蒙古王的勢力。度普雷克斯懷抱着自強不息的大志；他開始干涉土人的政治，并有顯赫的地位，華麗的服裝，和一個土人君主的高貴頭銜。他知道以印度土人加以訓練，使充法國的軍隊，在首都笨第舍利的四週，大修砲壘，儼然像從事戰爭一般。

【西班牙與英國之貿易爭執】 在烏得勒支條約成立後之三十年中，除掉英、法兩國在美洲與印度有殖民地的衝突和貿易的競爭而外，又因一七一三年安西恩條約之結果，使英國與西班牙兩國之間，發生了不斷的紛爭。西班牙人指責英人私運貨物，并且抗議英國濫用他們的特權，將船隻停留在坡托柏羅港內，在夜間又將其他船中之貨物裝到這隻特許貿易的船上去。在另一方面，英國商人怨恨西班牙人將他們排斥不准在市場上貿易，又向國內訴說他們的慘遇，斥責西班牙當軸的凶狠。在這些故事中間最著名的一樁，就是某一船長叫貞琴茲 (Captain Robert Jenkins) 的，形容得有聲有色，告訴本國人說，暴虐的西班牙人如何搶劫他的貨船，并且如何割掉他一隻耳朵，爲證明他所說的話句句可信起見。聽說他還將保存他被割的那隻耳朵的匣子，拿出來給人看。因爲這種事件和其他各種相類的事件之層出不窮，激起了英國人民的反感，於是酷愛和平的首相窩爾坡爾爵士 (Sir Robert Walpole) 也不能阻止本國人民的憤憤不平，只得對西班牙宣戰了。

【一七三九年「貞琴茲割耳之戰」】 當一七三九年英國與西班牙關於商業上和殖民地上的戰爭

再起，這次的戰爭普通就是叫做「貞琴茲割耳之戰」。英艦一艘攻陷坡托柏羅，不過進攻喀他基那則不順利。在北美洲方面，英國對西班牙人的戰爭由奧格爾托普（James Oglethorpe）指揮着，不過也沒有什麼結果。奧格爾托普於一七三三年在卡羅來納之南，新近尋到英國殖民地的佐治亞（Georgia）〔註一〕這塊地方，又是西班牙殖民地的佛羅里達（Florida）所要的。

【奧地利亞王位繼承之戰】貞琴茲割耳之戰不過是英法兩國重行作戰的導火線而已。在下章將敘述奧地利亞王位繼承之戰，於歐洲大陸上如何爆發——這次戰爭延長到八年之久，而英國加入奧大利方面，進攻法普兩國和其他國家的，也在這次戰爭。

【一七四四年至一七四八年英王喬治之戰】所以歐洲各國的衝突，自然在英王喬治之戰中表現出來；（一七四四——一七四八）而且在美洲和印度兩方面也同樣的引起了敵對行爲。

英王喬治之戰的起因，由於新罕木什爾的拍拍厄爾大尉（Colonel William Pepperell）用英國殖民地人民的武力，攻陷路易堡（一七四五），而拍拍厄爾大尉到一七四八年，看見所得到的炮壘，根據愛斯拉沙伯條約，重新送給法國，使他大失所望。在印度方面的戰爭，也沒有什麼結果。及一七四六年法國艦隊很容易的攻陷英國在瑪德拉斯的要塞；其他英國的屬地也被法國所突擊，度普雷克斯戰敗了加爾那的（Car-

〔註一〕因爲當時英王名叫喬治第二，所以把英王的尊名名之地。

native) 的隱居印度之英國富翁，因為這位富翁說度普雷克斯妨害印度的和平與中立，懲罰他一下。

【一七四八年愛斯拉沙伯條約】 等到一七四八年英國艦隊到了之後，向笨第舍利包圍度普雷克斯，於是形勢一變。正在這個當兒，英法兩國簽訂愛斯拉沙伯條約的消息傳到了，於是一切攻擊的地方包括瑪德拉斯在內，統統還給法國。至於在西班牙一方面，英國在一七五〇年得到西班牙所賠償的金鎊十萬，同時放棄在安西恩條約中所得的特權。

第三節 英國之勝利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

【一七五〇年之當前問題】 一直到這個時候為止，雖則英國根據烏得勒支條約得到了哈得孫灣、紐芬蘭和諾法斯科細亞三地，而戰爭總是互有勝負。至於英國的海軍勢力當然占着優勢。不過有兩個問題，仍舊不能解決的：第一，就此讓法國占據了密士失必河流域并且能夠將英國人驅出美洲沿岸的根據地以外嗎？那位狡猾外交家度普雷克斯可以讓他將印度變成法蘭西帝國的一部分嗎？在這些重大的紛爭之外，又加上諾法斯科細亞的疆界的小糾紛，這塊地方我們知道英國在一七一三年得到的。

【七年戰爭之範圍的廣泛】 以上所講的問題，唯兩大強國中敗了一國，才能夠解決，而這種失敗，就是法國在一七五四年至一七六三年中所受到的。牠在七年戰爭中受到四種損失：（一）法國在歐洲大陸上

的陸軍爲腓特烈第一擊潰於德意志境內，而腓特烈第一在此次戰爭中曾得到英國金錢上的幫助。(一)同時他的海軍幾爲英國所殲滅，後者的艦隊和武裝的私人船舶征服了很多法國在西印度羣島方面的殖民地，法國海上的商業幾全被英國所摧毀。(三)在印度方面鬼計多端的度普雷克斯被狡猾相同而更英勇的克萊武 (Clive) 所控制了。(四)在美洲方面，一七五四年至一七六三的法印戰爭 (French and Indian War) 消滅了遠跨大西洋的新法蘭西的迷夢。現在我們先討論美洲方面的戰爭。

【七年戰爭在美洲方面的情形：一七五四年至一七六三年法印之戰】法印戰爭之近因是競爭占俄亥俄河流。遠在一七四九年英國人已組織了俄亥俄公司，從事該流域的殖民事業，不過他們沒有完全實現迫切行動的需要，一直到法國人開始在賓夕法尼亞西部建築一排砲壘——普萊斯克島砲壘 (Fort Presgu' Isle) 在伊利 (Erie) 波愛夫砲壘 (Fort Le Boeuf) 在渥脫富 (Waterford) 和威南哥砲壘 (Fort Venango) 在富蘭克林 (Franklin) 最重要的地方——摩嫩加希拉 (Monongahela) 河與阿利根尼 (Allegheny) 河的交叉點——尙未占據，俄亥俄公司遠在一七五四年派遣少數軍隊包圍這兩處，并設砲壘以資防守。但是法國人不是那麼容易以計勝之，他們以少數的兵士攻陷了新築的砲壘，加以改造，并且重新以加拿大總督的名字名其地曰度懇砲壘 (Fort Duguesne)。不久一位維基尼河的青年名叫喬治華盛頓者 (George Washington) 率領四百兵士前來援助，但因為時已晚，不及接應英國守砲壘的人，所以在

七五四年七月四日亦被迫敗退了。

但是等到一七五五年，英國對於戰勝又有希望了，此時布刺多克大將軍 (General Braddock) 率領一支正式軍隊前來，並且計劃分三路進攻法人，這三路是占勃連湖上之克藍小岬，耐亞嚶拉砲壘和度懇砲壘。布刺多克大將本人率領一支英國兵與殖民地民兵的混合軍隊進攻度懇砲壘，但因前進不慎，致遭法兵埋伏。法人和紅人從樹旁與石源中突出襲擊英兵。這些祇會在歐洲戰場中作戰的兵士，遂遭敗北，幸而得着殖民地民兵的援助（他們知道如何從樹林中射擊）所以未致全軍覆沒。至於向耐亞嚶拉進攻的英軍，雖未至如此的失利，也不能達到目的。英軍因為進攻克藍小岬的戰事又失利，所以在喬治湖上建築了愛德華砲壘和亨利砲壘 (William Henry)，而法兵則造成了有名的泰昆得洛加砲壘 (Fort Ticonderoga) [註1]

【夢坎】 當一七五六與一七五七年時英國的命運，似乎更加不好。牠最有勢力的聯軍普魯士的腓特烈第一在歐洲大陸上吃了敗仗，牠的一隊海軍又在地中海遇着了慘敗；法國人佔據了米諾卡島；最後，英國進攻法國路易堡砲壘之舉又遭失敗。至於法國方面，一七五六年在美洲得到了夢坎 (Montcalm) 和繼續不斷的勝利。夢坎侯爵 (Marguis de Montcalm) 一七一二——一七五九熟諳歐洲戰場上的兵法，但

〔註一〕 就在一七五五這一年，對於英人是那樣的不幸，而對於法國在諾法斯科細亞的人民也是一個殘忍之年；這些法國人民就同

畜生一樣，七千人被裝載在英國戰艦上，運到北美洲各地方去。因為英國人恐怕他們或者會叛變的原故。

是他又能適用於新環境之下，他的確是個指揮法印在美洲兵隊之良將。他攻陷了英國在安別釐阿湖 (Lake Ontario) 上的鄂斯威哥砲壘 (Fort of Oswego) 和在喬治湖上的亨利砲壘，一切英國人所計劃的勝利都遇到了阻礙。

及一七五七年庇得 (William Pitt) 入閣後，英軍方面之聲勢，爲之一振。庇得決定激起一切本國人民之情緒，以爲祖國戰爭。殖民地民團激於義憤，乃與英國正式軍隊聯合，組成一支五萬人的兵隊，同時突攻美洲法國四處重要的地方——路易堡、泰昆得洛加、耐亞噠拉和度懇。一七五八年因得英國強大艦隊的幫助，遂攻陷路易堡；一七五八年再占據度懇砲壘，并改名爲庇得砲壘；其先泰昆得洛加之英軍未能得手，但是等到英軍攻陷耐亞噠拉砲壘之後一日，即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泰昆得洛加遂爲英軍所克。

【烏爾弗】英軍方面尙不以取得法國邊塞砲壘爲滿足，決再進攻法國的中部要塞。當英軍一隊向哈得遜流域挺進，以襲擊蒙特利奧時，烏爾弗大將 (General Wolfe) 另率一支七千人的軍隊，更佐以堅艦一艘，直向聖羅凌士進發，以進擊魁北克。烏爾弗大將初承父訓，夙以勇敢善戰著名。十四歲時卽爲海軍少尉，未及弱冠，已成活潑之軍官，在一七五八年會率軍攻陷路易堡，現在年僅三十三，卽以攻克魁北克自任，魁北克爲一天然要塞，又爲夢坎所防守。這次戰爭要想勝利，似乎辦不到；圍攻數星期之久，毫無進展；兵士傷亡甚衆，這位青年將軍眼看有失敗之慮了。他再鼓足勇氣，作孤注之一擲。當他命令兵士渡河偷攻某地時，那一夜

死了三千六百人，他們爬過很多的森林和高山，達到直趨大平原的峭斜孔道——這塊平原叫亞伯拉罕大平原(Plain of Abraham)——以便俯擊全城。

【一七五九年英國在魁北克之勝仗】一七五九年九月十三日清晨，烏爾弗忽然在高地上發現了，於是夢坎只得迎頭反攻。有一時期英國軍隊似乎難以支持，然而因為槍不虛發和一鼓作氣的反攻，法軍陣綫遂遭潰敗。在勝利的當兒，烏爾弗將軍既受傷兩處，前胸又遭彈穿。他陣亡的消息傳來，大家固因英軍勝利而減了悲哀，但是重傷的夢坎，於慘敗之後而殉國。那裏有他們的那種快樂呢。

幾天之後，魁北克遂陷。於是法國在美洲的殖民地便開始喪失了。到十月間法國派大艦隊一隊預備上岸反攻英軍的，又在岐布龍灣(Quiberon Bay)被英國海軍大將霍克(Admiral Hawke)所殲滅，於是法國一切的希望都成泡影。及一七六〇年蒙特利奧亦陷，英國軍隊遂完全征服了新法蘭西，同時法國在印度方面最後的勢力也被英人消滅。

【一七六二年西班牙干涉之無效】法王路易十四在危急之下，得到波旁族親戚西班牙王的幫助，以共同對抗英國，但是西班牙是一個沒有用的聯軍，等到一七六二年，英國艦隊攻陷了古巴(Cuba)與菲列賓羣島(Philippine Islands)以及西印度羣島的法國殖民地。

【七年戰爭在印度方面的情形】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法國在地廣人衆的印度是如何失

敗的。蒙古帝國在十八世紀初葉就弄得四分五裂。得坎 (Deccan) 榜格爾 (Bengal) 和澳德 (Ordh) 的統治者，已經變成半獨立的君主了。在舉國紛亂的當兒，法國總督度普雷克斯就有意思想做印度政治的領袖，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他曾經受過東方誇大的頭銜，和大半的土人會長締結同盟，在笨第舍利建築砲壘，并且開始組織他的土人軍隊。到一七五〇年他推翻了加爾那的〔註一〕的統治者另立了一個聽他指揮的僞王 (Pretender)。

【克萊武】 這位老奸巨滑的度普雷克斯之希望，被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名叫克萊武的 (Robert Clive) 破壞淨盡。克萊武年當十八時，在瑪德拉斯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書記。他有自強不息與虛懷若谷的精神，有時候很相信博覽羣書，有時候他又覺得意志頹喪。有好幾次他想自殺。當奧地利亞王位繼承戰爭時，他投筆從戎。軍隊的生活很投他的意，不久他就熟諳一切軍事的知識。及一七四八年愛斯拉沙伯和約成立後，他重溫舊業，及一七五一年他有一個勇敢的計劃，以進攻加爾那的省城亞科特，把度普雷克斯所立的領袖推翻了。克萊武僅率領了約合二百的歐洲軍隊，和三百土人的軍隊，不過這一支人數很少的軍隊加上信位青年的勇敢與決心，能容易的陷入亞科特的砲壘，戰敗數千的敵人。

【法國在加爾那的之失敗】 這位青年英雄得到土人和英人的幫助以後，他再擊敗了僞王，等到一

〔註一〕 加爾那的是印度的一省，包括瑪德拉斯和笨第舍利兩地，省會在亞科特 (Arcot)。

七五四年法國政府只得承認在加爾那的的失敗，從他們的屬地撤回法國的軍隊。度普雷克斯很難堪的調回本國；而那些靠着克萊武而復位的會長們，更和英國人民表示親善了。

克萊武再從事於榜革爾。一七五六年榜革爾青年會長蘇拉(Suraj-ud-Dowlah)在加爾各答圍攻英國的砲壘，在夜間將一百四十六個英國人關在一個黑暗的牢裏——加爾各答的「黑洞」(Black Hole)中，——等到第二天早晨死掉一百二十三人，僅僅二十三人沒有喪命。於是克萊武從瑪德拉斯趕回，嚴責蘇拉的暴行，並且強迫他放棄加爾各答。因為這個時候英法兩國正在戰爭的當兒，克萊武立即攻陷了法國在成德拉哥附近的地方。他再幫助某一美爾查飛爾(Mir Jafir)，使他繼蘇拉而為會長。法國當然幫助蘇拉，共同對抗英國了。

【普拉西】 一七五七年——克萊武在穆犀達巴德(Mustilbad)城南數哩之普拉西(Plassey)橡果樹林中，排到了一千一百歐洲兵，二千一百土人兵和大砲九尊，進攻蘇拉，蘇拉方面有本地軍隊六萬八千人，和法國的砲兵，正在製造他的五十三尊大砲，克萊武對之如摧枯拉朽一樣。這次勝仗簡直出乎意料之外。於是英國方面所信任的人就做了榜革爾的會長，會長為紀念克萊武的武功起見，送一百五十萬磅給英國東印度公司，於是克萊武一躍而成富翁了。此後英國就控制了榜革爾。等到一七五八年英國攻下馬蘇力拍坦，在瑪德拉斯與笨第舍利之間，英人又敗法軍於汪德華西(Wandewash)，及一七六一年再克笨第舍

利，於是印度東方沿岸英國人儼然成爲霸王了。

【一七六三年巴黎條約】魁北克（一七五九）和笨第舍利（一七六一）兩地的失守，實際上英法兩國的殖民地競爭已經解決了，不過兩國間仍未停戰，一直等到一七六三年英國、法國及西班牙才訂立了巴黎條約（Peace of Paris）。於是法國在美洲方面僅在紐芬蘭沿岸〔註一〕保留了兩個不重要的島嶼，在西印度羣島方面〔註二〕保留了幾個島嶼，在南美洲方面保留了基阿那地方的一處根據地。英國則從法國得到聖羅凌士河全部流域，和密士失必河以東的一切地方，再加上西印度羣島中的格林拿達；又從西班牙得到了佛羅里達。西班牙除掉將佛羅里達地方寥寥的土地割給英國以外，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失，因爲英國拿古巴和菲列賓羣島還了他，法國又拿密士失必河流域的西部一半給了他，允許法國人重從回到印度的老地方去，但是不得在榜格爾駐扎軍隊，或建築任何的砲壘。換言之，法國人可以回到印度去經商，但是不能去創造帝國了。〔註三〕

【七年戰爭對於英法兩國之重要性】讓我們來簡單地敘述這次戰爭的主要結果。第一，英國得到

〔註一〕聖佩耳（St. Pierre）和彌圭琅（Miquelon）。

〔註二〕包括哥德盧普和馬知尼克（Martinique）兩地。

〔註三〕當戰爭時法國在非洲的屬地也喪失了，現在戈黎仍舊還給法國，而塞內加爾河（Senegal River）口則爲英國所有。

了現在北美合衆國的一半的地方，以及加拿大和印度的優勢——各帝國的廣大，富庶和複雜比較凱撒大帝或者亞歷山大大帝的帝國還勝些。所以英國無疑地成爲最占優勢的殖民地帝國了——這個國家的領土不看見太陽下去。這就是說英語傳播之廣，在十五世紀時說英語的人不到五十萬，直至現在說英語的人有一千六百萬之多了。

第二，比廣大的帝國更加重要的是英國在海上的霸權，從各次戰爭所得到的結果，尤其是從七年戰爭中所得到的勝利。因此之故，英國的商業，既有強盛的海軍爲之保護與傳播，大有駸駸日上之勢，所以現在航行於海上的船舶，幾乎有一半的船桅上有一大英王國國旗——在飄蕩着。英國從牠遠隔重洋的屬地和海上的船舶而得到強盛與威信；英國商人因爲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地位之重要而獲得富庶，英國的工業得到這種刺激以後，爲十八世紀後期與十九世紀前期的產生革命，預備了一條康莊大道了。

第三，英國至少暫時殲滅了牠的敵人。法國放棄牠的殖民地之野心豈肯善罷甘休，不過從巴黎條約以後，幾乎歇了一世紀之久，法國才能再和英國競爭建設世界帝國。法國更非不想復仇，及後在一七七八年北美十三洲抗英時，法國卒與之聯盟，以雪前恥。但是法國的海軍，受到了難以恢復的損失〔註二〕而牠的商業，也就一蹶不振了。假如十八世紀末葉法國之破產是對於波旁皇室和凡爾賽政府的一種恐嚇，又假如十九世紀初葉英國海上霸權是暗中傾覆了拿破侖帝國的話，都是不幸的七年戰爭所賜予的結果啊。

法國失掉了印度和美洲方面的殖民地。牠在印度的商業，當着有錢有勢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之前，不久就日趨衰落了。「法蘭西印度 French India」現在包括笨第舍利、卡利卡爾 (Karikal)、雅拿翁 (Yanaon)、馬嚇 (Malé) 和成德拉哥等五處——總共不過一百九十六方哩的面積而已，同時英國在印度的屬地則有一百八十方哩的幅員。法國在美洲的殖民地，現在所剩的僅僅在紐芬蘭沿岸的兩小島，西印度羣島中的兩小島，以及在熱帶的基阿那，有一塊不重要的土地，不過在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兩處尙留下法國從前偉大的與繁榮的遺跡而已。在加拿大方面，法國人民於語言上及宗教上都較英人爲多，卽至現在，加拿大七十萬人口中，還有二十萬是法國人，他們對於保持其從前的民族性，同注意效忠於英國的政治一樣。在北美合衆國方面，法國似乎很少有若何的勢力；不過在新奧爾良城中的走道，叫着 *banquettes* 堤防，叫着 *levees* 及聖路易 (St. Louis) 得梅因 (Des Moines)，底特律 (Detroit) 以及占勃連湖等的名稱，仍爲失去了帝國之永遠紀念。

〔註一〕 但是在一七六三和一七七八年之間，法國曾經極力製造海軍。我們將要談到隨着北美洲革命而起的一般戰爭，法國企圖推翻七年戰爭的主要結果，不過沒有成功罷了。

第十章 大英帝國之內部革命

第一節 十八世紀時之英國殖民地制度

大不列顛在世界帝國的競爭中得着勝利，我們已經在上章講過了，不過接着就來了帝國內部的分裂，這次英國的鬥爭不能像以前那樣的勝利了。美洲殖民地人民漸漸覺悟到他們的經濟利益和大不列顛的殖民地政策與商業政策發生了遠久的衝突，他們同時起了一種自信力與大胆的獨立。像這些事情的詳細經過，我們可以讓專講美國史的書籍去敘述。不過，如同在英帝國主義的歷史中的一頁一般，美國獨立戰爭在歐洲史上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重商主義與英國殖民地】

十八世紀時很多政治家認為英國的偉大事業是重商主義的理論，

關於這種理論上章已經講過了，而這次美國獨立的禍根就起于重商主義的政策中。重商主義的政治家熱心建立本國的勢力和增加本國的財富兩者，所以對於殖民地就自然而然的有了三種主要的表現：(一)對於祖國不能生產的商品殖民地應當供給；(二)殖民地的工業不能和祖國競爭或者援助祖國的商業動敵以至妨礙了祖國的工業；(三)殖民地對於祖國政府海陸軍經費須分擔一部分。以上三種觀點中的每一項都和不列顛政府在十八世紀時對於美洲殖民地所採取的政策和所施行的政策息息相關。

【對於殖民地工業之管理工業獎金】

(一)凡是英國國會所認為必需的商品，就用各種方法鼓勵

殖民地去生產。這種商品可以免除關稅，或者國會禁止外國將同樣的商品輸入英國，或者甚至對於殖民地製造家賜予一種「工業獎金」，以鼓勵他們在工業上的恆心。英國政府獎勵卡羅來納栽種靛青，牙買加栽種咖啡，維基尼阿栽種烟草，庶幾這幾種必需的商品，英國不必向西班牙去購買。同樣地，美洲輸入的黑油、柏油、麻、桅桿，以及一切船具的圓材亦予以工業獎金，庶英人不必向瑞典去購買。

【對於殖民地工業之限制】

(二)國會依靠着英國製造家與船主的租稅，重商主義者為維持其興

盛起見，乃對於商業規定各稅，政府的規則使殖民地的商業或工業不致妨礙他們的興盛。殖民地工業，特別有二三種，因這種原故而衰敗，美洲的製造呢帽者，雖則出品的價格很廉，但因美洲的毛出產得很多，恐怕他

們要滅毀倫敦呢帽製造家起見，就禁止美洲製造任何呢帽，販運出口。一六九九年的法律禁止這一殖民地輸出毛織物到其他殖民地去，所以織布業也同樣的受了限制。再者，他們想到要保護英國鐵商時，就在一七五〇年禁止殖民地製造熟鐵或已經製成的鐵器產品。對於製造業的那些制限，所以要設立的原故，不在恐怕其競爭於英國的市場，而在為英國的製造家爭得殖民地的市場。這些限制固然使得殖民地人民十分怨恨，不過未能真正地實行，故對於殖民地並沒有多大的影響。

【對於殖民地商業之限制】 最討厭的要算商業上的限制了。遠在一六五一年荷蘭商人從東方販來香料，從西方販來糖，出售於倫敦，獲得很好的利潤時，英國國會通過第一次著名的航運條例，在一般的預料中很能夠成功——破壞了荷蘭的商運，和鼓勵了英國的造船業。等到十八世紀時與此相同的政策又引用於殖民地方面。因為新英吉利的商人出售魚類與木料，並在法屬西印度羣島購進白糖、糖漿和蔗糖酒，實有利於法國人的栽種者，而非有利於英國人的栽種者。最後又向法國的白糖出產徵收極重的關稅。而且他們覺得一種海軍實力最要緊的是需要很多手藝高明的造航商，航運條例〔註一〕之適用，與推廣包含了下列各種規定：（一）普通一切的輸出品與輸入品，必須由在英國製造的船隻，在愛爾蘭製造的船隻，或在殖民地製造的船隻裝載，船上的水手和指揮者必須是英國人。因此之故，假如一個法國的商人或是荷蘭的商人

〔註一〕 一六五一年航運條例頒佈以後，接着在一六六〇，一六六三，一六七二和一六九六年通過了很重要的各種航運條例。

在馬薩諸塞灣出售其香料或絲的話，那末精明的波士頓（Boston）商人依照法律上的限制，是不能向他們做買賣的。（二）某種「列舉」的貨物例如糖、煙草、棉花、靛青，及以後加上去的米、皮貨，等僅僅只好輸入於英國。一位維基尼河樹藝者，如其想拿烟草賣給一位做鼻烟的法國人，前者必須等烟草裝在英國的船上，運到倫敦去，在倫敦付過關稅之後，再裝回來到哈佛爾（Harve）去出售。（三）從歐洲各國輸入美洲殖民地的一切貨物，必定要先經過英國，並在英國付關稅。絲類等到在倫敦付過關稅，再兜了一個圈子回到維基尼河時，價格要增高了很多，但是昂然自得的殖民地女人很願意的出很高的代價去買，並且以為英國船與英國水手是為運輸她的漂亮的衣服而雇用的，乃沾沾自喜。

【以前殖民地對於工商業限制所以能忍受之理由】 上面所說的那些限制的方法，即使是祖國所加上來的，在殖民地方面似乎不能忍受罷。但是這些商業的限制所以能夠長久忍耐的原因，却有好幾種可說。

【實行之遲緩】 第一，近年來這些限制的施行，很未成功。在窩爾坡爾爵士的長久的任內（一七二一——一七四二），對於法律的違背，伴作不知，在他的「有益的忽視 Salutary Neglect」政策之下，一任殖民地自由去發展工商業。等到殖民地戰爭時，航運條例實行起來，又變成不可能和不便利的事；於是偷運貨物之舉，甚為平常，以至誠實的商人，也公開的做了。

【殖民地人民對於法國人之畏懼】 第二，殖民地人民也願意負擔很大的經濟困難，以便得着祖國的幫助，共同對抗法國人。在夫龍特那克伯爵及其繼任者派遣印第安人向東南兩方放火焚燒新英吉利的村莊，殖民地人民深爲慰藉，以爲祖國將派遣軍隊征服土人和擊退法兵。

【北美十三州之脆弱與分裂】 第三，即使殖民地人民有以武力反抗大不列顛的動機，一直到法印之戰完結以後，他們才有躍躍欲試之企圖。當十八世紀後半期時，美洲殖民地既柔弱無能，復四分五裂。他們沒有海軍，在沿岸可資防守的，只有很少的砲壘。除掉毫無閱歷而又不可靠的民兵之外，他們又沒有正式的陸軍。即使到了一七五〇年，他們的人口僅有一百三十萬，若與大不列顛一千多萬的人民相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至於講到他們的財富和方略，簡直不能夢想與祖國作對。

各殖民地之不能團結，由於工業上，社會上與宗教上有根本的差別在；南部諸省如佐治亞南北兩卡羅來納和維基尼亞等是偏於農業的，他們的出產是栽種與收穫米、靛青和烟草。紐約與賓夕法尼亞則出產穀類和木材。在新英格蘭亦有很多的小農民，他們所注重的是商業與製造。至於社會的階級，也是同樣的有別。北部殖民地的人民是中等階級的商人和小農，有民主式的城政府，而且會受相當的教育。反之，在南部諸省，則有英國的舊式家庭的紳士，他們的生活就同封建的貴族一樣，另外的奴隸，則勤懇地耕種着紳士的田，就同道德上當然如此一樣。講到宗教方面，各殖民地的人民，又代表着一種奇怪的紛歧。大概的講來，新英格

蘭地方信仰喀爾文教 (Calvanistre) 和清淨教 (Puritanical)，維基尼阿地方則信奉聖公會 (Episcopalian) 而馬里蘭地方則有一部分人信天主教 (Roman Catholic)。在賓夕法尼亞有朋友教徒 (Quakers) 在新澤稷則有長老派 (Presbyterians) 和浸禮教派 (Baptists) 至於卡羅來納之路特派 (Lutherans) 更加覺得宗教方面之複雜了。

各殖民地間宗教上階級上和工業上既然如是顯然不同，一開頭就覺得很少能夠調和或者合作。要想鼓勵他們採取一致的行動，固然不是一樁容易的事，至於要想指揮他們去作戰，那是更加困難了。甲殖民地所發的鈔票，到了乙殖民地不值一文，這種事實就妨礙了財政上的合作。每一殖民地可以暫時召集本地的農夫，加入民兵以抵抗印第安人的侵略，但是民兵常想回家去耕田，對於一個外地的將官，總沒有馴良的服從，在這種情形之下，軍事上的合作又是很困難的。

【一七六三年後北美十三州之形勢一變】及法印之戰完結以後，這些情形在實質上是改變了。(一) 對於法國人之恐懼既經消失，各殖民地已無希望祖國幫助的必要了。(二) 在各次戰爭的當兒，殖民地不僅人口有了增加（到一七六三年大約有二百萬人），並且增加了財富和自信力。從北部殖民地招來的新兵，在一七四五年攻陷路易堡，並在末次英法戰爭之役，幫助英國征服了加拿大。維基尼亞的民團在森林中作戰時，看見布刺多克將軍 (General Braddock) 的英軍是如何的不行。像這些的經驗使得各州的來

彌槍兵生了一種驕傲心和自信力。尙有重要的是一七五四年的奧爾巴尼大會 (Albany Congress) 在這次會議中有七州的代表出席共同討論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關於聯合十三州組成聯盟的計劃。這次計劃雖然沒有採用，但是使得他們想到組織邦聯的利益而爲以後的統一做了預備的工作。

【一七六〇年喬治第三接位後英國對於殖民地之態度更加嚴酷】不僅是殖民地人民的腦筋中，設想着一種更獨立的計劃，而英國政府也更加暴虐了。在以前兩位君主——喬治第一和喬治第二——在位時，首相有權指揮君主，但是到了一七六〇年喬治第三接位，他是一位毫無經驗，不學無術的二十二歲的青年，他滿心要想指揮首相。很多歷史學家罵他武斷，倔強和愚庸，並非偏私的批評。但是，他也有很多的朋黨。自從一六八八年革命之後，他這位名實相符的君主，對於國事要想表示一種很大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工業，於是乎那些早已佩服他的不可責備的私德的人，和那些羨慕他的毫無瑕疵與不至愆事的禮貌的人，更加諛媚他了。「君之朋黨」(King's friends) 在彪特爵士 (Lord Bute) [註一]煽動之下，也組成了一個政黨，公然有意破壞民黨 (Whigs) 貴人們之權力，因爲這班貴人們控制了腐敗的國會和不法的閣員，已有那麼長久了。

[註一] 彪特伯爵於一七六二年繼庇得而爲首相，他是內閣中實際上的領袖而紐卡斯提爾公爵 (duke of Newcastle) 則爲名義上的首相。彪特辭職後，由格梭維爾繼任。

喬治第三開始即以賄賂議員之方法，企圖控制國會，但是因為受賄的議員不能夠過半數，他就將敵黨的勢力，加以分散。這個方法並不困難，因為最有勢力的民黨領袖，多才善辯的大臣，「殖民地的朋友」(Friend of the Colonies) 和城市的偶像的庇得，已經沒有控制內閣的能力了。至於英國政府也覺得戰爭經費之負擔太重，而公債又增加到一萬四千萬磅。

【首相格棧維爾(一七六三——一七六五)喬治第三的殖民地政策之執行者】因此，佐治第三特任格棧維爾(George Grenville)為首相，他是民黨貴族中一派的代表。因為驚異於公債之日增，以及妒嫉於庇得的權力，所以很願意同情於英王之殖民地政策。這般民黨貴族們以為大不列顛因保護大西洋沿岸之殖民地起見，已經因戰爭而浪費了許多；殖民地顯然的太懦弱並且太分裂；不能夠警備與保持密士失必河和聖羅凌士河兩大流域；故為防止法國、西班牙或印第安人再有侵略的危險起見，至少須正式軍隊一萬人，每年經費三十萬磅。戰爭既將殖民地人民之利益歸還他們，軍隊又可以增加他們的安全，那末他們至少負擔一部分的經費，為什麼不能夠呢？於是殖民地人民負擔帝國國防經費的一部分之觀念，為某某數位民黨政治家所提倡，被喬治第三所熱烈的堅持着，并且利用此種觀念，作為他殖民地政策的柱石了。主張熱烈維持王國的王黨(Tories)也贊成這種政策的。

【一七六四年之糖稅案】於是新首相格棧維爾提議殖民地人民每年須負擔十五萬磅——約為

全數之半——他爲徵收這批款子起見，乃在國會提出特殊財政案兩起。第一個就是一七六四年之糖稅案（Sugar Act）。格棧維爾認爲對於他國輸入殖民地之糖，徵以重稅，不啻助長大量偷運，故糖稅類多逃稅，至影響國庫之收入。事實上在頭一年，馬薩諸塞商人已從法屬西印度羣島偷運糖漿（註一）一萬五千「何格」（Hogshead 每一何格合英加倫五二·五）。現在依照新稅率徵收，實際上糖稅僅收到一半；但政府尙欲設法切實徵收餘數。爲使徵收糖稅有效起見，各種航運條例又修正之，實行之；命令英國海軍軍官對於偷運事宜，有便宜處置之權；又授權官吏頒發「協助狀」（Writs of assistance），庶使海關人員可以向人民住宅搜查偷運之貨物。糖稅案之目的，希望能徵收五萬磅亦即殖民地賦稅三分之一之數。

【一七六五年之印花稅案】其餘十萬磅的歲入，就以一七六五年之印花稅案（Stamp Act）項下徵收之。凡提貨單，公文（official documents），契據、遺囑、押契、債據、報紙、和小冊子等，均須在特殊有印花之紙上書寫或印刷，官廳就以這種有印花之紙發售，而徵收印花稅。玩紙牌的須付一個先令的印花稅；擲骰子的要付十先令的印花稅；若是一張大學文憑的話，就須付二磅的稅了。負擔這種極重的印花稅的恰巧是人民中最有危險性的一班人，如印刷報紙者，著小冊子者，律師，銀行家和商人。於是報紙當然要抗議印花稅案爲違法，律師也以爲這個案子是違憲的，英國國會的在沒有權力向殖民地徵稅。一位波士頓（Boston）的律

〔註一〕 在新英格蘭地方需要大批糖漿以造蔗糖酒。

師，名叫奧替斯 (James Otis) 的，提出一句口號：「沒有代議士而徵稅的就是暴君。」

於是立即有一種要求，以為殖民地人民是真正的英國人民，而不出代議士而徵租之舉，大大的違反了「英人從古以來的權利」。現在殖民地人民相信由他們個人選舉出來的，才是他們的真正的代議士，非有各省議會的議員才是他們的真正的代議士。於是每州自己有個議會；這些議會如同他們祖國的國會一樣，有通過租稅的權力，所以更加有重要的地位了。因此之故，殖民地人民以為非有由他們自己的議會通過後始能徵收租稅，同時英國政府很適當的回答說，英國國會雖由極少數的人民所選出，但是認為代表普通一切的英國人民。

很多法律知識較為缺乏的殖民地之人民，不贊成這種狡猾的理論，他們既經拒絕完納英國的租稅，所以很願意爭得一種自由與自治的原則。反對印花稅案的呼聲，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傳播着。

【一七六五年之印花稅案大會】 一七六五年十月間，在紐約舉行了一個印花稅案大會 (The Stamp set Congress)，到會的代表有九州。該會發表一篇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rights)，主張有陪審之權，與自己決定徵稅之權，并且正式抗議印花稅案。

【一七六六年印花稅案之取消】 假如沒有民衆熱烈反對的高潮，沒有羣衆的暴動，沒有焚燒徵收印花稅人員的肖相的話，英國國會亦將不顧印花稅案大會的宣言了。而且殖民地抵制英國貨物——「不

進英國貨的協定」(Non-importation agreements)——的運動實行之後，使得英國人民傾向於調解之途了。此時適值格梭維爾辭職，洛金罕姆侯爵(Marquess of Rockingham)繼任首相，他是一位自由的民黨黨員，遂於一七六六年三月中取消了印花稅案。這種特殊的租稅既經取消之後，國會遂發表一篇解釋的法案(Declaratory Act)，承認英國國會的憲法權，可以拘束一切的殖民地。

【一七六七年坦增德諸案】關於國會這種憲法權，在一七六七年又爲一位勇敢而粗率的財政大臣坦增德(Charles Townshend)所說及，他不經過其他閣員的同意，就將一束議案，用他的名字加在上面，送交國會去。他的意思想舉辦一種正式的殖民地歲收，以維持殖民地總督、法官、其他官吏以及防務費用。因此之故，乃向玻璃、鉛、漆匠用的顏色、紙和茶等物徵收進口稅；由英國派遣徵收員駐於美洲各海口，實行徵收之；在美洲之人民如有違背此種法律的人，由法院加以審判，但不得適用陪審判。

【波士頓屠殺】坦增德諸案立即引起強烈的反抗，殖民地商人重新起來實行不准英國貨進口的協定，并且大大的推廣，一年中英國輸入殖民地的貨物，減低了七十多萬磅。海關人員既不能嚴厲的徵收關稅，又不敢認真的去徵收，聽說在三年之內，海關總共的收入僅僅只有一萬六千磅。於是英國政府派遣軍隊去彈壓波士頓，但是波士頓人民憤怒之餘，對於英國軍隊叫囂不已。等到一七七〇年就造成了流血慘案——即所謂「波士頓屠殺 Boston Massacre」是也。

【一七七〇年挪兒斯爲首相】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英王喬治第三選任挪兒斯爵士（Lord North）爲首相，他是一位才智兩全而且和藹可親的紳士，他的秉性謹而不慮，忠心耿耿。就任之初，立即取消坦德增案的關稅。僅將每磅茶葉徵收三辨士的稅保留着，以表示不至使殖民地以爲英國國會對於徵稅之權完全屈服的意思。挪兒斯爵士更進一步，與東印度公司約定，使茶葉價格低廉，使不必從荷蘭偷運茶葉入境。

【一七七三年波士頓之茶黨】但是到了現在，殖民地人民連國會之收稅權，也不能承認了。〔註一〕他們堅持着說，假如他們付了這很微的茶稅之後，英國國會必定要說他們已經承認其有權徵稅，不久國會必將更重的稅加之於他們。因之，他們不買這種茶，及一七七三年十二月的嚴寒之夜，一羣波士頓的人民，穿了印第安人的衣服，跑到一隻英國裝茶的船上，把三百四十二箱茶葉，丟到海裏去。

【一七七四年五種難堪之案】有名的五種「難堪之案」（Intolerable Acts）對於波士頓茶黨（Boston's Tea Party）有了一種敏捷而實在的懲罰。封鎖波士頓海港；取消馬薩諸塞州自治之權；犯了重罪的皇家官吏帶回英國去審判，或者帶到其他殖民地去審判；皇家軍隊分駐於各殖民地；將魁北克省的疆界向南擴充到俄亥俄，分開馬薩諸塞、康涅狄格（Connecticut）和維基尼亞三省廣大的土地。最後一項議案，在用法語的魁北克承認了而且建立了天主教堂（Roman Catholic Church），使得用英語諸殖民地

〔註一〕不過殖民地人民仍舊付糖漿和外國酒的進口稅。

的新教徒 (Protestants) 憤不可遏，惶恐萬狀了。

【一七七四年第一次大陸會議】 其他各州之反抗者，看見英國這種舉動以後，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於是遂起而幫助馬薩諸塞。一七七四年在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舉行第一次大陸會議 (Continental Congress)，除喬治外，其他各州均有代表出席，從事一討論與決定適當和良善之方法，以便建議於各州，而恢復及確立他們政治上與宗教上的權利、自由，並求大不列顛間再事聯合和調和。於是大陸會議一面以請願書上呈英王，一面要求各州人民對於不准英國貨進口之「美洲聯合會 American Association」表示忠直之服從。

第二節 美國獨立戰爭 (一七七五——一七八三)

【北美十三州之叛變】 英王與殖民地間意見顯然相左了。庇得 (現在叫茶坦姆伯爵 Earl Chatham) 建議調解約辦法，但是沒有效果。殖民地很快的揭竿而起，對英國叛變。等到一七七五年五月再在美利得爾菲亞舉行第二次大陸會議，不過在四月十九日馬薩諸塞的勒克星敦 (Lexington) 已僅有了衝突，而新英格蘭已成爲革命的發祥地了。第二次大陸會議承認了衝突的事實，乃對英宣戰，特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爲總司令，派遣代表至法蘭西等國，並向英王送呈最後之請願書。

【一七七六年之獨立宣言】等到現在，簡直沒有調解的餘地了，形勢變化得非常之快，及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十三州宣布爲「自由與獨立之邦」〔註一〕。此次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有兩點可以注意的，一在哲學上，一在效果上。哲學方面當時許多激烈的思想家以爲「上帝賜予一切人類以某種不可讓與之權利」這些權利如生命、自由、以及向自己徵稅的絕對權利等；任何人民可以反抗暴虐之君主。在法國革命中也勇敢地引用了同樣的哲學。

自獨立宣言發表後，在美洲方面之「王黨(Tories)」斥爲大逆不道，而「愛國志士」則表示歡迎，認爲一種刺激或感動。紐約城之人民，爲表示欣喜起見，乃拆毀喬治第三的鉛像，鎔成子彈去打仗。現在北美十三州的人民不僅是謀叛者了，而想成爲一個交戰的國家，於是他們就想從其他的國家得到承認和幫助。

【英國的困難與前期的勝利】但是十三州和英國間的戰事延長到三年多，也沒有其他的國家加入。假如英國自始就明瞭十三州叛變的性質的話，這些叛變者或者在很短時間就可以消滅了，因爲很多富庶的州不贊成對英作戰的；並且即使「北美合衆國之人民」一致贊助戰爭的話，他們的財富、人口或者海軍力也不能夠和大不列顛一較高下。但是大不列顛目視革命擴大之後，才舉其全力去撲滅牠。當一七七六

〔註一〕 北美十三州根據大陸會議之提議，組成獨立之政府，這些邦政府正式依照「邦聯約章(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d perpetual union)」而組成邦聯，這個邦聯約章於一七七七年由大陸會議所通過的最後於一七八一年始加以批准。

年所遣三萬軍隊進攻紐約，但是這三萬人中很多是用錢雇來的德國兵，通常稱之曰「漢人撤」[Hessians]。從此以後，英國兵才取攻勢，因為在數目上，訓練上和軍實上，英國兵都比十三州的兵要強得多，況且前此又有強盛的艦隊掩護着，所以很容易占據紐約，菲列特爾菲亞和查理斯敦等州的重要口岸，並且節節勝利，勢如破竹。但是在另一方面，英國要征服的地域太廣了，而十三州的兵士又頑固抵抗。況且十三州方面又有一位良將，他是維基尼亞的貴族，且曾參加法、印之戰的。先是華盛頓很受人的批評，或說他像一位嚴肅的法官，或說他像一位顯榮的大臣，不宜於在戰場上指揮軍隊，但是不久之後，他的才幹就表現出來了。他在軍容甚盛的英國兵之前，很知道遜實就虛，為免掉重大的犧牲而退却，有時候他又能乘對方不注意地窮追時，而加以反攻，如同在普麟斯登 (Princeton) 或者在特稜吞 (Trenton) 就是很好的例子。

【一七七七年英軍在薩刺拓加之小挫】 各次戰爭中最嚴酷的一次，要算是一七七七年十月十七日英將柏圭因 (Burgoyne) 的投降了，他於進攻紐約北部失敗之後，帶了六千多人，被十三州的大軍圍困在薩刺拓加 (Saratoga) 終於投降。同時菲列特爾菲亞的著作家富蘭克林在巴黎遊說法國，加入北美合衆國方面，共抗大不列顛。富蘭克林的高尚的人格，他的「富有共和精神的誠實」，他的機警的常識，和他對於哲學上，科學上的學問，使得他在富麗堂皇的法國朝廷中，深受人們的歡迎；但是法國雖未忘記了一七六三年的條約的羞辱，一直等到美國軍隊在薩刺拓加打了勝仗之後，才知道對英宣戰的時機到了。於是法國

和北美合衆國結爲聯盟，及一七七八年法國乃正式對英宣戰。

【法蘭西（一七七八）西班牙（一七七九）荷蘭（一七八〇）三國之加入戰爭】現在戰爭的範圍擴大了，而在美洲方面戰爭的進行和重要性反而比較的次一等了。法國當進攻大不列顛的時候，西班牙也在一七七九年加入法國方面了。荷蘭因恨從前英國不准荷蘭商人和美洲人民通商之故，也於一七八〇年加入法國方面，向牠們共同的仇人——英國——宣戰。其他國家也因大不列顛的海軍政策之突進與恫嚇，而大驚失色。自從戰爭爆發之後，英國船長與海軍大將等對於中立國與美國通商之船隻，或者裝載軍用品之船隻，要求有權搜查與沒收。俄王喀德鄰第二對於此種危險之舉，曾有嚴重之抗議，及一七八〇年乃與瑞典丹麥兩國共同組成「北海上之武裝中立」，遇必要時，即以武力抵抗之。

【大不列顛之孤立】最後普魯士、葡萄牙、兩西西里（Two Sicilies）和神聖羅馬帝國也宣布加入武裝中立，於是大不列顛在歐洲方面成爲四面楚歌。

【歐洲方面之戰爭】實際上和英國作戰的，只有法蘭西、西班牙與荷蘭三國而已；而荷蘭除在北海方面稍有戰蹟外，並不能有若何的幫助。大不列顛所最怕的敵國，還是法蘭西和西班牙，因爲不列顛帝國的各部分都受到這兩個國家的攻擊。在一七七九年有一次甚至英倫三島也被法、西聯合艦隊六十六艘，兵士六萬人的襲擊；不過沒有成功罷了。法、西兩國的強大軍隊向大不列顛的沿地中海屬地進攻，占據了米諾卡

(Minorca)不過後來又被英國在直布陀羅的軍隊擊退了。

【在美洲方面之戰爭】在北美大陸上殖民地軍隊得法國海陸軍之助，大獲勝利。美法兩國軍隊在華盛頓與拉法夷脫 (Lafayette) 指揮之下，并有法國艦隊一隊在格拉斯 (De Grasse) 指揮之下，突然在紐克唐 (Yorktown) 與維基尼亞 兩處包圍英將康華理爵士 (Lord Cornwallis) 及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強迫康華理爵士 和七千多英兵投降於美法軍隊。康華理爵士 既被俘，於是美洲方面之戰爭可算告一段落了，因為大不列顛的其餘軍隊，都要在歐洲，西印度羣島和亞洲各方面作戰的。

【西印度羣島方面之戰爭】大不列顛在西印度羣島的戰爭，甚難得手，直至在加勒比海 (Caribbean Sea) 英國海軍打了一次勝仗之後，才稍稍挽回頹勢。戰爭一直延長了三年，都沒有什麼勝負，但是等到一七八二年英艦三十六艘在猛將羅德尼 (Rodney) 指揮之下，在聖此 (The Saints) 羣島遇着了法將格拉斯 所統率的軍艦三十三隻，於是惡戰隨之而起，這次戰爭就叫「聖此之戰」(The Battle of Saints) 時一七八二年四月十二日。正在短兵相接的當兒，突然風向大變，法國海軍陣線露出一條缺口，不知如何英國海軍大將駛入其中，遂攻破法軍之陣線，并且在紛亂中俘獲了法國軍艦六艘。

【印度方面之戰爭】當聖此之戰在西印度羣島方面拯救了英國的兵力時，在印度方面的情勢，卻不大順利了。先是一七八八年英軍占領了法國在印度之噶臺，及一七八一年又敗法國和土人的聯軍，此時

士人領袖爲賣索爾 (Mysore) 君主阿利 (Hyder Ali) 翌年，情勢又轉變，法國海軍大將薩夫朗 (De Suffren) 突然親臨，大敗英軍，於是暫時占領了孟加拉灣。

【大不列顛雖已失敗，但未崩潰】英國既失敗於美洲，復受辱於印度，既退出於米諾卡，又不能管轄愛爾蘭（註一）苦戰數年，亟欲休戰求和，不過牠並沒有完全屈服，因爲牠不是仍舊守住了不列顛海峽 (British Channel) 嗎？仍能戰勝荷蘭嗎？在加勒比海上不是還打了勝仗嗎？在印度的勢力，不是仍舊很穩固嗎？在直布羅陀方面的軍隊，不是依然沒有動搖嗎？

【一七八三年之巴黎條約與凡爾賽條約】到了一七八三年大不列顛就和北美合衆國在巴黎締結了巴黎條約，再和法、西兩國在凡爾賽簽訂了凡爾賽條約，這兩個條約的內容均可以表示是大不列顛雖然戰敗，但是並非完全爲城下之盟。現在讓我們將這兩種條約有關美、法、西三國之條款，簡單的敘述一下。

【關於北美合衆國者】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所訂之巴黎條約 (Treaty of Paris)，承認以前的十三州爲獨立自主的北美合衆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合衆國的疆界北至加拿大與大湖 (Great Lakes)，東至大西洋，西至密士失必河，南至佛羅里達，并承認北美合衆國在紐芬蘭兩岸有取漁之

【註一】愛爾蘭的清淨教徒曾經揭竿而起，組織民團，向英國表示，如英國不允許牠們「自治的話」，就要起而叛變了。大不列顛不

得已允之，及一七八二年允許愛爾蘭國會有立法的自主權。

權，在密士失必河有航行之特權。當巴黎條約簽訂之日，北美合衆國仍爲邦聯制，組織非常之鬆懈，不過等到經過數年的政治混亂之後，及一七八七年，就採用了一種新而鞏固的聯邦憲法，兩年後華盛頓被選爲第一任大總統。所以這個共和國的創造，實在是孟德斯鳩 (Montesquien) 和其他法國哲學家的政治哲學第一次重要的具體化，這些哲學家一方面攻擊封建的貴族與專制的王國，又不信任人民中的愚昧分子，一方面主張以政權托付於有財產與地位的知識階級之手。

【關於法國方面】 假如法國沒有聖此之戰的失敗，也許可以在凡爾賽條約 (註一) 中得着最後的權利，但是終久祇能在西印度羣島方面取回托巴哥 (Tobago)，在非洲方面取回塞內加爾 (Senegal) ——這兩塊地方是法國在一七六三年時失掉的。不過法國因爲軍用浩繁，遂致國庫日竭，以後法國專制政治之崩潰，實由於財政破產，其遠因即伏於此。而且法國之「激烈分子」目覩美人反叛君主，於是他們預備起而革命了。

【關於西班牙方面】 至於西班牙在條約中的獲得遠較法國爲好。西班牙根據凡爾賽條約，取得了米諾卡島，與佛羅里達的土地。佛羅里達包括以後美國阿拉巴瑪 (Alabama) 與密士失必河兩邦的南部。

【註一】 在一七八六年英、法兩國條約之附件中，恢復了兩國之正式通商，并且承認大不列顛無權沒收懸掛中立國國旗之商船，除非這種船隻係裝載軍用品如槍械，火藥以及戰爭用品等。

〔註一〕

【一七八四年大不列顛與荷蘭之解決】 戰爭中次要角色的荷蘭，並非凡爾賽條約簽字國，等到一七八四年單獨與大不列顛訂立和約。根據這次和約的規定，荷蘭非但喪失了幾處在東印度的土地〔註二〕而且最重要的是被迫將馬來羣島 (Malay Archipelago) 開放，一任英國商人與之通商。

第三節 不列顛帝國之改革

【新而和緩之殖民地政策】 美國獨立戰爭非但使得大不列顛喪失了北美十三州和最重要，〔註三〕最長久與最穩固的領土，如同塞內加爾、佛羅里達、托巴哥和米諾卡等地，并且使得她損失了很多的人民，財政與船舶。比不幸的戰爭之結果還要傷心的，是一種反省，以為如有一種調和的與讓步的政策的話，或此可以避免一切的犧牲，現在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不列顛政府對於其餘的殖民地之待遇，並未忘却此時之教訓。

〔註一〕 西班牙在一七六三年取得的路易斯安耶地方，到了一八〇〇年由西班牙再割讓於法國，及一八〇三年，再由法國賣給美國十八年之後（一八二二），一切佛羅里達之人民，正式轉為北美合眾國的公民。

〔註二〕 所謂東印度地方包括印度之馬拉巴 (Malabar) 與卡羅滿德爾海岸 (Coromandel Coasts)。

〔註三〕 實際上北美十三州之土地並沒有西印度羣島之肥沃，而且牠們也不宜於適用殖民主義的實商主義之理論。

【一七七四年之魁北克案】 當北美十三州叛英之時，英國國會於一七七四年通過魁北克案（*Quebec Act*），這是一個寬待加拿大的法人之聰明的方法，允許他們信仰天主教（*Roman Catholic*）和繼續適用法國民法。等到一七九一年更准許他們設立一種議會。

【一七八四年之印度考察部】 至於印度方面也受到新政策的影響，英國國會在一七八四年創設印度考察部（*Board of Control*），視察東印度公司有無濫用政治權力之處。

【一七八二年允許愛爾蘭有獨立之國會】 甚至愛爾蘭實際上雖為英國殖民地之一，到了一七八二年也允許其有自己制定地方法律之權，及一八〇一年一月一日英國國會更通過法律，准許愛爾蘭自治。【重商主義之衰微與逐漸放棄】 因為航運條例會經激起美洲殖民地之反叛，現在已難適用於自

由的北美合衆國，所以不列顛的商業政策也有一種變動了。而且重商主義之理論既遭了這樣不幸的結果。從今以後開始動搖，於是亞丹斯密（*Adam Smith*）之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乃應時而生，這部主張新的經濟學說之自由貿易的巨著。法國學者稱之為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代重商主義而興起，出版於一七七六年，正當美國宣布獨立的那一年。大不列顛之重商主義的商業條例當然沒有立即廢止，不過已有了致命傷，而英國的商業似乎也不需要這種條例。美國南部諸邦為供給英國的紡織業起見，也開始出產棉花。〔註一〕 現在北美合衆國的人民也願意購買英國貨了，尤其在這一點上看起來，至少英國之喪失

殖民地並不是一種損失呵。

【十八世紀末葉不列顛帝國之土地】英國的愛國志士們希望國旗懸遍了世界之半，又深怒政治上的分離，使得同種的說英語的人民脫離他們而獨立，雖則如此，然而對於這些熱烈的愛國者，仍有若干的安慰，並且有若干的報酬。在新大陸上，有加拿大、百慕大、巴哈馬斯、牙買加、西印度羣島方面的小島，和渾杜拉斯的一部分，成爲偉大的帝國。在舊大陸上，不列顛的國旗飄揚於直布羅陀、岡比亞、和金岸的礮臺之上，同時印度方面可供英人漫無限制，貪得無厭的野心，予取予求。

【英帝國在印度之發展】英帝國現在對於東方的發展與穩固，有了很好的結果。我們尙記得自從精明強悍的克萊武戰勝法國軍隊，在孟加拉設立了一位傀儡的會長，並且革除了行政上的弊端之後，英國在印度的地位，已經日趨穩固了。繼克萊武而起的是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一七三二——一八一八，他與克萊武齊名，當他做印度總督的任內（一七七四——一七八五），恰巧是美洲獨立戰爭之秋。他在十七歲時入東印度公司任職，二十餘年學徒之生活，使得他面孔成爲綠色，瘦弱的身體很慣於在那種氣候之下生活，更使得他對於土人的性情，有極透澈的了解。

（註一）當獨立戰爭時，美洲的棉花，由巴哈馬斯（Bahamas）傳入佐治亞與卡羅來納兩邦，不久就變與一種重要的出產。及一七

九四年，有一百六十磅棉花運至大不列顛。

【哈斯丁斯】最後於一七七四年就任印度總督，於是哈斯丁斯擬定一種政策，將英國的司令部移到加爾各答，澈底改革印度之警察、軍隊與財政制度，他繼續努力，企求這種政策之成功。當他和土人會長發生戰爭與陰謀時，以及發生財政的關係時候，英國國會不能同意他的行為，於是乘機攻擊他的名譽，而著名的柏克(Edmund Burke)逞其辯才與私憤，想以「重罪與惡行」加在這位印度總督的身上。不過對於不列顛帝國在印度的基礎，有這樣重大功勞的人，柏克實不能損其毫末啊。

【康華理】及一七八五年哈斯丁斯去職，繼之者為康華理爵士——在美洲的約克康投降於華盛頓的就是他。康華理在印度方面的成功，就同他在美洲方面的不幸一般。他的整理租稅制度，證明他是一位富有才幹的官吏，而他在武功方面的聲望，也因削平賣索爾酋長之叛變而增加了。

起始克萊武、哈斯丁斯和康華理等既有這樣好的成績，繼任的總督自當蕭規曹隨了，等到一八五八年英王最後遂將印度從東印度公司手中取回，改隸他的版圖之下，這個帝國北至喜馬拉雅山(Himalayas)西至印度河(Indus River)，東至雅魯藏布江(Brahmaputra)。

【海峽殖民地】英國獨立戰爭之後，英國接着就有兩種重要的發展。一種是占據了「海峽殖民地」(Straits of Settlements)因之大不列顛可以控制馬來半島和香料船隻經過的馬來海峽。

【澳大利亞】但是對於說英語的歐洲人儼然是一個將來的家庭，因此一部分補償了北美合衆國

獨立的損失的，就是獲得了澳大利亞（Australia）的廣大的領土，在以前世人都不知道有這個洲。直至一七七〇年庫克船長（Captain Cook）航海到植海灣（Botany Bay）之後，才曉得有這塊土地。大不列顛視澳大利亞爲一種戶外監獄，以容留犯人者，有很多年，而一七八八年英國第一次在約克孫海口（Port Jackson）上岸的居民，就是從英國充軍出來的犯人。自從產生了羊毛和發現了金礦之後，使得這個海島成爲殖民地人民最注意的地方了。所以自此之後，發展得非常之快。現在約有三百萬方哩之土地，四百八十萬說英語的人民，澳大利亞成爲英國的一部分，其人民之多，與土地之廣（比較一七八三年北美十三州和英國分立時之美國人民，要多過三倍）遠非美洲所能望其項背。

第十一章 十八世紀時之諸德

第一節 神聖羅馬帝國之衰微

〔諸德之落伍〕 在上章我們早已將十六世紀時諸德之政治狀況敘述過了。等到十八世紀時諸德在外表上甚少變動。神聖羅馬帝國仍爲一種名義上的聯合，包含許多組織鬆懈，各不相同之各邦。哈布斯堡族的皇帝仍舊存在着。至於從前的七位選侯，現在已增至九位了（一六二三年巴威利亞成爲選侯，一七〇八年漢諾威也成爲選侯；等到一七七八年巴威利亞與帕拉替內特合併，所以再成爲八位選侯）。這些選侯們仍然具有相當的勢力和榮譽。國會也存在着，其中包含各諸侯之代表與自由城之代表，常常在拉的斯本

[Latisbon]舉行會議拉克斯本亦名累根斯堡(Regensburg)在巴威利亞帕拉替內特邦內。自從一六六三年以後神聖羅馬帝國之國會常常在此地開會的。不過神聖羅馬帝國顯然日趨衰微了。馬丁路德所喚起的民族情緒之高潮，傳入宗教的爭論與分離，結果遂有三十年戰爭之卑陋的衝突。德意志人儼然是許多的棋子，一任哈布斯堡族和波旁族兩位下棋者自由遊戲，使得他們在國際的棋盤上一進一退地動着。瑞士已經不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份了。法蘭西與瑞典兩國則謹慎地瓜分了他重要的地方。

【三十年戰爭之悲慘的結果】一種可以建立實質的政治組織之基礎，似乎很微。因為諸德的社會狀況實在太可憐了。當三十年戰爭時若說德意志至少損失了一半的人民，和三分之二以上的動產，那並不是誇大之論。當十七世紀中葉，路易十四承繼了富強的法國之時，德意志之城鎮與村莊瓦礫遍地，甚多廣大之區域，滿目荒涼。教堂與學校，被村長(Hundreds)封閉了，宗教的麻木和知識的幼稚觸目皆是。工商業則因一六三五年，漢撒同盟之解散而完全停頓，因為從前那麼富庶的商業城市，現在不能負擔經費了。經濟的發展，殖民的事業和最後小康的中等階級之興起，都讓給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或者英國了，以前德意志那些龐然自大的城市公民階級，一點舉動也沒有。隨着這種有勢力的中產階級之排除而起的，就是一種悲慘的貧乏和農民的壓迫。這些德意志的本地人想從宗教革命和十六世紀的農民叛變，而得着利益；但是他們失望了，失敗了。在十八世紀時德意志的農民，比較中歐或西歐任何其他的國家為苦。

【德意志之諸侯】 僅僅只有諸侯們知道如何利用國家的貧弱。在十六世紀時他們以沒收教會財產而自肥，神聖羅馬皇帝或國會又不能干涉他們，所以他們就利用中等階級之衰微和農民之悲慘而抬高他們個人的政治權力。他們廢除了地方議會，或者大大地減削牠們的特權，漸漸地自己成爲專制的小皇帝了。三十年戰爭之後，諸侯們作興到外面去旅行，特別是到法國朝廷中去住幾天。在這裏他們學到了「法蘭西大帝國」的政治觀念，不久之後，幾乎諸德之每一朝廷，就是凡爾賽宮殿的小模型。最可笑的是這些諸侯們的東施效顰；他們也有軍隊、宮殿、一羣私人的官吏，這些事情雖則增加人民的担負，但又不能和法國真的華麗比一比，以至他們有很多時在歐洲成爲笑柄。在外表的美觀之下，這些諸侯們實在是一羣粗俗的，自私的人，並無任何報答的能力，貧困的平民和柔弱的教堂，現在都沒有充分的實力去抵抗諸侯們日有增加的專制政治和自私心。

第二節 哈布斯堡之領土

【查理第六及其世襲的統治】 當十八世紀初葉，神聖羅馬帝國中最重大的諸邦就是那些直接受奧地利的哈布斯堡族統治的地方。曾在西班牙皇位承繼之戰（一七〇二——一七一三）中，與法王路易十四爭爲西班牙王之查理第六（Charles VI, 1711——1740）統治了很多分散的地域。在首都

維也納的四周，都是他世襲的土地：如（一）在多腦（Danube）河上的下奧地利亞（Lower Austria）或者叫奧地利亞本部（Austria proper）（二）內奧地利亞（Inner Austria）包括士的里利（Styria）克倫地亞（Carinthia）和卡尼鄂拉（Carniola）等處；（三）遠奧地利亞（Further Austria）包括普斯蒲路克（Innsbruck）附近之多山區，普通稱之曰提羅爾（Tyrol）和（四）上奧地利亞（upper Austria）包含上萊茵（upper Rhine）及布來克大森林（Black Forest）附近之布賴斯高（Breisgau）。在這些大部分說德語的地方以外，又逐漸加進了捷克種或拉斯夫種的波希米亞王國（Czech or Slavic Kingdom of Bohemia）以及德意志種的西利西亞屬地（German dependency of Silesia）和拉斯夫種的摩拉維亞屬地（Slavic dependency of Moravia）又有馬扎兒種的匈牙利王國（Magyar Kingdom of Hungary）之一部，再有斯拉夫種的哥羅西亞與斯拉窩尼亞兩屬地（Slavic dependencies of Croatia and Slavonia）和羅馬尼亞種的德蘭斯斐尼亞屬地（Rumanian dependency of Transylvania）。查理第六和他們哈布斯堡族的祖宗一樣，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并可算是德意志諸侯中之首領。不過波希米亞和匈牙利的語言上及感情上都不是純粹的德國種，而後者甚至不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分子。

【查理第六之征服地】 查理第六更得到一切非德意志的人民。烏得勒支條約給了他說佛來銘語和法國語的比利時尼德蘭（Belgian Netherlands）及說意大利語的米蘭公國（duchy of Milan）與

西西里王國 (Kingdom of Two Sicilies) 等到他和土耳其幾次戰爭之後又使得他推廣匈牙利的疆界南至波斯尼亞與 (Bosnia) 塞爾維亞 (Serbia) 又將說羅馬尼亞語的德蘭斯斐尼亞領土〔註一〕視爲匈牙利的屬地而合併之。這些哈布斯堡族所得到新邦當然不屬於神聖羅馬帝國。

【哈布斯堡族統治地之複雜】哈布斯堡族所統治的這許多五花八門的人民，其組織最爲鬆懈。他們的語言各別，利益則更紛歧。他們不能像法國一樣組成一個組織嚴密，中央集權和民族的國家。查理第六的頭銜真多極了；他是奧地利亞之君主、波斯米亞之王、匈牙利之王、米蘭之公、尼德蘭之諸侯；而這五國之行政，則各自獨立，不相統屬的。他們唯一的聯合就是共同效忠於哈布斯堡王。

【哈布斯堡王在諸德的野心之阻碍】對於這些地方和人民，要想採用一種適合他們的政策，簡直是不可能的；當然使得哈布斯堡王發生困難了。在十七世紀時要想發展一種強硬的德意志政策，統一帝國之內部，並且加緊他們的團結，但是沒有成功。三十年戰爭之不幸，其他德意志諸侯們之妒忌與野心，其他強隣之干涉，特別是瑞典與法國，使得哈布斯堡在諸德之勢力，顯然達到最困難的時期，自今以往，有逐漸衰微之勢了。

奧地利亞之哈布斯堡王既不得志於諸德，乃轉而至他，以求滿足其欲望。但是其他方面之困難，正復相

〔註一〕這塊地方是土耳其於一六九九年根據卡羅威此條約 (Treaty of Karlowitz) 而割與查利第六的。

等。向東南方巴爾幹島半發展之結果，與土耳其發生不斷的戰爭。在意大利添得了領土以後，又引起西班牙、法蘭西與撒地尼亞(Sardinia)三國的武裝抵抗。在比利時尼德蘭發展商業之結果，又引起了英、荷、法三國有勢力的商人之敵視。查理第六既將時間與精力耗費於這些非德意志的計劃之上，對於神聖羅馬帝國內政方面當然無暇顧及了。因此之故，不僅諸德是哈布斯堡王的衰弱的原因之一，反之，哈布斯堡王也是諸德衰弱之原因之一啊。

【哈布斯堡之威信尙存】 哈布斯堡族雖有這些討厭的現象，但是依然很有勢力。很多的地方之天然富源，大批軍隊之徵集，和歐洲各王室的婚姻關係，天主教堂之雄壯，統治君主之專制的理論與實際——這些一切的一切，在高傲的聲名和誇大的榮譽之下，都將奧地利亞王位的弱點掩沒了。

【哈布斯堡的承繼問題】 及十八世紀時哈布斯堡王似乎特別的碰到一種不幸的事了。我們早已知道西班牙的王室因為沒有太子繼承之故，遂致引起了很大的國際戰爭，結果，西班牙的領土分裂了，大部分落到波旁朝的手中去了。現在查理第六在奧地利亞的繼承上，又遇到了同樣的困難。他自己既無太子，又無兄弟，僅有公主一人名叫馬利德利撒(Maria Theresa)。查理第六有感於西班牙前車之覆，故在未崩之前，極力謀得一種解決的方法。

【查理第六之政務詔典】 他在政躬康健之秋，乃頒布一種所謂政務詔典(Pragmatic Sanction)

宣稱哈布斯堡之領土不得分割，并且與歷來的習慣不同，如無太子時，可由公主繼承之。然後他集中全部外交政策，希圖獲得一般的歐洲國家，承認馬利德利撒有權繼承他的一切領土。他的屬下的君主一個一個的都立誓遵守政務典詔。其他的強隣如普魯士、俄羅斯、大不列顛、荷蘭、神聖羅馬帝國、波蘭、法蘭西、西班牙和撒地尼亞，也一個一個的以言辭與信用為担保，立誓遵守。

及一七四〇年查理第六崩駕後，德利撒所繼承的國家，四分五裂，財政破產，軍隊既少，又缺乏訓練，不過他傳給他的公主一卷皮紙的保證而已。凶悍的普魯士王曾經說過，二十萬戰士才是最有用的遺產，以後的事實，確實證明他一點也不錯。

第三節 普魯士之興起與霍亨索倫族

【霍亨索倫族】十八世紀時較哈布斯堡族次一等的有勢力之一族就是德意志的霍亨索倫（Hohenzollern）族。遠在十世紀時，在現在瑞士之北有一山叫索倫（Zollern）。山上的村莊為一族伯爵統治着。這些伯爵以後乘着封建的戰爭和與神聖羅馬皇帝有密切的關係之故，慢慢的擴張他們的土地與勢力。最後一直到十二世紀時霍亨索倫族之後裔某，又因婚姻的關係而成爲努連堡（Nuremberg）的伯爵了。

【勃蘭登堡】霍亨索倫族雖則命運很佳，也不過是神聖羅馬帝國中百餘小君主之一而已，並無籍

籍名。一直等到一四一五年哈布斯堡皇帝封他爲勃蘭登堡(Brandenburg)的選侯，他才重要起來。勃蘭登堡是德意志北部的一塊地方，以柏林城爲中心，而綿互於奧得河(Oder River)上。勃蘭登堡因爲是一個邊省，所以牠是德意志語言和文化的東北方面之先鋒，並且時常和鄰近的斯拉夫人發生戰爭，因之勃蘭登堡的人民富有軍事經驗與威信。尤有進者，因爲是選侯之一，所以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政上，亦具有相當的勢力。

及十六世紀時勃蘭登堡選侯接受了路德派宗教，故與其他北德意志的君主一樣，沒收天主教會的財產，並避免了隣國減削其政治的與社會的勢力。後來勃蘭登堡成爲德意志信仰清淨教的主要國家，一如奧大利是信仰天主教的領袖國家了。

【霍亨索倫與三十年戰爭】當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戰爭之秋，哈布斯堡族的不幸正是霍亨索倫族的大幸。在戰爭之前夕，霍亨索倫族同兩個重要的繼承者結成秦晉之好——一是下萊茵之克里甫斯公爵(Duchy of Cleves)〔註一〕，一是波蘭北部波羅的海上之東普魯士公爵(East Prussia)〔註二〕。因比之故，霍亨索倫族之首領一變而爲勃蘭登堡之侯爵與選侯，克里甫斯之公爵，普魯士之公爵了。

〔註一〕雖然在一六一四年勃蘭登堡至克里甫斯已聯成一起，但是等到一六六六年霍亨索倫族的元首才統治克里甫斯。有了克里甫

斯之後，連帶有了馬可屬地和刺汾斯堡屬地(dependencies of Mark and Ravensburg)。

在普魯士的統治上，他又是波蘭王的臣屬；在勃蘭登堡的選侯方面看來，他又是神聖羅馬皇帝的臣屬。在三十年戰爭中，霍亨索倫族選侯極力圖謀減少帝國的管轄，等到戰爭將要終了，的當兒，他得到了富庶的三個教區，哈伯司達（Halberstadt）、民登（Minden）和馬登堡（Magdeburg）〔註三〕——以及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公爵轄境之東部一半。

【大選侯】 確立霍亨索倫族之國際聲望者，厥唯腓烈特威廉（Frederick William）普通都稱他爲大選侯（Great Elector，一六四〇——一六八八）。他在接位之初，其領土即被三十年戰爭毀壞得不堪；於是他就設法恢復其繁榮，統一其土地，並且使他的國家成爲歐洲政治中一個角色。他在威斯特發里亞和約之所得到的新領土，實在是用外交的方法，而非憑藉武力。以後又到用瑞典和波蘭作戰，使得他對於兩方有舉足輕重之勢，於是再幫助一國，戰敗他國，用過不少的縱橫捭闔的手段，卒使波蘭王放棄了東普魯士的

〔註二〕 那時候的普魯士幾乎是一個純粹爲斯拉夫人的邦。從十三世紀一直到十六世紀爲條頓族的武士團員所統治，他們是德意志的天主教徒十字軍的一派，使得斯拉夫人改信基督教。等到十六世紀時條頓族武士團員的首領信奉路德教，並且將普魯士變成他自己一族的世襲公爵轄地。在各大戰爭中西普魯士合併於波蘭，而東普魯士則成爲波蘭的采邑。勃蘭登堡選侯在一六一八年所得到的僅僅是東普魯士而已。

〔註三〕 一六四八年霍亨索倫承認馬登堡加入聯合；到了一六八〇年才實際上統治了馬登堡。

主權，於是他在此地就有完全的統治權了。在一六七二至一六七八年荷法戰爭之役，他打败了法國聯盟的瑞典，雖則在和約中沒有允許他取得征服之地，但是他的武力從此確立了，而勃蘭登堡普魯士在波羅的海上，遂成爲瑞典的主要敵人。

大選侯在政治方面，就同法王路易十四一樣，深信專制政治的。當他接位之初，他的三處屬地（勃蘭登堡、克理甫斯和東普魯士）各自獨立，成爲各自爲政的小邦，每邦有其自己的國會、軍隊和獨立的行政機關。經過一次嚴重的憲法爭執之後，腓烈特威廉剝落了幾個國會的重要職權，集中財政權在自己手中，宣布地方軍隊爲國家的，並將這三個分立的政府改成一體，使其絕對服從柏林的皇家會議。因此之故，這三邦即合成一個國家；他們爲各種目的起見，乃組成一個聯合的王國了。

大選侯真可算得是一個自強不息的君主。他獎勵工業、農業、疏濬河流，開闢威廉運河（Frederick William Canal），使奧特河與易北河（Elbe）聯成一氣。當法國取消了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後，整千整萬的新教徒逃出法國，而大選侯則表示熱烈之歡迎，使他們到勃蘭登堡來，後來住在柏林附近的，竟有二萬多人，很多法國的優秀分子和望族，都到勃蘭登堡來了。當大選侯接位之初，柏林僅有八千居民，但是等到他崩駕的時候，已經增加到二萬多的人口了。

【一七〇一年勃蘭登堡普魯士成爲王國】勃蘭登堡普魯士早已成爲一個重要的王國了，但是牠

的首領還未被人家承認爲「君王」，直至一七〇一年神聖羅馬皇帝利歐破爾得 (Leopold) 欲在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中，得着腓烈特威廉的帮助起見，才封他爲王。及一七一三年根據烏特勒支條約，其他歐洲國家都承認了這個頭銜。不過新王國的名字給予普魯士，而非給予勃蘭登堡，因爲前者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反之，後者則爲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分子。從今以後，「普魯士王國」〔註一〕是指霍亨索倫族的聯合領土而言。

普魯士在十八世紀，其進步至足驚人。在她和奧地利亞同爲諸德的領袖，并一躍而爲歐洲的一等強國了。這種突飛猛進而成功，不得不歸功於腓烈特威廉第一 (一七一三——一七四〇)。

〔一七一三至一七四〇年之威廉第一〕 普王威廉之爲人，實在酷肖他的祖父在他的實際的好處上說來，他可說是再做了大選侯。他對於政治的理想，學一種遺傳的專制主義，而他的野心，則想利用國內有限的實力，使普魯士威振四海。對於他的四處分散的土地，覺得只有實行專制政治，才能適合他的國情。他知道需要一支精銳的軍隊，但因國內財富有限，所以很謹慎的節省從事。在威廉第一的統治之下，金錢、軍力與

〔註一〕 先是霍亨索倫王僅叫着「普魯士一部分的王」(King in Prussia)，因爲此時西普魯士仍舊是波蘭王國的一省。以後到了威

廉第一 (Frederick William I, 1713——1740) 手中，「普魯士王 (King of Prussia)」之稱，始漸漸的盛行，以後

就不再說「普魯士一部分的王」了。一七七二年西普魯士始成爲普魯士王國的一部分。

君權神授學說成爲霍亨索倫治理普魯士的三種要素。

他用最經濟的方法，將軍隊從三萬八千人增至八萬人，使得他的兵力可以和一等強國的法奧之正式軍隊相等。但是在精銳方面講起來，則遠駕法奧兩國而上之。用鐵的紀律訓練出來的普軍歐洲其他國家都及不上，至於軍官們，則和許多歐洲國家一樣，不准以金錢謀得位置，而係根據一種人才主義的基礎，所以訓練出來的軍隊，都有專門的技能和絕對的服從心。

在內政上，普王集中各部之權力於中央，對於財政事務則託付于「總政務官(General directory)」，這些政務官逐漸成爲一羣優良的文官——普魯士有名的官僚政治(Bureaucracy)，雖不免有「一成不變」之弊，但是一直到現在，都以富有效能與盡忠職守，見稱於世。普王又以時髦的重商主義之規則，施行國內，以提倡工商業，而且他雖則時常表示輕視現代文化的態度，因爲他想文化有文弱之弊，然而他頒布了強迫的初等教育條例，以期人民有受普及教育之機會。

普王威廉對於普魯士之興革，厥功甚偉，不過他個人的癖性，也爲歐洲人所譏笑。他因爲浸潤於家長的本能之中，所以對於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要注意一下子。他看作他的國家就同學校一樣，所以責罰他的頑皮的人民時，也和教師一樣的熱心。假如他看見一個有材能的人，他就叫他建造一所美麗的住宅，以便改進首都的外表。不過假使他在街上看見一個懶惰的人，他就拿手杖向他一頓敲，並且把他送到軍隊裏去。他

平生最喜歡身體高大的兵士，所以他組織了有名的「長人御林軍」(Potsdam Guard of Giants)，要加入這支御林軍的人，至少須有六尺長，他并且以金錢到他國去招募長人。這位儉僕可風的普王，只有這上面願意用錢。

【一七四〇年腓烈特大王之接位】 當老王在位時，對於他的太子腓烈特大為失望，深恐他的一切的精神與金錢將付諸流水了。威廉王對於太子的各種嗜好如文學、音樂、美術等，都不贊成，他覺得太子皎好若女子，所以對於他總是嚴言厲色。當腓烈特太子忍受不住，私下逃走之後，老王立即將他捕獲，并且送他軍隊裏，受着像奴隸一般的訓練。腓烈特太子一直從最低的位置，逐漸升高，或者可以說沒有其他的太子，像他這樣的過來的。這位受人輕視與誤解的腓烈特第二在一七四〇年繼其父而為普魯士王，在歷史上都稱他為腓烈特大王 (Frederick the Great)。

一七四〇年腓烈特大王繼承了霍亨索倫族的領土，同時也是馬利德利撒繼承哈布斯堡領土的一年。從此以後，神聖羅馬帝國內兩位主要的德意志國家——奧地利亞與普魯士——發生了長久的戰爭了。

第四節 其他德意志諸小國

【奧普以外的諸德意志國家】 其他帝國內三百多個小國中，在奧普戰爭將起時，能有相當之勢力

者，實在少極了。不過有二三個國家，不僅因其在十八世紀時，可以保持敵國間之均勢，而且他們在近代進步中，也是佔或多或少的重要地位，所以在這裏值得一說，例如巴威、薩克森和漢諾威是也。

【巴威】巴威地憑多腦河上流，在奧地利亞之西，和現在的德意志帝國之東南角上。巴威被維忒斯巴哈（Wittelsbach）族統治了數世紀，維忒斯巴哈的有名的諸侯叫馬克西米連第一（Maximilian I，1507—1551），他曾經做過天主教同盟（Catholic League）的首領，在三十年戰爭中，又曾效忠於哈布斯堡族，從威斯特發里亞條約中得着帕拉替內特〔註一〕的一部分和「選侯」的頭銜。馬克西米連第一死後，他的繼任者在十七世紀後半葉會勵精圖治，企圖恢復在戰爭中所受之損失，獎勵農業工業，建設各種教堂與道院，或者恢復之。但是等到十八世紀前半葉，巴威選侯放棄了內政上的改革，轉而從事於國際政治上的遠大野心了。他們不願和奧國的有信仰共同宗教的聯合，只覺得與強隣相接壤，使哈布斯堡成爲他們天然的仇敵。所以巴威在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時，乃和法國同在一邊，共同對抗奧國，及一七四〇年馬利德利撤接位的時候，巴威利亞選侯之妻，是一位被查利第六的政務詔典取消繼承奧國王位的公主，所以她的丈夫立刻和普、法兩國結爲同盟，企圖瓜分奧國的領土。

【薩克森】十八世紀時的薩克森僅僅是龐大的薩克森公國的一小部分而已，以前薩克森公國的

〔註一〕其他帕拉替內特的一部分，被另外一支維忒斯巴哈族所統治，在一七七九年始與巴威合併。

土地會包含一切的德意志北部，其人民在很早的時候，也會遷到英國去，或者被查理曼所征服。自從十六世紀以後，薩克森的土地僅限於易北河上流。介於哈布斯堡的波希米亞和霍亨索倫的勃蘭登堡之間。他的土地和人民雖不多，但是有幾種要素合併起來之後，就顯出他的重要來了。薩克森在地理上是諸德的中心。在普魯士與奧大利之間，他占了一個險要的地位。統治薩克森的味廷 (Wetins) 族又是帝國的選侯之一。自從薩克森的選侯威茲 (Frederick the Wise 1486—1525) 尊重了馬丁路德以後，他就成爲路德主義 (Lutheran Cause) 的首領，再加上路德的有名的聖經譯本，使薩克森的語言，成爲德意志的文學語言。有一個時候，似乎薩克森或將爲諸德中之強國。但是後來事實證明了這種推測的不對。在十七世紀時，很多可喜的然而弱小的選侯，屢次與奧國聯盟，共同對抗霍亨索倫族，所以北德意志〔註一〕 諸新教國家的領袖地位，事實上讓給勃蘭登堡了。

【薩克森與波蘭之屬人聯合】 等到十七世紀之末，薩克森選侯又和人民背道而馳，去信他的天主教了，爲并且謀自己做波蘭王起見，一直和奧國聯盟，連年戰爭，苛捐雜稅，隨之而起。十八世紀的大部分，薩克

〔註一〕 薩克森衰弱之又一原因，是味廷族將領土分與族人之習慣。現在有很多極小的國家如薩克思威瑪 (Saxe-Weimar)，薩克

思科堡塔 (Saxe-Coburgotha)，薩克思賓寧根 (Saxe-Meiningen) 和薩克思阿爾丁堡 (Saxe-Altenburg) 等就是這個

原故。

森和波蘭的人爲的聯合，始終保持着；這種舉動，僅僅是兩受其害而已。

【漢諾威及其與大不列顛之屬人聯合】 從前薩克森在德意志西北部的一部分土地，到了十八世紀本包括漢諾威邦在內。介乎易北河與威塞爾河（Weser）之間，東自勃蘭登堡西迄北海。在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註一）時漢諾威始被認爲選侯，不過實際上他之所以重要，則在第一任選侯。因其母親的關係，在一七一四年做了大不列顛的君王，名叫喬治第一，自他起在英國始有漢諾威朝。大不列顛與漢諾威間之屬人聯合，一直延長到一百多年。所以在國際會議上，就顯得漢諾威之重要了。喬治第一和喬治第二都視漢諾威爲第二故鄉，極力設法保護其德意志之領土，避免哈布斯堡或霍亨索倫的侵略。

對於十八世紀時諸德四分五裂之情形，現在已經說得很多了，對於神聖羅馬帝國何以是一種不重要的結合，現在也已經明白了。本來是諸德領袖的奧地利亞，則在匈牙利、意大利和尼德蘭各地繼續吸收非德意志的領土。北德意志新興的普魯士王國，其人民很多是斯拉夫種。薩克森則與波蘭相聯合；而漢諾威則與大不列顛相聯合。巴威又久與法蘭西聯盟了。此外，法國或瑞典的政治勢力又存在於帝國內很多小邦中，一切德意志君主們又自私自利與互相猜忌，普奧兩國之衝突，則日趨尖銳化。以上種種的事實，就成爲政治上的混亂、屠殺和壓迫啊。

〔註一〕一六九二年神聖羅馬皇帝會封奧古斯都（Ernest Augustus）爲選侯，一七〇八年歐洲各國承認喬治第一爲選侯。

第五節 霍亨索倫族與哈布斯堡族間之鬥爭

【腓烈特大王與馬利德利撒】 普奧兩國間之鬥爭——亦即霍亨索倫與哈布斯堡間之鬥爭——集中於十八世紀中葉之歐洲外交上與戰爭上。一方面是年少英俊的普王腓烈特第二(Frederick II, 1740——1786)；他方面是年富力強的奧女王馬利德利撒(1740——1780)。他們兩位對於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都有才幹和誠心——一種君主責任的高尚意識。馬利德利撒容貌傾城，富有情感，龐然自大；而腓烈特則專制成性，英武蓋世，且富有理智。奧國女王篤信天主教；而普王則爲福耳特耳(Voltaire)之友，懷疑主義之信徒。

【反馬利德利撒之集團】 腓烈特從老王手中，得到了一個組織嚴密的王國，和八萬訓練優良，餉械充足的軍隊。他誹笑馬利德利撒從查利第六傳下的軍隊，毫無組織，財政又紊亂，七拼八湊的土地，其利益各自衝突。至於普魯士對於奧國領土之神聖誓言，他更不值得一顧了。當查利第六死後，馬利德利撒則接位於維也納，腓烈特即與巴威和法國訂立協定，企圖分割奧國的土地。他們約定推戴巴威選侯爲神聖羅馬皇帝，名爲查利第七，而普魯士則攫取西利西亞。至於法國則蠶食奧地利亞尼德蘭(Austrian Netherlands)。

【腓烈特對於西利西亞之詭計】 因此之故，西利西亞就成爲腓烈特第二和德利撒兩人間的爭點。

了。西利亞掩有奧得河上流之肥沃平原，斯拉夫捷克人之波希米亞在其西，斯拉夫之波蘭人在其東。人口之衆與全普魯士王國相埒，且大部分爲德意志人，假如一旦爲霍亨索倫族所併，將使德意志人大增而特增了。在另一方面，奧大利若喪失了西利亞之後，對於德意志人的事務，將減少直接的勢力，對於進攻柏林和普魯士中心，也要失掉一個便利的地位了。

【一七四〇年奧地利亞王位繼承戰爭之爆發】腓烈特第二抄襲從前王族對於公國的詭計，立即命令大軍向西利亞推進，并陷其首都北勒斯勞（Breslau）。至於西方，則巴威與法國之聯軍預備侵入奧大利與波希米亞。馬利德利撒在四面受敵之下，只得逃亡匈牙利，要求馬禮兒人出兵相助。結果非常之快。於是匈牙利人，奧地利亞人和波希米亞人聯合一致幫助哈布斯堡族女王，并訓練新兵，開赴前線，奧地利亞王位繼承之戰（一七四〇——一七四八），遂創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大不列顛與西班牙之加入戰爭】一七三九年大不列顛與西班牙正從事於商業之戰，普通稱這次戰爭爲貞琴茲割耳之戰，立即在大陸上也發生衝突了。大不列顛對於比利時尼德蘭（Belgian Netherlands）志在維持自由貿易之特權，反對這些省合併於強敵之法國，而希望牠們爲那較遠的英國不大怕的，并且商業不重要的國家如奧地利亞所有。況且大不列顛曾經完全承認政務詔典。所以現在爲謀本國的利益起見，決定以金錢幫助馬利德利撒，并調遣軍隊，前往大陸，一方保障尼德蘭，避免法國的侵略，他方警備澳

諾威，以抵抗普魯士之侵略，在另一方面，西班牙王室因與波旁族有親戚的關係，所以和法國表同情，希望在烏得勒支條約（一七一三）中所喪失的一切意大利之領土，可向奧地利亞奪回來。

奧地利亞王位繼承之戰中的主角，在一方面是普魯士、法蘭西、西班牙和巴威，而在另一方面則爲奧地利亞與大不列顛兩國。先是薩克森選侯加入前一方面，他爲薩克森及波蘭領土的利益起見，希望誇耀於普魯士之前，而進攻奧地利亞，至於撒地尼亞國王，在意大利半島上對於哈布斯堡族和波旁族的要求，有舉足輕重之勢，也加入於前一方面。奧地利亞與大不列顛方面又加入了荷蘭，因爲牠想保護本國，避免萬一法國之侵入。

【戰爭之經過】 這次戰爭中兩方面參加的國家雖多，經過的時起雖長，但是激烈之程度並不如預料之甚。很容易傾向奧地利亞的薩克森（因爲薩克森對於奧國的情感比對普國爲好）於受了金錢運動之後，遂即背叛其同盟，而與馬利德利撒停戰議和。至於西班牙呢，只能在意大利方面作戰；撒地尼亞等知道了波旁族在意大利半島上的野心之後，也驚惶失措，而轉向奧地利亞方面去了。而荷蘭要能夠保護本國土地也就心滿意足了。

【腓烈特之勝利】 馬利德利撒雖經過種種的努力抵抗，終不能將普國的軍隊逐出西利西亞境外。奧國將領屢爲腓烈特所敗，而馬利德利撒也有三次不得不縮短陣線，以便調遣軍隊，應付西方的敵人。及一

七四五年，普奧兩國在德勒斯登（Dresden）簽訂第三次條約，奧國割讓西利西亞（註一）於普國。於是腓烈特達到他的目的了，立刻背棄其同盟，調回他的軍隊。

同時奧國軍隊則到處得勝。法國與巴威的聯軍，在波希米亞小勝之後，即被迫退回多腦河上流。慕尼黑選侯在法蘭克福（Frankfort）就神聖羅馬皇帝之時，奧國軍隊即攻陷慕尼黑（Munich）。巴威之全境不久即被奧軍占領，法軍乃退出萊茵河。至於奧地利亞和撒地尼亞之聯軍，也逐漸在意大利半島上戰勝了法國與西班牙的軍隊了。

及一七四八年（即戰爭之最後一年），法軍始稍有轉機，乃移其兵力於亞爾薩斯（Alsace）與洛林（Lorraine）兩州，以防奧軍之侵入，并且在薩克思上將（Marshal Saxe）指揮之下，征服了奧地利亞、尼德蘭（Austrian Netherlands）大部分之土地，以及延長戰爭至荷蘭境內。至於在公海方面和殖民地方面，英法兩國之間則有「英王喬治之戰」，關於這次戰爭的經過，上章已經敘述過了。

【一七四八年之愛斯拉沙伯條約普奧兩國之鬥爭尙未完全解決】一七四八年在愛斯拉沙伯地方，簽訂條約，於是奧地利亞王位繼承之戰遂告一段落，簽訂愛斯拉沙伯條約諸國，保證普王腓烈特取得西利西亞，至於其他一切則恢復戰爭初起時之狀況。維忒斯巴哈族仍爲巴威利亞及帕拉替內特之選侯，馬利

【註一】除掉一塊很小的地方，以後所謂「奧地利亞西利西亞」（Austrian Silesia）未曾割給普國。

德利撒女王之夫，洛林的法蘭西斯（Francis of Lorraine），則繼查利第七而段神聖羅馬皇帝。只有法國白白地犧牲了很多的金錢與軍隊，一無所獲。奧地利亞王位繼承之戰，不過是普、奧兩國互爭德意志盟主的初次衝突而已。這次戰爭也不過是英法兩國互爭世界殖民地和商業特權之未定的局面而已。

【反腓烈特大王之集團】 戰爭既終，以奧國之損失為最巨，這位剛毅果敢的馬利德利撒，立刻從事於恢復他的威信和領土之艱難工作。他先改革內政——在維也納設立一個中央集權之會議，以統一她各處領土的行政，獎勵農業，統一與增加租稅，以及增設軍備。然後她聯絡利害相同之君主，締結同盟，以期分裂普國。她知道薩克森可以算得一個。至於俄國女皇依利沙伯（Tsarina Elizabeth）素恨普王之苛刻，所以馬利德利撒也很容易地同她聯盟了。講到大不列顛及荷蘭兩國，她早已和他們訂立友誼的協定了。現在她的唯一希望，是想拉攏法國，這種工作，她就托付給一位當時最大的外交家考尼次伯爵（Count Kannitz）。考尼次於是奉命赴法，遊說法王放棄與普國聯盟，轉而接受奧國的請求，和馬利德利撒聯盟，而以普國萊茵諸省為餌而誘之。先是路易十五拒絕與奧聯盟，蓋以此舉違背了法國反對哈布斯堡族的傳統政策。考尼次不得已乃遊說法國王后緬巴都（Madame de Pompadour），這位野心勃勃的王后和俄國女皇依利沙伯同病相憐，也時常憤恨腓烈特的鬼谷靈精，於是考次尼的方法得勝了，法國遂亦加入聯盟，共同對抗普魯士。

【外交局勢之轉變】 同時大不列顛則與普魯士訂立特別條約，保證漢諾威領土之完整與諸德之

一般的和平。所以在一七五四年英法兩國殖民地戰爭再度爆發時，大不列顛當然和普魯士聯成一氣了。故在奧地利亞王位繼承之戰時，普法兩國結為同盟以共抵英奧等。到七年戰爭時則奧法兩國又結在一起，共同對抗英普了。這次違背傳統的聯盟之舉，普通稱之為「外交局勢之轉變」(Diplomatic Revolution)。

【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之七年戰爭】七年戰爭 (Seven Years War) 在歐洲起于一七五六年一直到一七六三年才完結，這次戰爭兩方兵士之多，與良將之廣，可與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並駕齊驅，都是近代世界所罕見的戰爭。關於這次戰爭之海軍與殖民地兩方面之情形，我們已經知道了，這次戰爭包含美洲方面之法印之戰（一七五四——一七六三）克萊武在印度之大勝，確立了大不列顛在海、上、遠東方面以及新大陸方面之獨尊。至於在歐洲大陸上，這次戰爭之經過，可以簡單的說一下。

【一七五七年腓烈特在洛斯巴哈之勝仗】腓烈特不等正式宣戰，就佔領了薩克森，他從薩克森得到大批的賠款和很多的新兵，他再指揮精銳軍隊，越大山而入波希米亞。因碰着了優勢奧軍頑強抵抗之故，遂不得不將圍攻布拉格 (Prague) 之兵士撤退，重向本國退却。於是遂受敵軍四面包圍了。俄羅斯軍隊向東普魯士進發，瑞典軍隊則從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侵入勃蘭登堡之北部，奧地利亞軍隊則進攻西利西亞，同時法蘭西軍隊則從西方方向普魯士挺進。在這裏就顯出腓烈特的本領來了，所以後人稱他為空前絕後的大將，而以「大王」之名加之。他的軍隊比較任何一敵國還少，於是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為突向德意

志中部襲擊，一七五七年在羅斯巴哈（Rossbach）大敗法國軍隊。有一位法國將軍上書路易十五說：「我軍完全潰敗了；我們的軍官，被殺者有多少，被俘者有多少，不知去向者又有多少，我亦無從報告。」等到腓烈特解了西方之圍以後，立即率兵回擊西利西亞。他突至前線類騰（Leuthen），逆襲奧軍，俘虜了三分之一，擊潰了其餘的奧軍。

腓烈特雖然打了勝仗，可是兵士損傷過半了。他在金錢方面，雖有英國的幫助，然而要想恢復他的精銳，實在比登天還難。他從敵國方面招募新兵；大赦逃兵；甚至訓練犯人去作戰。他再不能相信他的兵士可以反攻，所以他在西利西亞改取守勢者歷五年之久。俄羅斯的軍隊此時已攻入東普魯士，並進占勃蘭登堡了；及一七五九年遂陷柏林。

【法軍之失利】 法國軍隊自從在羅斯巴哈戰敗以後，乃集中精銳，進攻漢諾威。但是法國軍隊又遇到頑強的抵抗，因為牠的軍隊由英國供給經費，而由普國將軍不倫瑞克（Prince Brunswick）指揮着，所以法軍又難有戰勝之望。不倫瑞克將軍抗敗法軍，遂將他們逐出德意志境內。

【家族聯盟】 法國除掉以上種種的失利，更加上在美洲與印度方面又復敗績，於是法王只得請求他的堂兄西班牙王的幫助了。結果於一七六一年波旁族諸國（法蘭西、西班牙和兩西西里）締結防守同盟，而拉攏西班牙加入作戰，時為一七六二年。

【俄羅斯軍隊之撤退】

實際上救了腓烈特大王的是俄國女皇依利沙伯之崩駕（一七六二）與彼得第三（Peter III）之接位，這位俄國的新皇是一位有神經病的人，但是對於普王的武功則羨慕不置。他直接了當地撤回所有俄國在勃蘭登堡的軍隊，並且將以前所占據的領土，一一還給普魯士。（註一）西班牙之加入戰爭，已經太晚了，在實際上已無能為力。對於法國所喪失的土地，他又不能奪回來，而且事實上波旁族諸國都已精疲力盡了。至於奧地利的軍隊，幾次想從腓烈特手中奪回西利西亞，但是都沒有成功，他們最後也就只好失望而回了。

【一七六三年呼伯都斯堡條約哈布斯堡族之屈服與霍亨索倫族之勝利】

歐洲之七年戰爭到了

一七六三年，遂以呼伯都斯堡條約（Treaty of Hubertsburg）之成立而告終。最後馬利德利撤雖不甘心，但是終於放棄了對於西里西亞的要求。普魯士雖然已打敗了奧地亞而成為頭等強國了。自此以後，霍亨索倫族與哈布斯堡族分庭抗禮了。同時巴黎條約成立，大不列顛與法、西兩國之戰爭也停止，根據這次條約，法國將很多的殖民地割給大不列顛。今後之大不列顛無疑地成為海中的霸王與世界上最有勢力的殖民地國家。

【腓烈特大王與瓜分波蘭】

七年戰爭既終，腓烈特大王乃以其餘年統一他的國家，並以外交的方

【註一】彼得第三在同年被廢，他的王后喀德隣第二（Catherine II）接位後，又拒絕以兵力幫助任何方面。

法，擴張國家之勢力。他覺得保持西利西亞，使奧大利不致再將此地奪回最好的方法，就是普俄兩國的親密聯盟。等到一七七二年，他連合俄女皇喀德隣第一次瓜分波蘭，就是這個聯盟的一種成績。喀德隣取得都納（Duna）以東的地方和聶伯阿（Dnieper rivers）。腓烈特則歸併了西普魯士（West Prussia），唯但澤城（Danzig）托倫（Thorn）除外。因此普魯士與勃蘭登堡可以連成一起了。同時馬利德利撒一方有感於西利西亞之損失，他方又恐怕波蘭之瓜分足以增加普魯士之疆土，故為均勢起見，也想染指於波蘭。於是她就分得了加里西亞（Galicia）包含重要的克拉科城（City of Cracow）在內。馬利德利撒對於瓜分波蘭之舉，曾經屢次表示反對。但是像腓烈特嘲笑她道：「她一面哭，但是她仍舊去拿啊。」

波蘭之瓜分，對於普魯士的好處，較奧地利亞為多。在普魯士方面，所歸併的土地，沿着波羅的海，將東普魯士、勃蘭登堡及西利西亞聯成一個地理的單位，和政治的單位。在另一方面，奧地利亞在天然疆界外，獲得之土地，也可說反來削減了她團結力，而新加入的波蘭人，更使得哈布斯堡領土內增加了種族之複雜，與利益之衝突。

幾年以後，腓烈特看見自己既不一定能夠做巴威的選侯，而奧地利亞對於此地又野心勃勃（一七七七——一七七九），他再捲入漩渦，一方面使用詭計，他方面又以武力相恫嚇，於是哈布斯堡族的任何發展，又被她阻止了。她最後的重要舉動是組成一個同盟以保護較小的德意志諸國，而抵抗奧地利亞的侵略。

腓烈特大主從艱難奮鬥中恩威並用更能不拘成法完成了大選侯與腓烈特威廉第一兩人未竟之功使普魯士與奧大利同爲德意志之盟主更在歐洲國際政治上形成了主要的地位。假如他再多活幾年（多活二十年就夠了）的話他可以親眼看見神聖羅馬帝國的全部消滅看見諸德之摧毀更可以看見本國之衰微與奧地利亞之一蹶不振。他甚至知道一種個人的專制政治其基礎建築在兵力與奸計之上決不能和一個有精神生活與自覺心的民族對抗啊。

第十二章 俄羅斯之興起與土耳其瑞典及波蘭之衰微

第一節 十七世紀時之俄羅斯

這個文化落伍而且具有東方性質的莫斯科維 (Muscovy) 帝國，如何變成俄羅斯大帝國，有具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十二分之一的人口，真是近代史上一件最有趣的事情。一直到十八世紀俄羅斯才和西方國家有商業的來往與文化的接觸，也一直等到這個時候，她才成爲歐洲國際社會中列強之一。

【俄羅斯之向外發展】 在俄皇伊凡大帝 (Ivan the Great) 臨朝後，一直到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登位止，其中的二百年間，發生了幾樁事情，而俄國之所以一躍成爲歐洲東北部的強國，也奠基於此。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俄國種族與土地的擴張。在十六十七兩世紀中，莫斯科區域附近之農民，向東南兩方遷移，并在頓河(Don) 倭爾加河(Volga) 及厄爾齊斯河(Irtysch) 三大肥沃的平原居住着。(註一) 我們試一覽俄羅斯的地圖，就可以知道國內水道交錯，平原廣袤，很適宜於人民之擴張了。從中部發源之聶伯河，頓河與倭爾加河，蜿蜒而南，再與卡馬河(Kama) 相會，而流入杜味納河(Dvina) 杜味納河順流而北，注入白海(White sea) 這幾條河，都便於商業及航行，其促成全國之統一，遠較任何政治制度爲良。河之兩岸，帆船林立，運輸極便，支河又港，稍加人工之疏濬，卽成爲航行孔道，所以時至今日，運河對於商業之效用，仍較鐵路爲大。

【哥薩克人】 當人民沿着河而遷居於大平原的時候，他們時常遭遇到土人的襲擊，所以他們就組成半軍隊的式樣。這些向外擴張的先鋒隊，就形成一個特別的團體叫哥薩克人(Cossacks)，他們和向美洲移民的人一樣，過一種野外的生活，既從事耕種，又可以漁獵。在南部諸河的兩岸，哥薩克人組織了半獨立的軍事集團；那些住在倭爾加河與頓河流域的哥薩克人則服從莫斯科維的俄皇，至於住在聶伯河流域的哥薩克人則又常常服從波蘭王的統治。

【註一】 俄皇之軍隊亦想得殖民地，一五五二年占據喀山(Kazan)，一五五四年占領裏海(Caspian Sea) 附近之阿斯脫刺罕(Astrakhan)。

【俄羅斯向東方的亞洲擴張】俄羅斯的民族不僅向歐洲方面遷移歐亞兩洲的交界處，多是俄國的移民。我們再看一看地圖就知道了——低窪的烏拉爾(Urals)僅僅在北方限住了俄國的移民，至於南方，俄國的平原一直蜿蜒到裏海，以至西伯利亞的大草原。很多的哥薩克人，農民和探險家跨過這些平原，帶了他們的習慣與風俗，向亞洲前進。他們再向東方遷移。等到一五八七年尋到了託波兒斯克(Tobolsk)，一六〇四年再尋到托木斯克(Tomsk)及一六三二年在利那河(Lena River)上尋到雅庫次克(Yakutsk)，一六五二年在貝加爾湖(Baikal Lake)尋到了伊爾庫次克(Irkutsk)等到一六三八年達到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及十七世紀末葉又占據了堪察加半島(Kamchatka)遂達於太平洋。所以當西班牙人向南美洲移民時，和英國人向北美洲移民時，俄羅斯人則向亞洲西部蠶食，至少可以證明俄羅斯帝國是向東方發展的。

伊凡大帝在宗教方面早已認為「一切俄羅斯之專制皇帝及統治者，和新君士坦丁城(莫斯科)之新俄皇君士坦丁」^{〔註一〕}了。他的子孫思稱爲一切俄羅斯之俄皇與專制皇帝。歷代君主以武力控制俄人所

〔註一〕末代希臘羅馬皇帝(Graeco-Roman Empire)君士坦丁第十一在一四五年因保衛君士坦丁堡，卒被土耳其人所殺。俄羅斯皇原從希臘人而傳得基督教與國內文化，所以現在重新用沙皇(Czar)（此字導源於凱撒Caesar）這個頭銜，實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住之廣袤領土，遠處四方之移民也。因種族和宗教的關係而認俄皇爲其聖主。俄皇之勢力乃與疆土之擴張相頡頏。

【俄羅斯之東方色彩】 但是這個龐大的俄羅斯，仍然具有東方的色彩。牠的宗教形式是傳自東方而非傳自西方。她的社會習慣富有亞洲的風味而不是歐洲的風味。她的貴族與俄皇，歐洲國家視爲與野蠻人不相上下。其實，十七世紀之俄國，人家總是拿她和十九世紀的中國一樣看待。

這些較爲落伍的原因，不難一考其究竟。第一，俄國的宗教直接傳自東羅馬帝國和西歐諸國所信的天主教或清淨教都不相同。第二，俄國和亞洲的蒙古人或韃靼人接觸得太長久，太密切，使得俄羅斯的人民具有東方的風俗與習慣。第三，俄國的國情總是提倡農業，輕視工商業，同時她的移民和擴張總是向東方而非向西方。第四，俄國西部鄰邦之瑞典波蘭與土耳其仍舊很強盛，并且保持了在波羅的海和黑海沿岸之勢力。所以沒有海口可以和西歐諸國通商及享受共同的文化。非等到俄羅斯近代化與西方化之後和她的一切西方鄰國經過相當的衝突，得到了勝利之後她沒有成爲歐洲強國之希望。非等到羅曼諾夫（Romanov）朝接位之後她不能實行這兩種政策。

【困難時期】 及十六世紀末葉伊凡大帝的後裔已絕，繼之而起的是俄國歷史之所謂「困難時期」（The trouble times）因對於皇位繼承之爭執，發生了好幾次內戰，最後因積弱之故，遂召外侮。有一次波

蘭人會侵入俄國，甚至攻陷了莫斯科的克勒謨林 (Kremlin)。至於瑞典人也乘俄國羸弱之時，蠶食波羅的海之東岸，包圍重要的商業中心之諾弗哥羅 (Novgorod)。南方則土耳其人正與哥薩克人交戰，兼併了很多克里米亞的領土 (Crimean principalities)。

【一六一三年羅曼諾夫之接位】 在這外患迭乘，內亂不已之秋，一六一三年在莫斯科召集全國大會 (National assembly) 選舉俄皇，結果與前皇有親戚關係之羅曼諾夫 (Michael Romanov) 當選。現在俄羅斯的專制皇帝，就是一六一三當選為俄皇的嫡系子孫，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

羅曼諾夫之為人，果然不愧為俄皇。國內人民一致服從他，於是他先恢復國內之秩序與和平，再戰勝國外之強敵。在南部邊境建築很多的砲台以防韃靼人與土耳其人之侵入。從瑞典軍隊手中奪回諾弗哥羅。等到他的兒子接位後，波蘭人之侵略亦止，並規定聶伯河為俄波兩國之國界。〔註一〕

第二節 彼得大帝

羅曼諾夫的孫子就是聖主彼得大帝，他實在可以算是近代俄羅斯的國父了。彼得大帝幼時，名義上和

〔註一〕 根據一六六七年之安德魯索夫條約 (Treaty of Andrusovo)，波蘭再割基輔 (Kiev)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及東烏克蘭 (eastern Ukraine) 三地與俄。

他的兄長均參與國政，後來他的兄長死後，沒有嫡子繼任，所以彼得大帝於一六九六年入承大統。

【彼得大帝之接位與早年之遊歷】 當他接位之初，對於歐洲的科學與藝術即非常之崇拜，對於歐洲的各國君主之權威與海陸軍之組織，更羨慕不置。後來他非但崇拜，簡直有一種不可遏制的意志了。於是決定去滿足他的好奇心，和利用他所學的知識。

彼得大帝幼時對於機械的工具和發明品，即有特長，尤其是製造船隻。他最喜歡玩的東西，就是造船和駕船。當他在二十一歲的時候，他就自己做了一隻船，叫做白海號（White Sea），在冰凍的阿羅漢（Arhan-sea）下水。等到一六九六年他接位的時候，年僅二十四歲，他裝置了一艘軍艦，在黑海上打敗了土耳其人。攻克了險要的阿速夫（Azov）海口。在這次對土耳其的戰爭中，只有這一點勝利，別無其他功績可言。這些年少英俊的俄皇開始想到，假如他要實現他的夙志，必須得到西歐國家的幫助。及一六九七年俄國派遣特別代表團赴歐洲以求得主要強國的合作共同對抗土耳其。彼得大帝自己則以志願水手的身分，參加特別代表團，稱自己叫做「彼得密克海羅夫（Peter Mikhailov）」以學習造船之知識與其他專門之科學。

俄羅斯特別代表團對於原來的目的，顯然沒有達到。此時西歐諸國正在預備參加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而一切的君主也似乎忙於應付西班牙王位的問題。對於共抗土耳其的事情，無暇幫助。不過彼得大帝個人，則學到很多有用的東西。在荷蘭學會了造船，解剖學和雕刻。在英國考察了工商業。他深切研究普魯士的

軍備。他所經過的地方都聘請了很多的工匠、航海家、工程師以及其他的匠人，帶回俄國，以教導他的人民。

【削平禁衛軍之叛變】 當彼得大帝從維也納到威尼斯的途中，突然聽到他的禁衛軍（Strzelci），乘他離開俄國已有一年半的機會，在莫斯科叛變了。於是他起程回國，痛剿叛兵，絞死或以車輪碾斃的有二千，殺死的有五千，而彼得大帝則親自以取叛兵的頭顱爲樂，其動作異常的敏捷。

彼得對於處置叛兵的殘忍，和立刻廢除禁衛軍的組織，顯然表示他決心破除國內的舊習慣，并且決心強迫一切人民遵守他的改革了。

① 【彼得大帝之改良軍隊】 現在他第一樁就是做效普魯士的制度，而改組軍隊。任用客卿訓練隊伍，以新軍代替禁衛軍。彼得大帝此舉，對於以後施行國內外政策，具有極大之效果。

② 【彼得大帝之灌輸新風俗】 然後他再注意改良人民的習慣——服裝和禮節——他要將富有東方色彩的風俗，改成時髦的習尚。三令五申，雷厲風行。國內重要官吏，均慎重的集合一起，庶使彼得可以親自斟酌情形，剪短他們的長鬚，留住他們的上髭。再有留鬚鬚的人，則向之徵收重稅。提倡穿着法蘭西式或德意志式的服裝，如有再穿俄國舊式服裝者，則課以大批罰金。強迫人民吸煙。對於婦女之坐守深閨，斷絕社會交際之習慣，亦嚴加禁止。遇有宮廷宴會時，男女均可自由雜居。以上這些改革都是表面的，一部分行使於貴族和教士之間，對於大多數的平民仍舊沒有什麼影響。於是彼得開始實行的工作，其影響在將來。

〔彼得大帝之發展專制政治〕 當彼得大帝統治之日，最足注意的還是取消對於皇權之限制和確立一種「專制政治 autocracy」以彼得的雄才大略，很能夠實行君權神授之學說，他考察路易十四中央集權制度，並且考慮本國需要之後，覺得專制政治最適宜於俄羅斯。

〔削弱天主教的權力〕 我們已經知道彼得如何以組織嚴密的常備軍代替了禁衛軍，這是完成專制政治的一個重要的步驟。第二步方法，就是削弱教會的權力，使之服從政府。俄皇深悉天主教會（Holy Orthodox Church）對於俄國人民之勢力，亦知道他的政策施行以後，會引起教會方面之反對。他很希望教會成爲專制政治的聯手，而不致做專制政治的仇敵。所以他採取一種步驟，順從人民之公意，提高教會之地位，同時使教會成爲政府之屬下。

〔宗教議會〕 他爲表示對於宗教熱烈信仰起見，乃削除莫斯科教長〔註二〕管理宗教團體之特權，而將這些權力賦予一個宗教議會（Holy Synod），組成宗教議會之人員爲主教（Bishop），而以教會以外之人爲主席，凡主教與宗教議會之主席，均由俄皇選擇之。從此以後，不得宗教議會之允許，不能任命宗教官吏，非得宗教議會之批准，不得講道與出版教會書籍。今後俄皇對於俄國教會之權力，其完整與偉大，和〔註一〕一直到十六世紀末葉，莫斯科城在理論上受君士坦丁堡的教長管轄，從此以後，哥丟諾夫（Boris Godunov）得著全體天主

教之同意與批准，遂稱爲獨立的莫斯科之教長。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vus Adolphus) 想拿波羅的海變成瑞典的內湖。除掉波羅的海西岸本爲瑞典的國境，和芬蘭 (Finland) 的屬地以外，他又征服了卡累利阿 (Karelia) 因吉利亞 (Ingria) 愛沙尼亞 (Esthonia) 和里窩尼亞 (Livonia) [註1] 等東部諸省，後來在三十年戰爭中干涉勝利之結果，又得到了波美拉尼亞的西部，易北河與得河、威塞爾河諸河口，和在德意志事務上的相當勢。自從阿多發卒後，瑞典被認爲歐洲大陸上新教之領袖，而她在波羅的海的商業亦日趨興盛。俄國與波蘭的輸出品，爲便利計，總是從瑞典的里加 (Riga) 海口出口，而北部諸德的輸出品，也常常載在瑞典商船上，從斯德丁 (Stettin) 或斯德拉爾松特 (Stralsund) 出發。

丹麥、波蘭和勃蘭登堡屢次破壞瑞典在波羅的海之商業獨占，並且屢次想奪回瑞典所佔據的土地，但是年復一年，終無效果。瑞典軍隊繼續勝利，及一六六〇年更簽訂條約，承認他的征服地。在那個時候，瑞典非但是武功最盛的頭等國，並且是歐洲土地廣袤的大國之一，其人口之多，較之現在的瑞典，要多出兩倍。她的陸地有七千方哩的面積，比近代的德意志帝國還要大。波羅的海中一切島嶼和大部分的海岸都屬於瑞典。瑞京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雄據帝國中央，其次是里加城，位於波羅的海之彼岸。在政治上，宗教上，以及商業上，瑞典都被他國敬畏不遑。

[註1] 阿多發在一六二一至一六二八年波蘭戰爭 (Polish War) 中占據之里窩尼亞，一直到一六六〇年波蘭才正式宣布放棄此地。瑞典之占領愛沙尼亞是在一五六一年，但是等到一六一七年俄羅斯才放棄對於此省的要求。

【瑞典地位之弱點】但是十七世紀時瑞典之偉大，實在是表面的而非真正的。她的商業引起一切隣國之妒嫉。她在波羅的海彼岸之屬地，有鞭長莫及之虞；各種芬蘭人、俄羅斯人、波蘭人、德意志人、和丹麥人與瑞典之結合，僅爲表面的，他們自然表同情於瑞典之敵人。因此之故，瑞典必須具備充分之兵力，一遇危機，他們即須全身武裝起來。對於此種可怕的命運，瑞典實在不容易應付。地廣人稀，農民之生活又甚貧困。在諸德方面只有法國給予具體的帮助，及路易十四逐漸衰微，俄、普兩國同時崛起之後，瑞典在北歐之領袖地位，隨之而動搖了。

十七世紀時瑞典君主對於本國國運之日替，亦須負大部分的責任。幾乎歷代君主皆生性好戰，忽視本國國內之利益與和平之工作。歷代瑞典君主之黷武的本能，不僅將數萬爲建設本國所必需的生靈，犧牲淨盡，并且耗損大批金錢，甚至阻礙商業之發展。境內廬舍爲墟，隣國交怨於四周。尤有進者，歷代君主之奢侈與輕忽，卒召國內之紛亂。租稅之分配既不均，而又極其苛重。貴族重新得到了很多政治上的特權。國勢積弱之餘，正需王權之運用，然而已經日趨旁落了；而自私自利，把持朝政的貴族政治，加速了瑞典的崩潰。（註一）

【反對查利第十二之集團】最後到了一六九七年查利第十二登位，這位幼主年僅十五，所以諸鄰

【註一】等到中興之查理第十一（Charles XI）一六六〇——一六九七登位後，曾大加改革，幾沒有光復舊業之勢，但是到了他的

兒子查利第十二接位後，一返舊習，於是查利第十一的前功盡棄了。

國視爲瓜分瑞典的機會到了。俄皇彼得得於遊歷歐洲歸國後之翌年，乃與薩克森選侯兼波蘭王奧古斯都第二 (Augustus II) 相商，由奧古斯都第二擬定一種瓜分瑞典的計劃；波蘭收回里窩尼亞，并合併愛沙尼亞；俄羅斯則取得因吉利亞、卡累利阿，因此在波羅的海得着一個口岸；勃蘭登堡則占領波美拉尼亞之西部；丹麥則分得好斯敦 (Holstein) 和易北河與威塞爾河之口。查利第十二僅剩了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土地和芬蘭大公國。等到最後一剎那間，勃蘭登堡忽然中途退出；於是一六九九年這個瓜分瑞典的同盟，僅薩克森、丹麥與俄羅斯三國簽了字。同盟國希望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一切西歐與南歐諸國，正要預備從事於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當然無暇阻止他國瓜分瑞典了。

【查利第十二之武功】 但是同盟國太輕視瑞典了。查利第十二雖在幼年，然而少年老成，靜默寡言，聰穎異常，并從祖宗傳給他一切的果敢精神與英雄氣概。他覺得只有極力抵抗之一法，而這位青年將軍的雷霆之怒，不久就贏得「北海勇士 (Madman of the North)」的雅號。於是一六九九年同盟國與瑞典從事「北歐大戰 (Great Northern War)」，這次戰爭一直延長到一七二一年，逐漸將瑞典弄成歐洲的第三等國家了。在這位幼主驚人的武功之中，完成了瑞典的崩潰。這與同時西班牙的失敗相較，覺得是一種更重大而悲慘的命運。

查利第十二當機立斷，不俟終日，突率軍隊渡過海峽，入侵丹麥，於是丹麥王措手不及，只得與之言和，在

一七〇〇年訂立條約，賠償瑞典大批軍費，并保證維持將來之和平。

對丹麥既言和，查利乃兼程渡過波羅的海而入愛沙尼亞，以便迎頭痛擊侵入該地之俄軍。他在那爾瓦 (Narve) 與俄軍相遇，殲之。然後他再率兵而南，肅清在里窩尼亞與立陶宛 (Lithuania) 之波蘭軍，薩克森軍與俄羅斯軍。

查利第十二更統領大軍向波蘭中部進發，攻陷華沙 (Warsaw) 與克拉科 (Cracow)。他強迫波蘭國會 (Diet) 廢止奧古斯都第二，并接受他所選定的斯坦尼羅斯 (Stanislaus Leszczyński 1704) 為波蘭王。

一位從十七歲到二十二歲的青年做了這些偉大的事業。他這種雄才大略和屢戰屢勝，自然要得意揚揚了。年屆弱冠時即從事殺人盈野的戰爭，他自然更加凶狠殘忍了。查利第十二對於在俄羅斯，波蘭與薩克森諸國所征服的方地，分發很多的訓令，叫他們「屠殺，縱火焚燒及毀滅一切。」他的所相信的格言是「與其使罪人漏網，毋寧盡殺無辜。」

在這種情形之下，彼得大帝與奧古斯都選侯當然都不肯善罷甘休。當查利蹂躪波蘭之日，彼得即重整隊伍，侵入卡累利阿與因吉利亞；等到查利調回軍隊，應付俄軍時，奧古斯都即返波蘭，逐去斯坦尼羅斯，而重為波王。但是查利剛復自用，不知道適可而止，犧牲少數的地方以停止戰爭。因為此時彼得大帝只要瑞典肯

將芬蘭灣的一個海口割給他，他就可以和查利聯盟，以期共抗波蘭。

【一七〇九年波耳多瓦之戰：查理第十二之敗績】但是查理第十二對於一切和平之祈求，充耳不聞，仍在俄羅斯繼續作戰。他既不能攻下莫斯科，乃折而向南，以便於若干叛變之哥薩克人，互相聯合，惟在波耳多瓦（一七〇九）地方遇到彼得大帝之軍隊。波耳多瓦（Poltava）之戰，俄軍大勝。瑞典軍被消滅了大半，僅少數兵士偕查理第十二逃過俄羅斯南境，退入土耳其領土。

然而查理之野心終未死，再挑撥土耳其與俄國作戰，但是對於這次新戰爭，查理也不能坐收漁人之利。彼得允許再以阿速夫城割與土耳其，而與土政府言和。於是土耳其也漸漸的覺得厭討查理第十二的數次請求對俄作戰了。查理旅居土國，凡五年餘之久，忽然帶了隨從一人，突至斯德拉爾松特，可憐他在國外僅存的隨從，只有這一位而已。

【查理第十二之頑固與戰死】但是戰爭仍舊未停。敵國方面的國家加多了，對於瑞典的要求也隨之而增添。丹麥王再聯合彼得大帝與奧古斯都。現在所有想奪取瑞典的商業與領土之國如大不列顛、普魯士等，均加入反對查理的集團。查理第十二束手待斃，一籌莫展；他將保留一切，或者喪失一切。所以他一直等到末日降臨，始終呆若木雞。當他牽領軍隊侵入挪威時，這位雄才大略然而日暮途窮的查理，遂以身殉，年僅三十有六（一七一八）而已。

【瑞典之衰微】 在查理在世時不能成功的和平，等到他死後，不久就成爲事實。瑞典民窮財盡，積弱無能的情形，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根據一七一九年與一七二〇年兩次斯德哥爾摩條約，除掉西波美拉尼亞的一小部分土地，包括斯德拉爾松特域在內，此外瑞典在德意志的地方都喪失了。丹麥得到了好斯敦與一批金錢的賠償。漢諾威取得了易北河口與威塞爾河口；普魯士拿到了奧得河口及重要的斯德丁城。奧古斯都後爲波蘭國王，不過沒有再得到土地。大不列顛、丹麥和普魯士成爲瑞典的主要商業繼承者了。

【一七二一年之尼斯泰德條約：俄羅斯達到波羅的海】 一七二一年之尼斯泰德（Nystad）條約，是俄羅斯的轉機，因爲此後，他不僅從瑞典得到了卡累利亞與因吉利亞之完全主權，並且得到了波羅的海上重要的兩省（愛沙尼亞與里窩尼亞），以及芬蘭南部之一塊狹小地方，包括威堡（Viborg）之險要礮台在內。彼得大帝要求「對西方之門戶」的野心，現在已經實現了。在尼瓦低濕之區，他用各種方法，喪失了很多人的生命，終久築成了一個大城，作爲俄國與西歐的商業中心和交通孔道。

【彼得格勒】 他稱這個新城叫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註一並從莫斯科遷都於此。俄羅斯代瑞典而爲波羅的海之霸主，並成爲歐洲列強之一了。

但是彼得大帝想在黑海求得海口之野心，並未實現。雖有一時攻陷了阿速夫，並占據此地，我們知道他

〔註一〕 本來却稱爲「聖彼得堡」這是一個條頓的字，等到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時，才用拉斯夫字「彼得格勒」（Petrograd）以代之。

仍舊不得不放棄，而之以酬謝土耳其，使拒絕與查理第十二聯盟。

【彼得大帝之性格】 及一七二五年彼得大帝崩，然而俄羅斯帝國已臻鞏固，組織嚴密，行政敏捷，至少在形式上已成西方化了，預備在歐洲國際政治上，占據一個重要的地位。這個各方面都成功的人，還免不了各種不同的批評。有些人說他是殘忍的怪物和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註一〕另外有些人說他是縱慾無度的暴君，更有許多人說他是偉大的國傑。大概他應當接受一切的批評。但是，總而言之，他是一位意志堅強，手段殘酷的魔神，他認為與本國福利攸關的事，常常的盡力爲之而已。

第四節 大喀德鄰土耳其之敗績與波蘭之瓜分

十八世紀時繼任彼得大帝而爲俄皇之各君主，則難使人欽佩。他們大都是淫蕩而醜惡的女皇。但是瑞典之日趨衰微，俄國已無足畏懼；至于波蘭和土耳其兩國亦因國內困難叢生，毫無東侵俄國之可言。至於俄國內之政府，彼得已立下百年之根基，繼任者祇須墨守陳規，就很夠了。

【女皇喀德鄰第二之爲人】 俄羅斯帝國諸女皇中，最足稱道者厥唯喀德鄰第二，普通皆稱之爲大

〔註一〕 彼得之太子亞歷修大公 (Grand Duke Alexis) 因不贊成其父之改革，遂被彼得處死。俄皇其他的刑罰，常視爲最憎惡并且最討厭的性質。

喀德鄰 (Catherine the Great 1762——1796) 若以種族而論，她簡直不能算是俄羅斯人，而為信仰新教德意志之公主，因皇族的關係，嫁與俄皇，遂得入承大統。〔註一〕

等到她到了丈夫的國家以後，立即屈意逢迎俄國的人民。她熟諳俄羅斯的語言。表面上信仰正教 (Orthodox Church) 對於德意志的親戚甚表冷淡的態度，而一示意好於俄人。她以思想敏捷，熱忱愛國見稱於世。當一七六二年她的半癡的丈夫接位時，名叫彼得第三，人民簡直把她常做實際的皇帝，而把彼得第三當做傀儡看待，她的勝利，可想而知了，就在這一年她把她的丈夫謀殺了，而自己垂簾聽政。喀德鄰共為女皇三十六載。她對於丈夫行為不端，更沒有是非之心或猶豫，只曉得用毒辣的手段治國，完成彼得大帝未竟之功。

【喀德鄰之政績】 在行政制度上她劃分全國為「省政府 governments」，「市政府 districts」，「縣政府 (divisions) 與區政府 (Subdivisions)」，每省有省長 (governors) 與副省長 (vice-governors) 均由中央政府任命之。對於宗教方面，她又收教會財產為國有，使得教士完全依靠政府的津貼，他方更增加了專制政治的權威。

【喀德鄰之嗜好學問】 女皇對於十八世紀之文學與科學，也極感興趣，決定當着西歐諸國的面前，提高俄國的文化。她和當時的學者，哲學家時通音問，更與福耳特耳 (Voltaire) 信使往還。又以恩俸給予百

〔註一〕 普王腓烈特大王為減少奧國在俄國的勢力起見，乃促成這個婚姻。

科全書的編者狄德羅 (Diderot)，特聘他國學者到宮庭中來講學。她像高等教育的朋友一樣，時常執卷問字，析疑辯難。

【喀德鄰之外交政策】 十八世紀時阻止俄羅斯向西發展之三國，現在瑞典已被彼得在「北歐大戰中」打敗，而簽訂城下之盟的尼斯泰德條約。至於波蘭與土耳其兩國，則有待於大喀德鄰之應付。讓我們看看女皇處置這種事務，所以較易之故安在。

【十八世紀時之波蘭】 當十八世紀前半葉時波蘭之土地頗為廣袤，但因各種環境之不良，遂致羸弱而不穩定。第一，波蘭缺乏天然疆界或無險可守。在西方與普奧兩國交界處，僅從平原上或低山上有一人為之界線。在南方與土耳其帝國交界處，並無一定之邊境，通常僅以聶斯德河 (Dniester River) 為界。東方聶伯河之肥沃流域與北方多腦河之膏腴平原，則與俄羅斯共有之。對於德意志人、土耳其人或俄羅斯人之侵入，既無蜿蜒之高山可守，又無堅固之砲壘堪防。

居於此種廣袤而平坦之土地上者，又非一種單純之民族。在西方華沙城與克拉科城之人民，大多數為波蘭人，而中央偏東之地方，則有一種斯拉夫民族之立陶宛人，更有很多的哥薩克人「與小俄羅斯人 Little Russians 卽 Ruthenians」住於波蘭之極東，至於西北邊境上，則有德意志與瑞典的人民。波蘭人與立陶宛人之間又夾雜着一塊很古的采邑，而德意志人對於一切斯拉夫人之感情，又復惡劣不堪。

波蘭國內除掉種族複雜與語言龐雜之外，又有宗教的紛歧。波蘭人和大多數的立陶宛人則信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其他立陶宛人之貴族與俄羅斯人，哥薩克人則信希臘正教（Greek Orthodox），西方之瑞典人和德意志人則信路德派之新教（Lutheran Protestantism）。屬於正流派及新教派之人——異教徒（Dissenters）——則要求大多數之天主教徒，許其有信教之自由，不過在這時候，歐洲各國尙沒有信教自由之可言。當他們的要求未能實現時，他們便訴諸外國——路德派則訴諸普魯士，正統派則訴諸俄羅斯。

【波蘭社會狀況之惡劣】 但是最壞的還是波蘭的社會狀況。十八世紀時之城鎮，日趨衰落，故無富庶與人數衆多之中產階級存在着。至於其他階級，大貴族則坐擁萬頃之土地，生活奢侈，自私自利，富有妒嫉之手段，同時大多數之人民，則墮落而至農奴之狀況，其生活之悲慘，爲當時歐洲各國所罕見。一方爲把特朝政，目空一切之貴族，在另一方面則爲無知無識，被壓迫階級之農民，最能保持政治獨立之社會連鎖關係，蕩然無存。

【波蘭政制之羸弱】 假如波蘭有一個開明而進步的政府的話，或者可以拯救社會之痛苦，然而波蘭政府之羸弱無能與惡劣，則爲舉世所罕見。自從十六世紀以後，波蘭王由選舉所產生，結果，每一君主之繼任人選，必有外國之陰謀與內部之爭鬥羸雜其間，而選舉君王之貴族，非但賄賂盛行，並且向君王強索各種

讓與權，以至君主逐漸變成裝飾品的傀儡。以後的許多君王，都爲外國人，這種外國人的君主拿了很小的權力圖謀本國人民之利益，而不顧波蘭之幸福，因此之故，十八世紀前半葉之君主爲德意志的薩克森選侯，薩克森選侯之所以能爲波蘭國王之故，一則因與奧、普、俄諸國有友誼的關係，再則因爲他們以大批金錢收買波蘭的貴族；這些薩克森的君主，則以波蘭的財富，很慷慨的用於德意志的政治上。

波蘭政制中另一荒謬絕倫之事，厥唯有名的「貴族間之同意權（*Liberum Veto*）」，假如在國會中有一人認爲某種法律，對於他的利益有不公之處，而加以反對，那麼，國會中就不能通過此種法律。終十七世紀之時，「貴族間同意權」之原則傳播甚廣，以至承認一萬貴族間，任何一人如未承認那種法律，他有權拒絕遵守之。這種制度等於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理想無論如何美滿，決不能視爲一種可靠的武器，以之對抗貪得無厭，心腸狠辣，暴虐無道的隣國君主啊。

【十七世紀時土耳其帝國之日趨衰微】 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之困窮衰弱雖不及波蘭之甚，但是她的權力與威信則顯然日趨暗淡。在前章中我們已經敘述過十五世紀十六世紀時土耳其人之豐功偉績——他們如何占據巴爾幹半島，如何攻陷君士坦丁堡，如何滅亡古代的希臘羅馬帝國，和在蘇利曼大王（*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統治之下，如何沿着非洲北岸繼續擴張的征服地，在歐洲如何渡過多腦河而入侵匈牙利之中心。土耳其人之海軍雖在一五七一年殲滅於勒頗多（*Lehanto*），終十七世紀

之時，他們的陸軍仍舊繼續前進，使基督教國家受有極大之恐慌。經過二十五年苦戰之結果，他們從威尼斯得到了克利特（Crete）。在黑海以北又征服了韃靼人與俄羅斯人。他們臣服了羅馬尼亞諸侯，與德蘭斯斐尼亞。更合併匈牙利。波蘭國王曾有一時朝貢於土耳其。及一六八三年進而圍攻維也納。假如沒有波蘭王蘇邊斯基（John Sobieski）援助的話，幾乎攻陷了維也納。土耳其人在歐洲的勢力，此時可說是登峯造極了。從此以後，土耳其國境日盛。威尼斯、波蘭、教皇及奧地利亞又結為同盟，與土耳其從事長久的苦戰，結果到了十七世紀之末，及訂立卡羅威茲（Karlowitz）條約，以匈牙利之大部分（包括德蘭斯斐尼亞在內）割讓與奧地利亞。南方直至聶斯德河止割讓於波蘭，在達爾馬提亞（Dalmatia）海岸與希臘海岸之重要的商業中心，則讓與威尼亞。以後經過土耳其與哈布斯堡族兩次戰爭之後，前者遂放棄了全部匈牙利之地。

土耳其其衰弱之原因，不在強隣之環視，因為除奧地利亞與俄羅斯而外其他國家均甚羸弱，既不能共同一致對付土國，亦不願共同取一致行爲。故實在之原因，乃為土國之性質。以後之不幸實國內之困難，有以致之，絕非外侮之過。

【土耳其其征服地之性質】 我們要曉得土耳其其在歐洲之領土，真正之土耳其人甚少。他們僅為一羣征服者，因宗教之狂熱與黷武之熱忱，為一種觀念所驅使，以為上蒼（Divine Providence）用他們做傳

播回教(Mohammedanism)的代表，故持劍衝鋒，或利用敵國交關之時，以月牙旗代替十字架而滿佈廣大之土地。在被征服之區，本地信仰基督教之人民一降即爲奴隸，土耳其之征服者一躍而爲大地主與官吏。爲分發或維持這種人爲的秩序起見，土耳其人必須常常設置優良之軍隊，并且保持其政府，使不至衰弱或腐化。但是在這幾方面土耳其人都沒有成功。

【土耳其政府之腐敗】 十八世紀時之土耳其皇，實爲蘇利曼大王之不肖的後裔。大有一沙場將士半戰死，美人帳下猶歌聲」之概，他們的一切行政權力大半耗於管理家務與閨閣，所以實權逐漸旁落於樞密院(Divan)之手，此種樞密院大臣之任免，均爲官庭陰謀之結果，有時甚至流血。土耳其帝國之官吏，腐敗不堪；賈官鬻爵之風，上自樞密院下至村莊，均盛行之。國家之設官，主要之目的，在取得金錢，次之則視爲壓迫順民之工具而已。

土耳其國家所賴以存在之軍隊，也自然而然的傳染了政府之腐敗習慣。當彼得大帝組成一支強盛的軍隊，腓烈特大王完成了普魯士模範軍的時候，土耳其之軍隊則日趨衰弱。在戰術方面與槍砲方面又不能和西歐諸國並駕齊驅，所以成爲近代落伍者。腐敗之盛行，破壞了軍隊的紀律，而一部分高級軍官「The Janissaries」——則恣縱跋扈，擅作威福，變成土皇與一切政府的主人翁了。

喀德鄰大帝剛巧生在土、波兩國衰弱的當兒，真是他的命運使然，這位女皇就利用鄰國之不幸，而自

厚其本國，

【喀德鄰之干涉波蘭】

喀德鄰剛才接位，因她的按兵不動，所以腓烈特大王在七年戰爭中轉敗爲勝，在這個當兒，薩克森選侯兼波蘭國王奧古斯都第三就死了，於是喀德鄰干涉波蘭之時機已至。她對於多少被奧地利亞勢力所支配的薩克森族，表示不滿，乃求得腓烈特的幫助，而誘導波蘭貴族選舉她的寵臣坡納托甫斯岐 (Stanislaus Poniatowski) 爲波蘭國王，坡納托甫斯岐在一七六四年就職，可憐他僅爲波蘭的亡國之君了。

坡納托甫斯岐既爲波蘭國王，於是俄羅斯在該國之勢力，遂卓然確立。於是俄、普、奧三國遂互相約完，共同維持這個不幸的國家。等到波蘭的愛國志士努力改革政府，廢除「貴族間之同意權」，及增加國家之勢力時——如同他們現在常常所做的一樣——他們覺得俄、普、奧三國或以金錢，或以武力，來阻止他們的企圖。波蘭國內種族之複雜，與宗教之分歧，使得鄰國（尤其是普魯士與俄羅斯）干涉之口實不一而足。

波蘭天主教徒有一次謀叛，反對外國人之無理的干涉，但即被俄國軍隊所削平，惟因俄軍越過南境，追擊逃亡之叛兵時，使入土耳其之領土，於是俄、土兩國遂發生衝突。

【一七六八——一七七四年之俄、土戰爭】 俄、土之戰起于一七六八年，一直打到一七七四年才終了。土耳其政府一聞俄國之外交政策，即大驚失色，以爲俄國兼併波蘭後，結果近東之均勢遂完全破壞，

只須等到波蘭一經處置完畢，就要輪到瓜分土耳其。而且法國政府也慫恿土耳其，因為法國亦想維持均勢之局面，并保護波蘭之自由，不過因為財政之困難，又不能和普俄兩國作大規模之戰爭。

俄土戰爭中更可以證實後者之勢力，已成強弩之末。土耳其軍隊既乏優越之武器，又無良將為之統率，遂至屢戰屢北。彼得大帝被迫放棄之阿速夫，再為俄軍所占領；又占據摩魯達維亞（Moldavia）與窩雷啓亞（Wallachia）圍攻不加勒斯多（Bucharest），最後俄軍似乎要渡過多腦河了。喀德鄰用心良險，甚至煽惑土國境內之希臘人，使他們起來叛變。

【一七七四年之科赤克愷內依條約：俄國之勢力達於黑海】 及一七七四年俄土兩國遂停戰媾和，訂立科赤克愷內依條約（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俄國勢力之南侵，最為重要。條約中規定（一）土耳其正式割讓阿速夫及其附近之土地與俄國，并放棄在黑海北部一切領土之主權；（二）土耳其重新收回窩雷啓亞、摩魯達維亞與希臘，惟須善為治理；（三）俄羅斯之商船在土耳其內河有自由航行之權；（四）承認俄羅斯在君士坦丁堡為某種教會之保護者。

科赤克愷內依條約簽訂後，不及數年，俄國又從土耳其得到黑海以北各種韃靼屬地，及一七九三年根據一種附帶協定，決定以聶斯德河為俄土兩國之邊界。

喀德鄰大帝對於土耳其之政策，有三種重要之結果。第一，俄羅斯在歐洲南部，取得天然之疆界，成為黑

海上之重要強國，而俄國之船隻可以自由通過博斯福魯河（Bosphorus）與達達尼爾河（Dardanelles）而入地中海與西歐諸國通商。俄羅斯第二個「通西方之門戶」又得到了。第二，俄國以後成爲土耳其帝國內被壓迫民族之聯手與朋友。第三，根據特殊條款，承認俄國爲君士坦丁堡某種教會之保護者，使她對於以後要來保護土國內之基督教徒，有一種藉口，結果，繼續不斷地干涉土國之內政。自從科赤克愷內依條約以後，土耳其之衰微，日形加速，而俄羅斯則成爲自由分取贓物之候補者了。

【喀德鄰與波蘭之瓜分】 喀德鄰大帝即在對土戰爭時，絕未忽視其對波蘭之政策。腓烈特當然求之不得，庶幾他可以分得一塊領土，完全滿足他和他的國家之欲望。不過狡滑的喀德鄰從未忽略俄羅斯在波蘭之利益。因此之故，到了一七七二年她聯合腓烈特與馬利德利撤第一次瓜分波蘭。都納河與聶伯河以東之地，則爲俄國所有。普國則取得西普魯士，惟但澤城除外。奧國則分得加利西亞，及克拉科城。總而言之，波蘭喪失了四分之一領土。

【一七九三年第二次瓜分波蘭】 第一次瓜分之事實，喚醒了波蘭人民之迷夢，使他們覺得有一種激烈改革政治之必要。但是隣國君主之態度，則極盡虛僞之能事，使他們的每一種努力，又成爲泡影。以後之二十一年中，這個做隣國的犧牲品的波蘭，繼續奮鬥。腓烈特與馬利德利撤雖然相繼逝世，但是繼任君主仍願和喀德鄰女皇合作。及一七九三年，俄普兩國第二次瓜分波蘭，等到一七九五年，波蘭人最後企圖建設新

政府而後，於是俄普兩國允許奧地利亞加入作最後瓜分波蘭之舉。

【一七九五年第三次瓜分波蘭】 勇敢的科修斯古 (Kosciusko) 不顧敗，毅然抵抗四面敵人之侵入。他的少數軍隊，雖悲憤填膺，那能當得起精銳聯軍之一擊，故終於失敗。「科修斯古臨死之際，頻呼自由不置。」於是波蘭王坡納托甫斯岐被迫退位，投身依靠俄國。從此以後，波蘭不再為獨立之國了。

奧地利亞根據一七九三與一七九五兩次瓜分波蘭，得到了維斯杜拉 (Vistula) 河上部流域，普魯士則取得下部流域。包括華沙城在內，其餘的大部分則入俄羅斯之掌握。小俄羅斯與全部立陶宛，因此而併入俄國。此後俄國邊境直接與普奧兩國接壤，而成爲歐洲國際社會中土地廣袤勢力強盛之一員。

大喀德鄰於第三次瓜分波蘭之翌年（即一七九六年）崩，假使我們說彼得大帝使得俄國成爲歐洲強國之一，我們同樣的可說喀德鄰造成俄國爲大國之一。十八世紀時俄國在歐洲之進步，突飛猛進。她合併很多的領土，并建都於波羅的海之上。在黑海上亦有重要之海口。他的疆界已達到歐洲大陸之中心了。

俄羅斯之興起，亦即其鄰國之衰弱。瑞士喪失東部諸省及控制波羅的海之勢力。土耳其則放棄了在黑上海岸與商業之獨霸。波蘭則從地圖上消失了。

引言

當我們敘述十七十八兩世紀歐洲史的時候，我們談到富有興味的王朝之爭與殖民地之爭。我們講到法國君主地位如何的抬高；我們看到好幾次的大戰，英國如何由這戰爭中獲得了廣大的帝國領土，及如何失去了牠們；我們見到腓特烈（Frederick）的軍隊如何開往德意志諸地，如入無人之境，各處遭了戰爭的蹂躪；但是，尚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值得我們注意而不可以疏忽的，這件事較俄羅斯的興起或新法國的戰爭勝利尤為重要，這便是中產階級（bourgeoisie）的抬頭。

野心勃勃的中產階級，不願意僅是做商業的主人。他們有了律師、學者、及經濟學家做他們的工具，進一步要操縱國家的大權，及把持社會的勢力，以求達到他們自身的利益。在英國，中產階級有參加推翻君主的

事件，在國會中已佔有相當的地位，但在大陸，他們的權力和地位還沒有若斯之大。

十八世紀仍是君主的時代，這般君主們都以路易十四做他們的典型。他們是『開明專制』，很想以父愛來統治人民。但是他們的計劃是錯誤的，他們的改革是失敗的，中產階級於是認識了他們的時代，負起了他們的使命，法國的中產階級起來反對路易十六（the sixteenth Louis）。『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口號是中產階級首創的，這個普遍的民衆口號，引起君主們和貴族們的夕不安枕。舊制度與新勢力作生死的奮鬥。首先發難的是法國，但以後全歐都受到這種潮流的影響，發生如火如荼的革命。革命戰爭震撼了歐洲。自生民以來的戰爭，沒有若革命戰爭之烈及流血之多。

但是中產階級的勝利，是不能算數的。革命固是生來貴族和商業貴族間的長期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農工也參加，他們甚至犧牲他們的生命，以求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的幻夢。他們初與封建貴族鬥爭，而以後他們與假冒爲善的自由解放者——中產階級——周旋了。這般芸芸的民衆，是如何醉心于『自由、平等、博愛』呀！

舊制度的沒落，中產階級的抬頭，及平民的失望——這個關鍵我們要注意。下列的數章，我們將敘述十八世紀歐洲的情形，法國革命的經過，拿破崙（Napoleon）的事業，和在梅特涅（Metternich）專制之下，『法律與秩序』的恢復。

第十三章 十八世紀的歐洲社會

第一節 十八世紀的農業情形

【普遍的落後】 假使一個十六世紀的人，一覺睡到二百年，在一七五〇年時再醒來，他一定覺得十八世紀的人民生活，與十六世紀是無甚差別。許多的種田方法，甚至紡織與買賣的方法，都是照舊，與幾百年前的是一樣；行將使普通人民生活與工作革命化的大變遷，還沒有人想到，甚至沒有夢到。實在的，十八世紀的歐洲和十六世紀的歐洲，大都相似，讀者如能知道本書第二章所敘述的采色制度和基爾特制度，即可以認識十八世紀歐洲社會生活的一般。

十八世紀的歐洲，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的小農村，農民的小房屋，是建築在山中或平原上，四周有綠的田，田以外是山林或荒郊。儉樸的農民，仍是故步自封的耕種公田的幾條，辛苦換來一點兒的酬報。土地的三分之一每年照例休息；一英畝的地，用木犁來扒，要化一鎮天工夫；因為缺少糧食的緣故，家畜到了秋季都殺光了；如果有肥料的話，也是不適當的採用；許多的可憐農民，如果以一升的種子，得到三升的收穫，便引以為滿意了；如果一隻肥牛超過四百磅重，便引以為自豪了；而近代的農人，即得到較之那個大三倍或四倍的結果，仍未免要怨形于色的。

【紳士農人】(Gentlemen farmers)與農業】也有一些發達的地主們，他們用比較好的及比較新的方法來耕種田地，他們甚至著書來討論農業。尤其是荷蘭人，小心翼翼的耕種他們那狹小的地土，英國農人從他們學到許多種田的祕密。當時人們已知道種三葉草及「人工草」——如裸麥——為家畜之用了，知道種蘿蔔為冬日之食了，他們也知道更竭力的犁土，更殷勤的施用肥料，並採取所謂輪流耕種法(Rotation of Crops)，每一塊土地，隔三年休息一次，不種什麼，這樣，土地的肥沃不致失去。

【原始方法的遺留】上述的新方法，對於一般「紳士農人」固然很好，而對於普通的農民，仍是照古老的「做田制」做去，這是進步的一個大阻礙。他不能在他的幾條田地中種新的東西，因為風俗不允許；他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養他的家畜，因為他的家畜要與別人的家畜在一塊兒養。至多，他只能盡量的工作，禱告

上帝不要讓他的家畜得到傳染病，及鄰農的莠草不要長到他的田地上，因為田地與田地之間，是沒有牆或竹籬隔開的。原始的方法，仍是遺留于普通農民之間。

【農奴制的遺留】不僅農民的生活是原始的，而除法國（註一）和英國以外，大多多的國家中農奴制仍是盛行着。即在法國與英國，農民不過比較的自由一點，而不能達到水準。法國農奴制與俄國農奴制較，自然有許許多多的差別，即在本國以內的農奴狀況也不盡同。英法的農民，也許不如黑森人（Hessians）一樣，可以出錢買來和外國作戰，也許不如俄國貴族的佃戶一樣，可以叫他與一個不歡喜的女人結婚。然而，概括的說，歐洲農民痛苦的原因是差不多的。他們在立法上沒有發言權，如果違犯了法律，他們要受重大的罰金，甚至于殺頭。抽稅的時候，並不徵求他們的意見，而國家最重的責任，是要他們擔負。其痛苦情形，可想而知。

還有，地主修理磨坊，橋爐灶，或榨酒機，農民也要出錢，這太不近人情了。農民如稍有犯罪的嫌疑，即逮捕下獄，他在田裏工作的時候，可以遣去打戰，他又可以被派去築路，而得不到一文的酬報。當大廈的主人打獵為戲的時候，肥胖的鹿跑到餓饑的農民的門前，他是垂涎欲滴，但因畏懼主人的原故，不敢殺之以為食。

上一段所述的一切，不過是小焉者，農民最大的負擔，是付主人、教會、及國王的稅。在歐洲的各國，農民直接的或間接的被抽稅，以供給『舊制度』下的三大棟樑。英國袖稅的形式與匈牙利（Hungary）大不同；瑞

〔註一〕甚至在法國，有的地方農奴制尚存在。

典的和西班牙的又大不同。但其形式雖殊，而此制的本質則一。我們欲知道此三種賦稅的如何，且拿法國普通農民對於主人、教會及國王的責任來說罷。

【農民對於地主的責任】 農奴除了獻給主人若干的稻穀和家禽以外，每星期要代主人做三日的工。自由人 (freeman) 則用不着做工服務，但是要付一種『解放費』 (Quit-rent) 便是拿出錢才來得到土地。這土地固是屬於他的，但如果他死了，還要另外多付一倍的租金，如果這農田賣去了，五分之一的錢要歸主人。有的時候，一個自由人可以不出『解放費』而得有土地，但是他要負中古世紀遺留下來的許多責任，如每年須出若干『軍隊保護』費，但他既沒有要求這種保護，也沒有得到這種保護。

【農民對於教會的責任】 這是農民的第二種責任——什一稅 (tithes or tenths)，約佔農民土地每年總出產額的百分之十二或十五，以供給教會。

【農民對於國王及國家的責任】 最重的稅是國王所抽的稅，其最重要者為土地稅 (taille or land tax)。這個稅率是沒有規定的，但是約以農民的土地與住宅之價值為比例。土地稅實行起來，稅吏是盡量的搜刮，於是狡猾的農民，讓他的房屋毀壞，裝做貧窮不堪的樣子，這樣土地評價吏不致增加他的財產的價值。

還有兩種其他的直接稅：人頭稅 (poll tax)，個個人一定要付的，及所得稅 (income tax) 普通為薪金

的百分之二十。最後，尚有許多種的間接稅，如鹽稅 (salt gabelle) 卽其一。所謂鹽稅也者，是在某幾省以內，每個人要到官辦的鹽行購買七磅的鹽，其價目較之鹽的真價值要高出十倍。築路也是農民的一種義務，每年要担任幾個星期的修路工作 (Corvée)。

【農民的租稅負擔】 農民一切的負擔，對於主人應繳的款，對於教會應付的什一稅，對於國王應出的貢稅，使得他辛辛苦苦所得者，剩餘無幾了。因為缺少準確的統計數目，我們不知道他個人到底所得若干；據一位著名的作者說，法國的農民，進款的五分之四要用在三種租稅上，這固然我們不能一定相信；但是，如我們說農民負擔很重大，這是無可疑義的。在英法的幾個繁榮區域，農民足以償付一切，仍能過安適的生活。但是在其他地方，人民所受的痛苦，直非言語所能形容。在豐收之年，尙不能維持家庭的生活，真是所謂年豐而兒啼饑，冬日有餒凍之虞。卽他們所吃的，也不過是最粗的麵包，而是很少的；肉自然是奢侈品；山珍海味自然是面團團富家翁們才能享用。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法國農民，饑寒交迫，只好以樹皮草根果腹，因荒年而餓死者，不可勝數。一間鳥籠似的茅草屋，沒有窗戶，沒有什麼，便是土地耕種者的住所。裏面的齷齪，不堪言狀，既不合衛生，自然多瘟疫的媒介，死于傳染病者，也不知凡幾。到了冬日，他們自然不能從燃料得到溫暖，因為燃料太貴的原故，這樣，許多沒有晚飯吃的農民，只好靜悄悄睡在草牀上戰慄。

固然，這種可憐的情形，得有繁榮的鎮市或有錢而博愛為懷的農民的救濟。而普通的說，窮困的歐洲農

民與農奴，其所受的痛苦，實在筆墨難宣。而作戰的戰費，戲院與皇宮的建築費，歐洲朝廷上的一切娛樂費，都是他們擔負的！

第二節 十八世紀的工商業情形

【城市的發達】 現在我們從鄉間轉到城市吧。中產階級是在城市裏的，我們對於這個階級，抱着深大的興味。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工商業的漸漸發展，其結果城市生活也隨之而發展。小村鎮發達起來，到了一七八七年，有了七十八個城市，而每個城市都有一萬以上的市民。歐洲最大城市的倫敦，人口增加的速度很快，一六八五年只有約五十萬人，到了一八〇〇年超過百萬以上。巴黎至少有倫敦一半的大。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也是一個大城市；德國的有幾個城市如漢堡（Hamburg），布勒門（Bremen），及法蘭克福（Frankfort）等，都是重要的商業中心。

現在的城市，起始失去中古世紀的特性了。牠們伸出到破頹的城牆以外；寬大的街道，娛樂的場所，使得新興的城市富有生氣。古舊的礮台，現在已不能做防禦的工作，只能供游人的流覽罷了。道路都補補好，且較前清潔得多；夜間有了煤油的路燈，市民從戲院或在市政廳聽罷辯論歸來，有燈光的照耀，用不着稍有恐怖了。

【工業的狀況】 城市生活是由工商業滋長的。十八世紀的工業，不僅是指烘麵包、織布、補鞋、或修理家用器具；此時的工業，是指貨物的大規模生產，以期在遠處出售——如布、鐘、鞋、念佛珠、碟子、帽子、鈕扣之類。而這許多東西的製造，都還是依照古老的手工業基爾特的條例；因為基爾特制度雖然在英國打破無餘，而在大陸仍是依然如故，仍是盛行着。法國的手工業是分門別類的，情形異常的複雜，故補鞋基爾特與做鞋基爾特間，表匠基爾特與鐘匠基爾特間，常發生許多的糾紛。德國的情形更爲惡劣；基爾特現在已變成貴族的和世襲的團體，利用其勢力以阻止一切的競爭，使得學徒與工人苦做工作，而得不到若何報酬，利潤看得異常的高，及禁止一切于他們不利的工業改良。『一個在羊毛內夾絲做帽的帽商，被其他的帽商所攻擊；整塊鉛片的發明者被其他的鉛匠所反對；一個印布的成功者，被迫要用古老的染布方法。』

【政府的管理工業重商主義】 工業既有基爾特的管理外，復有政府的管理，我們還能記得吧，許多十七世紀的政治家，要他們的君主立法以求工業的繁榮，法國的科爾伯特（Colbert）發表古典學派的重商思想，稱財富可以因管理工業及鼓勵工業而獲得。爲保持法國染業的令譽計，他發出三百以上的條文，以促進染業。當英國不精益求精的商人，用惡劣的織品在市場中出售的時候，而法國政府則命織工要小心翼翼的工作，對於貨物的質量，均須加以深切的注意。據說，一七八七年法國工業條例之多，裝訂起來，四開本有八巨冊。其他國家的政府，雖然不及法國這樣子，但是都承認重商政策的適當與需要。

重商主義者不僅認為對已有的工業立法則算滿足。他也是急急的提倡新工業。他們利用特權，貴族頭銜，豁免租稅，獎勵金，及其他種種優待方法，來鼓勵致力於新工業的商人。

大概的說，重商主義者如科爾伯特等的行爲，已大受一般經濟學家的批評。政府的管理工業，使得許多工業家有許多的不便，和很大的損失；其對於新工業的鼓勵，使得人們投機不穩固不需要的工業，而穩固與需要的工業反被犧牲了。不過，若估計法國科爾伯特所提倡的工業的價值，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讓工業自由發展，而不加以束縛，其效果如何，我們也難看得到。所以我們不應該因為一種制度的害處是顯明的，而益處我們一時難以確定，我們便指摘這個制度。

【商業的限制】 商業如工業一樣，也有各種的限制，也爲根深蒂固的古老風俗所阻礙。道路不修，崎嶇難行，商人做生意因之頗感困難。而他們走過一個城堡，一條橋樑，或一個城門時，都要出所謂買路費。同一國內，各省有各省的關稅，商人又多一種困難。這樣，運輸的費用浩大，非吾人所能想像，一桶酒從奧雷阿內（Orléanais）運到諾曼底（Normandy）——法國西北部的兩省，——價值要增加到二十倍。

當我們敘述十八世紀的商業和殖民地鬥爭時，特別是法國與大不列顛之爭，我們已講明各國的對外貿易，都是存着重商主義的思想。我們注意到各國如何建築關稅壁壘，以免去外國的競爭。我們討論到英國如何採用航運條例（Navigation Acts），以鼓勵她的航運事業。我們講到各國如何利用特許公司，對印度

人做生意，以吸收他們的金錢。特許公司中，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哈得孫海灣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法國印度公司，都是很著名的，牠們仍獨佔對非歐洲國家的貿易。

【商業的大發展】

關稅的阻礙和特許公司的獨佔，自然對於商業是有害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商業還能發展。當時所交換的貨物，新大陸有皮、木、煙草、棉花、米、糖、酒、咖啡、染料、金錢；東方則有絲、香料等等；黑奴的買賣，已是盛行，製造的貨品，已是暢銷；寬大的大西洋內，駛行着許多載滿了貨物的商船。商人都做了面團團的富家翁。英國與荷蘭的商船，在波羅的海所做的航運生意，也是很發達；歐洲的各口岸，雲集着各國的商船，船上飄揚着各國的國旗。在十八世紀之初，大不列顛的國外貿易，估計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法國至少有英國的三分之二。十八世紀一世紀中，商業的增加有四倍之多。

工商業的長足進展，其重要自是不言而喻。殖民帝國因之而建立，戰爭因之而爆發，數百萬的農民因之而離去農場，繁華的街市因之而造成。但是最重要的，是中產階級因之而佔得雄厚的勢力。

【中產階級的抬頭】

中產階級，便是商人，銀行家，基爾特領袖份子等所組成的階級。他們也叫做「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因為他們是介乎有特權的教士們貴族們及受壓迫的農民們工人們之間的。他們在法文叫做(bourgeoisie)，因為他們住在城市(Bourgs)內。中產階級，在歐洲最大商業國家的英國最佔勢力，在法國次之，在商業未臻十分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奧地利、及俄羅斯又次之。

中產階級不僅在商界佔勢力，在其他各界亦復如是。律師差不多完全出自商業的家庭。審判官、縣知事、獄吏、政府人員，及一切政界的人物，大多都是商家的子弟。中產階級是足以自豪的，因為財富、勢力及文化都操縱在他們的手中。他們閱讀最近出版的科學書與哲學書；他們有時批評古代的宗教觀念；他們熱烈的討論政治與經濟的問題。

【中產階級的野心】野心是隨財富學識而俱來的。中產階級除了商業的地位而外，還想權勢和權利。他們認為一個不足道的貴族，祇不過因為有了破毀的城堡及一個生虫的貴族執照，于是乎有較優的地位，有才幹有學問的人反而落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為什麼一個生存普通家庭的人，就不能得到一切的榮譽呢？凡是得有榮譽的人，難道較別的人們稍勝一籌嗎？

中產階級乃進一步求在政治上的直接發言權。自然，在英國，商人的子弟常進為貴族，在國會中很佔勢力代表商家的利益。而法國則仍是封建貴族得勢，政府排斥中產階級。商人則對於國帑的浪費，時加以譴責。所以有人說，如果法國的國會中，中產階級的代表佔勢力，由他們處理財政，監督關稅，一切政治外交依照商界的利益去做，則法國可享昇平之樂，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第三節 特權階級

上面我們分析十八世紀的社會與經濟情形時，我們是講到最低階級，即農民與工人，及中產階級，即法國的「第三階級」(Third Estate)與英國的「平民」(Commons)。他們都是非特權階級，或非貴族階級。社會上最高地位是特權階級(the privileged classes)，即教士與貴族，前者為第一階級，後者為第二階級。我們現在要注意到這兩個階級了。

【特權階級為少數】 特權階級只佔全人口中的極少數。法國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人民中，也許不到一五〇、〇〇〇貴族，和一三〇、〇〇〇教士，所以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享有特權。

【特權的多種】 少數的上等人，他們在地位上，財產上，及權利上和普通人民不同。生于貴族家庭的子弟，就好像是較優的人類，決不會與低等人家的子女結婚的。人們都要恭維他，稱他為「老爺」或「大人」；人們都把他當作高一級的人。他的衣服光彩奪目，與常人有別；他的馬車是武裝的，炫世顯俗，莫過于斯。他的胸前又掛着榮譽的徽章。因為他生于貴族之家，他可以與朝廷的顯貴為伍，在教堂裏或軍隊中，事事他都可以得到優先權。

除了榮譽以外，貴族與教士所得的實際利益為財產。每個貴族傳給他的長子一個城堡，或一座大廈，在某領土以內，他可以收各種封建式的租稅。主教、方丈及大主教們，是選舉或委任的，是不結婚的寡漢，自然不能將他們的財產傳與他們的子孫。但是在許多天主教財產沒有被新教徒充公的國家，一切為主教所有，他

生時享受一切財富的利益。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主教，每年年金達五〇〇、〇〇〇法郎之多。城堡，大禮拜堂，皇宮似的房屋，價目很貴的法衣，值錢的圖畫，金質的聖餐杯，外埠的進貢，以及本地人民的什一稅——這都是教士的財產。據估計起來，教士與貴族的財產各佔全法國的五分之一；全歐洲土地的三分之一賦稅的二分之一，及資本的三分之二，都在基督教會的手中。

貴族的子弟，既有幾千英畝的土地，教會與軍隊中的高等位置又是他們的，而國王還賜以金錢，給予補助金和商業上的獨佔權，及只吃飯不做事的高官厚爵。這是歐洲的普遍情形，尤以法國為甚。『一個青年給以三千六百元薪金的一個位置，他的僅有的職務是每年簽兩次他的名字。』

【租稅的豁免】 第一階級與第二階級既擁有大財產，而他們對於國家的財政責任是一點不負的。〔註一〕法國的教會不繳納租稅，每年送幾十萬元給國王罷了，那不到教會所得者的百分之一。貴族也復如是，認為付直接稅是門第羞恥的事，而對於間接稅又設法避免。這樣，國家的財政的大責任落在下級人民的肩上，大多是農民擔負。

【特權階級的無貢獻】 在中古世紀的歐洲，教士與貴族有上述的一切權利，還可以說是應該的，因為貴族負有保障農民的責任，不致受外來的侵略，教士則辦教育，興農業，促進文化，救濟貧民，醫治病人，及執

〔註一〕 租稅豁免的權利，常同樣給予在政府中擔任職務的中產階級。

行宗教的職務。但是在十八世紀以前，封建貴族的保障工作由政府担任了，所謂高等貴族，只是知道消費而不事生產的廢物。他們居于城市中，過優哉游哉的生活，飽食以終日。他們雖然保持着紳士的態度，但他們的道德並不是完善的，幹壞事變做了當日的風氣。

同時，許多不在者地主 (absentee lords)，將他們的大地產交給代理人管理。代理人僅有的任務就是拚命的剝削農民，要他們出這樣錢，出那樣錢。他盡量的代他的不在者主人囊括人民的血汗，致他的主人得到較大的賦稅。

至于貧窮的貴族，即『鄉下紳士』(country gentleman)，是不能過驕奢淫逸的生活，所以深居家中，時與村人爲友，上至教會的教父，下至農民的子女，他都相交的。他有的時候請農民到他的城堡天井中跳舞。他的生活往往是無生趣的，租稅難收，只有打打獵，喝喝酒，或是清談以度歲月而已。

上等教士與下等教士生活的對照，也如高級貴族與貧困貴族一樣，二者的情形截然不同。英國如此，羅馬天主教國家也如此。常常無賴的青年貴族，被任爲主教或方丈，他們視他們的職務爲發財的機會，而對於宗教責任則一點不盡。一個洛翁的主教 (A Cardinal de Rohan) 一年的進款爲二、五〇〇、〇〇〇里佛 (livres 法國古銀幣名)，其窮奢極侈，雖法國朝廷亦不能及，而另一方面，一般貧窮忠實的鄉下小牧師，每年的收入只有一百五十元，而不一定能夠按時拿到手，他一方面要維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還要節省一

點錢來做慈善事業。許多教士到了現在，也沒有什麼貢獻了。

第四節 十八世紀的宗教情形

【天主教】雖然十八世紀的天主教，並不是歐洲僅有的教會，然而牠是最進步的。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在北歐建立了許多獨立的教派，如我們前面所述。但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奧地利、奧屬尼德蘭、巴威、波蘭及瑞士的數郡都是以天主教為國教。而愛爾蘭、波希米亞、匈牙利、亞洲與美洲的大多人民，都相信天主教。

羅馬天主教(Orthodox Roman Catholics)深深的信仰教義及聖餐等禮節，並以教士為精神上的指導者，為修身的模範，為安慰的根源。教會中的領袖人物，自教皇、大主教、主教、教士而降，無不努力上帝的工。他們宗教的熱誠，使得他們看破紅塵，對於世俗的快樂，抱淡焉的態度。他們只是過和尚尼姑的生活，終日在廟宇中修道，或做托鉢僧(begging friars)，一方面傳道，一方面討飯餬口。

【天主教與非天主教國家的關係】非天主教國家，對於天主教的關係，大改變了。新教國家的君主，對於教皇並不若何的尊重，只把他看作意大利的一個君主罷了。【註一】他不過是一個不需要的教派的領

【註一】教皇為意大利中部的君主，統治該處。

袖。天主教徒或是被迫害，或如在大不列顛一樣，被奪去政治權與公民權。凡是否認天主教及沒收天主教財產的國家，教皇自不視之如友。

【教皇地位的衰落】

即在羅馬天主教國家，教皇的權力也減少了。關於主教，方丈，及其他的教會高級官吏任免權的爭議，終于解決了，國王勝利，教皇讓步。教皇承認國王所任命的主教，只要任人得當。而新拜命的主教，則要將第一年的收入，獻給教皇。教皇不敢抽其他的租稅。至于忠實的天主教徒，仍是照出『彼得的辨士』(Peter's Pence)作自由意志的捐助。除了教皇以外，天主教會的權力也減低。許多從前是宗教法庭受理的案件，現在屬於國家的法庭了。(註一) 向羅馬法庭(Roman Curia)的上訴權，大加限制；低級教士可以在國家法庭審判。教皇的諭旨，不得國王的同意，在一國之內是不能公佈的。教皇權利的減少，自是一件重要的事，但那與農民工人無關的。他們沒有什麼知識，只知道照他們的祖先那樣做，接受天主教的一切禮節。

【天主教仍有的權利】 但是天主教仍有牠的權利。除了宗教事業以外，天主教國家的教士，在公民

生活中佔很重要的地位。教育差不多完全由他們包辦，開設醫院，救濟貧民，也由他們担任。不依照正教的禮節，結婚是無效的。在法律觀點看起來，不是基督徒嫡出的子女，不能得到遺產。沒有懺悔的異教徒，死後不能

(註一) 而褻瀆神聖的話，藐視宗教，倡異端等罪，仍為天主教法庭的事件。

葬于天主教的公墓中。

教士的豁免租稅，教會的擁有大財產，主教在社會上的高等地位，這我們業已敘述。但我們還要講到天主教怎樣對付異教徒。

在理論上，天主教國家中，信仰羅馬天主教仍是強迫的。宗教的統一仍認為是政治統一的因素。君王在加冕的時候，誠實的承認撲滅異教各派。在西班牙，到了十八世紀上半期，數百的異教徒仍被宗教裁判所判以死罪，死于火刑。宗教的不寬容，迄到十八世紀末葉才稍減輕。在法國，路易十四曾收回一六八五年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十八世紀的法國法律，尚有條文規定凡參加新教禮拜的人，罰為奴隸，不肖的異教徒得不到醫藥的權利，寫非宗教書的作家受死刑。但到了十八世紀的下半期，那種法律也不過有名無實，並不雷厲的執行。積極的宗教迫害，在法國也漸漸的化為烏有。然而寬容並不是平等。法國幾十萬的新教徒(Huguenots)仍得不到公民權與政治權。

【天主教衰弱的原因】 羅馬天主教的力量，到了十八世紀衰弱了。其原因是：第一，有新教與之對抗，第二，君權與民族思想的發展致教皇權與國際思想受了打擊，第三，有的主教貪樂苟安，第四，天主教內部的紛爭。前三個原因，從我們所敘述的，可以明瞭，而最後一個原因則不得不費辭加以解釋。

【再森教派(Jansenism)】 第一件紛爭的事情，是因為再森(Cornelius Jansen)一五八五——

一六三八)〔註一〕的教義。他是一位法蘭德斯的主教，信仰他的人叫做冉森信徒(Jansenists)，他們在巴黎靠近的坡特壘阿爾(Port-Royal)地方修道。冉森教派有許多熱心信徒與不乏明幹之士。他們的改革精神，他們的教育工作，使得他們與耶穌教派(Jesuits)發生衝突。耶穌教派指摘冉森教派為異端，冉森的依照上帝旨意改信宗教(conversion-by-the-will-of-God)的主義，耶穌教派認為實際上是喀爾文的命定論(predestination)雙方爭議，達數年之久，冉森教派有巴斯噶(Blaise Pascal)一六二三——一六六二)，他是一位著名的數學家及物理實驗家，他從學術上代冉森信徒作滔滔的辯護。但是耶穌教派得路易十四之寵，路易十四相信他們的話，於是解散了坡特壘阿爾的冉森教徒。四年以後，教皇頒佈一個著名的敕令(Unigenitus 一七一三年)，決然的宣佈冉森主義為異端。但是這個教派雖然受壓迫，而仍是生存着，尤以荷蘭為多。至于這次的敕令，也為許多羅馬天主教徒所不滿，他們認為這個責備過于武斷，過于嚴酷了。

【斐波羅涅斯教派(Febronianism)】第二件紛爭的事情，為教皇權威的問題，其中心人物為一位德國神學家，〔註二〕拉丁名字叫做斐波羅涅斯(Febronius)。斐波羅涅斯教派求復活十五世紀的會議運動(Concilian movement)，頗似加里干教派(Gallicanism)主張教會自由，一六八二年的法文宣言

〔註一〕 Janssen 的拉丁譯文為 Jansenius。

〔註二〕 他的名字為 Johann Nikolaus von Hontheim，特里爾(Trier)的助理主教。他的著名著作在一七六三年問世。

中，要求兩點：(一)教皇無權干涉君主；(二)關於宗教事件，主教大會(General Council of bishops)的權限應高於教皇。這是十九世紀的運動，一個教會代議制的運動，主張教皇高於一切的耶穌教派，自是反對他們，不惜與他們爭辯。斐波羅涅斯教派稱耶穌教派為教皇全權論者(Ultramontanism)，在每個天主教國家中，兩派爭議不休到了十九世紀，教皇權威問題仍是懸案。

【耶穌教派被壓迫】十八世紀的下半期，耶穌教派受壓迫(一七七三年)故教皇全權論者得到打擊。二百年來，耶穌教會的信徒，以辦學校、傳教、辯論等著名。但到了十八世紀，他們對於精神生活不甚注重，而致力于世俗的權利了。耶穌教會的專權和擁有大財產，為人們所不滿；牠的政治上的野心，又引起君主的大臣的懷恨。許多教士腐化起來。其結果，耶穌教派受壓迫，先在葡萄牙(一七五九年)再在其他的國家，終于一七七三年，教皇頒佈命令裁制他們。〔註一〕

【安格利根教會(The Anglican Church)】我們再講到安格利根教會。我們尚能記到此教會向教皇獨立，是英國亨利第八促成的，牠的教義，女王依利沙伯時有三十九條的規定。牠是英格蘭、愛爾蘭、威爾斯的國教，而其信徒也滿佈在蘇格蘭及英國諸殖民地。如羅馬天主教會在法國一樣，安格利根教會在英

〔註一〕俄國裁制耶穌教派的命令沒有執行，故他們仍有團體組織。後一八一四年八月七日，教皇教會又恢復此教派，該派今日在

倫羣島，除了蘇格蘭以外，享有特別權利，擁有大財產，及收什一稅，無論安格利根教徒與非安格利根教徒都要出的。牠的國家色彩很濃厚，不受教皇的統治，或外國勢力的支配，牠是富于愛國精神。牠保持一種僧侶政治，如羅馬天主教一樣。主教拿薪俸而不做事，鄉間教士則窮得很可憐，恰如法國的情形。

安格利根教會對於其他教派，並不寬大爲懷。英國的新教徒（喀爾文信徒），雖于一六八九年的宗教寬容條例（Toleration Act）得到禮拜的自由，但沒有國會的特許，不能任軍政的職務。受洗禮，生死的登記，結婚等情，非安格利根教士担任不可，否則不合法。非信仰安格利根教派者，不能進牛津大學（Oxford）讀書，在劍橋大學（Cambridge）得不到學位。

安格利根教會勢力下的英國，羅馬天主教徒最吃苦。他們完全沒有公民權，政治權，與宗教權。一七〇〇年通過的一條法律，〔註一〕天主教徒必定要放棄「彌撒祭」（Mass），否則失去他的財產。凡參加「彌撒祭」的教士，則受永遠監禁。在愛爾蘭，安格利根教徒佔極少數，〔註二〕而大多數爲天主教徒，他們佔全人口的五分之四。但是天主教徒施行他們的宗教，感到很大的困難，他們不僅政治權被剝奪，他不僅受新教徒的經濟壓迫，他們還被迫要出什一稅，以供給英國的主教與副牧師。

〔註一〕 一七七八年取消，但是有條件的；天主教須反對教皇的政治權，及其推測君主之權。

〔註二〕 即在十九世紀，不到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中，安格利根教徒亦不過五〇〇、〇〇〇人。

【英國的新教各派：浸禮會(Baptists)】 安格利根教會以外的非國教教徒，各有不同的信條。長老會(Presbyterians)及分離會(Separatists)我們業已敘述。此外，尚有其他新教。浸禮會為十七世紀分離主義的支派。浸禮會除了信仰喀爾文神學及教會的議會制外，尚相信成年人受洗，行浸禮，及宗教自由。

【唯一神教會(Unitarians)】 十八世紀的時候，有一般人否認基督的神聖，故與普通的新教或傳統的天主教都不同。他們退出安格利根教會，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為一科學家，他致力傳教的工作，後漸以唯一神教會著稱。直到一八四四年，這個教派在英國才得到完全的宗教自由。

【教友會(Quakers)】 這個與普通形式不同的教派，其領袖為福克思(George Fox)，他的父親是一個織工。他的信徒們組織起來，叫做教友會。他們主張真正的宗教，是由于深深的感動和精神上的戰戰兢兢。雖然教友會大受壓迫，其信徒在一六八五年有一千四百六十人下獄，而他們的勢力在英國國內及殖民地漸漸雄厚起來，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是他們建設的(一六八一年)。他們的拒絕發誓，他們的沿用古字如“thee”及“thou”，他們的簡樸衣服，他們的在宗教會議中靜默的習慣，一直要等到神靈感動某一個人說話，這一切的一切，使得他們變做一個饒有興味的古怪團體。他們認為以傳教為職業的教士，及受洗禮吃聖餐的禮節，都是破壞自然宗教(Spontaneous Religion)的。他們認為戰爭是非基督徒殘忍、自私、貪婪的表示，所以他們不主張打戰。對於黑奴的買賣，他們也激烈反對。

【美以美會 (Methodists)】 美以美會的運動，起于十八世紀。一七四〇年，一羣牛津大學的學生，綽號爲 Methodists 因爲他們不事無價值的娛樂，而對於熱誠、敬神、慈愛則頗爲注重。領袖衛斯力 (John Wesley 一七〇三——一七九一) 是一個很能幹的人，每晨四時即起身，一天做到晚的工作，無時或息。他的生活是異常簡樸的，每年只用二十八鎊錢，他時常參觀監獄，勸他的同志要敬神。美以美會的主幹人物，大都爲熱心的正教的安吉利根教徒，他們急于傳佈福音，故不僅在禮拜堂中傳道，即在空地也做傳道的工作。衛斯力及其他偉大的演說家，常在千萬的鑛工們，犯人，及無知的織工們之前，作滔滔的說道。這般人受了感動而涕淚交流。據說，衛斯力的傳道演講，達四萬次之多。

美以美會的教士，漸漸的脫離安吉利根教會了。他們變爲另外的一教派，放棄了許多安吉利根教會的禮節。他們向下等人民宣傳，其影響異常的重大。工人階級受了他們的指示，勃興起來，這便是這個「福音運動」(Evangelical movement) 的意義。

【大陸的路德教會】 十八世紀的時候，路德教是丹麥 (包括哪噠) 瑞典，及幾個德意志邦，如普魯士薩克森 (Saxony) 及布藍士外喜 (Brunswick) 等的國教。路德教會仍保持許多舊禮節和主教統治制度。但是教會的土地都歸國有了，路德派的教士。是由于人民的自由捐助和國家的津貼而生存。而普魯士，(註一) 丹麥，及瑞典的路德教會，則又承認君主爲牠的最高首領 (Summus episcopus or supreme head)。

【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es)】所謂長老會，便是薩文黎派(Zwinglian)教會及喀爾文派教會，較之路德派急進得多，對於教會舊禮節，多不遵守。其統治階級爲年老的教士。十八世紀，長老教仍爲蘇格蘭、荷屬尼德蘭、瑞士、瑞士說法國話的喀爾文派教士及說德國話的薩文黎派教士，德國南部的許多教會，都屬於長老會。

【懷疑主義的興起】十八世紀一個最值得我們注意的特點，就是發現了許許多多對於基督教的懷疑者。基督教的歷史是很長的，在此長期中，雖然會有宗教改革家們對於教會的儀式、教會的腐敗，不遺餘力的攻擊，但是對於基督教信仰的基礎，則無人敢發生疑問（除了十五世紀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而于十七世紀的末葉，一般英國的哲學家們致力於發現科學定律之餘，應用新科學方法于宗教上。他們認爲聖經是不可靠的，教會的儀式，雖無大害，也是無用的，真正的宗教並非如此。他們說，雖然上帝創造宇宙，且給予宇宙的定律，但這決不是因爲愚人的禱告。人們否認耶穌奇蹟(Miracles)，不相信迷信，依照自然律做去，才是侍奉上帝的最好方法。至于怎樣叫做自然律，這要由各人的常識去判斷。哲學家們所提倡的自然神教(Deism)，其積極方面，因議論不透澈，人們不能了解，而其消極方面——否認基督教——其影響則深入人

〔註一〕後在一八一七年，普魯士的路德派教士及喀爾文派教士，在君主的壓迫之下，合爲『福音教會』(Evangelical Church)。

據君主的意見，這並不是兩種新教的混合，僅是表面上的聯合罷了。

自然神教是從法國帶到英國的，其重要的意義爲：（一）提倡的既是有知識有勢力的階級，故破壞了教會的尊嚴，預備了法國革命宗教試驗之階。（二）牠給予哲學家一個動力以求人引意義的真諦。（三）牠懷疑某一種宗教故要求對於一切宗教均須寬容。（四）促成人民對於宗教的漠不開心，不知道自然神教的哲學基礎的人們，而利用自然神教的理論以表示他們對於宗教的輕視。許多人甚至把「不信仰」和「智識」二者看作一樣。自然神教之于十八世紀的宗教關係是如此。下節我們將敘述牠如何爲當日科學精神的一部份。

第五節 十八世紀科學與智識的發展

【藝術】 科學與藝術，十六世紀中盛極一對，如前面所述。而到了十八世紀，人們完全致力於科學的研究，所謂藝術家，不過事媚朝臣們罷了，對於藝術欠忠實的心，其作品自無甚價值。劇本問世的固多，但是完全模仿古人，刻板式的文字，自然沒有若何意味。繪畫方面，詩類方面，亦復如是。但是有一種長處，即優雅的風格。如果一位法國畫師欠缺力的作品和出自心裁的作品，他至少能畫一張美女釣魚圖，畫優雅之能事，引人入勝。優雅是當時的風尚，繪畫方面如此。其他如製蓬業等均莫不如此。人們的一舉一動，也是很優雅的。朝臣的一鞠躬，一談吐，都是溫文爾雅的，此種風尚，如路易十五之椅，其構造之精美，幾令人疑牠是用來看的，不是

用來坐的，可見一班了。但是，美觀的椅和溫文爾雅的人，都是無裨實用的！

【新科學】 十八世紀科學家的成功，要比較實際得多。他們從以前的哲學家們，如培根（Francis Bacon 一五六一——一六二六）、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一五九六——一六五〇），學到質疑一切東西，用實驗來求新智識，及大膽的思索。他們對人民說：你們不應該盲信上帝，你們應該先證明你們自己的存在。如果你們要想知道身驅的如何造成，你們不要相信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或任何其他希臘人所說的；你們一定要把一隻兔子剝開，親自用你們的眼睛看心在什麼地方，肺在什麼地方。自己看與自己想是新科學方法的兩個不可分的原則。

○【牛頓（Isaac Newton）】 十七十八兩世紀的科學家很多，而最著名要推牛頓（一六四二——一七二七）。他生於一個英國的普通家庭，在年幼的時候，便異乎常人，天資異常靈敏。他在劍橋大學做學生，就使得他的教授們對於他驚嘆不置，他的數學特別的好，教授們十分器重他，所以當他到了二十三歲，他便担任教授了。

牛頓是膺服笛卡兒的，他如笛卡兒一樣，致力於實驗工作及數學方式。他的製造風車、風箏及水鐘的孩子氣，後來成爲有用的實驗，有重要的目的。如當時其他的科學家一樣，他終日在實驗室中實驗各種的化學物，把透鏡、三稜鏡及反射鏡配合起來，成爲一個大望遠鏡，可以用之觀察星象。

他的最偉大成功是關於天文學。伽利略 (Galileo)，哥白尼 (Copernicus)，及其他研究者早已推定地球不過是許多同類物體的一個，繞太陽而行，而我們見到的太陽，又是無數太陽之一，因為每一星是個太陽。牛頓很奇怪着什麼使得衆星各居其位，牠們望着不受任何東西支持，但是很固定的。他回答此問題的啓示，是看見蘋果的墮地。使得蘋果墮地的無形的力，一定能控制太陽、月亮和衆星。他至此恍然大悟了。地球之向日，與蘋果之向地是一樣的，地球也向着衆星的。每一個星是一個太陽，但距離比較的遠，所以望着很小。結果是地球既不落在日上，也不落在任何星上，而只是依照有規則的途徑繞着太陽而行。

宇宙間每一個物體是向着每一其他的物體，這個原則牛頓稱之爲地心吸力。牛頓的定律是以簡單的數學公式叙明的，有了此公式，物理學與天文學發展爲數理的科學。當一個近代天文學家預言日食或討論慧星的時候，或當一個物理學家告訴我們他已經權了地球的輕重的時候，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倚靠着牛頓的發現。

【實驗的與應用的科學】 我們不要因爲牛頓個人的成功，而忽略了其他科學家與發明家，他們也是同樣的偉大。與牛頓同時的來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 1646——1716) 爲德國哲學家，對於數學中的微分學，頗有真貢獻，微分學在近代工程學中有很大的用處。同時，電學方面也有人實驗了。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對於電的研究發現閃光不過是電的

現象，他並發明避雷針，這大家都知道；賈法尼 (Luigi Galvani 1737—1798) 與 弗打 (Count Alessandro Volta, 1745—1827) 兩個著名的意大利的物理學家，他們比較不甚著名，但對於物理學的發展，則貢獻甚大。在這個時期，氣球的製造，有重要的進步，為人類征服空中之始。現在的飛機，是自那個時候起科學家窮年研究的結果。十八世紀中，化學的基礎，因有 普利斯特利 (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拉瓦節 (Lavoisier, 1743—1794) 及 卡芬狄士 (Henry Cavendish, 1731—1810) 的努力，而建立起來。養氣發現了，水能分解為原質。醫學方面，其先驅人物為 蘇格蘭著名醫學家罕特 (John Hunter, 1728—1793) 及 瑞士教授哈勒 (Albrecht von Haller, 1708—1777)，後者被稱為『近代生物學之父』。十八世紀醫師對於血液循環的發現，使得治病能採取更合科學與更有效力的方法。到了十八世紀的末葉，英國醫師 勤納 (Edward Jenner, 1749—1823) 發現天花病可以種牛痘預防。地理的智識也大大的增加，因為有一般的科學探險家，如英國的航海者 庫克 (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 及法國水手 波根維爾 (Bougainville, 1729—1811) 等，他們在南太平洋探險，此是前人所未做的。這般探險家們，將人們沒有見過的動物和植物帶到本國來，於是促進動物學和植物學的發展。

【新科學的受歡迎】 十八世紀自然科學發展的神速，其原因之一為科學家備受歡迎，他們受寵之

大，爲亘古所未有。國王賜予很大的獎勵金給他們；英國大臣封他們厚祿的職務，小國之君贈他們很有價值的物品。神氣十足的天文台，上面置一個重大的望遠鏡，這是用公款建造的，歐洲各國都是如此。學者們常常結合起來，用『學院』(Academy)或『學會』(Society)的名義。鼎鼎大名的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是一六六二年成立的，注意數學，天文學，及物理學最近成功的消息。法國學院 (Academie Francaise) 的會員，得有路易十四的津貼，在他們的名譽會員中，牛頓是一個。

向來沒有對於科學這樣的有興趣，向來沒有這樣好的求學機會。繪畫一科，現在發展的成績很好；以學術爲目的的學會與天文台，時常公佈各種智識最近成功的報告。新科學的百科辭典，也出現了。對於普通的人，書固是很貴，但對於中產階級或許多貴族們，則不以爲然。在這個時候，做一個博學之士，或科學家，或哲學家，或學化學，或有一個小天文台或一個望遠鏡，是很出鋒頭足以驕人的。

【進步精神與改革】 黃金時代，似乎降臨了人類的頭腦，似乎從數百年的長睡中醒來，發現人生與宇宙的神秘。思想家們相信思想高于一切，只有思想才可以免去無知與迷信。他們于是大胆的攻擊宗教與道德的問題，並批評國家社會與教會，昭示人們到地上新天堂之路。

○這種趨勢叫做『唯理主義』(Rationalism)因爲求使得每事件合乎理性。唯理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生于英國，從一六七五年至一七二五年之間。他們著了許多關於哲學問題的書，現在對於我們沒有重大

的興趣了；但是有些意見實際上很重要的，如洛克（John Locke 一六三二——一七〇四）著作中所立論的。洛克的辯言是：（一）政府的生存，要依照被統治者的意見——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是由于社會契約（二）教育要普遍（三）迷信與宗教形式不可以為「自然法律」與「自然宗教」的障礙（四）除了無神者外，對於其餘的人施行宗教寬容。

英國哲學家所發表的思想，影響于法國較之英國反大。法國的貴族階級對於他們表示傾慕，法國的中產階級做了他們的忠實門徒，滔滔雄辯的法國著名學等如福耳特耳（Voltaire）、狄德羅（Diderot）、盧梭（Rousseau）輩也做了他們的信徒。

福耳特耳無疑的，十八世紀智界最重要的人物是福耳特耳（一六九四——一七七八）他又叫做亞羅特（Francois Marie Aronét）在年少的時代，他就可以寫詩，天資異乎常兒。他的父親是很勢利的，願意他的兒子讀法律，不歡喜福耳特耳的詩。但是福耳特耳長于此道，並不因父親的原故而埋沒其天才，常常好弄詩句，對時人事物加以諷刺。

他的鋒利的舌和幽默的文，自然對於他是很危險。他曾因之下獄者兩次，後被放逐到英國三年。

有的時候，他是巴黎一位偶像，哲學家們稱頌他，朝臣們寵愛他，有的時候，他又要逃難，被人視為無賴。他的一生中，居住于洛林（Lorraine）的賽萊（Creil）時間最長，與他為伴者是他的夫人，他的書籍，他的

成功一半的戲劇，及他的實驗室。福耳特耳如其他的哲學家一樣，也歡喜科學。在賽萊，如果遭了難，是便于逃走的。有一個時期，他住在德國，寄腓特烈大帝的籬下，受他的庇護。但是他對於那盛氣不可一世的君主，並不用圓滑的手段，也不表示謙遜的態度，不久便離開了柏林，以避免那君主的發怒。他曾謁見過俄國的喀德隣女王（Catherine the Great）日內瓦（Geneva）他也曾住過，但他與該處的地方長官意見不投。

與居高位者的衝突，反使得他的名氣更大起來。他在英國過三年的放逐生活（一七二六——一七二九），對於他有很大的價值，因為給了他一個機會，直接的認識英國的唯理主義。他的幼年教育，就使得他否認宗教的『迷信』，但是一種有系統的哲學，是英國思想家給予他的。他對於他的英國友人的觀念，熱誠的接受，於是著論英國人民書，以表示自然神教哲學的勝利，及對教會與社會加以諷刺的批評。

福耳特耳自後所鼓吹的意見都是英國唯理主義者早已說過。他一方面贊成實驗科學，一方面又盡他的力量去找出『自然法律』（natural law）他認為自然法律是在人性宗教社會國家及宇宙之間。他是一個典型的自然神教者，他想創造天空中衆星的上帝，公佈宇宙永久法律的上帝，是不管皮耳（Pierre）或吉安（Jean）的靈魂的。他認為一切教士都是僞君子，假冒爲善，教會禮節都是沒有意義的，但他不上張完全取消宗教。福耳特耳常常的說他相信『自然宗教』，但自然宗教到底是怎樣的，他沒有充份的解答。實在的，他所做的工作只是破壞，而不是建設，他對於天主教教士，教義，禮節拼命的攻擊，但並不設法使牠變爲一種較

良好的宗教。他對政府與社會也是同樣的批評，但他只是指摘當時的情形，而不舉出較好方法以代之，俾促成實際的改革。他的比較實際的一點是他的羨慕英國制度，然而他也不解釋英國的自由要如何才能夠移到法國來。

福耳特耳不是一個獨出心裁的思想家。但他所寫的許出悲劇、喜劇、歷史、散文及書信使得他成爲他的時代的一個成功作家負有盛名。福耳特耳的『百冊書』今日讀的人很少。他的書中自然表示着他的聰明和幽默，文章也是雅緻的，但所陳一切，都是很膚淺。他想有的人要研究一生的問題，他一望便能夠了解；他于頃刻之間，可以寫成一本悲劇，或在閒空的時候，著成一部虛飾的歷史。他固不是常常正確的，而是常常靈敏的。

我們尙能記憶吧，福耳特耳在八十四歲的時候，他回到巴黎來——他是一個額上綳紋而精神矍鑠的老翁，他的一雙尖銳的老眼，從長鼻的兩邊注視一切，對於景拜他的人的頌揚他表示得意揚揚的樣子。當他作幽默的答語的時候，心中充滿着無限的快樂。婦女們稱他爲一位最有趣的年老憤世嫉俗者。他固是憤世嫉俗的，但到了風燭殘年了。他的一生工作是嘲笑的性質，但是無疑的福耳特耳是歐洲智識界的狄克推多。他的譏諷的天才，他的反對傳統思想和習俗的大無畏精神，使得他爲人怨恨，爲人畏懼，爲人傾慕。他暴露了舊制度的特性。

【狄德羅與百科辭典學家】做煽動人們不滿意的工作，不僅福耳特耳一人。狄德羅的名氣固不及福氏的大，而他的工作是同樣的重要。他生于一七一三年至一七八四年之間。他的最偉大的成功是他的主編百科辭典 (Encyclopedia)。把人類一切智識，臚列于一套書中，許多年來，歐洲便有此種思想，而狄德羅將牠實現。他集合當時一切的有學問的人，如數學家，天文學家，科學家，哲學家等，寫成十七卷人類智識的寶庫。當一七六五年百科辭典出版的時候，就售去四千冊以上，真所謂『紙貴洛陽』。牠不僅是學術的大成；牠是急進主義的先鋒隊，宣傳新的思想。牠的撰稿者都是唯理主義與自然神教的信徒，有的甚至否認上帝的存在。他們是無所顧忌的批評宗教及社會，新思潮是澎湃着，沛然莫之能禦，于是產生了許多新青年。

福耳特耳及百科辭典學家 (百科辭典編者之稱，Encyclopedists) 的使命，在廣佈智識及破壞舊有成見，特別關於宗教的。而實際改革的意見，則為孟德斯鳩 (Montesquieu)，盧梭，柏卡里亞 (Beccaria) 及亞丹斯密 (Adam Smith) 輩所舉出。

○【孟德斯鳩 (一六八九——一七五五)】他是法國的一位貴族律師，自然科學的研究者，牛頓的崇拜者，十八世紀最有力的政治作家。他的巨著法律精神 (或譯為法意，The Spirit of Laws) 是一七四八年出版的。在該書中，他稱政府是一個複雜的東西，如欲得到成功，須適合各民族性。理論上，他是贊成一個共和國的，美國的憲法中受他的影響很大。而實際上，他歡喜英國的政府，雖然那個政府不是完全沒有疵議，他

主張法國政府要以之爲模範。中庸是孟德斯鳩的格言。

【盧梭（一七二一——一七七八）】盧梭爲一個急進的改革者。他一生所遭遇的厄運，不堪言狀。他做過僕人，私人教師，書記，音樂騰寫者，及鈕帶製造者，但都失敗了。他曾飄泊于吐林（Tunis），巴黎，維也納，倫敦之間。他的不道德事件是很多的，他對於愛情不忠實，他的孩子們被遺送到育嬰堂去。他窮得可憐，不誠實，不滿意，而到了暮年，他變爲癡狂了。

但是這個對於自己生活不能照顧的人，而對於人們的生活發生很大的影響。在他的卑不足道的一生中，不無值得稱道的事。當別的人只知道研究自然的時候，他能夠鍾愛自然。他歡喜仰望明白蔚藍的天空，或讚美青色的田野和形形色色的樹。當哲學家頌揚理智的時候，情感被人遺忘了；而盧梭則稱享受太陽將下的天然美麗，和解答一個代數學的難題，其快樂是相等的。他有了一位詩人的靈魂。

他認爲正確的情感和正確的思想是同樣的重要。這一點，他常與唯理主義者爭議，後者則認爲只有常識是有價值的。盧梭是一個自然神教者，他至多是相信一個「神」，一個萬物主宰的神，不管他是誰。他厭惡沒有情感只知理智的哲學家們，他們只以爲上帝是注意日月星辰是否合于他的永久法律，是否幫助世間上的人們。他大聲疾呼的說：「偉大的哲學家呀！你們所見上帝者小，那太容易了，上帝的工作就這一點兒嗎？上帝也許要感激你們輕鬆他的担負。」盧梭又警告我們「要離開福耳特耳及其一類的人，他們利用解釋

自然的名義，種破壞主義在人們的心田，而他們的懷疑主義，較之教士的傳教有百倍的武斷。盧梭不是一個正教的基督徒，也不是一個冷靜頭腦具有理智的自然神教者；他不過是覺得『愛上帝高于一切，愛你的隣人和愛你自己一樣，這便是法律的總和。』

他又責備哲學家們只坐而言，不起而行。盧梭是見過窮人的痛苦的，而受過教育的人對於窮人的痛苦是視若無視，漠不關心。科學與學問似乎造成人們格外的自私自利。他認為無智識的農民較之誇耀的智識階級要謙虛得多，優良得多。在他的論藝術與科學 (Discourse on Arts and Sciences 一七四九年版) 一書中，他指斥學問為自私與腐敗的記號，因為學問是用來滿足富人的好奇心，並不為窮人謀改善。

他更进一步的主張，如其使得幾個少數最狡猾，最殘忍，最貪婪的人把其餘的人變做奴隸，不如大家都做野蠻人好一點。他的愛好自然的性情，他的對於十八世紀社會假冒為善的輕視，使得他存着『回歸自然』 (back to nature) 的觀念。他所夢想的世界是一切人類自由平等，土地是上帝給予大家的，沒有人想佔有土地，沒有殘殺的戰爭，沒有壓迫人民的租稅，沒有欺騙民衆的哲學家。

在他的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What is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一七五三年出版) 一文中，盧梭討論虛榮，貪婪，自私如何在『簡單的野蠻人』中生長起來，最有力者如何把土地圈圍起來，迫弱者承認他的私有財產的權利。據盧梭說：那便是不平等的起源。強者對弱者加以壓迫而產生私有財產的

法律，『只是少數有野心的人得到利益，而陷全人類于奴隸痛苦不拔的深淵。』

上述的觀念也適于國家的政府，我們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或譯為民約論，*Social Contract*）中可看出社會契約論為盧氏的名著一七六一年出版的社會契約理論並不是他首創的，不是新鮮的東西，但他使得這個理論著名。他的議論是政府法律風俗等等是一種契約的結果，這個契約是最初人類（即國家的份子）志願訂立的甘受牠的束縛。所以一切政府之所以能施行權力，是由于這個社會契約，是由于人民的意志。法律因之要由民衆表決。共和國是最好的政體，因為這種政體洞徹人民所需要的。盧梭死後十四年，法蘭西共和國就建設起來了，人民的腦中都充滿『民權』的思想，自然是受他的影響。

盧梭大聲疾呼着『回歸自然』，還有一種解釋。他的教育思想是，應該讓兒童們自然的思索，不應該逼他們死讀書。他們應該學習實際有用的東西，不應該讀什麼拉丁文與希臘文。『讓他們學習等到成人的時候應做的事件，並不是學過便會忘記的東西。』

盧梭著作影響之大，不可言喻。固然正教的天主教徒，和哲學的自然神教者都攻擊他，但是他的信徒是很多的，中產階級與貴族階級都有。『回歸自然』變做當日的時髦語，朝廷的宮女們假裝要過『自然』的生活，跑去垂釣。他的社會契約的理論，他的財富不應該分配于少數人之間的辯言，他的人民要管理自己的意見，這一切在法蘭西革命期中，感動了人不少。後來他的影響廣播到全歐洲。

○【柏卡里亞（一七三八——一七九四）】改革的精神，不僅在反對教士、貴族、專制的君主，和錯誤的法律制度與教育制度，司法行政，也注意及之了。自來對於罪人的責罰，就是很野蠻的。一個扒手偷了兩先令的錢，在英國會被絞死。犯了更重的罪的人們，骨頭會被打斷，置放于車上，受傷的人呻吟待死，而旁觀的人則拍手取笑。一七六四年，一位意大利侯爵名字叫做柏卡里亞的所著罪惡與責罰（*Crimes and Punishments*）一書出版了。該書中討論殘忍的野蠻的責罰，加于罪人，並不能使人畏罪而不犯，法不如用溫和的方法好得多。柏卡里亞的觀念，是近代法律的基礎，雖然降至今日，死罪在某幾種情形仍是不免。

【經濟學重農學派】當時的哲學家們又注意到經濟方面。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大多數國家是採取重商主義。而到了十八世紀，一個出自中產階級而為路易十五時的阜醫揆內（*Francois Quesnay*），告訴他的友人，稱重商主義是完全錯誤的。他做了一羣哲學家的中心人物，稱為『經濟學家』。他們的意見是，國家財富是來自農業與鑛業；製造家與商人並不能產生新的物件，不過是交換或運輸貨品罷了。故製造家與商人不應該被抽稅，而應給予無限的自由。所以『放任政策』（*Laissez-faire*）是這個時代的產物。租稅讓農人來付。放任政策的最初信徒，在法國是塔哥（*Turgot* 一七二七——一七八一）。他在路易十六的時代任財政大臣，曾作取消商業的租稅及各種限制的企圖，但是他的努力只是局部的成功。

○【亞丹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同時，有一個蘇格蘭人，他常到法國來，與揆內相識，把這種

新思想帶回英國。他就是『經濟學之父』的亞丹斯密。他對於這個哲學精神，『自然權利』、『自然宗教』及『自然法律』是贊同的。他是格拉斯哥大學 (University of Glasgow) 的『道德哲學』教授，在他的哲學思想中，忽然得到一種經濟學制度，即國家如何能增加財富的定律；這自然是以揆內的思想為基礎。他的巨著萬國財富論 (又譯作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 在一七七六年問世，即美國獨立的那一年。這是工業的宣佈獨立。讓每個人每個雇主，每個商人依照他自己的利益做去，這樣自然會促進大眾的幸福。讓每個政府取消一切的獨佔權，一切商業上的限制，一切關稅，一切工業的担負。夫如是，則可以促進每個國家的真正財富。

亞丹斯密的思想，大為一般人所贊同，他的主義漸漸的得到勢力，到了十九世紀的上半期，達到登峯造極之域。而按諸事實講起來，工業限制的取消，使得殘忍自私的雇主們更有自由與方便，使得中產階級發財，而使得較低階級嘗受前所未有的痛苦。所謂萬國的財富，不過是中產階級的財富罷了。但重商主義因之而受摧殘了。

【結論】 現在，我們對於十八世紀歐洲的社會、宗教的、智識的情形，大略的敘述了一下。在我們眼前過去的，是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窮困農民，要求統治權的腰纏萬貫的商人，優游自得過安富尊榮生活的驕奢貴族，疏忽責任而享受世俗之樂的主教，仍是篤心信仰而度日維艱的教士，頭腦清自主張廢戰的教友會

教徒，熱誠研究天空的天文學家，譏笑教士諷刺成性的自然神教者，及主張改革的中產階級哲學家。但是我們要敘述的人物，尚沒有完結。最後我們要涉及君主與大臣，因為他們值得我們的注意，俟在另一章詳細的講。

第十四章 十八世紀的歐洲政府

在前面一章，我們見到十八世紀的社會，是建築在不公平，窮困，與痛苦之上。我們聽到中產階級的怨言，及他們的要求改革聲。哲學家們的鼓吹改革，只是紙上談兵，要改革實現，非君主承認不可。政府的一切權力，是屬於君主，絕對專制的君主。

這個情形，在歐洲每個重要國家都如此。只有大不列顛人民得有政權，福耳特耳與孟德斯鳩的信徒，乃主張大陸的政府，宜以英國政府為模範。我們現在先研究不列顛王國組織的特性，再看歐洲各國政府如何應付改革的要求。

第一節 不列顛王國

【英格蘭與蘇格蘭】 十八世紀的不列顛王國是如何的呢？第一，爲英格蘭政府（威爾斯亦在內）第二，包括蘇格蘭自一六〇三年來，蘇格蘭與英格蘭即同屬一個君王之下，後因一七〇一年的合併議案（Act of Union），牠們結合起來，組成『大不列顛』王國，有一個共同的君主和共同的議會。

【大不列顛】 不列顛王國就是英格蘭（威爾斯）及蘇格蘭的政府。但是，英皇還有許多屬於他的地方，如皇家殖民地（Royal Colonies）及愛爾蘭。對於這些屬地，大不列顛政府有委任總督，立法，抽稅之權，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但是這些屬地自不能與不列顛的本部並論。

【愛爾蘭】 愛爾蘭在英皇之下的政治地位，是要費辭解釋的。遠自十二世紀，英格蘭的君王就致力於征服愛爾蘭這一島。犧牲了許多鮮血與氣力，才能將此島屈服。十七世紀的時候，愛爾蘭起事叛英，其勢洶洶，但爲克林威爾（Oliver Cromwell）所討平，於是鼓勵新教徒的英蘇移民，殖于愛爾蘭的東部與北部，取愛爾蘭人的土地，愛爾蘭人是羅馬天主教徒。自中世紀以來，就有一個愛爾蘭議會，但自十五世紀的末葉後，該議會所通過的條例，欲生效力，須得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的同意，而自十七世紀的中葉後，羅馬天主教徒被擯于議會之外。一七八二年大不列顛方酣于英國獨立戰爭，愛爾蘭的新教徒利用這個機會立

法以得他們的權利，十年以後，天主教徒剝奪資格一項才取消。從一七八二年至一八〇一年，愛爾蘭保留着半獨立的性質；但是愛爾蘭議會仍由少數的新教徒操縱，使得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人及英國政府都不高興，所以在一八〇〇年，繼愛爾蘭叛變之後，合併條例通過了，依照這個條例，大不列顛與愛爾蘭聯合起來，叫做『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自此時後，聯合王國的議會中，在貴族院有愛爾蘭議員二十八人，平民院則有一百人。

可以這樣說，除了愛爾蘭半獨立的短時期外（一七八二——一八〇一），英國會不僅統治大不列顛，也統治着愛爾蘭及皇家殖民地。不列顛王國是如何的統治呢，這裏要申說一下。

【英王及其名義上的職權】 理論上說，英王是他的王國的統治者。立法，訂約，任命官吏，這一切都是用他的名義執行的。如其他的君主一張，他有密樞院做他的顧問，有內閣掌理中央的行政。但這不過是形式而已。實際上講來，大不列顛的君王已失去了許多的職權，所保留的只是人君的尊嚴。他已變做了傀儡。

【英國憲法】 自從一二一五年大憲章(Magna Carta)的簽字，英國人民得到他們的君主書面的允許，承認放棄一部份他的職權。嗣後英國的民權運動，再接再厲，十七世紀中盛極一時，這在英國議會政府之勝利一章中，已有說明。除了正式的公文以外，並有許多漸漸演成的風俗習慣，聚積起來，牠們是神聖而有拘束力的，如同刻在羊皮紙上是一樣。對於英皇權，威之成文的與習慣的限制，便是英國憲法。

【英王職權的限制】英國憲法限制英王的職權，有四要點。(一)憲法奪去他的抽稅權。皇家的費用，給予一種俸祿籍(Civil List)威廉第三(William III)每年年金爲七〇〇、〇〇〇磅。(二)英王沒有立法權，也不能反對任何不如他意的立法。名義上他的否決權(Veto)仍存在，但是自安納女皇(Queen Anne)以後，沒有施行過。(三)英王失去司法統治權(如關於法庭)即使法官的判斷，他不贊同，他不能免去法官的職務。而一六七九年的身體保障條例(Habeas Corpus Act)又規定凡捕人下獄，應舉出理由，且須依法審問。(四)君王不得國會同意，不能擁有常備軍。這些限制使得大不列顛爲一個『立憲』王國而非『絕對專制』王國。

【英國國會】英王失去的職權，爲國會所獲得。十七世紀立憲之爭的結果，使得國會議員不僅享受言論自由，而且使得他們有抽稅權，立法權，罷免或留任法官權，而最重要者，有決定和平或戰爭時候的政府政策之權。國會會利用一六八九年千載一時的機會，奪去一位『神權』君主的王位，創設一個新元首，並宣稱此後大不列顛決不要一個羅馬天主教徒爲王。

英國代議機關權力若斯之大，法國哲學家們見到也許要讚美『英國自由』不置吧。但是，我們用不着逾分的頌揚，如果我們深深的觀察一下，我們會知道代表人民的大不列顛國會，只不過是名義上而已。這也許要叫我們拍案驚訝吧。

【英國國會的反民主性質】 我們前面有一章說過，英國國會是分爲兩院的，每一院不能單獨的立法，凡一立法，須得彼此的同意。兩院中的一院——貴族院——是反民主的。牠的議員分爲兩種：一種是教會的，即安吉利根教會的有財有勢的主教們；一種便是貴族，他們或爲古代封建貴族的驕奢後裔，或爲百萬富翁最近英王封爲貴族【註一】的人們的執袴子弟。他們大多爲地主階級，盛氣凌人，正如法國朝臣一樣的反民主和自私自利。

也許人要說，英國國會是合乎民主的，因爲人民的代表，在下院即平民院中可以找到。所以有貴族院的原故，不過是使得政府穩固一點而已。但平民院真正可以代表民衆嗎？且讓我們看來。

我們可以毅然決然的說，十八世紀的英國人民，是沒有選舉議會代表的權利。在鄉間，被選舉的人是一「州武士」(knights of the shire)，每州或每郡中有兩武士當選。被選舉人既有一定的，即無所謂人民的代表。而且選舉人有財產資格的限制。他必定要有每年值四十先令租金的地產。當日四十先令的購買力，自然較大于今日。如此的情形，有資格投票選舉的人自是不多。尤有甚者，能選舉的人，不敢隨意的選舉，不敢作單獨的嘗試，因此他們把他們的選舉票賣給有錢的貴族，所以投票一事爲一般富足的地主們所包辦，當選的「武士」是他們指定的。

【註一】 凡爲貴族，在貴族院中可得一個世襲的議席。喬治第三封了許多貴族，在他死的時候，有三百餘人之多。

鄉間選舉之不合乎民主，既如上述，城市(towns or boroughs)的情形則更糟糕。選舉的方法，沒有法律規定，各城市依照習慣做去。在甲城市裏，由貴族控制下的市政府選舉代表；在乙城市裏，選舉由基爾特辦理；而在丙城市裏，只有少數所稱之爲『自由人』(自然每個人是自由的，這裏所說的自由人，是特別指市政府機關的人員)有選舉權，他們往往出售他們的選舉票，五磅一張。大概的說，城市的議會代表，是由少數富有的政客指定的，而工人們對於選舉不聞不問，仍是繼續他們的工作。據估計起來，真正投票選舉平民院議員的人，不到一千五百人。

在許多地方，貴族或市民委任他們的候選人，不舉行選舉的形式。至于在幾部份勢力競爭選舉的地方，賄賂公行，那一部份賄賂的本領大即得勝利。在競爭選舉的時候，有四十天投票，在這個期內，每票的價目可漲至二十五磅或二十五磅以上。選舉票的購買十分可靠，因爲投票是公開的，每人怎樣投票，選舉的是誰，任何人都可以知道，因爲投票冊上註明，可以查看得到。如此的選舉，每次所費有數千磅之多，自是常有的事，無足怪者。

【腐敗城市】(Rotten Boroughs) 英國的投票，農民與工人不能參加，其投票方法，又易引起不良的結果，到腐化之路。但是腐敗之點，不僅于此。各區選舉權的分配，是不合情理的。以古舍藍(Old Sarum)爲例：牠以前是一個繁榮的鄉鎮，故有選舉權，但這鄉鎮後來衰落了，無人居住，只見一座孤獨的小山，而

牠仍能選舉兩個代表到國會去，這是沒有理由的。沿海的都維契城（Dunwich）也是如此。牠早被海水沖破，只剩下破瓦頹垣了，而也還能選舉代表。康瓦爾（Cornwall）的波孫尼（Bossely）是一個三家茅草屋的小村，但是那裏的居民能選舉兩個議會的會員。

『腐敗城市』仍能有投票之權，而新興繁榮之市如曼徹斯特（Manchester）、黎芝（Leeds）、設斐爾德（Sheffield）則置諸不理。當古老城市沒落的時候，牠們隨之工業而發達起來。但是國會的代表，從查理第二至十九世紀的前三十年，仍是沒有改變。因此，十八世紀的英國國會，既不代表社會各階級的利益，也不代表民衆的利益。政治是紳士的遊戲。坐在上院的貴族，有他們的傀儡在下院。一位名字叫做羅司爾爵士（Sir James Lowther）的，他一人在下院有九個傀儡。這是被遣派去的，他們須受貴族的命令，否則被認為不誠實的人。

【國會的賄賂與腐化】 在上述情形之下，我們不難想像國會議席的購得，如同戲院中包廂之購得是一樣的。議員既化了一筆錢而取得人民代表的權利，他自然也接受賄賂的不義之財，如果他因良心的驅使，不肯這樣做，他至少是願意接受政府給予他的事情少而酬報大的位置，得到這位置後，他在議會中的投票，自以政府的意志為依歸了。

【英國內閣】 自一七一四年至一七六一年之間，濫用私人的事件，民權黨（Whigs）的政客毫無忌

顧地做，而得到他們的成功。如我們在前面所述的，民權黨的著名領袖窩爾坡爾爵士，受兩位喬治王的重託，拜命組閣。他于是把國家重要的職務，委于他的同黨。而這個時期中，內閣制思想的基礎鞏固了。因為窩爾坡爾委他的友人以重任，後來的政治家也倣尤，給擁護他的人以要缺。這樣內閣中大多是同黨的要人，他們開會討論一切事宜，國會是秉承他們的意志。如果國會反對內閣所擬定的方法，那末內閣只好辭職，全體閣員都辭職。所以內閣閣員的進或退是整個的。

英國政府的事件，既由內閣執行，而內閣又須倚賴下院多數議員的擁護，那末，英王做些什麼呢？他所做的，自然是很少的了！

【喬治第三治下的英政府】 喬治第一與喬治第二不違反內閣政治，故安然的過去。但是喬治第三（一七六〇——一八二〇）則不然了，他想擺出權威的架子，使人敬服。他想做內閣會議的主席；他用賄賂打倒了民權黨的勢力，他時常叫大臣們辭退，因為他不歡喜他們的政策。

除了被他收買了的許多人以外，喬治第三還有許多熱誠的擁護者。相信安吉利根教會而不信仰民權黨腐敗政治的鄉下紳士或教士，是歡迎這位君主獨行獨斷的。那般人變做保皇黨（Tory）的基本份子，有時被稱為『國王的友人』。有了他們的擁護，一方面又濫施嘉獎以買人心，喬治第三于是能夠使挪兒斯（Lord North）安位十二年（一七七〇——一七八二）之久。挪兒斯是他的一個志同道合的首相。但是，我們

前面已經講到，那兒斯因美國獨立戰爭而下台，其後二年政治陷于混亂的狀態。

【改革的需要】無疑的，如果有一個國家需要改革，莫過于一七八三年的大不列顛了。我們看，英國到處是乞丐；貧困的人一天到晚的在工廠中工作，他們的子女也在工廠中工作；商船在水上遭盜劫；農人有如農奴一般，爲他的一塊土地所束縛；兩百種以上的罪名，如偷竊一先令，或斬下一根蘋果樹等，就會處以極刑；宗教之不寬容，無以復加——教友會信徒監禁起來，天主教徒沒有做官或做國會議員的資格。而愛爾蘭又被操縱國會的少數自私自利兼頑固的人所敗壞。

但是上述的一切，英國「改革家」們沒有十分注意到。有幾個人痛詆黑奴的買賣，但是那生意是遠離英國海岸而做的。改革運動自以腐敗的國會爲對象，此運動的擁護者爲反對民權黨操縱選舉的鄉下紳士，及新興的小資產階級。至于商人及新工業城市的製造家，也覺得國會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于是他們提出純潔政治及改革代表制度的口號。

【尉爾克斯 (Wilkes)】改革精神有長足的進展。十八世紀中葉，尉爾克斯，他是一個側目而視而不道德的一個人，但是一個很能煽動人的一個編輯，引起了改革的導火線。他曾批評過喬治第三，而他被選舉爲平民院議員，平民院後來把他驅逐了，但他不問平民院的意志，叫人民還選舉他，說那是他們的權利。他因這樣而得到許多的傾慕者，並因之而負盛名。人們把「尉爾克斯」與「自由」放在一起說。他終于當選爲

倫敦市長，他的地位可以使得他爲自由而努力了。

在這個時候，英國有了四種報紙，更足以促進改革運動。在報紙上，載着國會的辯論，人們漸漸對於國事不滿意起來。但是輿論的自由還談不到，古老的箝制輿論法還是執行。凡對君主攻擊的人，或禁于獄中，或放逐國外，而每張報紙又要抽印花稅。

【福克思(Charles J. Fox)】在新潮流勢力之下，一部份民權黨負鼓吹改革。喬治第三把他們揮去了，他們現在想以鼓吹改革爲手段，來恢復他們自己的及國會的勢力。在民權黨人中，福克思(一七四〇——一八〇六)爲最著要的人物。他自小就由父親授以賭博之術，故對於此道甚精。但紙牌與跑馬使得他瀕于破產；夜間荒淫無度，白天在牀上睡覺。他所交接的一般『白相』朋友，遭倫敦人民的物議。所以不管他有雄辯的天才，超人的本領，他的放蕩的生活，使他不能成爲一個成功的改革家。他的朋友是認識他的，知道他是一個自由思想的人，一個被壓迫人民的同情者，他們相信他是真心想促進國會改革，宗教寬容，及廢止黑奴買賣的。但是他人不相信一個不能修身的人而能爲公衆謀幸福。而福克思也欠缺政治上的手腕。

【改革的綱領】福克思雖然有許多短處，但改革運動，他推進不少。改革委員會所召集的一個民衆大會，是他主席的，在那大會中，通過了改革的綱領，此爲後來英國民權之爭的張本。其綱領包括六項要求：

一) 成年男子普選(二) 每地方代表的多寡以人口爲比例(三) 國會議員應給以薪金，俾窮人可以入國會

而無生活問題之累(四)取消選舉的財產資格(五)採用秘密投票及(六)國會每年選舉一次。

【小庇得(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改革聲中比福克思猶爲重要的一人爲一位青年政

治家小庇得(一七五九——一八〇六)他是著名茶坦姆伯爵(earl of Chatham)的次子。當他不過七歲的時候，小庇得嘗說：『我要在平民院演說，如爸爸一樣。』在他的少年時代，他總是抱着這個志願；他讀書求學，練習演講及辯論的藝術。二十一歲的他，是一個長瘦病似的青年，但有獅吼的聲音，偉大的志願，和堅決的自信力。他在議會中佔得一議席之後，不久便引起人們的尊敬。他是當日年紀最青而最有希望的政治家。起初他是屬於民權黨。

因時勢的關係，小庇得組織一個重要的新黨——『新保皇黨』。因爲他的誠實，因爲他鼓吹議會改革，沒有代表權的中產階級等擁護他。在另一方面，他受喬治第三之命，出而組閣，不顧國會中多數的反對，他又得到鄉下紳士及教士的贊助，他們是尊王而反對國王。小庇得自身也是很道德的，他的滌清腐敗政治的決心，使他變爲當時人們的偶像。

一七八四年的議會選舉，小庇得大告勝利。那年他做了得上下兩院多數擁護的首相，民衆都歡迎他。他在倫敦被人歡宴，他的車到的地方，萬人空巷爭看他，歡呼他。

改革的前途，似乎是很光明的。可怕黑奴買賣，已減少了，言論得到較大的自由。取消『腐敗城市』代表權

及給予新興城市代表權的議案，都提出了。

【英國改革的停止】 如果能讓小庇得一步一趨的改革，成績一定斐然可觀。但是，這個時候法國革命爆發了，使得小庇得大吃一驚，誠恐英國也步法國的後塵，發生暴動。英國政府及上等階級不敢改革了，對民衆運動施行高壓政策，以免英國也有革命。

【結論】 從我們對於十八世紀英國政府的研究，可以得到兩個重要結論。第一，雖然英國政府備受法國哲學家的頌揚，認為是政治自由的模範，而其實牠是腐化的與壓迫的。第二，改革精神在英國是很急進的，但是因法國傳來的革命消息，改革不能一往直前，英國當局恐怕英國隨法國而革命，乃竭力阻止改革的運動。

第二節 開明專制 (Enlightened Despots)

在英國，因為有民衆運動，進步與改革精神，漸漸的普遍起來。但在大陸則不然，大陸所有的，不是議會的政府，而是由「因上帝恩惠」而統治的君主。法國、普魯士、奧國、西班牙、俄國人民所關心的，不是民權的問題，而是君主善惡的問題。『我們的陛下是殘暴的、奢侈的、不進步的呢？或是明幹、思想自由的呢？』他們這樣反覆的問。

【大陸的開明專制】 十八世紀大陸的君主，都是開明的，都是仁愛爲懷而抱有志願的。奧國、普魯士、西班牙、多斯加納（Tuscany）、撒地尼亞（Sardinia）、巴威及瑞典的王座上，坐的是非常之才的人，他們以人民的幸福爲前提，並不以個人的享樂爲目的。

所謂開明專制之主，便是一位主張王權而不贊成民治之君，但是他的專制是與仁愛混合在一起的，義他是以國家的尊榮爲懷，人民的安居樂業爲念。開明專制之所以造成，是由于十八世紀專制政體和唯理主義同時的發展。

【普魯士的大腓特烈（一七四〇——一七八六）】 開明專制君主中最成功者之一，爲普魯士的大腓烈特（Frederick the Great）。在前面，我們已經說到他如何的征討全歐，以增進普魯士的尊榮和勢力。我們現在要看他怎樣的對於普魯士的政府，施以科學的方法。

十八世紀智識的發展，是一日千里的，腓特烈却能夠抓住他的時代。當他是個兒童的時候，他便愛讀法國戲劇，學習拉丁文（這是違反他父親的意志的），腦中充滿了自然神教哲學家的思想。他似乎變做了一個夢想家，而非一個統治者。他的父親威廉第一待他是很嚴厲的，他只好放棄吹笛子，作詩歌，而注意到國家財政的報告，及官式的文件。這樣，他漸漸的對於政治發生興趣了，到了一七四〇年他的卽位，他不僅是開明，而且是很操勞的。

這位少年君主，對於他的責任，認識得非常清楚，他甚至用法文著了一本關於政府理論的書，他的名言是：『國家之有君，猶人之有首；爲君者所視、所思、所行，應皆爲整個之社會設想，夫如是，則一切之利益可以獲得。』君主者，非絕對專制之主人翁，乃國家之第一僕人也。』腓特烈實在是普魯士的第一僕人，他早晨五時即起身，做國事到十一時，下午的光陰則化在委員會的議會中，或檢閱軍隊。

他所努力的，是求造成普魯士的歐洲最完善的國家。他小心翼翼的監視着法官的判決案是否有誤。他委任一般法學家立法，把法律變爲很簡單很明白，個個人都會知道，不致犯法。他取消了從前對於有嫌疑的罪人苦打成招的方法。

腓特烈既對於司法改良。而對於教育也頗注意。他辦了許多小學校，俾他的人民于可能範圍以內，至少可以學習讀書寫字。關於宗教事件，他讓個人絕對自由；因爲他是一個自然神教者，如當日的自然神教者一樣，他是相信宗教寬容的。

較之司法改良，教育普遍，宗教寬容猶爲重要的，是他的促進人民的物質進步。如果在他的統治之下，農人商人不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時代』，他認他是失敗的。因之他鼓勵工業及絲的製造。他請別地方的節樸農民移殖到普魯士來。運河也是他開的。濕地沒法變爲乾土，做很好的畜牧之地。受戰爭蹂躪的區域和平恢復以後，他把種子交給人民，叫他們耕種，並將戰馬借給他們犁田。他勸告地主們把土地開爲菓園，以得利潤；且

鼓勵農民們種蘿蔔。農民的經濟責任，輕鬆了許多。腓特烈自己說過，如果一個人終日在田間做事，他決不致受捐稅之累的。

捐稅一項，固然沒有若何的減輕，但是每個人民都知道君主是不浪費金錢的，故並不怨形于色。腓特烈不是將金錢濫用在寵臣上的一個人。他很仔細的考查一切用款；他的官吏不敢稍有奢侈，因為恐被責罰，或受他的冷譏熱諷。

是因為腓特烈財政方面處置的得當，故普魯士能維持二十萬的陸軍，於是進行征伐的政策，結果取得西利西亞（Silesia）及波蘭的三分之一。對於軍費，他是毫不吝惜的，雖說如此，而他用一文錢，普魯士得到一文錢的利益。整日的操練，嚴格的紀律，近代的軍器，良好的軍官，這樣，使得十八世紀的歐洲，聞到普魯士的海陸軍即生長。

在敘述腓特烈的政績的時候，我們差不多忘記他對於哲學的愛好了。這我們不得不作一言的；他的開明專制，不過是他的一方面。當他想如何壓倒馬利德利撒（Maria Theresa）的時候，他歡喜吹着他的笛；對於令人欲倦的報告或稟帖，他歡喜作幽默的回答；他歡喜與一般知名之士，坐在一張桌上討論詩歌，科學，及戲劇。實在的，他並沒有對後起的德國青年詩人——勒斯（Lessing）與歌德（Goethe）——加以勉勵。他認為他們的作品索然寡味，不能感動人。但是他聘請法國文人到柏林來，並給予柏林科學院新的生命。福耳

特耳嘗爲腓特烈上賓之一，這位普魯士王所作的法文詩，由這位大哲學家潤筆。

○俄國喀德隣女皇（一七六一——一七九六）當腓特烈說「君主乃國家之第一僕人也」的時候，喀德隣第二（Catherine II）正是俄國的開明專制。在她的偉大功業的過程中，她抽了時間，運用她的生花妙筆寫信致法國哲學家們，送了福耳特耳許多禮物，並延聘狄德羅到俄國來教他的兒子的書。她也是一個自由思想的君主，熱心討論俄國立憲及農奴解放諸問題。學校與學院都建設起來，法文成爲當日上等社會的言語。

但是，我們要知道，喀德隣並不是真心想改革的，並不是真心憐惜農民的。她對於熱烈的改革家且加以高壓。她的朝廷是一個穢亂的朝廷。她所承認的憲法，沒有頒佈，農奴的可憐狀況，且更爲惡劣。她寫給莫斯科總督的一封信上說：『親愛的親王呵，你不要怨言俄國人是不願受教育的；我所要辦學校，並不是爲我們自己，而是爲歐洲哩，使得歐洲頌揚我們罷了。你要知道，如果到了我們的農民真想求學的一天，你我都要失去我們的地位呀！』從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看出喀德隣不過是表面上想做一個開明專制之主，而心中正是相反的。她的虛僞的性格，到了法國革命，更暴露無遺了，她利用這個機會禁止一切的改革。

【西班牙的查理第三（一七五九——一七八八）自然尚有其他的開明專制之主，他們是很誠實的。查理第三（註一）因能幹大臣之助，促進西班牙的許多改革。基督教徒被壓制了；天主教裁判所取消了；馬

得里 (Madrid) 的街市上，有了警察站崗；德意志的農民，被鼓勵移到西班牙；路道和運河都建造起來；工業振興；科學發達；海軍的力量增加約有一倍。西班牙在查理統治之下有三十年，他死了以後，西班牙的所收的稅，超出三倍，牠的人口也從七百萬增至一千一百萬。

【葡萄牙的約瑟第一（一七五〇——一七七七）及其他】查理的隣人葡萄牙的約瑟第一 (Joseph I) 有了一個著名的大臣，名字叫做蓬巴爾 (Pombal)，他是一個典型的哲學家及活動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之下，葡萄牙的工業、教育、商業均大為推進，有如西班牙一樣。瑞典的考斯道夫第三 (Gustavus III, 一七七一——一七九二)，也提倡工業，做了工人的朋友。在意大利，撒地尼亞的國王正從事解放農奴，而在多斯加納，利歐破爾得公爵 (Duke Leopold)，他即為哈布斯堡皇約瑟第二之弟，也促成一些重要的改革。

【奧國的約瑟第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身兼奧國大公爵及神聖羅馬帝國之帝的約瑟第二，澈底的做了一個開明專制之主。他是開明專制中最熱心的，同時亦即最失敗的一人。從他，我們可以認識當日哲人而兼君王的目的及其弱點。

【約瑟之母馬利德利撒（一七四〇——一七八〇）】當我們未講到約瑟的事業以前，我們先要知道他的母親——馬利德利撒——在哈布斯堡王族統治之境內所做的事。我們已經說過她如何的大胆以

【註一】查理第三即以前那不勒斯王（一七三五——一七五九），在該處曾促成許多改革。

抵抗大腓特烈的鯨吞野心。因為西利西亞的失去，她由波蘭的瓜分中得了加里繼亞 (Galicia) 及摩普達維亞 (Moldavia)，以償補此失。她的對外如此，我們現在要談她的內政。

各地方的軍隊，她把他們結合起來，成為國家的軍隊。德文做了軍官的正式文字；在文官方面，德文代拉丁文的運動亦因之而起。各教派的權利取消，以促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壓制耶穌會教徒的教皇敕令執行了。大學再為改組；該時所訂的中小學制度，甚為完美，一直存在到一八六九年才稍加改正。

馬利德利撒所提倡的一切改革，到了她的兒子的時代，是『蕭規曹隨』。但是有兩個重要之點她與約瑟不同，也與普通的開明專制不同。第一，她是注重政治，而不愛好哲學。她並不進行整個的改革，或盲目的相信好聽的理論，她所採取的方法，都是實際的，溫和的，足以補救當日不良之處。她是小心翼翼的，不犯人民傳統的習慣。第二，馬利德利撒是篤信羅馬天主教。她所以她愛的人民的原故，並非由于什麼政治的理論，這是她的宗教責任。大腓特烈也許竊笑良心，喀德隣也許輕視道德；但是馬利德利撒在一個不信仰宗教的時代而為一個篤信的基督徒；在一個崇尚風流的時代而為一個純潔的婦人。

【約瑟的政策與計劃（一七八〇——一七九〇）】馬利德利撒的長子約瑟第二，教養成爲一個羅馬天主教徒，所以他雖然深受盧梭文章的影響，而終未與天主教會脫離關係。他既不以宗教的熱誠，也不以機謀的手段為原則；他是相信哲學的。他說：『我已經使了哲學做我的帝國的立法者；我要依照他的合理原

則以改造奧國。』

這位少年君主，是抱着決心取消不公平的事件，解放被壓者的痛苦，及抬高低下階級人民的地位，這已使我們稱讚。他的志願是要造成奧國爲一個強盛的，統一的繁榮的國家，他自己做人民的恩人，保護製造家與解放農民。奧國要依照盧梭所想像的改造，除了盧梭民權思想的一點。

約瑟第二雖有良好的志願，但是他尙欠相當的手段以促進這個大改革。他只知道法國哲學家的思想，而疏忽了當時的實際狀況。他宣稱教皇的敕令不得他的許可，不能在他的國家內公佈；他任命主教；他將教會的土地充公。教堂中兩旁的祭壇及其他物件都搬出來，並不是因爲祭壇的無用，而是因爲他想這些東西是代表迷信的。一切舊禮節，人民很歡喜的，均由他的命令改革了。許多寺院被廢除。教士要在君主統治之下的學校中受訓練。他甚至對異教徒及猶太人都寬容，給予他們與天主教徒同樣的權利。

他所採取的政治政策，思想方面不無錯誤，而施行起來也未能得心應手，共有三項。

- ①他希望土地的擴張，東至黑海，南至亞得里亞海，故可以用遠處的尼德蘭換得近處的巴威。
- ②他想取消一切地方議會及其他地方獨立的機關，他的一切領土，要由受他節制的官吏統治。
- ③他要抬高低下階級，而抑制驕傲的貴族，故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敬仰他們的無所不能而皇恩浩蕩的君主。

因爲有第一個政策，所以他陷于不幸的戰爭中。他對於巴威的企圖，因大腓特烈挺身而起，做德意志

小邦的保護者，成爲畫餅。在巴爾幹半島 (Balkan) 他的軍隊打了許多仗，而所得無幾。

他的內政，正和他的土地野心一樣，毫無建樹。馬利德利撒曾把各民族不同的屬地之行政簡單化，而她很聰明的讓匈牙利 (Hungary) 倫巴底 (Lombardy) 及尼德蘭保留一部份牠們的傳習，她竭力從事收服匈牙利人民之心。而約瑟第二則不然了，把全匈牙利人認爲至寶的聖史梯芬 (St. Stephen) 的神聖皇座，帶到維也納來；取消匈牙利國會的權利；筆桿一搖，建立了一個新制度的政府。他將他的領土分爲十三省，每省由一個軍人治理。每省劃分爲許多縣或郡，縣或郡又分爲許多鎮。地方的權利取消了，一切由維也納統治。陸軍是以普魯士爲模範，農民一定要服務軍中。德文的哈布斯堡王族領土內的正式文字，這一切都是紙上談兵而已，而實際上也是一個大失敗者。奧屬 尼德蘭不願意失去他們的地方自主，叛變起來；提羅爾 (Tyrol) 亦然；而匈牙利又提出嚴重的抗議。地方的自由與傳習，自然不是一個皇諭所能取消的。

最後，在改造社會的企圖中，約瑟第二也是陷于悲哀裏。他命令一切農奴做自由人，可以不得主人的同意而結婚，有權利出售土地，及付一種固定的租金，而不要每星期代主人做四天的工作。貴族與農民共同擔負捐稅的責任，都供給土地生產的百分之十三。約瑟第二還想進一步幫助農民，他嘗說：『我不忍見以兩個農民的血汗，來事一個游手好閒的主人，而不是他應份有的。』他的計劃是要將小學教育變爲義務的，鼓勵工業的發展，及使得他的臣民都享受繁榮之樂。

【約瑟第二的失敗】 但是農民不歡喜強迫的軍中服務，並誤解了他的改革的美意；貴族不願意見到他們的封建權利的剝奪；中產階級因他盲目的鼓勵工業而激怒起來；教士也反對他的宗教政策。他做了十年的君主；但是恨他的人多，愛他的人少；對外的戰事，既遭失敗；國內又有人民起來叛變。

無疑的，當他于一七九〇年睡在牀上將死的時候，沒有一個親或友安慰他，這位失望的改革家是這樣的說：『雖然我吃足了苦頭，而只有很少的人快樂，大多的人是不滿意，他們未免忘恩負義了。』他囑咐他的大多的『改革』應該取消，並在他墓誌上，寫着這樣一句憂愁牢騷的句子：『這裏長眠的一個人，雖然他生時抱着至善的志願，而一事無成！』

【開明專制的弱點】 開明專制中悲傷失望的，不僅約瑟第二一人。他們的弱點，就是他們不能得到人民的同情與擁護。如約瑟第二，他是一個專制的君主，他硬着頭皮進行一切改革，而不問人民認為需要與否，這自然是不大好的。所以其結果，他的新方法大多不能進行，他所得的酬報，便是人家對他的怨恨。

如果一切的君主都有如大腓特烈的過人之才，開明專制也許可以盛極一時；而不幸即懷着善意如約瑟第二，倘有不合實際之誦；無善意的君主，則更不足論了。在普魯士，大腓特烈的繼承者威廉第二 (King Frederick William II) 是一個既無才又無德的人；到了他的時候，大腓特烈辛辛苦苦促成的改革都廢弛了。其他國家的情形，也復如是：精明英幹之君以後是昏弱無能之主；節儉之後是浪費；政治腐敗使改革工作等

于零。人民還是照舊的受壓迫，他們還是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第三節 法蘭西王國

沒有一個專制國家有如法國之甚。到了十八世紀的法國政府，是每况愈下，所以最後法國的改革，不是用和平手段，而是用激烈的革命了。

【法國人民的狀況優于鄰國】 以實際情形而論，大概的說，法國人民則較優于德意志人民或意大利人民。法國中產階級之多，僅次于英國；而法國農民的地位，又稍高于其他大陸國家的。但是正是因為法國人有較好的物質生活，他們才能從事批評他們的政府。以下等階級而言，他們並未做沒有希望束手待斃的奴隸；反之，他們是身體魁偉的農民，或克勤克儉的工人，他們希望着比較良好的時代之來到，痛恨社會的不平等及政府的腐敗。中產階級格外不願向專制君主低首；他們的人數是很多的，他們有智識，有財富，有勢力；這個階級很能認識專制政體的錯誤，希望在政治上得到發言權。法國人民智識上比較的開通，所以對於國事比較的通知。

讓我們看一看法國政府糟糕到那一個地步；再可以知道那位貪安的專制君主——路易十五（一七一五——一七七四）——之過失是如何的大。

【國家行政——國王】法國的國家行政制度是混亂的，而對於人民是壓迫的。理論上法國的行政固是簡單——政府即是國王。路易十五曾說：『國家的主權是在我一人的……立法權只是屬於我的……人民是我的，國家權利和我個人的權利是一樣的，同在我的手裏。』

但是實際上國王並不能制法律，維持秩序，或徵收捐稅，因為他鎮日在花天酒地或打獵為戲之中。他是視國帑如糞土的，常歡喜參加戰爭，有時則干涉他的大臣的工作。這樣，國家大事陷于無制度的狀態，由一般羣小包辦，頗為混亂。

【皇家會議(Royal Council)】國家行政的最高機關是皇家會議。牠包括六個主要大臣及約三十個顧問，後者是助前者掌理國家的大政，如頒佈敕令，討論外交政策，徵求捐稅，及批閱地方官吏呈上的報告。

【地方行政——州知事(Intendants)】皇家會議派員到各地方，做牠的代表，叫做『執行吏』(bailliffs)，但他的職權漸漸的失去，以後成爲一個拿乾薪的職務。至于地方的總督(Governors)，也復如是，吃飯拿錢而不做事。這樣，地方行政的大權，旁落于州知事之手。當時的州知事，共三十四人，但稱爲『法國的三十個暴君』，他們是國王的大臣委任的，在每個州內作威作福，如同小國之君。

州知事的職權是很大的。地方納稅，完全由他支配。在每區他有代表，由代表監督警察，維持秩序，及招募

兵丁。在荒年的時候，救濟貧民也是州知事担任。建造禮拜堂，或修理市政府，需要他的同意。如皇家議會下令築路，州知事須指導農民做這個工作。因為他的職權有若斯之多，無怪人稱他爲『老爺』。

【巴黎法庭 (The Parliament of Paris)】皇家議會及州知事的制度，如果沒有其他操縱大權的機關，尚不失爲簡單，但是事實不然。我們先看巴黎法庭吧，牠最初是一個司法機關，牠的工作是簽字于將要頒佈的皇諭上。但後來職權擴大了，如果對於一個皇諭不滿意，牠可以拒絕簽字。那末國王唯一的辦法只好召集巴黎法庭主要人員會議，以個人的名義命令他們簽字。

【省議會 (Provincial Estates)】在幾省內，有所謂省議會。此機關自中世紀就有的，而並未立法。但牠對於捐稅是有發言權的，也有權監視道路的建築和捐稅的徵收。

【市議會 (Town Councils)】法國市政府的組織是特別的。由少數富有市民操縱之下的基爾特，選舉市議會。市議會的職務，是管理一市的財產，委任稅吏，監督道路的修補及入口貨物的關稅。我們可以看出，市議會是超出職權以外的，而州知事也是超出職權以外的，這樣常常發生行政上混亂的現象。在鄉間，州知事和地方自治會也有衝突。

【行政的混亂】讀者也許可以知道混亂是法國行政制度的一個特點。『一國三公』，『人民無誰適從』。這樣制度的結果，便是腐敗與複雜，人民的自由無由保障。小官僚作威作福，魚肉人民。他們給上司呈文中

所說的是一事，而對於小民的虐待又是一事。如果州知事一定要增加捐稅，人民只好忍受的。政府變做一個無所不能而神秘的東西。在饑荒之年，人民嗷嗷待斃，他們敢怒而不能言。

十八世紀的法國，不僅行政上混亂，重量與度量漫無標準，貨幣、通行稅、關稅各處各有不同。最惡劣的是法律與法庭也因地方而異。

【法律的混亂】 在本市認為是合法的事，在隔五英里的地方會變為不合法。法國各地，約有四百種法律。有的區域行的是舊羅馬法；有的地方的法律，是淵源于日耳曼民族。許多法律是不成文的，即成文的法律是用拉丁文寫的，而非用法文寫的。結果，只有有特別好學問的人才知道法律，普通人是莫名其妙。以法律本身而言，牠是十分殘忍的，不公平的。罪人的手、耳、或舌都可被割。他的身體可以被火燒紅的鐵燙傷。絞刑是很平常的。

【法庭的混亂】 法庭與法律同樣的惡劣。法庭有許多種類——皇家法庭、封建法庭、教皇法庭、財政法庭、軍事法庭等；狡滑的罪犯，知道何種法庭于他便利，而投到該種法庭之下。最高法庭有十三個，名義上以巴黎法庭居首。

【司法的黑暗】 法庭雖多，而公平的判斷則少見。受冤的人們，苦打成招。審案的時候，不許人旁聽，故無人知道決判的理由，法官是向來不申說的。民事訴訟可以從這個法庭打到那個法庭，一場官司可以延遲

許多年而不能解決，一直到原被告雙方錢化完結爲止。律師的目的在得當事人的錢，並非爲求公道。

【禮服的貴族】(Noblesse de la Robe) 在法律混亂管轄權衝突的狀態下，皇家法庭的法官則漆黑一團。他們大多爲中產階級，他們的職位是出錢買來的。出了一筆大款後，不僅一生可以做法官，且可以將這個位置傳給子孫。據說，中產階級之做法官者，有五萬人之多。他們變做一種低級貴族，可以免去某種捐稅，可以得到某種榮譽。當一個中產階級做了法官，穿上一套禮服有當差的服侍，這是他的隣人羨慕不置的。中產階級的法官，便叫做『禮服的貴族』。

自然，法官買到手，是名利雙收的事。出庭費及罰款是給予法官的；狡滑的法官，決不輕放一場官司。馬馬虎虎的過去，一定要弄幾文。賄賂公行，凡勝訴的人，都是送了許多禮物或金錢給法官的。公道不彰，莫此爲甚。

【軍隊的腐敗】法國的行政與司法，既不足道，而軍隊又復是腐敗不堪言狀。軍隊中有許多是外國人，有許多是從鄉間及城中拉來的。每年有好幾千的逃兵。軍士表示不滿意之色，但如果有良好的軍官指揮，他們還可以作戰。但是情形不然。軍官的數目自是很多的，每一百五十七人就有一個將軍。但是，他們是怎樣的軍官呢？吃喝嫖賭，無所不爲，而對於軍隊，則不聞不問。做指揮的資格，不是以能力爲斷，而是要看貴族的血統。一個一生沒有見過戰場的伯爵，可以做軍官，一個七歲大的小孩子，可以做上校，真是糟天下之大糕。

【財政的混亂】 混亂的行政，不統一的法律，腐化的官吏，無組織的軍隊，這一切表示法蘭西王國的衰弱。但是財政的無秩序使得這個王國失去生存。一個政府對於財政沒有辦法，就好像魚之失去水一樣的。破壞的戰爭，耗費金錢的軍隊，奢侈的王宮，路易十五的揮霍無度，其結果，使得國家債台高築，國帑空虛，而人民備嘗苛捐雜稅之苦。如果有一個國家需要開源節流甚般的，那莫過於十八世紀的法蘭西王國了。然而國王的大臣們並沒有注意到改革。他們不報告國家財政的危機，所以沒有人知道國庫的真情；即國王自身也不知道一年所欠的債務若干。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金錢還是很隨便的用。

【捐稅的種類】 既然國王的用度沒有節制，只好加重捐稅，人民的負擔乃愈大。捐稅的來源有三：皇家賦稅 (royal revenue)，直接稅，及間接稅。皇家賦稅，是出自皇家領土，此領土國王既是主權者，同時又是地主。皇家賦稅的一筆進款是很大的，但是漸漸的減少。直接稅是重要的，國家的維持，並不多完全靠牠，國家可以隨時增加直接稅，以應急需。

【直接稅】 直接稅分三種：所得稅，人頭稅，及地稅。所得稅為二十分之一 (vingtieme)，即百分之五。法官的薪金，貴族的地租，工人的工資，農人的出產，都要拿出百分之五（註一）為所得稅。教士完全免稅；較有勢力的貴族和中產階級設法少報他們的收入，故大責任是在窮人肩上。人頭稅並不一律，但沒有一個人幸

（註一）百分之五是理論上的，其實到路易十六時為百分之十一。

免，即女僕也要付的。地租爲最重要，實際上完全是農人負責。其稅率是州知事規定的，大概以農人的納稅能力爲標準。有的農人因之假裝做貧困的樣子，俾他們的地租可以減輕。農村乃變做不景氣的現象。

【間接稅】 間接稅並不重，但大爲人所不滿。火酒、紙張、紙牌、澱粉、及五金器具都要抽稅，人民最痛恨的是鹽稅。凡是七歲以上的人，每年要從官辦鹽行購鹽七磅，其價格高于價值約十倍。鹽業由官廳獨占，私運一經查出，卽處以責罰或禁于划船中。間接稅由政府包給一般人，他們付給政府若干的錢，由他們去徵收。結果，這般人除了應繳政府以外，還要賺幾百萬法郎，到了他們的私囊裏去。而政府的財庫中因此損失不少。

【捐稅的責任】 國家國庫空虛的時候，自然不是靠捐稅可以維持的。法國的農民，已在苛捐雜稅之下呻吟着。中產階級對於所得稅、間接稅、人頭稅、國內關稅，及國王將獨占權利賜給他的寵臣等等，均深爲痛恨。捐稅的責任，由無特權的階級擔負，而教士與貴族則可以免去一切，此景此情，能維持到若何久遠，誰也不能夠知道。法國人民是怨聲載道呀！

路易十四在他的暮年，已看到這個危險。當這位年邁的國王臥在他的死牀上，熱度很高的時候，他叫他的五歲的孫子來到他的面前，這孩子便是將來的路易十五，他對他說：『我的孩子，你不久就要做一個大國的君主了。不要忘記你對上帝的責任；你有今日，是上帝賜你的。你對隣國，要竭力保持和平；不要學我好戰及浪費金錢。你的一舉一動，要和人商量討論。努力解除人民的痛苦，愈早愈妙，不幸得很，這我自己不能做了。』

【路易十五（一七一五——一七七四）】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但是路易十五卽位的時候，權臣跋扈，他僅是一個『阿斗』對外之作戰如故，財政之紊亂如故。到了一七四三年，九十歲的夫勒里（Cardinal Fleury）去世，路易十五才握政權。但是他不是大胖特烈。在議會的席上，可憐的路易『開開他的口而不能說話，他是不知道思索的』他是沒有政治才幹的，對於國家大事不發生興趣，終于大權旁落。

但是路易十五又好安樂。他對於娛色的興味不小，他不愛有才能的大臣，而愛美貌的女人。他每日浸淫于女色之中，除此以外便是打獵與賭博了。雖然他已結過婚，而對於凡是漂亮的婦女都想和她戀愛。他對於寵愛的女人是盡量的巴結，贈送她們的地產，爵位，叫她們住在凡爾賽宮，而其甚者，他聽她們干涉國事。他是願意國家日趨滅亡的。

國王的性情如此，朝臣都受他的影響了。不顧自己的太太，鎮夜的賭錢，竊笑道德之爲物，生活的奢侈，這一切已變爲當日的風尚。凡爾賽宮是充滿着快樂；太太們的一肌一容，盡態極妍；貴族們視錢財如糞土。至于法國的人民即不然了，他們受戰爭與捐稅之苦。路易十四的遺囑上說：『對隣國維持和平；』但是自他去世以後，已作了四次的戰。最不幸的是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由此戰爭法國商業破壞無餘，法國殖民地損失殆盡。債台高築，捐苛雜稅日繁。戰爭、奢侈及財政管理的失當，使得法國成爲一個破產的國家。

【路易十五治下的怨聲載道】 人民的怒聲一天高一天，路易十五雖然想阻止他們，但是無效。批評

政府的著作家逮捕下獄；急進思想的書報被充公或付之一炬；但是批評仍是批評。國王可以隨意捕人，只要簽一張字就是了。捕人的執照，國王由他的高興可以送給他的寵臣，他們于是乎可以任意捕他們的仇人，叫他們嘗鐵窗的風味。這樣，人民的反對，日甚一日。不納稅的運動因之而起，此運動的中心是巴黎法庭。他們拒絕簽字于國王的皇諭上，即路易十五對他們大發雷霆，他們也不問，態度強硬如故。此爭執頗為激烈，結果法國十三個法庭都被解散（一七七一年），設立新皇家法庭以代之。

取締民間的反對，只是暫時而已；路易十五很能知道來日的大難。他不敢公開的騎着馬在巴黎城中走了，因為人民是怨恨他的；農民對他行敬禮的時候，表示冷淡的態度；國庫則一貧如洗；山河呈破碎之色。但是路易十五並不想補救之法。他幽默的說：『一七九二年之年，國家總會存在的。我的繼承者讓他去當心他自己吧。』

【路易十六（一七七四——一七九二）】他的繼承者是他的孫路易十六，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心善而意志力薄弱的一人。他是沒有若何智識的，臨朝的時候，面紅耳赤，侷促不安；他對於國家的行政，太不行了。他歡喜在皇宮之外打獵，或在他處遊戲。國家大事則讓朝臣去幹。

◎【塔哥（Turgot）】在路易即位之初，法國似乎很有希望的，因為塔哥出任財政大臣，他是福耳特耳的友人及百科辭典的撰稿者。真的，那時改革之聲，高唱入雲。如工商業要依照放任政策自由發展；財政要整理，捐稅要減輕。教士與貴族都要納稅；糧食稅要取消；農民可以不被迫築路。但是塔哥這樣一來，又引起另

一般人的反對了。教士與貴族不願意納稅；朝臣因減薪而不滿意；捐稅的買辦對他存畏懼之心；有獨占權的實業家大爲不安；即農民也誤會他的好意；於是發生暴動。塔哥于一七七六年告退的時候，似乎大家都心定了。

【涅卡 (Necker)】塔哥是個理論家，而他的繼任者是一個商人。涅卡在巴黎是一個著名的瑞士銀行家，他的夫人很善于交際的。他繼塔哥之後任財政大臣五年（一七七六——一七八一），用商業的方法來整理國家的財政。他從他的銀行界朋友借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改良捐稅的徵收，減少國家的用費，很小心翼翼的幹下去。一七八一年他將國家財政的拮据情形作一報告，公佈出來，俾衆週知。銀行家很歡喜知過此中底蘊，普通人民也復如此。皇家財庫的秘密公開了，涅卡備受讚揚。

但是涅卡暴露了法國的財政狀況，固受一般人的歡迎，而同時招他的仇人的怨恨，他們乃進行設法推倒他。

【馬利·盎他涅特 (Marie Antoinette)】最反對涅卡的財政改革的爲皇后馬利·盎他涅特。她是一個奧國公主，馬利·德利撒的女兒，她是一個外國人，法人都恨她。當做事認真的財政大臣設法補救財政之不足的時候，她拼命的購買新衣服和珠寶，送禮物給她的友人，請票友演戲，及參加跑馬或打球，浪漫的皇后對於政治是沒有若何的大興趣，但是當她的友人在她面前抱怨涅卡過于吝惜的時候，她手是要求路

路易十六免涅卡的職

她的要求自然的被接受，因為善意的路易十六不願奪去他的愛妻及其友人的享樂。涅卡解職以後，新財政大臣爲卡倫(Calonne)。他可以說是掘法蘭西王國坟墓的。他盡量的以高利息借款，供皇后及其友人們的揮霍。

以法國的立場而言，路易十六的一樁最愚笨的事爲干涉美洲獨立戰爭（一七七八——一七八三）。美國固然自由了，英國固然失敗了，而法國的國帑也因之而損失了不少。她差不多是破產了。從一七八三年美洲獨立戰爭的結束至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爆發，其間會想了許多方法以補救法國的財政，但是都沒有效力。

【捐稅的問題】 如果特權階級——教士與貴族——能出捐納稅，法國財政尙有辦法；後來繼任的財政大臣都向國王提出這個建議。但這是完全反乎「舊制度」的精神的。假使沒有特權而須照納捐稅，做一個教士或貴族有什麼好處呢？要想大家一律納稅，這會引起一個革命的，而優柔寡斷的路易十六，也是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不革命。捐稅問題，是不能解決。

【名人會議（一七八七年）】 但是到了一七八六年，有利息的債款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政府每年的公債至少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負財政責任的官吏感覺到借款的棘手了。那怎樣辦呢？

最後國王只得召集名人會議 (Assembly of Notables)。所謂名人即是貴族、教士及縣長。國王希望從這個會議得到相當的解決財政辦法，希望得到他們的同意，特權階級與非特權階級同樣要納捐稅。但是名人們是不願犧牲的，他們只願意不拉夫築路，建立地方議會，並要求免財政大臣卡倫的職。至于捐稅問題，他們說應由三級會議 (Estates-General) 去決定。故名人會議無補于國家的財政。

【三級會議的召集】 新財政大臣爲布里恩大主教 (Archbishop Loménie de Brienne) 他登台的時候，對於名人們表示謝忱。他堂堂皇皇的宣佈他的整理政策，似乎很有希望，又舉行了新的公債。但是巴黎法庭及其他的法庭，馬上看出新財政大臣的詭計，對於公債及捐稅的命令拒絕簽字。巴黎法庭受了民衆的鼓勵，起草人權宣言，宣稱國家要錢，須由國家的代表——三級會議——正式認可。這完全是革命的口吻，各法庭又被解決了。法庭的解散，使得全國大怒，各地民衆開會，兵士不肯逮捕法官。這是真革命了，路易十六于驚惶之餘，只好承認召集三級會議。

召集三級會議，成了當日人們的口頭禪。但是若問三級會議是什麼，許多人是明瞭的。至多人是知道昔日的法國，有一個代表機關，包括教士、貴族及平民，有類于英國的國會。但是那樣的一個議會，有兩百年沒有開了，只有學者們和律師們才知舊三級會議的歷史。路易十六于無可如何之中，與一般有學識的人討論之後，公佈選舉三級會議的命令（一七八八年八月）。其會議在次年五月舉行。

【法國專制政體的失敗】 三級會議的召集，便是法國君主神權的喪鐘。這就是說專制政體失敗了。國王陷于破產之中。不激底的改革是不行的，偉大的革命行將爆發。

第十五章 法國革命

第一節 引言

十八世紀上半期的歐洲政府，雖于時勢的變遷，不得不稍有改革，而大概說起來，與舊時代是相彷彿的。該時的政治制度，是淵源于古代。社會的組織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西歐，階級的色彩極爲濃厚，有朝臣，貴族，教士，中產階級，手工工人，及農民。他們間的關係，是封建時代的。生于何階級的家庭，便爲何階級一份子，正如當日的一句流行話說：『上帝位爾何處，爾當俯首聽命。』階級之間，分有鴻溝，這好像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起來責問這個社會制度，那他是大逆不道。

【十八世紀人心的突變】不過，時代是望前面走的，上述的情形，是限于比較固定的社會。而自十八世紀以來，推進社會的動力，漸漸的大起來。因工商業的發展，中產階級的人數，財富，及勢力都大大的增加，舊制度的社會，因之而發生動搖了。商人，律師，醫生，教授，文人，越始垂誕貴族與教士的特權，而他們本身的地位，又復為可憐的市民和農民所傾慕。智識的普及，使得各階級的人都懷疑舊政治社會制度，是否合于新潮流。他們都反覆的問：舊制度是過去的，牠能適合于今日的新需要嗎？

【哲學的影響】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是主張維新的。當時的科學家已告訴人們宇宙萬物是依照自然律而行，人類要盡量利用他的理智。科學家的這個觀念，哲學家用來解釋社會情形。他們常常的問：『這個合理嗎？那個合理呢？』孟德斯鳩說君主神權是不合理的。福耳特耳譏諷教會與教士，認為他們不合理的。盧梭則認階級的不平等為不合理。柏卡里亞告訴人們對罪犯加以虐待為不合理。

然而哲學並沒有發生直接的影響；牠不過是表明人心傾向改變。當時大家都這樣相信，舊政府制度及社會階級制度已經達到了某種目的，現在已失去了時間性，一切要從根本的改革。各國對於哲學家的議論，都抱有興味，而尤以法國為甚。

【法國革命】在法國，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九年之間，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件，民權主義隨之而代了君主神權說，社會平等隨之而代了階級制度。這些事件便叫做法國革命，牠對於後來十九二十兩世紀的

政治思想及社會行爲之影響，是異常的重大。

革命之何以發生于法國，這在前面我們曾經敘及。法國是君主神權的一個典型的國家。法國的階級制度最嚴。而法國的人民的智識又比較的高。因為他們有了智識，他們造成一種批評政治制度和社會狀況的風氣。窮兵黷武的路易十四，對外戰爭的結果使得人民呻吟于苛捐雜稅之下。繼其後的又是無才無德的路易十五，在他的時代，舊制度的弱點暴露無遺。而慈善爲懷的路易十六，又不能處理當日一切的不平等事件。僅是個優柔寡斷的國王。時勢如斯，革命的潮流，無可以遏止。『改革』的意義是等于『無用』。數百年來的法國政治上的污點，要由此狂風暴雨而洗刷。

【法國革命與英國革命的區別】 我們不要以爲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與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相似。固然，英國會將一個君主處以死刑，會限制了國王的職權，會建設了議會制度的政府。然而英國革命所建設的並不是真正的代議政府，也沒有承認民權主義的理論。選舉是一個特權，只是一部份人享受的，而不是一個自然權利，爲大家所獲得。英國革命對社會上亦未發生若何影響；牠的意義是政治的與宗教的，牠不是社會的。英國十八世紀的社會階級，與十六世紀的社會階級相同，除了商人以外，各階級的關係一如往昔。法國革命與英國革命的區別在那裏呢？這我們在討論法國革命的影響時會回答。法國革命的意義，在本章之末，將加以詮釋。現在，我們注意革命重要事件的經過吧。

【革命的兩個時期】 法國革命的故事，可以分做兩個時期：第一，從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在這個期間，是用和平的方法，把法國從一個神權專制的國家，變為一個立憲君主的國家，同時人權有了規定，社會秩序有了變遷；第二，從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九年，把法國從一個立憲君主的國家變為共和國，在內憂外患之中，法國對於民權主義作第一次的嘗試。我們先看當日各階級在革命中所處的地位。

【朝臣及有特權者】 享受『舊制度』下的政治和社會的利益的人們，自然是反對革命的。他們便是朝臣，親王，教士，與貴族，他們不作最後的掙扎，是不肯放棄他們的權利的，他們認為他們的權利是由于神賜。他們之所以承認開三級會議，實是時勢使然，而決非他們的初衷。他們至多是贊成用溫和的方法以促進改革。他們恨革命，他們怕革命，甚至於怕革命的思想。然而，革命之成功，正是要犧牲他們的。

【中產階級】 在舊制度之下，中產階級的損失很多，如果實行改革的話，他們的獲得必甚大。在立法機關內，他們一定是多數，而他們的立法，一定以他們階級的利益為前提。這樣，他們會使特權階級恐怖起來，而低等階級亦會感覺到失望。法國革命中的真成功者，還是中產階級。

【城市的無產階級】 各城市的手工人及貧民，差不多是嗷嗷特斃了。所以他們對於立法會議抱着莫大的希望，對於反革命的勢力，竭力與之奮鬥。為保衛立法議會的自由，他們是不惜流血，而希冀把持此議會。沒有他們的合作，法國革命不會成功。

【鄉間的農民】素來受壓迫的農民，素來不聞其聲的農民，而現在他們大聲疾呼的發表意見了，他們是革命中的一個雄厚的力量。他們起來反抗壓迫他們的貴族，做燒殺的事件。這樣，他們使得中產階級及貴族對於他們拭目相待，間接的促成法國革命的社會性。

【外國對於法國革命的態度】法國革命之爆發，其他國家的君主對之自然是很注意的。如果法國人民可以推翻專制，可以實行社會的改革，那末其影響所及，不知伊于胡底。奧國、俄國、普魯士的人民，不是可以同樣的革命嗎？外國的君主，少數爲路易十六着想，多數爲他們自己着想，於是聯合起來，想平服法國的革命軍。那個時候，法國革命已是快要成功了，法國的各階級，除了享有特權的階級以外，實行聯合戰線，對外國軍隊作迎頭的痛擊。這一方面固是爲了法國，一方面也是爲了人類計吧。其結果，法國的中產階級，市民，農民等，不僅打退了外來的軍隊，救了法國，並且把革命的影響，遠播至歐洲的各處。

第二節 法國專制政體的告終（一七八九）

【革命前夜的法國】革命故事起始的時候，法國正是一個絕對專制的國家，以神權說爲天經地義。階級制度牢不可破似的。在鄉間，人民呻吟于苛捐雜稅之下，備嘗痛苦。在城市，人民的工資既少，又加以糧食的不足，呈恐慌的現象。中產階級則對於貴族的優越的地位，垂涎欲滴；對於當日的批評哲學，發生無窮的興

趣；對於大不列顛的政治與社會的情形，則表示萬分的傾慕。法國的公債的數目甚爲巨大，一大部份的國家收入須付公債的利息，雖然朝臣的薪俸減少，仍無裨實際。法國經濟的困難，是無以復加了。

【財政的棘手】 其實前面所舉出法國革命的許多原因，可以合之而爲一，即路易十六治下財政的棘手。國王及其大臣們是想竭力維持舊制度的生命的，即三級會議亦已開始召集。路易希望于無可如何之中，三級會議的結果，也許可以對於財政上得到一個辦法，這樣，神權君主及舊社會制度尙可以苟延殘喘下去。

【三級會議】 路易十六既抱有財政改革的希望心，於是在一七八九年五月召集三級會議，在凡爾賽宮開會。三級會議自然不是一個革命團體。雖然一百七十五年來，法國國王獨行獨斷，不問三級會議，而牠仍不失爲舊政府一個立法機關。三級會議是一三〇二年腓力王（Philip the Fair）最初召集的，自該時至一六一四年間有時開會。牠是由三種獨立團體組織成功的，代表教士、貴族及平民（第三階級）。投票表決的時候，每階級爲一單位，故凡一件議案有兩階級同意，便可以通過，教士與貴族同爲有特權階級，他們往來的聯合起來，由他們操縱一切，第三階級的平民代表，無可如何。至于三級會議的職權，其實並不算是立法機關，不過是君王的諮議機關而已，牠的議決案，君王常對之不加以重視。法國三級會議，與英國的國會，在職權上與組織上都不相同。三級會議素來沒有責問過君的主權威。

【三級會議的選舉】三級會議既將舉行，故于一七八八年至一七八九年之冬季法國各地實行選舉。其選舉的方法是依照慣例；又依照慣例國王叫選民們對於其本地的情形作一報告，將不良之點，一一舉出，並建議補救的方法，以備採納。

【陳情表 (Cahiers)】選舉既畢，發現人民所要求的，不僅如國王所期望的。選民所呈過的陳情表中，滿紙都是怨言，都要求澈底的改革。但是他們的態度是溫和的，他們的口吻是很恭敬的，毫沒有革命的意。他們萬口同聲的表示對於國王的忠誠，沒有一人對於國王作誹謗語。然而其辭雖謙，其情實切。他們都受了哲學家的意見之影響，希望政府與社會都有根本的改良。第三階級對『舊制度』下的社會不平等，攻擊尤不餘遺力。他們已是躍躍欲試的想得到一部份的政權。

【第三階級】第三階級所部出的代表，是比較最好。他們受過良好教育的，他們的三分之二是律師與法官；還有許多是學者。他們都羨慕大不列顛的政府制度，在那種制度之下，國王的職權減去了許多；他們的階級利益，自然是反乎法蘭西王國的傳統政策的。有智識的第三階級，到了現在，毛羽已豐了，要他們盲從君主的權威，已屬不可能。

第三階級最初在三級會議中，地位是無足輕重。本來腓力對於這個階級便不重視，他曾說：「第三階級代表的責任是『恭聽，接受，贊同，及實行國王吩咐他們所做的事。』」但是，十四世紀與十八世紀之間，中產階級

漸漸的變爲重要，人數增加了，財富增多了，智識增高了，商業由他們操縱。顯然他們取了貴族和教士的地位，足以代表全國人民了。路易十六也許是看到這一點吧！承認此次第三階級所選舉代表的數目，要等於第一階級和第二階級代表的總數。平民——第三階級——也頗自負，認爲一七八九年的三級會議中，他們要施行他們的政治勢力。

選舉的結果，第三階級得到兩個精明強幹的領袖——彌拉波 (Mirabeau) 及西耶士 (Sieyès) 他們倆都生於上等階級家庭的，但都願做非特權階級的代表。有了這樣的兩個領袖，第三階級自然不能如國王期於牠的安份了。

【彌拉波（一七四九——一七九二）】彌拉波爲一個脾氣頑固而心意慈善的候爵之子。他在青年的時候，無惡不爲，常常因之而下獄。但一釋放，又爲非作惡如故。在法國革命爆發的時候，他認爲是他表示他對於立憲政府的熱心信仰的機會，並且也是他運用他的高人一等的天才的機會，革命是他的一個出路。自三級會議的召集，以致他一七九一年之死，在那個期間他成爲法國最重要的人物。他的魁偉的身軀，因疾病與監禁而衰弱了；他的粗大的眉毛，他的重大的頭腦，使人永不會忘記他。他應付事件的手段，他演講的本領，是沒有一個人能及他的。

【西耶士（一七四八——一八三六）】

魄力雖不及彌拉波，而手段高明則過之者爲西耶士。他是一

個教士，但對於基督教是漠不關心的，而對於當時的懷疑和批評哲學，以及政治外交的方法，則熱心研究，在三級會議的前夜，西耶士大散傳單，爲第三階級鼓吹。在那傳單上，西耶士問：『第三階級是什麼呢？』他自回答說：『第三階級是一切！』第三階級自來在政治上有什麼地位呢？『沒有地位！』第三階級想怎樣呢？『想做一番事業！』他的一問一答，便做了第三階級的政綱。

【三級會議開幕（一七八九年五月）】一七八九年五月間，三級會議在凡爾賽宮開會，然而此會議的地位尙未規定。國王固竭力歡迎代表們，並對他們作演說詞，但是他的目的無非在打破經濟困難的局面，所以他期望三級會議的組織，是依照從前的老樣子。每一階級只有一投票權，分開的投票。這樣一來，第三階級雖有兩倍的代表，而只能投一票，第一第二兩階級的代表合起來只有第三階級代表的數目，而能投兩票。這自然是貴族與教士們所贊同的。而第三階級不能同意，主張每一個代表有一投票權，並稱三級會議的目的，不僅討論財政問題，政府的整個改革問題，也在討論之列。平民的代表這樣的爭論，居然得到一般自由思想的貴族和教士的同情，全國的輿論，更不必說。一七八八年爲一荒年，冬日又奇寒，農民的可憐情況，無以復加，而城市——尤其是巴黎——則有糧食不足的痛苦，這樣格外的使得民衆擁護平民代表的要求。

【第三階級的革命及網球場誓言】三級會議的組織問題，因雙方爭執一月，相持不下，遂不能解決。特權階級無論如何不肯讓步，而國王則素來優柔寡斷，不敢開罪任何方面。到了一七八九年六月十七日，第

三階級毅然決然的宣佈他們爲『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三日以後，他們到凡爾賽宮的另一座廳去開會，他們發現大門緊閉，有衛兵守着，且貼了一張佈告，稱該廳正在修理。路易有挺身而起以對付第三階級的神氣。平民的代表乃起革命。彌拉波及西耶士領導着他們，集在靠近的一個網球場，他們自命爲『國民議會』的代表，且誓言法國憲法不經他們起草完結，他們決不分離的。『網球場誓言』即法國革命的開端。他們反對國王的命令。經過他們的誓言，法國從一個神權的君主國變做一個立憲的君主國。

在這種情況之下，路易怎樣辦呢？他可以下令叫軍隊平服第三階級，但那仍無補于經濟問題，且恐引起全國的熱烈反對，於是沒有這樣做。他只好讓他們去，置之不理，一方面便吩咐三級的代表要分開的坐，且投票須以每階級爲單位。但這是不成功的，平民的代表中既加入了貴族與教士，他們的聲勢更爲浩大。他們革命了，彌拉波以激動人心的口吻，向大衆說：『我們是因人民的意志而來這裏的，除非用槍對着我們，否則我們決不離去。』善意而無能的路易十六，見到聲勢不好，乃默認第三階級代表的要求了。網球場誓言以後的一星期，路易收回成命，叫各階級共同坐在一起開會，每人有一投票權。

【三級會議改爲國民議會】到了一七八九年七月一日，革命的第一步告成。貴族和教士與平民在一塊兒開會。三級會議成爲國民議會(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但是有兩個重要問題未能解決。第一，國民議會如何能取得自由，不受當局的武力壓迫。第二，怎樣的改革，從那一方面入手。

【國王以武力對付國民議會】 第一個問題，由事實可以回答。七月一日，皇家的軍隊，從東部漸漸的調到巴黎與凡爾賽，國王的意思，顯然是想威嚇國民議會，使得他們變為戰戰兢兢的，不致有激烈的行動。而國民議會並不因見到大批軍隊，便呈恐懼之色。他們以莊嚴的態度，要求皇軍撤退。國王堅決的不承認，並解去孚人望的理財家芮克之職（註一）。巴黎於是進行營救國民議會了。

【巴黎的暴動及巴士提爾監獄的搗毀】 巴黎的民衆，是與國民議會表同情的。在一位能幹的新聞記者對穆郎（Camille Desmoulins, 一七六〇——一七九四）的煽動之下，他們動起武來，巴黎城中，連着三日大亂。商舖被劫，官吏被逐，商業停滯。在第三日——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暴民擁到巴黎城東，巴士提爾監獄的所在地。巴士提爾監獄是法國人民所痛恨的，雖然自路易十六即位以來，這個監獄內沒有政治犯了，但是牠被認為是波旁王族專制的象徵，是奪去人民自由的機關。巴黎的人民一方想佔領牠，以洩私忿，一方面想得牠的軍火，以作保衛國民議會之用。巴士提爾監獄的房子是不大，也不甚堅固的，獄吏事前沒有防備，所以在數小時以內，這個監獄就被暴民佔領。許多瑞士衛兵被殺。

【巴黎地方自治團體（the Commune）】 巴士提爾監獄的陷落，是革命中暴動的第一聲。自然，人心是傾向國民議會，不傾向國王。這樣，國民議會所發出的命令，能夠發生效力。巴黎於是獨立，不受國王的管

【註一】 芮克于一七八八年又出任財政總裁。

轄。在這個混亂的時候，巴黎城的一般要人，起來組織政府和軍隊。新地方政府——自治團體——是由各區所選的代表組成的。牠的官吏由民衆選舉，不是皇家的代理人，不是基爾特的代表，那末牠本身在法國市政府中就是一個革命。地方自治團體的職權頗大，因為有四八，〇〇〇義勇軍——叫做衛軍——做牠的後盾。

【國王的暫時讓步】 巴士提爾監獄的陷落，即昏庸如路易十六，亦知其意義的重大。他馬上撤退皇軍，並請芮克復職。他承認巴黎的新政府，任命主張自由的拉法夷脫 (Lafayette) 將軍做國衛軍的指揮。他個人到巴黎來，察看一切，並戴上紅藍白的帽子。當時所採取的三色新國旗，是合巴黎城的紅藍色旗，及波旁王室的白色旗而成的。法人到今日還慶祝七月十四這一天，為巴士提爾監獄陷落的紀念日，為法蘭西獨立的紀念日。

【皇家與國民議會的再衝突】 國王與巴黎公社的妥協，改革的前途似乎是沒有阻礙的了。國會議會已得到自由，巴黎的人心漸漸的平下去，國王也得到相當的教訓。但是改革家的勝利，得來太容易了。路易十六雖然發誓遵守改革，但他的意志太薄弱。他是愛他的妻和忠於他的友人的。皇后馬利益他，涅特最痛恨國民議會的改革計劃，且反對皇權的日削。她的一般孤羣狗黨又恨他們薪俸的減少。皇后及她的得寵者在路易十六的面前訴苦，懦弱的國王，到底如何是好呢？結果皇家與國民議會又作正面的衝突。

國王又派兵對付巴黎自治團體。這次的皇軍是從法蘭德斯 (Flanders) 調來的。一七八九年十月一日夜，凡爾賽宮的衛軍長官，設宴歡迎新到的兵士。他們是多麼的快樂呀！他們盡量的吃喝，他們高唱皇歌。而巴黎的人民，則飢不得食。他們聽到凡爾賽宮的歡宴消息，都震怒起來。他們認為軍隊的增加，不僅在奪去國民議會的獨立，且要逼巴黎人民活活的餓死。巴黎人民是驚惶失措。

【巴黎婦女游行至凡爾賽宮示威】十月五日，發生一件希奇的事件。一羣的巴黎窮婦人，內也有假裝女子的男人，因飢怒交迫，手裏拿着棍子，高呼『麵包，麵包，麵包』的口號，跋涉十二哩之遙，浩浩蕩蕩的從巴黎到了凡爾賽。她們叫國王給她們麵包吃。拉法夷脫及國衛軍，既不能阻止她們的暴動，只好跟着她們到凡爾賽。

拉法夷脫到了皇宮的時候，皇宮已被巴黎婦女所包圍，他們叫囂着，要求麵包或鮮血。因為法蘭德斯兵士有武裝在手，她們才沒有搗毀皇宮。拉法夷脫做了當時的主要人物。他一方面派兵保護皇家的生命財產，一方面吩咐預備巴黎婦女是夜的食住。雖然他是謹慎從事，而那一夜是狂風暴雨的一夜。街上鬧聲不休，到了次日東方現魚肚白的時候，一般暴民攻破了皇宮，搜集皇后的臥室。皇后的幾個私人護兵被殺，而在這個危險之中，她倒逃亡了。

十月六日的早晨，拉法夷脫對大衆演說，承認對於他們當想辦法。即在這個時候，皇宮的洋台上，皇家全

體——國王，皇后，小太子，小公主——出現了，他們都戴上紅藍白三色的帽章。民衆馬上鎮靜起來。拉法夷脫馬上走近皇后，大胆的吻她的手。一個很大的快樂聲歡呼起來，皇室一家，甚至皇后都參加革命了。巴黎人民異常的高興，得到回去的條件。

【皇家的遷移巴黎】十月六日從凡爾賽回到巴黎的一幕，比較更爲有趣。在婦人，國衛軍，及暴民之間，有一個很大的車子，上面坐着路易十六及其妻與子。巴黎民衆要求皇室一家要離開凡爾賽，以免在凡爾賽宮內計劃剝奪人民權利的事件。在路上，他們大聲的喊着：『我們有了烘麵包者烘麵包者的妻！及烘麵包者的學徒——自此以後我們有麵包吃了！』就是這樣子路易十六永遠離去了宏大壯麗的凡爾賽宮，而住在巴黎的一個盤腳的房屋裏。

巴黎人民又救了國民議會，牠因之未受國王的摧殘，且勢力更大起來。路易十六到了巴黎城以後，國民議會對巴黎民衆之熱心擁護牠，表示謝意。一七八九年十月以後，在這個革命的狂潮中，激進的巴黎成爲主角，反動的凡爾賽已無能爲力了。

『巴士提爾監獄的陷落』及『婦女游行到凡爾賽』這自然是兩件有趣而重要的事件，國民議會的生命賴之而能生存。所謂國民議會之自由的問題，因是解決了，而民衆都注意國民議會如何進行改革的問題。

【『舊制度』的崩潰及農民反對貴族】 自三級會議召集以後法國的行政就告停滯，人民都希望大改革的來到，他們拒絕納稅，國王因畏懼國民議會及恐怕再發生叛變的原故，不敢用武力強迫收稅。地方長官不知應該服從國民議會，或服從君主。該時的國民議會是致力於憲法問題，故沒有注意到地方政府的改組，而國王則又畏首畏尾一事無成。這樣，一七八九年夏間，法國的『舊制度』崩潰，因為人民既不願意擁護這個制度，而又沒有一種力量可以維持這個制度。巴黎起義，各地風從；其他的城市也以新被選的官吏代皇上委任的官吏，或基爾特的代表，也組織牠們自己的國衛軍。同時，城市人民的行為，影響了鄉間的農民；在許多省中，受壓迫的民農民聯合起來，攻擊可恨的貴族，放火燒貴族的農莊，且不恤任何犧牲以破壞封建制度，在那種制度之下，他們呻吟久了。寺院被搶劫。有的不幸的貴族遭暗殺，其他的被逐至城市或邊疆。在這個全國大亂的時期中，舊地方政府制度完全崩潰。州知事及總督棄職而逃。舊式的法庭，不管牠是封建的或皇家的，都停止工作。法國的專制命運，就于一七八九年夏告終了，而中央政府之從凡爾賽移至巴黎，格外的使『舊制度』的死灰不得復燃。

【革命的性質政治的與社會的】 上述的經過，只是事實而非理論。革命的潮流澎湃着，在政府變遷之中，社會也因之而改革。故法國的革命是政治的，同時也是社會的。

第三節 舊制度的告終：國民議會（一七八九——一七九二）

【國民議會的成績（一七八九——一七九二）】自三級會議成爲國民議會(National Constituent)而後法國便成爲立憲的君主國了，國家的最高權威是屬於代議機關。從一七八九年十月起，至一七九一年九月止，國民議會在巴黎不斷的開會工作，使已亂的人心安定起來，使「舊制度」動搖了的法國變爲一個新興國家。國民議會所負的使命甚巨，而他們的成功也甚大。在巴黎民衆如中瘋狂的時候，他們却能冷着頭腦處理一切，這是難能的一會事。在此革命期中，他們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他們的工作也比較能夠垂於永久。驚惶失措的皇室，貴族，與教士，及革命狂的農與民，市民他們我們暫且不必敘述，我們先注意到國民議會吧！看牠在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之間，做了一些什麼重要事件。

【封建制度及農奴制正式的取消】國民議會所做的第一樁重要事件，爲依照法律破壞封建制度及農奴制——這是達到社會平等的一個步驟。七月間農民之火燒貴族的農莊，這我們都尙能記憶的。法國到處都是如此。國民議會差不多每天都得到這種消息。牠於是派員考察各地情形，八月四日考察專員呈上一個報告，對於暴動情況詳細的陳述，於是國民議會覺得非設法禁止暴動不可。

【『八月之日』(The August Days)】當國民議會正要發出宣言禁止暴動的時候，貴族中的一

位——拉法夷脫的一個親戚——在會場中立起來發言，稱農民所以攻擊上等階級的財產和權利，其咎在財產與權利代表不平等，故補救之法不在壓制農民，而根本的辦法是在取消不平等。他的言論激動了在座的人們，於是馬上通過了一個議案：國民會議要宣佈各階級的納稅一律平等，及取消封建制度及農奴制。這是歷史沒有見過的事：貴族們與教士們也為當時的革命情緒所激動，痛責『舊制度』下的特別權利。于是一切階級權利，一切封建制度下的不平等，部澈底的剷除。這是八月四日的夜裏發生的一星期以內，辦法已討論完善，正式的公佈一個敕令，『取消封建制度。』到了十一月，國王也表示同意。以前許多抱改革志願的大臣們努力了好多年不能做成的事，現在國民議會在幾天功夫以內就做完畢，至少理論上是如此。所謂『八月之日』是促成法國舊社會迅速的趨于崩潰。

法國社會的改革，大家都認為是特權階級的熱誠，大方，和犧牲。他們的熱心，是無可疑問的。而貴族與教士們是否真正大方，這我們不能臆斷。他們之受農民的恐嚇，這是有史以來的破題兒第一遭。他們之所於大方，也許是環境逼迫使然的。至于犧牲，當然先要有東西可以犧牲。而貴族和教士的財產，差不多完全為農民所沒收了，他們也無所謂犧牲。國民會議的敕令，不過是追認已經成功的事實罷了。

特權階級之不甘心放棄他們的利益，以後的事實正可以證明。他們以為對於農民表示着寬大的態度，農民不致作進一步的要求，足見他們用心之良苦。他們在國民議會以內，竭力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爭，要求

給予他們財產損失的賠償金，阻止社會立法。在國民議會以外，只有極少數的貴族願意犧牲他們的財產和特權；大多的人們暗中煽動內戰，希冀恢復他們的舊勢力，而這個企圖失敗了以後，他們離開了法國，變為本國的敵人。

『八月之日』的促成者到底是誰，我們不必去深追。而『取消封建制度的敕令』，其事實是代表法國革命中最偉大的成功。嗣後，得到這個敕令的利益的是革命同志，而蒙其害的是反革者。

〔二〕人權宣言——國民會議的第二樁偉大成功為保障個人之權利與自由。法國的舊社會與舊政府漸漸的崩潰了。而新社會新政府的基礎應該建設於什麼之上呢？大不列顛有牠的大憲章與人權約章；美國有牠的獨立宣言。而法國要有一個『人權宣言』。這個宣言是受盧梭哲學及英美憲法的影響，牠做了法國革命的目標，在十九二十兩世紀的政治思想上有重大的關係。宣言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幾句，可以摘錄如下：『人類生而自由，權利上是平等的。』所謂人權，是『自由，財產，安全，及對壓迫加以反抗』的權利。『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立法每個公民有權利參加，或直接的由于他個人，或間接的由于他的代表。在法律的面前，大家平等。』『不依法律手續，不能控告，逮捕，或監禁任何人。』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都承認了。人民有管理國家財政之權，一切官吏須對一切人民負責。私有財產權並未取消，甚且更為重視，如宣言中最後的一節說：『私有財產是一種不可侵犯的神聖權利，故私人的財產權不能被褫奪，如果有公共的需要，則可以以合法

手段取得之，對於主人應給以相當之賠償。」從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看出當日的國民議會中，有產階級頗佔勢力。

【三、地方行政的改革】國民議會的第三件工作是建設一種統一的新法國行政制度。混亂的舊行政制度，如『省』、『總督』、『州知事』、『法庭』等等，一概廢棄。全國分爲八十三郡，各郡的人口和大小是差不多，依照山河的地理關係而得名。每郡又分爲縣、州、市等，到今日還依然未改。地方政府的領袖不是由國王任命，而是由人民選舉，地方議會的職權擴大。全國的法庭，也改組了，法官如行政官一樣，由人民投票選舉。促進法律之統一與簡單化，也在進行中，但此工作之完成，有待於拿破崙的時代。

【四、財政的管理及教會財產的充公】國民議會要對付的一個嚴重問題是財政問題。我們知道是因爲財政的無辦法，路易十六才召集三級會議的。國民議會成立之初，財政的困難更形尖銳化：直接稅無法徵收；間接稅又因敕令而取消；銀行家不肯供給公債。故國民議會不能不用全副精神以解決瀕于破產的財政難關。爲取得金錢計，于是注意到『舊制度』的柱石——天主教會。我們已經知道天主教會擁有的地產，至少佔全國的五分之一，現在國民議會議決要將教會的土地充公，用來做發行一種紙幣（assignants）的保證。土地的充公，自有一部份的賠償，即教士得到固定的薪金。這樣一來，財政的難關可以打破，教會失去了牠的雄厚力量，教士要倚賴國家了。固然後來因紙幣的增加，超過保證金的數目，又引起新的財政困難，但至少

當時的財政危機是安然渡過。

【五、反對天主教會的其他立法】國民議會所採取的宗教政策和通過的宗教條例，其收效很少，而花費的力量則很大。國會議會與天主教會自然是勢不兩立的。天主教會享有特權，與專制表同情，而完全守舊。國民議會的領袖及多數的份子，是懷疑的，信自然神教的，及反對基督教的。他們既大權在握，乃進行對教會加以痛擊了。一七八九年十一月，教會財產充公。一七九〇年二月，一切宗教房屋被沒收。四月宣佈宗教絕對的自由。八月又公佈『教士反俗』的命令，主教與教士的數目減少，他們成爲一個世俗的團體；他們由人民選舉，受國家的俸祿，不爲教皇所管轄。是年十一月，國民議會又迫國王宣誓忠于『教士反俗』的命令，國王于無可如何之中只好承認。

【天主教會的反對革命】教會財產充公，教士被逐，教皇已提出嚴重的抗議了，對于『教士反俗』的命令，他大加痛責，且吩咐天主教徒置之不理。這樣使得教士進退維谷。如不照這命令去做，要被教皇排斥于教會之外，如依教皇的意志，則又領不到薪金，而有坐監牢嚼嘗窗風味的危險。低級教士素來是與農民爲伍，而深知農民間的痛苦，無疑的是與革命潮流表深切的同情，但是他們的同情心與他們的信心發生衝突。他們的信心終于告勝利，他們告訴農民不宜再向前革命，他們是很能影響農民的。還有一部份的教士則移居國外，加入反革命的集團，圖謀推翻國民議會。天主教徒與世襲的貴族勾結起來，成爲法國革命中的障礙物。

【六、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在一切突變與改革中，國民會議起草一個成文的憲法，對於政府的組織與職權，有明白的規定，自然法國成爲一個立憲君主國。憲法完成于一七九一年，國王簽字承認——他不能有異議——馬上就發生效力。歐洲國家之有重要的憲法，首推法國，以時間論，美國的憲法比較稍早一點。今日的美國憲法，是一七八七年起草，一七八九年——法國三級會議開會的一年——發生效力的。

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和美國憲法一樣，以『三權分立』爲原則，即立法行政及司法的機關爲獨立的，而每個機關要以人民的意志爲依歸。這是孟德斯鳩的思想，而深深的影響了十八世紀法國和美國的憲法。

【立法的條文】立法權屬於一院，叫做『立法議會』(Legislative Assembly)，議員由間接選舉，這是一個複雜的制度。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是由于中產階級操縱的，故低級人民得不到利益。不僅直接選舉廢止了，而選舉尙有限制。選舉的權利，只爲能納稅的公民所專有，只有有財產的人才可做官的權利。

【憲法中的國王地位】依照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國王國地位差不多是無足輕重的了。名義上，行政權是屬於一個世襲的國王。這一點制憲的改革家是想仿效英國，而究其實際，法國國王不僅是裝飾品。固然他們給予國王一種『暫行否決權』，即一個條例可以因國王的否決而從緩執行，但他們奪去他的統治地方政府，海陸軍，及教士之權。他的大臣亦不能列席立法會議。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期間，法國皇權之衰落，實令人咋舌。

【國民議會工作的概觀】這裏，我們對於國民議會的工作，再作概要的敘述。他的工作所給予我們整個的印象，便是破壞。自來立法機關所破壞的事件，未有如法國國民議會之多的。舊政府制度，舊地方制度，舊財政制度，舊司法制度，舊宗教事業，舊農奴制及封建制度，這一切的一切，都被打得粉碎了。然而我們要認識，這個大破壞決不是偶然的事件。這是幾百年來造成的結果。牠在人民的陳情表中明白的流露。牠不是國民議會的幾個敕令而能成功的，牠是人民意志的有力的表現。

第四節 君主立憲的時代：立法議會（一七九一——一七九二）及對外戰爭的發生

【法國君主立憲的曇花一現】當一七九一年立憲君主國成立的時候，真是萬衆騰歡。大家都相信和平與繁榮的時代降臨法國。但因新時代而產生的奢望，結果是迅速的變爲失望。新政府遇着許許多多的困難，人格外的日趨激烈，君主立憲的生命只有一年而消逝了。法國成爲共和國。共和國的建設爲法國革命的第二個大階段。法國何以一定要走上共和國之路，這我們從一七九二年的法國的政治情形可以看出來。

【反對君主立憲的各勢力】國民議會的工作，並不能令人滿意，並不能令人甘心接受的一部份人

認爲國民議會所做的失之過激烈，而另一部人認爲他們所做的失之過懦弱，前者稱爲『反動份子』，後者稱爲『急進份子』，他們的思想雖各趨極端，而反對君主立憲的目的則一致的。

【反動份子（一）逃亡者】 反動份子爲革命前的特權階級——貴族和教士，當革命勢力暴動起來的時候——巴士提爾監獄的陷落，及各省農民的叛變——法國的貴族，大批的逃亡，離開了本國。當國民議會用積極的手段處置教士的時候，他們也只好追隨貴族之後而去國。這般反動份子叫做逃亡者（*Emigrés*），他們集于東部與北都的邊疆，尤其在萊茵河岸的科不林士（*Coblentz*）。他們擁國王之弟——亞多亞伯爵（*Count of Artois*）——爲他們的領袖，對於新時代攻擊不遺餘力，常以文字對革命作反宣傳。他們的目的是想恢復他們的財產和特權，及使一切情形回到一七八九年以前的地位。他們是不贊成由國民議會而產生的君主立憲國。

【（二）皇室】 國王及其家室也不滿意憲法所給予他們的地位。他們對於逃亡者的反動工作是表同情的，希冀反動份子一日得到勝利。國民議會中的最精幹的領袖彌拉波一日生存着，國王是無可如何的，因爲他威迫國王接受革命的改革及不睬邊疆的反動份子。如果國王厭倦巴黎的生活，或覺得在巴黎有不安的情形，他可以叫他稍到南部或西部，並派皇室的忠臣陪着他。但是不幸彌拉波因操勞過度，一七九一年四月就與世長辭。兩個月以後，皇室因不滿意現狀而企圖出路了。路易十六與馬利盎他涅特因住在巴黎胆

慄心驚之故，化裝出奔想到法國東部以與逃亡者携手。當他們快要達到目的地，走到發棧（Varennes）的時候，他們被看出來，護解巴黎，自此以後，他們過牢獄的生活，雖然路易十六再發誓遵守憲法，而因他的出奔失去了人心，沒有人相信他。馬利盎他涅特——這個可恨的『奧國婦人』——則有私通逃亡者及外國的嫌疑，人格外的討厭她。在一七九一年六月的出奔中，國王的長兄布羅溫斯伯爵（Count of Provence）倒成功了，他沒有被查出，到了科不林士與亞多亞伯爵相遇。

【(三)守舊的與信天主教的農民】 如果反動份子僅限于逃亡者及皇室，那末反動勢力尚不大。但是他們竭力拉攏國內的份子做反革命的工作。受他們影響的人是很多的。國民議會中的少數份子從事搗亂，以阻止議會工作的進行。在較大的城市中，上等而有財富的階級聯合起來，組成守舊黨。而西部的幾縣，如布勒塔尼（Brittany）、芬底（La Vendée）、安如（Anjou）等的農民，也被他們煽動，以至于反對革命。這般農民是相信天主教的，故他們易受反動教士的影響，而他們對於市民的情感又不好，故他們認為中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也不過為中產階級謀利益而已。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二年間，芬底的農民時常發生暴動。他們對於急進份子，作頑固的反抗。

【急進份子（一）中產階級的領袖】 較之反動份子尤為厲害的為急進份子，他們認為所達到的革命尚嫌不足。法國革命中的中產階級，是佔很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們在智識財富的兩方面都較優越，革命是

他們發難的，國民議會中的勢力也是他們的。主張急進的他們，自然不僅滿意于君主立憲而已。

【(二)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對於法國革命的貢獻也很大。他們是沒有若何智識的，他們的情形很困苦，他們也希望從革命打開一條出路。因為他們的人數很多，尤其是在巴黎，故他們的力量頗為雄厚。保護國民議會，打破巴士提爾監獄，他們都會積極的參加。他們希望革命給予他們許多利益，此利益未達到以前，他們不能以現狀為滿足。

【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衝突】 在法國革命的過程中，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因對象——打倒特權階級——相同，所以很能合作。但是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同安樂，這是人之常情。平心而論，中產階級是有負無產階級的，當國王的職權減少，貴族與教士的特權取消的時候，中產階級把持了國民議會。所立的憲法，是以他們的利益為依歸的，工商因之大大的發展，他們是腰纏萬貫，財富格外的加多，所以貴族與教士的被充公的土地，由他們收買。憲法上對於無產階級，仍是壓迫如故。如所規定只有納稅的人才可選票權，只有有財產者才能做官，這明明無產階級在擯棄之外。無產階級，尤其是都市的無產階級，生活是異常的可憐，事實上他們的情形不比在革命以前好。雖然有一紙保障他們的『權利與自由』，然而物質狀況絲毫沒有改良。他們見到中產階級因革命的致富，認識那次革命是失敗的，打倒了特權階級的貴族和教士，而新興另一特權階級——中產階級——這照他們看起來，是以暴易暴。于是政治上要有一個急進的憲法及社會上一

個澈底的改革，這成爲他們的目標。爲求達到這個目標，他們是不恤任何犧牲的。

而中產階級中也有一部份的人不贊成君主立憲，要求進一步的改革。他們比較的思想，與無產階級表同情。固然有少數的人是釣名沽譽，假惺惺的愛惜窮人，而有的是實在表示同情，他們一方面受到盧梭民主學說的影響，一方面見到無產階級生活的難艱，而有動于衷。他們投進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有了他們做領袖，愈爲急進，結果法國終于變爲民主國家。

【巴黎爲急進勢力的中心】急進勢力是在皇室及議會所在地的巴黎。急進派爲威脅國王及控制議會計，在一七九一及一七九二年間大形活動，希望得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利用口頭與文字的宣傳，激動了當日當民衆。他們尚有革命的俱樂部 (clubs) 做後台，故組織異常的嚴密，勢力異常的雄厚。

【革命俱樂部】俱樂部是政治活動的中心。本來有所謂『聚餐俱樂部』(eating clubs) 爲凡爾賽各階級的代表所組織，目的是在一塊兒聚餐。但到了一七九一年，俱樂部成爲政客及『愛國之士』集會的地方。差不多每個巴黎的咖啡館內，有他們的踪跡，討論國家大事。

【科第力俱樂部與雅各賓俱樂部】當時法國的俱樂部很多，不一定完全是革命的。有的是抱着憲政的目的，有的甚至于是反動，但是勢力最大人數最多的要推急進派的俱樂部。其最重要者爲科第力俱樂部 (Cordelier club) 及雅各賓俱樂部 (Jacobin club)。前者爲『人權公民權之友人的結社』，政綱

是很急進的，份子是很激烈的。後者初是『憲法友人的結社』，故彌拉波，西耶士，及拉法夷脫都加入，但以後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操縱了這個俱樂部，把牠改組如科第力俱樂部一樣的急進。科第力與雅各賓的名稱都是出自寺院，他們常在被充公的寺院裏開會，這也是有趣的一件事。

【急進的宣傳】 急進運動從巴黎遠播至法國各處。報章與小冊子各地方都有散佈，盡宣傳之能事。巴黎的雅各賓俱樂部總機關，與各市的分俱樂部通信來往，以事聯絡。每處的急進份子，是同樣的熱心，有同樣的完美組織。

【急進的領袖】 主要的急進領袖中，我們可以敘述三個人——馬拉 (Marat)，丹敦 (Danton)，及羅伯斯庇爾。他們都生于中產階級的家庭，所受的教育也是中產階級的，但因信心的驅使，做了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他們在法國革命中，都佔重要的地位。

【馬拉 (一七四二——一七九三)】 假使馬拉對於政治沒有興趣，而在法國革命不露頭角的話，他在歷史上一定是以科學家而兼文學家著稱。他做過醫生，因為醫術的高妙及對於物理學頗有貢獻，蘇格蘭的聖安德烈大學 (St. Andrews University) 贈予榮譽學位，有一個時期他在亞多亞伯爵面前服務過。三級會議的召集，使他注意到政治問題。當日的法國，頗有一般人主張採取大不列顛的憲法，馬拉曾做文章痛罵這個錯誤的見解。他寄居大不列顛數年的結果，使他認識英國政府不是合乎民主政治的。英國的政治

是一種貴族的政治，名義上是有自由，好像是代表全人民的，其實是代表偏狹的階級利益。他相信真正的改革，要一切民衆得到利益，要有直接的選舉。他在所辦的『人民友人』(Ami du peuple)報上，明白暢達的昭示國人。這個報紙從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二年是由他主編。他用鋒利之筆，攻擊國王、教士、貴族，甚至於中產階級的議會。他是不屬於任何黨派的，他也沒有許多的政見，他便是爲一個目的而犧牲。雖然他備嘗流離貧窮的痛苦，他仍是再接再厲。有時候因政敵的壓迫，只好藏身于地窖裏或陰溝中，但他始終鼓吹巴黎人民要起來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到了一七九二年，馬拉爲巴黎當局所畏恨，而爲民衆所愛戴。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他爲一個吉倫特黨(Girondist)的青年女黨員科戴(Charlotte Corday)所暗殺。

【丹敦(一七五九——一七九四)】不及馬拉之急進而較馬拉更有政治家風度的爲丹敦，他被稱爲『中產階級彌拉波之流亞』。他爲農人之子，少習法律，曾以金錢購買到手皇家議會辯士的位置，在革命未爆發以前，他不僅以青年精明的律師著名，而他的主張自由及愛好學問的令譽，也聞於當世。如彌拉波一樣，他的身軀是魁偉的，他的聲音是宏亮的，他是一個滔滔不絕的雄辯家，又是一個娓娓動人的演說家；但當羣衆情緒熱烈的時候，他不動聲色，神態安靜如常，這他與聽拉波不同的地方。又如彌拉波，他不僅完全爲自己本階級的利益，對低級階級的利益也顧及的；貴族的彌拉波爲中產階級而奮鬥，中產階級的丹敦爲巴黎的無產階級而奮鬥。在革命起初發生的時候，丹敦受彌拉波的賞識，於是嶄然露頭角，他便做了真民主政治

的熱烈主張者。一七九〇年他與馬拉及對穆郎 (Camille Desmoulins) 組織科弟力俱樂部，一七九一年及一七九二年的反帝制運動，是他指導的。他是巴黎公社中的一個有勢力份子，他很能利用他的力量鼓動輿論贊成共和政體。丹敦固有時失之粗鹵及胆子過大，但他是富貴不能移的，他對於人命也看得很重。

羅伯斯庇爾 (一七五八——一七九四) 不及丹敦之切合實際，不及馬拉為無產階級奮鬥的熱心，為羅伯斯庇爾，但是，他的一切性格，可以使他在革命時代做最著要的人物。他的家庭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他的祖先是愛爾蘭人，他在巴黎大學法學院讀書的時候，與對穆郎同班，後在他的故鄉阿拉斯 (Arras) 做律師，頗負聲譽。他曾被任為刑庭法官，但因不忍見死刑，不久便辭了職。在他的友人中，他以作家兼花花公子著名。一七八九年他被選為第三階級的代表，于是走上了政治的舞臺去。羅伯斯庇爾自幼醉心盧梭的學說，對於這位哲學家的著作，無所不讀，甘心捨身以求民主主義的實現。他相信法國要改造，因為他的黨羽在國民議會中不多，且彌拉波的勢力過大，故制定新憲法的時候，他沒有佔重要的地位。于是他思欲利用巴黎的民衆了。他已是雅各賓俱樂部的一份子，一七九一年比較守舊的份子退出了這個俱樂部，他便做了牠的領袖。自後雅各賓俱樂部變為一種主張社會民主政治的大勢力，惟羅伯斯庇爾的馬首是瞻。他並不是一個煽動家，他有紳士和學者的風度，是誠懇而忠實的。雖然他是一個革命家，雖然他為『民權』作極大的奮鬥，而他的衣裝還是舊時代的，至死沒有改換。

由上述反動份子及急進份子兩面夾攻的情形之下，立憲君主之不能久持，這我們可以認識的。立憲君主政體是缺少能幹的領袖做牠的擁護者。而主張共和國的有一時人傑的馬拉丹敦及羅伯斯庇爾，他們領導民權運動，君主國于是由動搖而至于短命了。

【立法議會的困難（一七九一年）】 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立法會議開會，新政府乃告成立。而立會議會立刻遇到許多困難。牠的議員都是沒有經驗，不知立法的程序，前任國民議會的會員是不參加牠的裏面的。議員們意見分歧，開會的時候常常爭吵不休。他們又與國王發生衝突，因為國王想用暫時否決權以阻止他們工作的進行。且民悶暴動時有所聞；芬底農民的叛變，反動貴族與教士在東部所做的破壞工作，巴黎及幾個大都市無產階級的騷動，這都使立法議會難於應付。

【外國對法國革命的敵視態度】 君主立憲的困難，又加上外國的反對。我們尚能記得吧，歐洲各國除了大不列顛外，都是保守着『舊制度』的狀態，都是相信君主神權說。法國以外，無所謂『公共意見』，低級人民沒有發表思想的機會，故無從贊助革命。只有大不列顛有個立憲的君主，法國革命初起的時候，英國政治家覺得法國是在做倣英國的政治制度，覺得很高興，乃與法國革命表示同情。而法國革命作進一步的要求，不僅滿意於君主立憲，且有社會改革的意識，英國輿論為之一變，對法國革命作嚴厲的批評。一七九〇年冬，柏克 (Edmund Burke) 的法國革命的感想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一文

間世，以守舊的眼光來攻擊法國革命中的行爲。雖然柏克的文章，引起一般思想家的論戰，如佩因等（Thomas Paine）也在內，但那文章正可以代表大不列顛對於社會平等及「羣衆暴動」的恐怖心理。那一冊書爲歐洲各國的國王所歡迎，他們認牠做他們地位的保障，俄國喀德鄰女皇個人對於柏克表示欽佩，波蘭傀儡君贈予他榮譽並金質徽章一枚。自此君主與貴族及教士一樣，認爲法國革命是對他們政治的及社會的權利的一種威脅。如果革命由低等階級去幹，不僅法國內亂之無已時，且將波及歐洲各處。所謂「開明專制」是有心爲人民謀幸福的，無須人民自己盲目的革命。歐洲各國對於法國革命，存着一種敵對的態度。

【神聖羅馬皇帝爲反對革命的領袖】歐洲的君主中，有幾個因特別原因格外的注意法國革命的進行。西班牙及兩西西里（Two Sicilies）的波帝王族與法國的王族是有血統關係的。後者權力的減少足以影響前者的內政與外交。我們又知道法國皇后馬利森他涅特是屬於奧國哈布斯堡族。她的本族的利益到了岌岌乎危險的境界。一七九〇年有理想而無實際的約瑟第二死去，繼任的是馬利森他涅特的另一位兄弟，能幹而無情感的利歐破爾得第二皇帝（Emperor Leopold II）。利歐破爾得於安內攘外之餘，注意到法國的事件。馬利森他涅特時常請求他平定法國革命黨人。他也深知他所討平的奧屬尼德蘭之亂，是受法國革命思想的影響，尼德蘭的許多人民，傾向法國，想與法國合併。他既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元首，自然有責任擬革命煽動於德意志之外，及保護邊疆諸地，不受法國的侵略。有這一切情形，利歐破爾得皇帝便做了

保持歐洲『舊制度』的首領，有時援助法國的復辟運動。

【匹爾尼次宣言（一七九一年八月）】利歐破爾得皇帝的反對法國革命，得到普魯士的同盟。一七八六年大腓特烈之死，繼之而起為普魯士國王的為那無用的威廉第二（Frederick William II, 1786—1797）。他一方面好安樂，一方面又富於宗教色彩。他疏忽了祖先所遺留的精兵，揮錢財如糞土在藝術、寵臣及婦女上。而他對於宗教事業又認真。以外交言，他放棄祖先的遠見政策，而與奧國同盟，使得普魯士在德意志各邦中降為二等國。一七九一年八月，普魯士的威廉第二與利歐破爾得皇帝共同發表匹爾尼次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稱兩國元首認為法國王位及和平秩序的恢復，是『歐洲一切國家君主的共同利益』。這個宣言並沒有發生實際上的效力，因為普魯士的軍隊沒有預備作戰，而外國企圖干涉國內政，引起法國人民的震怒，他們是革命的，也是愛國的。其意義在此。

【君主立憲下的法國政治情形贊成對外戰爭】對普魯士的多事君主的作戰，法國有幾部份人是贊成的。馬利盎他涅特及她的朝廷派是主戰的：如果普魯士與聯軍戰勝，法國的絕對專制政體馬上會恢復起來，如果法國戰勝，皇族的尊嚴也會慢慢恢復，他們可以用憲法的方法取得他們的權威。再立憲黨——中產階級的黨，拉法夷脫為領袖而擁護一七九一年憲法的——也預備作戰。他們認為對外軍事的成功，法國人心可因之收拾，憲法可以不致動搖，且拉法夷脫想出出風頭，以表示他指揮的才幹。急進份子中的大多數人，格外

的呼號戰爭；他們認爲自由的君主國，一定將隨戰爭以去，法蘭西共和國必出現，其結果歐洲各處民權主義都可告勝利。他們要煽動歐洲各國的人民，起來反抗他們的君主，法國應領導歐洲的革命。

【立法會議中的政黨】萬目睽睽負有安內攘外使命的立法議會，對於政見是分成幾黨。七百議員中，四百人沒有顯明的領袖，他們隨意的選舉，其他三百人分爲斐揚黨（*Fenillants*）及雅各賓黨。斐揚黨主張立憲，以一七九一年的憲法爲滿意，並擁護皇權。雅各賓黨爲急進份子，有的贊成共和，有的則要求憲法上所給予路易十六的職權須減少。雅各賓黨人對於皇權的問題又分爲兩派：吉倫特黨認爲當時的政府是無用的，他們主張對外作戰，因那樣是催君主立憲早趨滅亡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他們佔多數。還有其他的，一派則主張人民自動的反抗君主，作澈底的改革。他們稱爲山岳黨（*Mountains*），因爲他們在立法會議中所坐的席位較高之故。他們是代表馬拉、丹敦及羅伯斯庇爾諸人的意見的。

【吉倫特黨】立法議會的各黨中，組織最完美的要推吉倫特黨。牠的黨員都是熱心青年，腦中都存着古希臘羅馬的共和思想。他們都受過高深教育，會說話，都很愛國。他們的主要份子，可介紹幾個：曾任巴黎律師的布里斯索（*Brisot*，一七五四——一七九三）是一個可敬佩的領袖及組織者。芬約（*Vergniaud*，一七五三——一七九三）是一個娓娓動人的演說家。康多塞（*Condorcet*，一七四三——一七九四）是一個偉大學者及哲學家。度穆累（*Dumouriez*，一七三九——一八二三）是一個頭等天才的軍事家。而羅

蘭夫人 (Madame Roland, 1754—1793) 也頗著名，她的家庭中變成爲討論政治的中心。

立法議會在內政上殊無建樹。當時他們所集中的問題是對外作戰。斐揚黨與吉倫特黨對於戰爭問題，一致主張抵抗。只有馬拉與羅伯斯庇爾表示反對，他們的理由是：因戰爭會引起獨裁政治，野心的軍人，可利用戰爭形勢而奪取政權。馬拉在他的人民友人的報上說：『戰爭使得愛好自由的人們難過，因爲戰爭一開，他們只好希望戰敗而不希望勝利……危險是這樣的，恐怕我們將軍中的一位大唱凱歌回來的時候，會做了暴君。』但是急進份子的阻止戰爭歸於無效。

【法國對普奧宣戰（1792年4月）】在這個羣情洶洶的時候，吉倫特黨在政府中得勢，要求奧軍退出邊疆，並預備把逃亡者逐出國界。而奧皇對於法國的要求置諸不理，吉倫特黨於是叫路易十六宣佈戰爭，這是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的事。拉法夷脫爲總指揮，法國預備作戰。此時利歐破爾得已逝世了，而他的繼承者法蘭西斯第二 (Emperor Francis II) 仍是依照舊有政策。法蘭西斯與普的威廉第二馬上集了大兵八萬在科不林士地方，進行侵略法國。一七九二年之役，引起全歐的不安者達二十三年。這是革命與叛動作正面衝突的起始。

法國人民是熱心戰事的。他們覺得他們有一種使命——爲自由，平等，及民族主義而戰。人人戴上紅色的自由帽，那沒有軍火者也拿着叉跑到前線去。從馬賽來到巴黎的軍隊，高唱新自由歌，這是來爾 (Rouget

de Lisle) 在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剛編成的，那以後成爲法國的國歌。然而法國僅有的只是人民的熱誠，至於兵士是毫無組織，毫無訓練的。一切軍需很少，且是劣等的，要塞尙沒有修理完善。拉法夷脫的野心較之於他的能力來得大。

【法國的初敗及皇室態度的模稜】 所以戰爭一起，法國遭失敗。法國之侵入奧屬尼德蘭一支軍不能成功，蒙極大的損失。東部的聯軍，在不倫瑞克公爵的統率之下，很容易的打開一條路向巴黎而來。巴黎人心惶惶。因軍事的失敗，而想到皇室有通敵的嫌疑。六月二十日，許多的婦人與工人，游行到皇家的住所去，向國王與皇后示威。雖然沒有何暴動，但巴黎無產階級的情緒是可以看得出的。然而路易十六及馬利盎他涅特並不以爲然，他們仍是與敵軍勾通，希冀得到他們一臂之助，以平服他們自己的人民。皇后把法軍的戰略告訴聯軍。立憲君主國就在戰爭中斷送了。

第五節 法國第一共和國的建設：國民公會（一七九二——一七九）

【不倫瑞克公爵的宣言（一七九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不倫瑞克公爵 (duke of Brunswick, 一七三五——一八〇六) 對法國人民發表宣言。他申說他的目的在：『消滅法國內部的無政府狀態，阻止對國王及教會的攻擊，建設一種合法的權力，恢復國王之安全與自由，俾他可以執行屬於他的合法權威。』

他更大的宣稱，如果法國軍人被捕，『將作敵人看待，視爲國王的叛徒及和平的擾亂者，加以重罰。』又如對皇家稍有傷害，奧普的軍隊『要大大的報復，把巴黎全城破壞，叛徒受應得的處分。』這個愚笨的宣言送给了法蘭西君主國的命。

【法國的答覆】 從上面的宣言，顯然的法國皇室與外國軍隊是有曖昧。他們的目的，在阻止革命的進展，和革命所做成功的工作。法國人素來是愛國的，這個時候，一切的人，無論對革命表同情與否，都因爲外國之干涉內政，震怒起來，認爲那是一種國恥。法國對於不倫瑞克公爵宣言的答覆，是一七九二年八月九—十日的大暴動。

【國王的停止職權及立憲君主國的傾覆】 在大暴動的時候，卽巴黎無產階級起來反抗自由的君主國。他們以澈底革命的巴黎自治團體代替中產階級的巴黎自治團體，丹敦做了領袖。他們攻打皇宮，殺死瑞士衛兵，並逼迫國王逃到立法議會。八月十日，備受驚嚇的立法議會代表，投票通過國王停止職權，及組織一個國民公會，由成年男子普選，由國民公會(National Convention)制立一個法國新憲法。

【法國無政府狀態】 從八月十日國王的停止職權，至九月二十一日國民公會的召集，其期間法國陷於無政府狀態。皇家被關在淒慘的騰普爾(Temple)的監獄中。政府各部的工作都停頓。拉法夷脫反對巴黎的大暴動，於是投降到聯軍方面。

外國的軍隊仍是向法國來。法國由驚嚇而變爲恐慌。大權操在革命的自治團體，丹敦成爲獨裁者。他的政策很簡單，急進派認爲唯一的安全之路是使國內外的敵人恐怖。丹敦說：『照我看來使得保皇黨生畏才是阻止敵人不來的方法。暴動吧，大暴動吧，永遠的大暴動吧！』凡爾登(Verdun)被聯軍包圍的消息，於九月二日在巴黎公佈，爲屠殺保皇黨的起始。五日間，不幸的保皇黨人從監獄中被拉出來，由自動組織的法庭審判，隨便的處死。無論地位的高下，無論男女老少，都沒有什麼分別，一概不赦。凡是有與國王表同情嫌疑的人都遭殺戮。九月的屠殺，人命之犧牲者，約從二千至一萬人同時，丹敦將新生命新精神置入法國的軍隊。度穆累(Dunouriez)代拉法夷脫爲總指揮。九月二十日，聯軍在瓦爾美(Valmy)第一次受挫。

【宣佈第一共和國】 卽在不倫瑞克退却的消息傳來的那一天，國民公會開會。在萬衆騰歡中，國民公會一致的宣佈『法國王位取消』。於是決定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爲共和國第一年。永遠驅逐，逃亡者的勅令頒佈，並不久須將路易十六在國民公會之前審問。

【國民公會的工作】 國民公會有三年之久(一七九二——一七九五)，牠的工作爲法國革命的第二大階段，即(一)對外作戰勝利，使得革命第一時期(一七八九——一七九二)社會改革的基礎鞏固。(二)建設了一個共和政體的政府，施行民權主義。

【國民公會所遇的問題】 也許歷史上的立法機關，其遇問題的複雜，沒有如法國國民公會者。當國

民公會才召集的時候，牠需要（一）決定廢君的處置辦法；（二）組織國防及抵抗外國的侵略；（三）平服國內的暴動；（四）建設強有力政府；（五）完成革命初期所有的社會改革；及（六）制立新憲法及建設永久的共和政體。國民公會聚精會神的對付這一切問題，而得到偉大的成功。我們對於牠的工作，將在下面作大略的敘述。

【國民公會中的議員】 在未叙國民公會的工作以前，關於牠裏面的議員，要費一詞說明。國民公會的選舉，在理論上固是普選，但是在威嚇之下，只有全選民的十分之一投票。選舉的結果，急進派大告勝利，他們對於民權主義的基本原則固都承認，而有些小意見是不能相同。在國民公會的右旁，爲二百吉倫特黨人，內有布里索（Brissot）康多塞（Condorcet）汾約（Vergniaud）及那有趣的佩因。他們代表小康的中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比較行爲來得激烈，他們誠心促成一個民主的共和國，但同時又不信任巴黎的無產階級。坐在他們對面的高議席的爲山岳黨，完全是雅各賓俱樂部的一般人，思想，言語，行爲都是很激烈的。他們是盧梭的信徒，包括丹敦，羅伯斯庇爾，噶爾諾（Carnot）及聖鞠斯特（St. Just）諸人。坐在吉倫特黨人及山岳黨人之間的爲平原黨（The Plain）。他們佔大多數，沒有一定的主見，不過見機投票而已。手段而好修飾的西耶士即屬於平原黨。起初平原黨與吉倫特黨和好，但後因巴黎民衆贊加山岳黨，牠的勢力浩大，平原黨只好看風轉舵而左傾了。

【國王路易十六的處死（一七九三年）】 國民公會所遇的第一個嚴重問題爲處置廢君問題。鐵箱中查出他賄賂國民議會議員的證據，及他有與外敵勾通的嫌疑，使得他的末日的臨到。他於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在國民公會之前受審判，以三八七票對三三四票通過他的死刑。在多數投票者中，國王的親屬奧爾良公爵（duke of Orleans）也在內，他現在已叫做平等的腓力比公民了（Citizen Philippe Egalité）一七九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在革命街（Place de la Révolution）現在叫做妥協街（Place de la Concorde）被砍頭，路易十五的銅像的所在處，那銅像已被推倒了。國王的處死自是值得注意的事件。

【軍事的勝利】 同時，奧普的侵略軍隊退出法國境界。瓦爾美之役以後，度穆累追擊退却的敵軍至萊茵的彼岸，戰事擴大至奧屬尼德蘭，大部份的尼德蘭人認法軍爲他們的救星。度穆累長驅直入布魯塞爾（Brussels）征服各地。似乎法軍救歐洲人民出『舊制度』是極容易的一件事。

【法國爲歐洲革命的大本營】 軍事上既節節勝利，國民公會乃對歐洲作自由與改革的宣言。一七九二年十二月牠公佈一個宣言說：『凡是反對自由平等而保持特權的各民族，法國與之爲敵；國軍所到之處，如不能恢復民族的主權與獨立，如自由民主政府不建設起來，法國是不休戰不撤兵的。』法國是利用軍事上的勝利，而廣佈她的革命主義。

【外國的對策】法國的革命是如火如荼的。他們竭力的宣揚民權主義，與『舊制度』奮鬥。這個引起許多隣國人民的同情，而遠地的君主，人人自危，誠恐革命傳到他們的國度裏，他們的人民會反抗起來。路易十六之死，他們格外的不安，格外的震怒。芬底的保皇事變，引起內戰。當日法國最能幹的將軍度穆累，倒戈到奧軍方面，這是一樁憾事。就在這個時候各國君主聯盟起來，進行推翻法蘭西共和國，爲路易十六復仇。聯軍除奧普外，尚有大不列顛、荷蘭、西班牙及撒地尼亞。

【法國的應付】法國又處於被攻擊的地位。聯軍又佔領比利時及萊茵諸省，及打開一條到巴黎之路。一七九三年春季的形勢，正如前一年夏季形勢一樣的危險。但是事實的證明，共和國的政府較自由的君主國爲強有力。法國的革命民衆，是高興作戰的，他們高唱着革命歌，並樹起『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中產階級的公民，他們從革命得來的財政上和社會上的利益，誠恐因外敵之侵入而失去，現在竭智盡能以保護國防。因革命而地位抬高的工人與農民，更希望因外戰而有較大的獲得，甘心捨身爲革命捐軀。新招募的軍隊，受了革命的英勇氣概，不顧一切上前線。

【鳴爾諾（一七五三——一八二三）】但是全靠一時的熱情不足以救法國。法國之所以救，是因爲巴黎的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國民公會中有一個頭等的軍政的人物，便是鳴爾諾。他有正直高貴的性格，不貪生畏死，頭腦愛國，而行爲切於實際。擔任組織共和國軍隊的工作。他每日是無時或息的，預備作戰計劃及作

呈給國民公會的報告。他招募義勇軍及訓練他們，送他們到前線。當時的財政總長林得 (Robert Lindet, 一七四九——一八二五) 是很能幹的，噶爾諾所以對於供給軍隊不患無錢。他私人跑到軍中去，面諭或手諭將士，告以持干戈衛社稷的大義。法國真是全國皆兵，這在近代史上是第一次的事。

【新將軍】 噶爾諾新編的軍隊，又加上監軍 (deputies on mission)，他們是國民公會中的急進份子，其工作在監視軍中將士的行動，如他們認為某指揮官有通敵的嫌疑或作戰不出力，他們可以將他送到斷頭台處死。他們還有一種工作即隨時把軍中情形向中央政府報告。不久，一般新將軍嶄然大露頭角，如神志不變的摩羅 (Moreau) 治軍嚴厲的皮士格律 (Pichegru) 及英勇絕倫的如爾達 (Jourdan) 都是名垂史冊的。

【法國的勝利】 法國開始與各國聯軍相遇，他們之所以要攻擊法國，不過因為一個路易十六。法軍對於敵兵加以迎頭的痛擊，大告勝利。噶爾諾成爲民族的英雄，備受人民的崇拜。固然在這裏我們不能描寫一七九四年至一七九五年的作戰經過，我們可以說一七九五年國民公會告終的時候，各國第一次聯軍完全消滅。可憐的西班牙查理第四，只好與殺死他的波旁親屬 (指路易十六——譯者) 的共和國訂同盟的條約。一七九五年的巴塞爾條約 (Treaty of Basel) 普魯士承認法國在萊茵左岸可以自由行動，普乃注意波蘭的瓜分問題，以償補此失。荷蘭的威廉第五被廢，成爲巴塔維亞共和國 (Batavian Republic) 與

法國同盟。法軍完全佔領奧屬尼德蘭及至萊茵河的一切領土。路易十四一生的野心，新法國於最短的兩年期間促其實現。只有大不列顛、奧國及撒地尼亞仍與法蘭西共和國作戰。

【內亂的平服】 法國致力對付外敵的時候，國內發生好幾次的叛變。反動份子煽動芬底農民作亂，企圖恢復帝國及羅馬天主教會。中產階級對於巴黎無產階級的激烈行爲不滿意，故反動勢力很大，重要的都市如里昂、馬賽、波爾多都時常發生事變。國民公會以應付外交政策的精神來平定內亂。到了一七九三年，除了逃亡者及秘密反動者外，其餘的人都傾向共和國了。

法國於革命怒潮之中，內憂外患，而卒能有此驚人之成績，其原因是由於國民公會所建設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及該政府所採取的恐怖政策。

【公安委員會】 一七九三年春，國民公會組織一個九人委員會（後來十二人），這個委員會有最高行政權，叫做公安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這個小機關內，有雅各賓俱樂部的領袖如鳴爾諾、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等，他們秘密工作，指導各部部长，委任地方官吏，及掌理全國的行政事宜。他們的責任繁多且重大，除了計劃外交政策，監察軍隊，及收拾民心外，尚有其他事務。這個委員會做起事來是不辭勞苦，且有極大的效率。

【恐怖時代（一七九三——一七九四）】 公安委員會的對內政策便是恐怖主義。這個委員會執政

期間，稱爲恐怖時代 (Reign of Terror) 這個時代是一個革命情緒達到頂點的時代，差不多寫法國革命史的人，以這個時代代表革命，忘記了『自由，平等，與博愛』。其實，恐怖時代直不過是一個大革命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因恐怖『流血千里』，我們也不能苛責法人。易地則皆然，如果在奧，普，英等國發生如法國的革命，也一定有這個時期的。我們要認識，法國在進行政治與社會大改革的時候，內憂外患同時並作，如果國內不統一的話，萬難應付這個險惡的環境。而統一的唯一辦法，是要使得一般反對新制度人們心中恐怖。既然需採取恐怖政策，流血是意中事了。

協助公安委員會執行恐怖政策的爲安全總會 (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 及革命法庭 (Revolutionary Tribunal) 前者担任警察事務，以維持全國秩序；後者爲審判一切反革命份子的機關。牠們都向公安委員會負責。國民公會公佈嫌疑律 (Law of Suspects) 凡是貴族，革命以前做官的，與逃亡者有關係的，及沒有公民證的人，隨時可以逮捕。

革命的政府，是採用專制的殘暴手段，以斷頭台爲殺人的武器。在恐怖時期中，巴黎之處以極刑者，達二千五百人之多。死者中有廢后馬利登，他涅特，急進的平等腓力比，和羅蘭夫人。

恐怖廣佈到各郡。各地都組織地方法庭，以偵查及處置有嫌的人們。大胆反對革命政府的里昂 Lyons 城，一部份被破壞無餘，幾千百的公民被置於死地。受了芬底事變影響的南特人 (Nantes) 蠢蠢思動，於是

好殺成性的雅各賓代表卡累 (Carrier)，把這般人民裝在許多隻大船裏，開往羅亞爾河，把他們投入水中。各省之死者總數是不知道的，但也許有一萬人。然而死於恐怖時代的人數，與死於十九世紀的任何大戰的人數較，則是很少的。

【革命份子的傾軋】 這個時候的革命份子間，常發生糾紛。他們互相傾軋，思欲排除異己而謀自己的利益。這件事較之於恐怖殺人尤為重要。吉倫特黨出力阻止路易十六死刑的執行，煽動各省反對巴黎的暴動，以及度穆累的賣國，這一切使得巴黎無產階級把吉倫特黨人當作反動份子看待。因此，巴黎工人在馬拉的指揮之下，於一七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起事，逼迫國民公會逐出二十九個吉倫特黨議員。他們的主要人物，如布里索及汾約，不久就上了斷頭台。再巴黎自治團體的領袖，他們是很急進的，壓制巴黎的教會，並宣佈無神教，三月間因丹敦派與羅伯斯庇爾派的聯合對付他們而被殺。到了四月，最後倦於恐怖政策而主張溫和手段的丹敦和他的友人對穆郎同就戮於斷頭台。做了短時期的獨裁者羅伯斯庇爾，想把盧梭的理論見諸實行而終未果，到了一七九四年七月，國民公會送他及聖鞠斯特到斷頭台，與世長辭。這是反動的起始。

〔恐怖時代的告終（一七九四）〕 羅伯斯庇爾之死，是恐怖時代的告終。而恐怖的目的是得到了。革命在法國可以保存，法國在歐洲可以保存。這個時候國民公會可以自由制立永久共和國憲法了。雖為有時有反動的企圖，有時有左傾激烈份子的鬧事，他們想破壞立憲的工作，但是很容易的被討平。巴黎民衆對國

民公會威脅，會動起武來但爲一位年青而無名的礮兵少校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所克服（一七九五年十月）。

【國民公會的改革（一七九二——一七九五）】 在外戰內亂兼以恐怖狀態之下，國民公會尙能促進革命初期的社會改革，這是難能可貴的一會事。中產階級操縱下的國民議會，破壞了從舊制度所產生的不平等，而國民公會則思欲防止從財富所產生的不平等。這樣法國革命是頗有社會主義的色彩。逃亡者的財產充公，歸爲國有。由法律規定最高的穀價。大地產分爲許多塊，每塊約二三英畝，賣給較窮的農民，分期付款。一切地租取消，地主得不到賠償費。馬拉說：『富人剝削農民已是好久了，現在他們吃虧一點也不要緊』。

有的國民公會的改革也是很可笑的。因爲平等的緣故，大家稱呼不用『先生』而用『公民』。聞於馬利蓋他涅特下葬的費用，公家的記賬簿上這樣寫着：『支洋五法郎，爲購卡佩公民（Citizen Capet）之妻的棺材之用』。因貴族的取消，貴族的衣裝都沒有了，大家都穿上從前是最下等工人所穿的衣服。爲消滅基督教起見，每年十二個月從新劃分，每月爲六星期，每星期日，每第十日爲安息日，一年之中尙多五六日卽爲假日；每月的名稱也改變了，革命的日子歷自共和國的建設時起，卽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許多改革是急需的，且有永久的價值，如米達制度的度量衡，除了說英語的國家外，爲各文明國所採用。很好的國家教育制度，是哲學家康多塞（Condorcet）所起草的，雖然因有其他許多重要問題而這個制

度一時未能實現，而牠爲法國近代教育的基礎。政教分離，是一七九四年九月實行的，次年規定信教自由，及恢復基督教會，但以教士須由國家法律管轄爲條件。國民公會又致力立一個者全國統一的律制度，雖然這在拿破崙執政時才完成，但爲法律改革之始，且在法律中定下一個重要的原則——即任何人不得將財產給予一個繼承者，諸子間差不多須均分。因欠債而被拘留的習慣取消了，黑奴的買賣廢止了，婦女與男子一樣有財產權。新共和國的憲法是充滿民權主義的精神。

【中產階級在國民公會中佔勢力】 自羅伯斯庇爾死去以後，國民公會不作爲無產階級謀利益的改革，牠爲小康的中產階級所把持。嫌疑法取消，最高穀價法加以修改。革命法庭被壓制，革命街改爲妥協街（Place de la Concorde）。一七九五年路易十六的獨子死于獄中，給予抱着希望的保皇黨人一個重大的打擊。到了一七九五年，法國似乎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共和致體了，但政府不是十分急進的，而是溫和的，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手裏，而爲中產階級所操縱。

第六節 督政部時代（一七九五——一七九九）及共和國的變爲軍人獨

裁

【新憲法與督政部】 第一共和國的憲法是國民公會起草的，牠是受中產階級的影響。新憲法于一

七九五年發生效力，稱爲共和國第三年的憲法。立法權屬於兩院，由間接選舉。下院設員五百人，提出立法，上院二百五十人，審查與制定法律。中產階級對於低下階級之不信任，可以由將選舉權限于納稅人民而證明。各區選舉人至少須居住該區一年以上。共和國的行政權屬於五督政，由立法院選舉，每年一人退位。這五人叫做督政部 (Directory) 其職權在監察法律的執行，委任內閣各部長，各部長須對督部負責。

【短期的督政部(一七九五——一七九九)】 國民議會所制的憲法是爲自由君主國，國民公會所制的憲法是爲共和國。但是共和國之懦弱及短命，是和君主國一樣的。依照一七九一年的憲法，路易十六做了立憲君主，但不到一年就被推翻。同樣的，依照共和國三年的憲法，督政部執政，但不到四年也就告終。

【督政部懦弱的原因】 督政部之所以失敗，其原因有二：第一，內政的困難，諸事棘手；第二，一種軍人勢力新興起來，及一位野心將軍的凱旋。這兩個原因都值得我們約注意。因爲內政的困難，所以需要另一種的政府；因爲有軍人的跋扈，所以確定另一新政府的性質。

欲使六年來在革命熱狂中的法國人民得團結起來，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事需要有天才的政治家。但是五個督政都是庸碌之輩，他們既無補于國事，且賄賂公行，恬不知恥。他們是自私自利而把國事置諸腦後的。這種情形之下，法國的政治怎能日趨于軌道呢？

【政治上的困難】 共和國雖立，而國家的根基未固，常發生陰謀的事件。被選爲上下兩院的保皇黨

人，想推翻新憲法，但爲督政的武力所阻止。反動運動既時常興起，而巴黎的急進份子對共和國也不滿意。他們有一個熱心的領袖，叫這巴倍夫（Babouf 一七六〇——一七七七），他宣稱得到革命利益的爲中產階級，無產階級猶是與以前一樣的貧窮，而他們對於革命的貢獻是偉大的，吃了許多苦與流了許多血。他認爲唯一的補救辦法，在強迫執行財產的均分，取消貧困。這般急進份子——他們爲社會主義的先驅——發生事變，但被平服，巴倍夫于一七九七年被處以死刑。

【財政上的困難】 當反動份子與急進份子立在一條戰線上向督政部進攻的時候，法國的財政差不多陷于沒有辦法的地位。督政部對於財政的應付，只是挖肉補瘡而已。他們的窮奢極侈以外，尙須供給一百萬的兵士。而法國于革命之後，經濟之不振，可想而知。國民議會所發出的紙票，本是爲暫時計的，而每年的增加，到一七九七年紙票總額爲四十五萬兆。自然紙票的價值跌落，在一七九六年三月間，值三百里弗（livres）的紙票，只值一里弗的現錢。一七九七年法國宣佈一部份的破產，三分之二的公債利息暫行止付，紙票的價值減低。共和國所過的財政危險，正和一七八九年的專制國一樣。

【對外作戰繼續勝利】 督政部所有一線希望的，便是對外戰爭。當五督政就職之時，法國仍與奧國，撒地民亞，及大不烈顛作戰。法國作戰的總計劃是：一支軍隊渡過萊茵河，穿過德意志南部，而達到奧國的屬地；另一支軍隊穿過阿爾卑斯山（Alps）及意大利北部，而達到維也納。萊茵河的軍隊由老將皮士格律，如

耳洞 (Jordan) 及摩羅 (Moreau) 等指揮。而負在意大利一支軍隊責任的，為青年而無經驗的拿破崙。法國仍告勝利。

【拿破崙的崛起】拿破崙向來沒有在政治或戰爭上露過頭角。雖然于羅伯斯庇爾倒台以後，他竭力宣誓他與極左的激烈份子沒有關係，而大家都相信他與革命表同情。一七九三年他驅逐英軍于土倫 (Toulon) 之後，稍稍得名。一七九五年他因保衛國民公會平服巴黎的暴民，而有『法律與秩序之友』之稱。一七九六年他與一位革命武人的寡婦約瑟芬 (Josephine Beauharnais) 結婚，她為一位督政的密友，故拿破崙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飛黃騰達。

【拿破崙第一次意大利之戰 (一七九六——一七九七)】當年紀老而有更多作戰經驗的法國將軍們進攻德意志無效的時候，而那位年輕的司令官——他只有二十七歲——打敗了奧軍，逐他們于意大利領土之外。拿破崙以神速的方法，感人的熱誠，良好的戰略，自己的勇敢，穿過了阿爾卑斯山，戰勝撒地尼亞兵，一年以內，克服了五支奧軍，佔領了意大利北部的每個炮台。撒地尼亞迫不得已，將薩服依 (Savoy) 及尼斯 (Nice) 割給法蘭西共和國，當拿破崙的軍隊抵維也納，奧國謙恭的與這位一鳴驚人的將軍求和。依照一七九七年的坎坡福米奧 (Campo-Formio) 條約，法國得到奧屬尼德蘭及愛奧尼亞羣島 (Ionian Islands)。奧國為償補其損失計，得到古老的威尼西亞共和國 (Venetian Republic)，但以不干涉意大利

利其他各地爲條件，並在拉斯塔忒（Rastatt）舉行一個會議，修正神聖羅馬帝國的地圖，對於德意志諸邦的邦主，有失去萊茵左岸的，給予相當的酬報。

【大不列顛與法國獨戰】 一七九六——一七九七年的戰事，在歷史上稱爲拿破崙第一次征討意大利，這是許多戰事的起始，拿破崙遂因之而做了近代的頭等軍人。他迫奧國及撒地尼亞繼西班牙、普魯士及荷蘭之後而講和，各國的第一次聯軍乃完全崩潰。只有大不列顛仍與法國作戰。

【拿破崙聲名大振】 拿破崙在意大利第一次勝利以後，他的聲名在國內馬上大振起來。他爲法國最孚人望的一人，國民都稱讚他。政府怕他而對種諂媚。另有政治作用的人們都親近他，希望得到他的武力幫助而達到某種目的。當時政府的威信一日一日的墮落，而拿破崙的勢力則一日一日的增加。

【征討埃及之役（一七九八年）】 新興的民族英雄拿破崙，建議討伐埃及，以斷大不列顛與印度的交通，這督政部自然不得不表示同意。此一舉也得民衆的贊成。拿破崙對兵士作激動的演說。他說要叫埃及的金字塔認識法軍的勇敢，法國勢力伸到埃及後，回教徒得以和法國通商，他們也很有利益的。他鼓勵法人對於埃及古物作深深的研究。他征討埃及，固得到許多次的勝利，但是不如他的報告書上所說者之甚。在敘利亞地方，他不能前進，尼羅河口海軍一戰，遭英國著名海軍大軍納爾遜（Lord Nelson）之迎頭痛擊，差不多斷了法國援軍的來路。但是後來拿破崙很僥倖的逃回國。法人都相信他有莫大的成功，而督政們更相

形見拙了。

【第二次聯軍及歐戰的再起】 自法奧坎坡福米奧條約而後，法國督政部竭力促成法國四週諸國爲共和國，做法國的附庸。甚至該約未訂立以前，荷蘭已變爲巴塔維亞共和國。法國現在藉口許多理由，將米蘭公國改爲西沙爾比共和國（Cisalpin Republic），熱那亞的寡頭政治國改爲力究力亞共和國（Ligurian Republic），教皇區改爲羅馬共和國，兩西西里國改爲帕騰諾皮共和國（Parthenopean Republic），瑞士邦聯改爲赫爾徹雷克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這許多共和國要依賴着法國。

既然這許多共和國政府是模仿法國，且做法國的同盟，歐洲各國的君主驚嚇起來，覺得這是很危險的。大不列顛、奧國、及俄國作第二次的聯盟，向法國進攻，因英首相庇得（William Pitt）籌劃財政，軍費不發生困難，故此次的軍隊很多。

【法國的戰敗】 在一七九九年間，聯軍連獲勝利；法軍退出意大利；大多新立的共和國瓦解。這似乎拿破崙的第一次意大利之役，全功盡棄。也許這位民族英雄早知如此的，思欲乘此機會謀他個人的利益。

【拿破崙由埃及回國】 當拿破崙到埃及去的時候，法國是繁榮的、勝利的、及榮譽的。而一七九九年十月九日他在夫累吉士（Fregius）登岸回國時，法國是破產的、戰敗的、及恥辱的。他一旦到了巴黎，自然是舉國注意。大多的法人，認他爲國家希望之所繫，他變爲天之驕子了。

【督政部的推翻（一七九九）】拿破崙自埃及回國的一月間，全國輿論都贊成這位年青征服者推翻督政部的政府。他乃與西耶士勾通（西耶士現爲督政之一），于霧月十八——十九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十）用兵包圍議會，逼迫他們推翻政府，及任他爲軍事總司令。此政變之後，繼之宣佈新憲法，拿破崙乃得爲法蘭西共和國的首席執政（First Consul）。

【軍人勢力的抬頭及法國革命的告終】霧月十八日的政變，即法國革命的結束。從凡爾賽宮的三級會議以來，十年有半，代議的與民權的政府，終屈服于武力之前。馬拉及羅伯斯庇爾的預言徹底實現；軍人勢力取民主政治而代之。嗣後的法國歷史，是以拿破崙爲主角了。

第七節 法國革命的意義（一七八九——一七九九）

從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九年，這十年間法國發生了許多事件——議會的召集、憲法的制立、國內的叛變、國外的戰爭——這就叫做法國革命。現在我們要問革命的意義安在。凡是今日到巴黎遊歷的人，會注意到公共建築物及禮拜堂上的大字：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字是革命份子奉爲金科玉律，也即是革命的眞意義。但是對於這幾個字的認識，各有不同的見解：對於保皇黨人及嚴肅的天主教徒，對於有特權的貴族和教士，對於驚惶失措的農民——他們都是反動份子——這幾個字是可恨的、褻瀆的、鄙賤的、非人道的、不愛

國的對於維新的中產階級，對於窮困的城市工人，對於許多夢想家及慈善事業者——他們都是急進份子——這幾個字裏含有光明的前途。介乎反動與急進之間的爲普通的中產階級與農民——他們在全國中佔最多——現在我們且看他們怎樣解釋這幾個字。

【自由】「自由」是含有某種政治的意味。政府的職權自後不是由絕對的神權君主執行，而是依照基于被統治者公意所產生的憲法做去。公民個人不是一切屬於君主的，而他的某幾種自由得有保障，國家或社會均不可以侵犯之。這幾種自由便是：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私有財產的自由，法國宣佈爲天賦人權。

【平等】「平等」包括法國革命的一切社會改革。牠的意義是：特權的取消，農奴制的終結，封建制度的破壞。牠公佈在法律之前，各人一律平等。牠想使得個個人有人生快樂的平等機會，但這一點沒有若何的成功。

【博愛】「博愛」的名稱本是來自主張「四海皆兄弟也」的人們，他們想像一個昇平快樂的世界。在法國「博愛」的表現爲愛國熱誠及民族情緒。沒有人爲自己的利益計而做暴君的走狗了。自此以後，全國皆兵，在「博愛」的旗幟之下，爲國家的利益而奮鬥。

政治的自由，社會的平等，愛國的精神——這就是法國革命意義之所在，而今日還是令人神往的。

第十六章 拿破崙時代

第一節 引言

一七九九年至一八一四年之間，歐洲的歷史便是法國的歷史，法國的歷史便是拿破崙的傳記。當時的一切大政，完全由他操縱，所以叫做拿破崙時代。這個時代是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時代。除了戰爭藝術革命以外，尚有兩種值得注意的結果：（一）以革命的理論適應政治的需要，建設現代法國許多永久制度；（二）法國的革命主義遠播到全歐，引起普遍的革命。

在初五年（一七九九——一八〇四），法國名義上仍是一個共和國。即在這數年中，首席執政拿破崙

把國家基礎建在磐石之上。而自一八〇四年到一八一四年，法國爲一帝國，她是由武力造成的，也是由武力維持的。再即是這位民族的英雄——自己加冕的拿破崙第一，法國的皇帝——以戰爭、征服、合併或同盟的方法——把革命主義宣佈到歐洲各處。當我們未敘述這位建設的執政政府或新興的帝國之重要事業以前，我們對於此時法國歷史的主角，應作相當的認識。

第二節 執政政府下的法蘭西共和國（一七九九——一八〇四）

【拿破崙的身世】 當拿破崙實行一七九九年政變個人專權的時候，他只是三十歲。他是短小精悍的，冷靜而且有決斷，一雙灰色的眼睛，一副醜怪的樣子。他的幼年生活是很有趣的。他于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生於科西嘉島（Corfica），在法國從熱那亞購買了該島之後，但在法國未征服科西嘉人以前，他屬於一個有名的而人多的意大利家庭，被選與科西嘉世家的子弟得官費到法國去求學。在布里恩（Brienne）及巴黎，他得到良好的軍事教育。他小時候就嗜好數學與歷史，正和他歡喜軍事學一樣。雖然他態度沉默，多說話，他是野心勃勃的，且有知人之明。

在少年的時候，拿破崙夢想做恢復科西嘉島獨立之領袖，但是法國革命發生以後，他的天才有更大的發揮機會。他已經是一個工程師與砲兵家了，投入雅各賓俱樂部，至少外表是與革命表示同情的。因恢復土

倫（一七九三年）及保護國民公會（一七九五年），他漸佔要津。但是他以指揮兵士著名，是在第一次意大利之戰以後。

【拿破崙的性格】拿破崙怎樣利用他的名氣而握有政權，前面已有敘述。他之所以能如此者，一方面是因緣時會，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性格。第一他的自信力異常堅強。他是野心的、自私的，常為自己打算如何做一個世界聞名的人。他相信天命，甚至於迷信，深信有一個見不到的力量，領導他到偉大榮譽之路。他告訴他的同僚，說他是『天之驕子』。第二，他有一個滿足他慾望之最有力的工具——他做了他的兵士的偶像。他每次上牀睡覺的時候，要讀一讀軍隊中每人的名字，他都能記到他們。這樣他可以認識每個兵士。他遇到一個兵士的時候，他要和他笑嘻嘻的說兩句話。他與下級軍官談話的時候，都是很客氣的。於是將士都樂為他用。第三，拿破崙是一個尖銳的觀察者和伶俐的批評家。他是很聰明的，知道了一七九九年法國人民是不滿意那懦弱無能的政府，希望一個實際人物出現，以挽救國家的末運。他便做了這樣的一個人。第四，拿破崙是一個毅然決然的政客。他所希望的，不惜用任何手段以求達到。他不愛什麼理論與主義，不怕上帝或是人，不顧流血不流血，他一往直前，求滿足他自私的野心，沒有法子可以阻止他。第五，他有文學的天才，這對他時也很很有用處。他能把當時朝廷及上等社會的情況，筆之于書。他是很好學的。他對兵士的演講，也是娓娓動人。撒謊的藝術，是沒有人能勝過他的。

【執政治下的政府：新憲法】 上面所述，即促成霧月政變的一人（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他做了首席執政以後，第一件工作即頒佈新憲法，以代共和國第三年的憲法。新憲法是他和西耶士同起草的。法國人民于擁護他的聲中，忘記了他的軍人獨裁政治。依照新憲法，行政權，屬於三個「執政」(Consuls)，以拿破崙為首席執政，由三位執政任命參議院議員。評議會與立法機關人員，由參議院于普選之人名冊中指定之。首席執政除了管理行政外交及軍事而外，尚可以授意國務會議建議立法。評議會只是討論法律而不通過法律，立法機關只是通過法律而不討論法律。參議院有如一種最高法院，決定一切憲法問題。這樣有了一個成文憲法，承認民衆普選，但其實國家的權力集中于首席執政之身，他便是拿破崙。

新憲法由民衆投票 (plebiscite) 追認。因為人民厭惡督政府，因為他們崇拜這位新興的民族英雄，這憲法卒因大多數的通過而被接受。自此以後，此憲法在法國歷史上稱為共和國第八年憲法。

【法國的外患】 法國陷于外患日深的境界。一七九九年第二次聯軍已破壞了坎坡福來奧條約，他們佔領意大利及萊茵流域以後，預備進攻法國內部。首席執政見到如此的情形，于是致力對付外來的危險。

【第二次聯軍的解散】 第二次聯軍包括大不列顛、奧國及俄國。拿破崙以諂媚及外交手腕不僅使軍撤退並且鼓動半瘋狂的俄皇保羅 (Tsar Paul) 再組織北部武裝中立——括包俄國、普魯士、瑞典及

丹麥——以反對大不列顛。同時，他預備第二次征討意大利，以與奧軍周旋。他帶領了一支軍隊，穿過那冰滑的阿爾卑斯山，于一八〇〇年六月抵那肥沃的波河（Po）流域及馬倫哥（Marengo），大敗敵軍。數月以後，摩羅統治下的法軍，在德意志南部又獲得勝利。奧國又只好求和，結果爲一八〇一年的盧內維里條約（Treaty of Lunéville），保證了坎坡福米奧條約的條件。第二次聯軍又遭失敗。

【法英的休戰：亞眠條約（一八〇二年）】自一七九三年後，法英兩國有傾向和平的趨勢。雖然法國陸軍在歐洲迭獲勝利，而納爾遜所領導的英國戰艦，仍稱霸海上。尼羅河英軍戰敗了法軍，納爾遜割斷了法軍的接濟，他們只好投降（一八〇一年）。一八〇一年四月二日，納爾遜擊破哥本哈根（Copenhagen），打破北部武裝中立。在兩國相持不下的形勢之下，法英于一八〇二年三月簽訂亞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英國承認除了錫蘭（Ceylon）及特力尼達（Trinidad）以外，其他所征服的殖民地一概恢復原狀，並默認盧內維里條約。亞眠條約直不過是法英的長期戰鬥中的暫時休戰罷了。

【執政治下的法國改革】一直到現在，執政政府是致力對外，希冀得到一個于法國有利益的和平。外敵終於克服了，領土擴張到萊茵河；西班牙、巴塔維亞、嚇爾微雷克、力究力亞、西沙爾比諸共和國均做了法國的同盟；外患既去，首席執政乃能引用他的組織能力及行政天才對付內政。執政時期（一七九九——一八〇四）是拿破崙對於法國各制度的改革有極偉大貢獻的時期。

【拿破崙爲『革命之子』】 在拿破崙的一生事業中，他常常的稱他爲『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新自由平等博愛主義的繼承者。因爲有革命，才造成他在法國的地位，因爲有法國，他才能收革命的功効。但是在行爲上，拿破崙只有平等博愛而無自由的。他揚言說：『法國人民所需要的是平等，不是自由。』故在社會改革方面，拿破崙很嚴厲的取消特權，農奴制，及封建制度，並保障一切法人司法方面平等，權利方面平等，及機會方面平等。但是在政治上他是與路易十四一樣的專制，而不如後者那樣公開的罷了。

【行政的集中】 共和國第八年（一七九九年）的憲法，將中央政府的一切立法權與行政權，置于拿破崙的手中，後來的法律又通過法院由他管轄。到了一八〇〇年，全國的地方政府都聽命于他。一切的地方行政人員，均由首席執政委任，並對他負責。地方議會仍然存在，但一年只開兩星期的會，僅是討論徵稅的事；地方長官可以徵求他們的意見，而他們不能阻止地方行政。凡有十萬居民的城市，其警政由中央政府辦理，有五千以上居民的都市市長，由拿破崙自行委任。

行政權的集中，人民對於政府沒有直接說話的地位，但是命令一出，各省服從，行政統一而有效率。其實那還是黎塞留所設之監察制度的廢續。法人對於地方政府是守舊的，十九世紀中法國有許多的變遷，從共和國到帝國，從帝國到君主國，從君主國到共和國，從共和國到帝國，從帝國又到共和國，而拿破崙所立的地方制度，到今日仍繼續存在。

【拿破崙集中實權的趨勢】拿破崙對於國內的一切改革，如同對於行政一樣，同樣的歡喜集中權力，以期達到澈底與效率，但犧牲理想的自由。他的各種改革——財政、宗教、司法及教育的——即公共建築，都由他一手包辦。一切實權，都集中在他一個人。

【財政的整理：法國銀行】我們尙能記得，財政困難是專制君主國及督政部傾覆的近因。在拿破崙執政之初，他便注意到這一點，恐遭覆轍。他小心翼翼的徵稅，增加國家的收入。他實行緊縮政策，嚴辦貪官污吏，他的軍隊侵略到一個地方，他叫當地的人民贍養他們，這樣節省了許多用項。他的財政上最大的成功，爲建設法國銀行（一八〇〇年），自後此銀行爲世界最穩固的財政機關之一。

【宗教的解決：政教協約（一八〇一年）】法國國家與羅馬天主教之爭，是自革命始。這個問題傳于拿破崙。許多法國天主教徒，因革命黨人的反對宗教法律而被逐，拿破崙現在想得這般人的擁護。經過好幾次的詳細磋商，由一八〇一年的政教協約（Concordat）而告解決。這是庇護教皇與法蘭西共和國簽訂的，教皇承認教會財產及寺院的充公，首席執政承認由國家付給教士的薪俸。主教由首席執政指定，而由教皇委任。教士則由主教委任。這樣，法國的天主教會完全做了世俗政府的一部，較路易十四時尤爲澈底。一八〇一年的政教協約是有利益的，一直到一九〇五年，其間國家與教會的關係，都是依照這個協約的規定。

【司法的改革：拿破崙法典】法國自由主義者的一個大希望，爲澄清那許多複雜不良的法律制度，

促成一個簡單的全國統一的法典，所以凡是識字的人，都知道何者爲合法，何者爲不合法。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承認要做這種工作；國民公會業經起始，但是擔任這種工作的律師們，太小心了，因循復因循，沒有完成。法律的進步，有待于拿破崙。由他的許多法律顧問，他們都是精通法理的，完成一個偉大的民法法典（一八〇四年），以後又有民事訴訟法典，刑事訴訟法典，刑法法典，及商法法典。這許多法典是很重要的。牠們是簡單而合理，不僅法人誇獎，大多歐洲人士都贊美。牠們包括許多革命時代的社會改革，如公民平等，宗教自由，財產繼承平等，解放農奴，土地自由，合法逮捕，及陪審制等。固然有許多殘忍的刑罰仍沒有取消，婦女的地位仍沒有提高，但大概言之，這許多法典是當時最文明的法律。拿破崙法典在法律上是很著名的。

【新教育制度】 這位首席執政，對於教育改革，也具同樣的熱誠。他所立的公共教育制度如次：（一）初級小學由每鄉辦，而由地方長官監督。（二）高級小學注重法文、拉丁文、及基本科學，無論私立或官辦，均屬政府管轄之下。（三）中學（Lycées）在每重要都市設立，授以較高深的學識；教員由國家委任。（四）特別學校，如專門學校，文官學校，軍官學校等，均由國家所擬定的章程辦理。（五）法國大學爲教育行政機關，視察全國遵行新教育制度。牠的主要官吏由首席執政委任，凡未得此大學的證明書者，不得開辦新學校或担任公立學校教員。（六）巴黎設一師範學校，以造就教書人才。這一切的學校，都要以天主教義爲教授的張本，都要忠于國家元首，及服從大學的教育條例。拿破崙固爲新教育制度而出了許多力，但因缺少經費及有經驗的教

師沒有收若何的效果。所以到了拿破崙時代的末期，一半以上的法國兒童仍入私立學校——大多爲天主教辦的——肄業。

【公共建築】對於公共建築事業，拿破德是個熱心家，有裨益于法國。他利用戰爭俘虜築路，使法國的交通便利，使國內的商業發展，這樣增加了各階級人民的福利。今日法國有許多良好道路，大多是拿破崙時代築成的。到一八一一年，拿破崙屈指數他所築的軍事道路，有二百二十九條之多，最重要的有三十條，從巴黎通到法國領土的遠處。兩條路使得巴黎與吐林(Turin)、米蘭(Milan)、羅馬及那不勒斯(Naples)相接。也造了許多結實的橋梁。以前所開的運河及水道都完成了。濕地使乾，堤壩使固，阻着沙丘使不致爲海水所衝盪。主要的海口，海軍的與商業的，都擴大了，並建築礮台防禦之，尤其是社耳部耳(Cherbourg)及土倫的港口。

除上述以外，如國家宮院，都大多修理。在拿破崙之下，聖克勞奇(St. Cloud)、封騰布羅(Fontainebleau)、龍部耶(Rambouillet)諸宮修飾如凡爾賽宮一樣的華麗。巴黎城也美術化了，有寬大的街道。盧甫耳宮完成了，拿破崙在意大利、西班牙、尼德蘭因戰爭勝利所取得的紀念品，都陳列在那裏。在執政時代，巴黎開始做歐洲的快樂城市。人口約增加到一倍。

【殖民事業及失敗】首席執政也以恢復法蘭西殖民帝國爲己任。一八〇〇年他勸西班牙政府把

路易西安那 (Louisiana) —— 密士失必河 (Mississippi) 以西的一塊大土地 —— 還交了法國。不久他又派勒克雷爾將軍 (General Leclere) 帶了二萬五千兵士到海地 (Haiti)，想佔領這個大島。但是拿破崙的殖民事業結果是失敗。勒克雷爾在海地想恢復黑奴買賣，爲當地的黑人所反對，他們在一個有軍事天才的黑人圖桑盧味屠耳 (Toussaint L. Overture) 之下組織起來，對法軍作堅決的反抗。經過了一場大戰以後，勒克雷爾提出妥協的條件，承認保障圖桑盧味屠耳的安全等等，他才肯停止作戰。但他終被法軍捕獲，送到法國去，一八〇三年死于獄中。黑人因法國的欺騙手段，勃然大怒，戰爭再起，其兇烈爲前所未有。法軍又因英國海艦的發現，只好于一八〇三年十一月退出海地。拿破崙因認爲對英戰事不免，乃早於一八〇三年四月把路易西安那完全賣給美國。

【執政政府的成功】 如果我們除了殖民事業以外，我們可以說首席執政之成功是偉大的。拿破崙因政治情形與任人得當而得到大眾的信仰，在他的手下有那手段圓滑的外交家塔雷龍 (Talleyrand) 及那精神不倦的警務總長佛社 (Fouché)。他的解散第二次聯軍及以後採取的和平政策，更使人信仰他。他的驚人的內政改革，使得法國的各階級——中產階級、農民、及誠篤的天主教徒——都擁護他。

【反對黨的沒落】 反對拿破崙的，只有兩種勢力，但都趨於沒落了。一種便是雅各賓俱樂部殘餘份子，他們認爲革命尙未成功。一種爲保皇黨，他們希望破壞一切革命工作。這兩種人物無法公開的活動，只

能作秘密的陰謀。暗殺首席執政的企圖，時有所聞，但每經過一次的暗殺事件，拿破崙的名氣格外的大起來。一八〇四年之初，他發現保皇黨人的陰謀，對於他們大加處罰。與這陰謀有關的皮士格律將軍，被捕以後，在監獄中悶死。能力僅亞于拿破崙的摩羅將軍，雖爲一忠實的雅各賓黨人，也被誣有同謀的嫌疑，逃往美國。拿破崙又進一步使得保皇黨人恐怖：他以武力生擒一個在德志意的青年波旁親王翁季盎公爵（duc d'Anguien），不待證據即將他處死。

【執政政府變爲帝國】國內的反對黨派，既趨沒落，拿破崙乃能爲所欲爲。一八〇二年，民衆投票表決，給予拿破崙終身執政職。這樣，把終身職位改爲世襲，把執政改爲皇帝，自是沒有什麼困難了。因拿破崙的暗示，卑躬的參議院的建議，大多數民衆的通過，他是如願以償。一八〇四年十二月，在古大的諾脫爾達摩教堂（Notre Dame），舉行極隆重的加冕典禮，教皇庇護第七從羅馬來參加，當教皇正舉起皇冠將加上拿破崙的頭上的時候，拿破崙雙手接着牠，自己戴上，他不能如普通的皇帝一樣，由教皇加冕。其野心之大，於此可見。自此以後，他便做了法國的皇帝。

第三節 法蘭西帝國及領土的擴張

【帝國爲共和國的繼續】法蘭西帝國的建立，並不是歷史的另一章。主權在民的原則，仍被承認。法

國革命期中的社會改革，仍然存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字樣仍光耀於公共房屋之上。三色國旗仍爲法國的國旗。故法國的政體雖變，而實質未有若何的變遷。帝國是繼承共和國的革命。

但是不能說一點更動沒有。現在又恢復『先生』的稱呼以代革命時代的『公民』。拿破崙的親屬都顯貴起來。共和國的將軍升爲帝國的大將。舊貴族的尊稱又復用了，並立了許多新的尊稱。

【屬國的分配】 法國屬國，完全爲拿破崙一家所有。巴塔維亞共和國又改爲荷蘭王國，以拿破崙之弟路易爲王。從漢諾威和普魯士所取出的大地產，加以德意志西北部的土地，成爲威斯特發里亞王國(Kingdom of Westphalia)，以他幼弟哲羅姆(Gerome)爲王。他的長兄約瑟做了兩西西里的國王。西沙爾比共和國成爲意大利王國，拿破崙自任國王，以他的義子波馬內(Eugène Beauharnais)爲總督。皮德蒙特(Piedmont)及熱那亞被併入法蘭西帝國。

【拿破崙的專制】 在拿破崙任首席執政的時候，對外採取一種和平政策，對內則促成許多改革。國家基礎鞏固起來，故他一做了皇帝，法國人民對他是心悅誠服，一致擁護。他又恐怕有人批評他，於是組織秘密警察，偵探那些反對他的企圖。一方面即檢查報紙，箝制輿論。國人在他的鐵腕之下，至多是敢怒不敢言。特拉法加(Trafalgar)海軍戰爭，法國失敗，這消息報紙不敢登載，一直到拿破崙帝國的滅亡，法人才知道這會事。漸漸的拿破崙變成如波旁王族一樣的專制。他甚至採用波緒亞主教(Bishop Bossuet)代路易十四

所擬的教義問答課本，命令全國兒童讀牠。我們可以引幾段，那問答課本的話，證明拿破崙的心思之所在：

『問：基督徒對於統治者的責任，尤其對於我們的皇帝拿破崙第一的責任是什麼呢？』

『答：基督徒對於統治者，尤其對於我們的皇帝拿破崙第一，應該致敬、服從、盡忠、當兵納稅，以捍衛帝國及他的王座。我們也應該為他的安全，及國家的繁榮而禱告。』

『問：我們為什麼要對我們的皇帝盡這許多責任呢？』

『答：第一，因為上帝創造帝國，依他的意志分配帝國。他給予我們皇帝戰爭的與和平的才幹，使他做了我們的權威，以他做上帝的代表。所以，尊敬和侍奉我們的皇帝，便是尊敬和侍奉上帝。第二，因為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教訓我們，並以身作則的告訴我們，皇恩是浩蕩的，我們宜服務我們的皇帝。當耶穌生下來的時候，他即服後該撒·奧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的勅令；他付所設立的捐稅，一方面他吩咐我們上帝的東西應歸於上帝，另一方面他吩咐凱撒的東西應歸凱撒。』

『問：對於皇帝不盡責任的人們，我們認為應該怎樣呢？』

『答：依照使徒保羅（Apostle Paul）這般人是反抗上帝的規則，要受永遠的責罰。』

【拿破崙軍事的野心】 拿破崙在反對黨消滅以後，全國都忠于他的時候，欲求領土的擴張和威名的遠振了。他在法國固然是威高一切，他想在歐洲亦如此。他的作戰野心比他的求和平的野心來得大。當他

做首席執政的時候是採取和平政策，而當他做了皇帝的時候則採取對外作戰政策了。我們決不要以為拿破崙對於已達到的成功認為滿足。他決不是愛好和平的，他的野心是勃勃的。在拿破崙帝國的十年歷史中（一八〇四——一八一四），戰爭不休。

【法英的再戰】當拿破崙帝國建立的時候，法英所訂的亞眠和約，遂告無效。英國認為法國革命過火，尤其對於路易十六處死之不满意，提出抗議。法英的邦交又緊張起來。在英國一般普通人民看起來，固是反對拿破崙所領導的法國革命，而法英衝突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此。法英的戰爭，是有深意的，是經濟的與商業的戰爭。法國對於美洲獨立之幫助，英人不能忘懷的。而法國立志恢復十八世紀失去的殖民帝國及商業地位，更使英國不安。英國是竭力維持她的海上霸權及工商業的獨占。現在，拿破崙把法國的勢力伸到尼德蘭、荷蘭、萊茵河一帶，及意大利全部，且與西班牙進行聯盟，英國失去那些地方的商業權利，驚惶不置，而見到拿破崙的野心殖民計劃，更加恐慌。到了一八〇三年五月，大不列顛對法國宣戰。其藉口為拿破崙干涉意大利、瑞士及荷蘭的內政。

拿破崙是歡迎戰爭的再起。他知道不把大不列顛的勢力打倒，他的大陸計劃和殖民與商業政策不能實行。使英國屈服，定能保障法國中產階級的繁榮，拿破崙的政權，是得自那一個階級。一八〇三年至一八〇四年間，他積極備戰，以侵略英國。沿着英倫海峽，佈滿了戰艦、軍隊，及軍需。法國有精良的兵器，且物質方面得

到西班牙的幫助。

【第三次的聯軍】大不列顛自然不甘屈服，而與法國周旋。在英倫海峽，她以較優的戰艦，破壞法國商業及捕獲西班牙開往美洲的船隻。反對法國最烈的庇得，再行出任組閣。庇得是不願犧牲英國陸軍與拿破崙之久戰沙場的兵士作戰，願意拿出一筆款來，請大陸國家參加，共同抵抗法國皇帝。第三次聯軍成于一八〇五年，爲大不列顛、奧國、俄國、及瑞典，以推翻拿破崙爲目的。此次聯軍的主角當然是庇得。

在盧內維里條約之下，奧國之吃虧，正如坎坡福米奧條約一樣。法國在意大利勢力甚大，法蘭西斯第二不安，他是『神聖羅馬皇帝』不願後起的拿破崙也做皇帝。所以奧國加入聯軍。俄國這個時候崇拜拿破崙的俄皇保羅被刺死了，一八〇一年繼位的爲亞力山大第一。亞力山大自幼即受自由思想的影響，醉心于革命的哲學，也關心人類的幸福，至少理論上是如此。庇得一方面用金錢利誘他，一方稱拿破崙爲自由及人類的仇敵，所以他的軍隊與奧軍聯合起來，到了一八〇五年秋天，聯軍穿過德意志南部向萊茵進展。庇得也竭力想拉普魯士加入聯軍，但是普魯士王威廉第三（一七九七——一八四〇）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因受拿破崙之騙，以漢諾威（Hanover）爲誘，遂宣布中立，不顧人民的反對。巴威與符騰堡（Württemberg）因畏懼奧國之故，公開的做了法皇拿破崙的同盟。

【拿破崙對奧國作戰】在第三次聯軍未侵到法國東邊以前，拿破崙放棄對大不列顛的作戰計劃，

撤退沿着大西洋一帶的軍隊，精兵神速的開到近于符騰堡的一市鎮烏爾穆(Ulm)，與奧軍相遇。在那裏，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日，奧軍總司令與約五萬兵士投降，于是法軍有了到維也納之路。

【特拉法加英軍的勝利】 法國于陸軍勝利之後一日，遭了海軍的失敗。十月廿一日，法國與西班牙的戰艦，從加的斯(Cadiz)港口出發，遇到納爾遜所領導的英國戰艦。雙方發生激戰于特拉法加(Trafalgar)，雖然納爾遜犧牲了性命，而法軍失利。自那時候起一直到拿破崙時代的告終，英國是海上的霸主，沒有國家敢與之爭。

【奧斯特里齊法軍的大勝】 海軍既然失利，拿破崙乃竭力以求陸軍的獲得。佔領維也納以後，他北向摩拉維亞(Moravia)該處有許多的奧普軍隊。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加冕的一日，這一日他稱爲他的『幸運』日——他大敗奧普軍隊于奧斯特里齊(Austerlitz)，這在歷史上是一次有名的大戰。

【奧國的失敗：普勒斯堡條約(一八〇五年)】 烏爾穆及奧斯特里齊的失利，奧國只得退出聯軍。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底，法蘭西斯第二與拿破崙簽訂普勒斯堡條約(Treaty of Pressburg)，前者將威尼西亞(Venetia)割給意大利王國，承認拿破崙爲國王，放棄提羅爾，給予巴威及放棄德意志西部的外省，給予符騰堡、巴威及符騰堡都改爲王國。依照城下盟的普勒斯堡條約，奧國失去三、〇〇〇、〇〇〇人民及很大的歲入，又失去意大利、瑞士及萊茵，變爲二等國家。

【拿破崙對普魯士作戰】 第三次聯軍，雖然奧國退出，而普魯士加入，似乎得足以償失。因拿破崙拒絕撤兵德意志南部，漢諾威的讓與又交涉無結果，加以愛國的驕妻——美麗的路伊司王后（Queen Louise）——的策勵，胆小的威廉第三終于一八〇六年敢對法國宣戰。約一一〇、〇〇〇的普軍，抱着大膽特烈時的自信心，不等待俄軍的來到，在舊式的不倫瑞克公爵指揮之下，與拿破崙的一五〇、〇〇〇久歷沙場的兵士作戰。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耶拿一戰（battle of Jena）的結果，證明拿破崙戰術的高明和法國將士的熱誠。耶拿之戰不僅是普魯士的失敗，而普魯士十八世紀來所得的軍事名譽隨之而掃地。拿破崙得勝的入了柏林城，佔領大部份的普魯士地方。

【拿破崙對俄國作戰：的爾西特條約（一八〇七年）】 俄軍尙待對付。冬季不便討伐東俄羅斯，一直到一八〇七年六月拿破崙才能在孚利德蘭（Friedland）打敗俄軍，如同打敗奧軍及普軍一樣。俄皇亞力山大馬上求和。在的爾西特（Tilsit）的尼門河中（River Niemen），拿破崙與亞力山大相遇，磋商法國對俄及對普的和約。這位俄皇見到拿破崙的樣子異常的感動，而拿破崙的寬宏大度，更非他所初料的。俄國一寸土都沒有損失，只要承認合作打倒英國在大陸的商業。亞力山大得到拿破崙的允許，可以自由對付芬蘭及土耳其。富于情感的俄皇問：『歐洲在什麼地方呢？』在什麼地方，不在你我之間嗎？』拿破崙這樣的回答。但是法俄兩皇的同盟，普魯士要出這個代價。從普魯士拿出一部份波蘭的地方，給予華沙（Warsaw）大公

國——拿破崙的同盟。土地失去了一半，軍隊減縮到四萬二千人，法軍佔領的地方，須賠款交出始行撤退，普魯士在這種情形之下變爲三等國家。的爾西特條約破壞了第三次聯軍，使得拿破崙做了大陸的主人。只有大不列顛與瑞典尙在掙扎，而拿破崙現在能利用丹麥和俄國對付瑞典了。

【瑞典的屈服】 一八〇八年之初，一支俄國軍隊開到芬蘭的邊界，事前並沒有宣佈戰爭；同時一支丹麥軍隊，預備從哪噠邊界進攻瑞典。命運多舛的瑞典王考斯道夫第四（一七九二——一八〇九），因英軍的幫助，出了死力才打敗丹麥軍隊。而無援軍的芬蘭軍隊，在殊死戰之後失敗了。一八〇九年整個的芬蘭及奧蘭羣島（Aland Islands）正式的割給俄國。但是芬蘭並不做俄國的征服地，一方面因爲她的人民的勇敢，一方面因爲俄皇亞力山大的遠見和寬大，她仍能保持着她的自由組織，被認爲半獨立的大公國，以俄皇爲大公。這樣瑞典失去她的古老芬蘭公國，只能保存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一小部，而是因爲向拿破崙屈服求和及以抵制英貨爲條件的。同年，考斯道夫被迫讓位，他的叔父查理第八（一八〇九——一八一八）繼任，他是一個五官不全而無後嗣的老人，因被勸誘，承認以拿破崙大一位老將伯納陀特（General Bernadotte）做他的繼承者。自然的，拿破崙可以支配瑞典，正和他可以支配其他的大陸國家一樣。大不列顛有海軍的勝利，自未被克服，但是英國的陸軍，因奧普俄瑞典的先後失敗，已無能爲了。

【拿破崙的最盛時期（一八〇八年）】

的爾西特條約訂立之後的一年，爲拿破崙事業的最盛時期。

這位科西嘉冒險者做了法皇，從波河（Po）到北海，從庇里尼斯山脈（Pyrenees）及教皇區到萊茵流域，都在他的勢力之下，法國是統一的，人民是愛國的，及享受許多革命之果實。他是意大利的國王，當時意大利包括肥沃的波河流域及古老的威尼斯城市，而由他的繼子波哈內以總督的名義統治。教皇已是拿破崙的友人。他的長兄約瑟為那不勒斯的國王。他的弟弟路易和他的繼女奧通斯（Hortense）為荷蘭的國王與王后。他的妹妹伊利斯（Elise）是小盧加國（Lucca）的女王。西班牙與丹麥的君主是崇拜他的人。俄皇稱他為友人及兄弟。波蘭做了他的駐兵之地。普魯士及奧國變做了二等或三等國家。法國的勢力又在德意志諸地佔優勢。

【德意志的大改革】 在德意志，拿破崙的成功是異常的偉大。因為他的緣故，德意志的許多古老政治的及社會的制度崩潰了。早在一八〇一年前，德意志諸邦的數目起始減少。盧內維里條約使得神聖羅馬帝國的議會致力設法償補失去了萊茵左岸土地的各君主，該土地為法國所合併，並給予南德意志諸邦的「賠償費」。經過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三年的交涉之結果，議會才能把德意志南部的教會土地及自由城市完全充公，於是萊茵東岸的一百十二個獨立邦不復生存，而西岸的約一百個邦又加入法國的版圖。德意志諸邦的數目，從三百減至不到一百，得到此舉利益諸邦，除了普魯士外，為南部的巴威、符騰堡、及巴登，拿破崙思欲利用這南部幾邦以裁制奧國及普魯士。這一點拿破崙的目的是達到，因為在第三次聯軍的戰爭中，

他得到此三邦的協助，因之此三邦得到酬報，巴威及符騰堡的統治者得稱爲王。

【神聖羅馬帝國的滅亡（一八〇六年）】一八〇六這一年，在德意志史上是值得紀念的。七月十九日，萊茵同盟告成，拿破崙爲其保護者。巴威及符騰堡的國王，巴登、黑森（Hesse-Darmstadt）及柏喜（Berg）的大公，馬因斯（Mainz）的天主教，與九個小邦之主完全退出神聖羅馬帝國，接受拿破崙的保護，並宣誓以六萬三千兵士擁護他。八月一日，拿破崙宣佈不承認神聖羅馬帝國，八月六日，哈布斯堡皇法蘭西斯第二放棄了他的祖先所戴的皇冕。許多法國君主及政治家的工作——如法蘭西斯第一、亨利第四、黎塞留、馬林薩、路易十四所做的——到拿破崙時始完成。神聖羅馬帝國終遭不名譽的結局，牠早就應該如此了。牠的最後的皇帝法蘭西斯第二只得做奧國的皇帝，號爲法蘭西斯第一。盛氣凌人的哈布斯堡王族，她的尊嚴不因波旁王族而失去，而被一個崛起民間的人所毀壞，是決沒有想像及到的。一八〇六年不僅是奧國奇恥的一年，也是普魯士大辱的一年。

在一八〇八年，一切德意志地方都在拿破崙的勢力之下。普魯士失去一半的領土，須俯背聽命于她的征服者。萊茵同盟擴大與鞏固。德意志西部與北部建設一個威斯特發里亞（Westphalia）王國，犧牲了普魯士、漢諾威、不倫瑞克、黑森，此王國給予哲羅姆（Jerome）拿破崙的弟弟。柏喜大公國由拿氏的妹夫繆拉（Murat）所統治。最重要的一件事實是，法皇勢力伸到什麼地方，封建制度和農奴制取消了，在法律之前，一

切公民平等，這是拿破崙法典的精神。

【拿破崙爲『革命之子』】拿破崙權力達到最高峯。從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他推倒督政部起，至一八〇八年，他的和平與戰爭的政策都獲得極大的成功。不問當時及後人如何的批評他，他對於歐洲對於法國都自稱爲『革命之子』。他確是如此。第二次聯軍及第三次聯軍是他打倒的，革命的工作，如繁榮、法律、宗教、教育、行政、財政諸方面，都是他完成的，雖然他限制了自由，他張大了平等的意義，及加重了博愛的意義。他以革命的精神，向『舊制度』進攻，打倒中歐及南歐的古老社會的政治的制度。他使革命改革具體化，革命勢力達到各處，即歐洲暴君聯合起來也不能將革命完全消滅。一七九一年利歐破爾得及威廉所做的恢復一七八九年前常態的夢，完全消去了。但是暴君們不是不掙扎的呀。

第四節 法蘭西帝國的破滅

從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四年，這六年間拿破崙的勢力日見其衰。他所以失敗的原因，不難看出。使他崛起的原因亦即使他沒落當原因。我們現在一一叙來。

【拿破崙失敗的原因】（一）由于他的個人——我們知道，法帝國的成立，是完全因爲他自己的力量。拿破崙無疑的是一個天才，但他還是一個人。當他年老的時候，他漸漸的貪安，不及年青時代的精明強幹了。因

爲他的成功，他的自信力格外的強起來，他格外的自命不凡，所以野心格外的大，好像是神經病者。他是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的，故未能從善如流，塔雷龍和佛社的勸言，充耳不聞。這位皇帝在法蘭西的舞台上，不許其他的伶人出現，雖然這舞台上尚需要許多的人。

【(二)軍隊的缺點】拿破崙帝國的基礎是建設在武力之上。在國民公會時的軍隊，都是很優秀的，他們很勇敢，甘心爲國家爲人權而戰。他們是團結的，爲革命的馬賽歌所感動，故能擊破暴君的軍隊。拿破崙因統率這種軍隊而得軍事上的成功。他想把革命熱誠燃着，做兵士們的擁動力，故他愛談自由、平等、博愛之說，及軍人的尙武精神，以策勵將士。他把軍紀改良了，並增進軍人的物質生活。於是漸漸的不知不覺的有革命理想的法國軍隊，爲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拿破崙所利用。但一年一年的過去，戰事一次復一次，愛國的自願軍日少了。拿破崙只好徵兵——強迫的把安居樂業的青年，拉到血肉橫飛的戰場上去，這樣的軍隊，自然不能戰必勝攻必克，於是拿破崙帝國的基礎動搖。

【(三)民族主義的反動】拿破崙帝國很大，他的軍隊的份子也很多，其中有波蘭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及丹麥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軍隊是雜色的，不統一的。他們所侍從的一個暴君，較任何暴君尤爲專制。自然，主要的軍隊還是法國人，他們仍抱着爲自由、平等、博愛而戰的精神，但拿破崙總是把他軍隊駐紮在他的同盟國或敵國的地方，他的用意是糧食可以不需要法國的，殊不知這樣一來，引起當地

人民的怨恨，他們痛恨法軍、革命及拿破崙。特別在德意志及西班牙，由怨恨而產生一種愛國的情緒。自由平等之說，傳到各民族，本是要他們反對他們自己的神權君主的，現在他們用來抵抗那國外的武力壓迫者——拿破崙。自由、平等、與博愛——革命的福音——拿破崙用來做反對歐洲君主的手段，現在倒回來以加倍的力量反對他自己。

【(四)『大陸封鎖政策』】 上述三原因，再加上『大陸封鎖政策』(Continental System) 於是速拿破崙帝國的滅亡。使得他的帝國在近代史上是曇花一現。現在我們要解釋大陸封鎖政策，及其所引起全歐的反動，民族愛國情緒之擴張，致促成拿破崙的倒台。

【英法的經濟鬥爭】 所謂『大陸封鎖政策』是拿破崙與大不列顛含有希奇性質之作戰的名辭。一八〇六年的形勢是如此的：英國為海上之王，法國則為陸上的霸主。英國有尼羅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及特拉法加諸戰的勝利，法國則有馬倫哥 (Marengo) 奧斯特里齊，及耶勝諸戰的勝利。一方面，法國、丹麥、荷蘭、西班牙軍艦的破壞，使得拿破崙侵略英國之夢未能實現。另一方面，英國陸軍無論如何不是拿破崙的敵手，受英國金錢幫助的歐洲諸國，都向這位法皇低首下心。顯然的，英國不能以武力叫法國屈服，反之亦然，而二國都不願求和。一八〇六年一月，庇得因得到奧斯特里齊一戰的失敗，希望失去，肝胆俱裂而死。民權黨的福克斯 (Charles James Fox) 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出任外交大臣，想和拿破崙交涉和平，但是一腔熱誠，

而達不到結果，憂傷之餘於是年九月去世。

一八〇六年十月法軍耶拿的大勝利，使英國及普魯士失望。十一月拿破崙乘勝向他的大敵人——大不列顛——作戰；但是這不是軍事戰爭，而是經濟戰爭。英國因十七十八兩世紀王朝的及殖民的戰爭之結果，已成爲世界上主要商業國家。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是發源於英國。製造業大加改良，產生一種有勢力的工業階級，出產貨物增多，價格又比較便宜，於是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的市場，英人總佔優勝，爲他國人所不能及。工業不久成爲大不列顛財富的基礎，商人階級得有新力量。於是拿破崙致力對付這個商人勢力下的國家。

以拿破崙頭腦之清楚與合乎邏輯，自然會看到此問題的性質。法國陸軍既無用武之地，海軍又不及英國，於是要在另一方面——工商業上——來攻擊大不列顛。如果他能阻止英國貨物輸入大陸，那末英國失去他的主要市場，英國的製造家受損失，千萬的英國工人隨之失業，國內陷於恐慌之境，人民會起來反對政府，逼迫政府接受拿氏的條件講和。換句話說，他必須破壞英國的工商業，才能得到一個有利的和平。這是一個大賭，拿破崙很知道大陸人民也許反對製造精良價格低廉的英國貨被封鎖，也許起來逼迫他依照英國的條件講和，這是孤注一擲的事，但是法皇是胆大敢爲的。從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一二年間，拿破崙及大不列顛的鬥爭是經濟的。在一方面，問題是英政府是否能得人民的擁護，在另一方面，問題是拿破崙是否能得

全大陸的合作。

【柏林命令及米蘭命令】大陸封鎖政策在督政部及執政初期就有了，但是一直等到一八〇六年十一月的柏林命令（Berlin Decree）方始執行。在這命令裏面，拿破崙宣佈封鎖英國海峽，法國及其同盟國的口港都封閉起來，使英國和她殖民地的船隻不能駛入。繼柏林命令之後，又有一八〇七年正月的華沙命令，十二月的米蘭命令（Milan Decree）及一八一〇年十月的封騰布羅命令（Fontainebleau），使封鎖之勢更爲加重。米蘭命令聲明即中立國的船隻，從英國口港或英軍佔領的國家開來的，法國軍艦或巡洋艦得捕獲之。封騰布羅命令格外的激烈，稱拿破崙勢力的諸國中之英國貨須充公或焚燬。

【英國的答覆】英國這時候，有政治家如卡斯爾累（Lord Castlereagh）及坎寧（George Canning），對於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有一八〇七年正月至十一月的諮詢樞密院後發出之命令答覆之，稱凡一切與法國及其同盟國做生意的商船，英國得捕獲之，及在某幾種情形之下，中立國商船須經過英國口港。問題是這樣的：拿破崙從作戰國或中立國也得不到英國貨，除非直接得自英國人，英國不許其他國家和法國及其同盟國通商。在拿破崙及英國情形之下，最受痛苦的都是中立國家，英法經濟鬥爭的影響是很大的。

【維持大陸封鎖政策的困難】英國利用海軍的優勢，可以執行她的命令，較之於拿破崙執行他的命令，要便利些。但是二者都使中立國煩惱。丹麥的態度很倔強的，在政治上及商業上是自由行動，一八〇七

年英國遠征隊乃破擊哥本哈根，並捕獲丹麥的殘餘軍隊。從那時候起至一八一四年止，丹麥自然變做了拿破崙忠實同盟。美國利用大陸封鎖政策大做其生意，英國反對他們，致引起惡感，而有一八一二年的英美戰爭。大陸封鎖政策下英國所受的痛苦，較之大陸人民所受的痛苦，則算是輕的，後者起來反對此政策的主動者了。英國人民是很識時務的，對於國難的政府盡量作道德的及物質的協助。

拿破崙不能使大陸封鎖政策擴大及垂於久遠，這便是他失敗的地方。為免除反對計，他曾對他的命令作好幾種例外。但是即使他的力量能使大陸國家連着封鎖若干年，他不能禁止一切偷關的事件；賄賂關員的事，在法國甚且有之。要大陸諸國一致對英實行經濟封鎖本是一件大困難的事，而拿破崙是不顧一切的要執行這個政策。

【拿破崙不顧一切執行大陸封鎖政策】 我們已經見到的爾西特條約（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已得到俄皇及普王的允許，抵制英國。他看到他的命令在法蘭西帝國、意大利王國、萊茵同盟諸國、華沙大公國都可執行。他的長兄約瑟，在那不勒斯是執行他的意志的，哲羅姆弟在威斯特發里亞、伊利斯妹在多斯加納，路易弟在荷蘭，都是如此。一八〇八年對瑞典作戰的結果完成了斯干的那維亞口港對英封鎖。拿破崙又想到他的命令在教皇區執行，並想自由處置一切法國天主教堂事件，這樣與教皇庇護第七發生衝突，後者是一個溫柔而有勇氣的人。他逐拿破崙於教會之外，致失去他的政權，如囚犯一般，先被禁於格勒諾布爾（Grenob-

oble) 再被禁於薩窩那 (Savona) 終被禁於封騰布羅，備受恥辱，直到一八一四年拿破崙失敗時爲止。一八〇九年拿破崙正式的把教皇區合併於法國之內。次年，荷蘭君主拿破崙之弟路易，表示爲荷人的利益計，門戶須向英國開放，雖有害於其兄，亦在所不顧。路易馬上被革職，荷蘭亦與法國合併。自此，荷人須負徵兵及苛捐雜稅的責任。拿破崙是只顧目的不顧手段的。

【拿破崙干涉葡萄牙】 同時，拿破崙特別注意葡萄牙與西班牙，要牠們抵制英貨，這兩國的國勢情形，似乎於他的計劃有利。百餘年來，葡萄牙與英國貿易是有密切關係的，自一七〇三年麥條恩條約 (Metuen Treaty) 而後，英國羊毛可輸入葡萄牙，因之英國對於葡萄牙酒之輸入，給予優待的關稅，葡萄牙人得到英國這個好市場，把法國貨打倒。拿破崙於執政之初，即設法破壞英葡的商業關係，有一個時期他是成功的，但是直等到的爾西特條約之後，他才變本加厲，竭力的做破壞這兩國商業的工作。他於是正式的叫葡萄牙加入大陸封鎖政策，並捕獲在葡萄牙的英國人民及其財產。當時葡萄牙的攝政約翰親王 (Prince John) 提出抗議，得到英國的幫助，先是躊躇莫決，終於拒絕了拿破崙。法西聯軍乃進行以武力壓迫葡萄牙迎合法皇的意旨。

【西班牙的情形】 西班牙的波旁朝廷，拿破崙可利用之以達到他所期望於葡萄牙及西班牙者。在西班牙的王位上坐着的是年邁的查理第四 (一七八八——一八〇八)，一個粗鄙的，愚笨的，易受欺騙的

人。而他的王后是一個淫婦，說起話來似一個漁人之妻。他們的繼承者是那莫名其妙的說大話者斐迪南太子。而他們的寵臣，西班牙的真統治者，如果西班牙有統治者的話，是哥兒(Godoy)，一個虛偽的人，他爲王后所鍾愛，國王所袒護，太子所妒忌。在這種情形之下，西班牙從一七九五年至一八〇八年間爲法國的附庸國，這無足怪者。拿破崙於是引誘西班牙與法國同共作瓜分葡萄牙之事。

法軍穿過西班牙，備嘗辛苦，一八〇七年十月進攻葡萄牙。十一月一日，葡京里斯本被佔領，宣佈施行大陸封鎖政策，但是前一日葡萄牙皇家登英國兵艦，到了他們很遠的殖民地巴西。拿破崙對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野心，路人皆知了。

【約瑟爲西班牙王（一八〇八年）】法軍繼續穿過庇里尼斯山脈，佔有整個的意卑里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西班牙人民怨恨無能的國王及其寵臣哥兒，太子斐迪南因對國事作怨言而得人心。暴動之事時有所聞。查理第四爲哥兒兌着想，只好讓位於斐迪南第七（一八〇八年三月七日）。以調停波旁王族派系之爭的名義，拿破崙把查理、斐迪南及哥兒誘至法國邊界的巴雲(Bayonne)，乃威脅西班牙王及太子放棄王位。查理退職居於羅馬，拿破崙每年給他若干年金。斐迪南被護兵監視在塔雷龍的別墅裏，有六年之久；波旁王族不再在位了。拿破崙的長兄約瑟馬上做了西班牙王，而他的妹夫繆拉即做了那不勒斯王。

一八〇八年，在法軍保護之下，約瑟在馬德里(Madrid)舉行加冕典禮。自後，他要給予他的人民拿破崙

藩政治制度的恩惠；他發出命令，宣布法律平等，個人自由，取消封建制度及農奴制度，改革教育，壓制宗教裁判所，減少寺院，充公教會財產，增進公共建築，最後而不是最不重要的，爲執行大陸封鎖政策。

【西班牙的反抗】拿破崙之得有西班牙，似乎是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但是事情沒有這樣的簡單，西班牙人民對於拿破崙及其長兄約瑟不是低首下心的。拿破崙勢力到了什麼地方，民族主義便到了什麼地方，也即是這種民族主義，喚起當地民衆來反對他。如果西班牙人民恨舊王查理第四無能與賣國；他們更恨新王約瑟是個外國人及新起之人。西班牙的愛國精神達到最高峯：教士與貴族和平民及農民一致的反對外力干涉內政。全國對於外國勢力震怒起來。各處迅速的組織革命委員會；志願軍有許許多多的人報名；民族精神如中瘋狂似的一八〇八年八月，約瑟被迫逃出馬德里，法國軍隊向庇里尼斯山脈後退。

【大陸封鎖政策與西班牙民族主義的關係】英國乃乘機而動。英外交大臣坎雷馬上宣佈英國甚願幫助民族運動。他用感動人的話說：『我們的原則是，任何歐洲國家，起來反抗表示狡猾和平或公然宣戰的強權，一切國家之衆敵的強權，即是我們的同盟。』一八〇八年八月一日，在衛爾茲力爵士(Sir Arthur Wellesley)所領率下的英國軍隊後來爲惠靈吞公爵所統率，開到葡萄牙與葡軍及西軍合作，抵抗法軍，一如宣言所說。這是半島戰爭(Peninsular War)的起始，中間雖有暫時的休戰，但此戰爭至一八一三年拿破崙之初敗爲止。

英軍到了三星期之內，即佔有葡萄牙。拿破崙爲此不期的戰敗所激動，親自帶兵來此半島（譯者按半島即指西班牙與葡萄牙）。結果他於一八〇八年十二月將英軍驅逐出西班牙，使其兄約瑟再在馬里得即王位。但是拿破崙爲勝利只是暫時的，曇花一現而已。一八〇九年之初，歐洲的另一部發生事實，使得拿破崙離開西班牙，而留守的諸將又互相爭執，同時他們又遇到許多困難，即使拿破崙在那裏，這些困難他也不能免去的。

法軍在意卑里亞半島作戰之困難，可謂無以復加。地理關係即發生特別的困難。第一各村莊是貧窮的，人煙是很少，這樣欠缺糧食的供給，法軍不能靠當地的出產而生活，如他們老是這樣的。第二，西班牙北部天氣時常變遷，忽冷忽熱，且許多城市素來不講衛生，使得法國軍隊有傳染病。最後，穿過此半島，由西北部到東南部，有許多高的尖的山脈，使得拿破崙軍隊的大戰本領無用武之地，只能以別動隊作無秩序的戰爭，而西軍是善于此種戰法，爲法軍所不及。除了這些困難以外，當地人民同仇敵愾的決心和英國之供給軍火及指揮官，也不宜忽視的。

【奧國的民族主義】 民族革命的時期來到了，不久奧國步着西班牙的後塵。自一七九二年而後，奧國君主即爲反對法國革命的一個大勢力。法蘭西斯皇因遭一八〇五年及一八〇六年之慘敗與恥辱，把復仇之戰的預備工作，委諸查理大公與斯塔底溫 Station 伯爵，後者爲一有才幹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這樣，日

前的結果是：第一，軍事制度大加改革，十八世紀的老方法完全取消，實行『全國皆兵』的原則，採取法軍的戰爭組織法及策略；第二，促成奧國人民的熱烈的愛國情緒，尤其是提羅里斯（Tyrolers）的人民，提羅里斯因拿破崙的武斷行爲而給予巴威。因西班牙形勢所造成的機會，結果奧國致力推翻專制魔王拿破崙，雖然這工作似乎過早了一點。

【奧國的失敗：瓦格拉木之戰（一八〇九年）】一八〇九年四月九日，奧國對法宣佈戰爭，次日查理大公統率精兵長驅到巴威。拿破崙馬上把西班牙事件暫置一旁，以神速之兵，對查理作迎頭的痛擊，在一星期功夫以內，將他打退回到維也納。五月半月以前，法皇又到了奧國的首都。但是查理大公是意志堅決的，五月二十一二十二在多腦河的阿斯本（Aspern）地方，大敗拿破崙的軍隊，如果其他奧國軍官有快速的合作，其他國家有快速的援助，拿破崙也許此役即被打倒，免去歐洲流了許多血。但是情形不是如此，拿破崙得以休息，到了七月五六兩日發生瓦格拉木（Wagram）大戰。此次雖不如奧斯特里齊的潰敗，但足以使奧皇接受休戰，以後奧國因來合作的英國遠征隊的戰敗，只好結締維也納或奧勃隆（Schönbrunn）條約（一八〇九年十月十四日），其條件爲：奧國須將西加里西亞（Galicia）割給華沙大公國，東加里西亞割給俄國；將伊利亞諸省（Illyrian provinces）割給法蘭西帝國；將提羅爾及上奧（Upper Austria）的一塊地歸還巴威。這個條約使奧國失去四百五十萬的人民，償付一個很大的賠款，並承認奧國軍隊不得超過

一五〇、〇〇〇人，不得與大不列顛發生商業關係。爲担保奧國的正當行爲計，並求奧國的直接繼承者與他發生關係，拿破崙馬上與他的妻約瑟芬離婚，以婚禮未經教士證明爲理由，一八一〇年之初，與年青的奧國公主馬利·路易薩(Marie Louisa)結婚，她是奧皇法蘭西斯第二的女兒。這個嘗試最初似乎是成功的，因爲第二年卽生了一個男孩子，得到羅馬王的稱呼。但是奧國內心是反對拿破崙的；馬利·路易薩後來對他不忠實；而年少的太子，一半是哈布斯堡王族的，一半是波那怕脫王族的，有左右爲難之感。

【法國革命對於普魯士的影響】 同時，反對拿破崙的民族運動擴大起來。此運動之在普魯士，較之在奧國或西班牙尤爲普遍。繼大腓烈特戰爭勝利之後的，爲耶拿的慘敗和的爾西特的恥辱，使得普魯士人民吃足苦頭。普魯士是不缺少政治家的，他們認爲國家的不振是由于當日一切歐洲專制國家下『舊制度』的許多社會的及政治的狀況，這般政治家們受善意的威廉第三王(一七九七——一八四〇)之召，以備顧問，所以從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三年間，普魯士內政有許多的改革，其在普魯士史上的意義，如同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五年在法國歷史上的意義是一樣的。

【普魯士的復興】 普魯士復興的功勞第一要歸于偉大的大臣斯泰因(Baron von Stein)第二歸于哈登堡(Chancellor Hardenberg)，二人都受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及法國哲學的影響。一八〇七年十月九日，斯泰因在默麥爾(Memel)公佈著名的『解放敕令』，取消全普魯士的農奴制。土地可以自由貿易，

自由出讓，此階級可售與彼階級。這樣，普魯士人民個人是自由了，雖然仍須償付地主的租金。一切職業對於貴族、平民、農民都是公開的。斯泰因的第二個步驟為增進內閣的地位，設法使公共事業作大大改良，其改革之多，複雜的與專門的，這裏不能詳加解釋。他的第三件大事為依照自由而合乎實際的給與地方自治（一八〇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切的普魯士城市或村鎮，人口超過八百的，可以自治。斯泰因無疑的想制立一個憲法，以樹國家大計，但這一點他的計劃沒有成功，普魯士之未有成文憲法，有六十年之久。一八一一年，哈登堡繼續改良農民的狀況，使得他們為他們一部份領土的主人，其餘的則屬於地主，以作他們失去封建時代的租稅的酬報。同時，陸軍由沙綸和斯特（Scharnhorst）及格奈則璦（Gneisenau）改組，實行強迫當兵制度，拿破崙雖然限制普魯士軍隊不得過四萬二千人，但這四萬二千人訓練了以後，又換了四萬二千人，避免了這個限制。在這個情形之下，每年富力強的普魯士男子預備為將來的解放戰爭而奮鬥。

自然，拿破崙知道普魯士的行動，他始以抗議，繼以威脅，終于一八〇八年冬達到斯泰因免職的願望。但是這位勇敢的普魯士改革者費了三年功夫在奧國作煽動的工作。後來又到了俄國，勸誘俄皇亞力山大反對法皇拿破崙百忙之身，自不能注意到普魯士大改革的進展。普魯士民族精神照耀着，有愛國的結社如『進德同盟』（League of Virtue）有愛國的文字如費希特（Fichte）及阿倫特（Arndt）的；而垂于永久的，要推驚人的教育改革，這是洪保德（Wilhelm von Humboldt）的功績，為今日普魯士普通學校制度的基

礎，並以柏林大學（一八〇九年創立）貢獻于世界。

爲自由、平等、博愛而戰，不僅爲法人所專有了；不僅是法國一國知道保護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權利了。到了一八一〇年，專制的拿破崙，格外的自私自利，其對於普魯士人民的壓迫，較之奧國及普魯士君主壓迫革命時期的法國人民尤甚，普魯士破產了，失去一半的土地，忍受着外兵駐紮的痛苦，兼以農業衰落及商業凋零。因爲大陸封鎖政策的緣故，普魯士人民見到海岸衰敗了，船隻毀壞了，出大價錢購買煙草，而得不到糖、咖啡、及香料。他們敢怒而不敢言的，深恨此政策的主動者。

【西班牙的自由主義】 西班牙之戰，仍是進行。一八一二年，惠靈吞以英西聯軍在薩拉曼加（Salamanca）打了一個大勝仗，佔領馬德里，驅逐約瑟及法軍北至瓦棱薩（Valencia）。同年，西班牙的急進份子，醉心于法國革命原則的，在加的斯（Cadix）開會，制定一個憲法，以期爲復興的西班牙之用。這是一個成文憲法，以年代而論，只次于美國及法國的憲法，但比較急進，許久做了歐洲自由憲法的模範。在尊重『王國的舊根本法』的序言之後，西班牙憲法定下革命的唯一原則：『主權屬於人民，故制立根本法的權利，爲人民所專有。』立法權屬於一個一院的議會，議員的任期爲二年，係間接普選。行政權屬於國王，而由內閣大臣執行之。國王對於議會的立法，可以施行暫時的否決權。此憲法且進一步宣佈個人自由及法律平等，且欲根本取消舊制度：對於法庭、地方行政、租稅、陸軍、及公共教育之澈底改組，均有條文規定。雖然制憲的人們是承認

「西班牙國家的宗教永爲天主教，」他們主張命令取消宗教裁判所，及教會財產的移歸俗用。那樣急進的一個憲法，去否爲全西班牙人民所了解及贊成，只有篤信的與狂熱的樂觀主義者才如是相信，但是在另一方面，全西班牙人民都求大陸封鎖政策及波那帕脫王室之取消，這是毫無疑義的。他們也許可以犧牲平等，但不能犧牲民族的自由。

最後，拿破崙帝國的四個大缺點——拿破崙個人的性格，軍隊的性質，大陸封鎖政策，及民族主義的勃興——畢露了。這個戲劇走上了兩幕可怕的事件——拿破崙的征討俄羅斯，及民族戰爭（Battle of Nations）——以拿破崙的讓位及滑鐵盧（Waterloo）的可憐收場爲閉幕。

【拿破崙與俄皇亞力山大關係的緊張】拿破崙與俄皇亞力山大終於決裂了，致引起不幸之事。一八〇七年的的爾西特之盛極一時的會議，種下了可紀念的一八一二年之決裂。的爾西特會議的目的，在把這世界使二皇平分秋色，但是小合夥者的亞力山大，不久發覺了他的主要工作不過是把西歐與中歐的全部，設法屬于法蘭西帝國的統治罷了，而他對於他的國家的世仇——瑞典、波蘭及土耳其——尙不許自由處置。固然亞力山大曾從瑞典取到手芬蘭（一八〇九年），但是拿破崙逼迫瑞典對大不列顛作戰（一八一〇——一八一二），以瑞典爲法國及俄國的假想同盟國，使得亞力山大不能向瑞典那方面發展。而波蘭以華沙大公國的名義復興起來，受法國的保護，又成爲亞力山大的眼中釘，華沙大公國于一八〇九年奧國

戰爭之後擴大，更使他覺得痛苦。最後，亞力山大的對土耳其作戰，常受法國外交的掣肘，不加勒斯多條約（Treaty of Bucharest）的締結（一八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俄國南部疆界得以伸至普魯斯河（River Pruth）者，不是法國的協助，而是英國的幫忙。當拿破崙奪去了一位俄皇親屬的鄂爾敦堡（Oldenburg）公國王位，武斷的將牠與法蘭西帝國合併，亞力山大差不多怒髮沖冠了，而拿破崙與哈布斯堡公主的結婚，目的在鞏固法奧邦交，更使他深深的引為煩悶。

這一切政見的分岐，若不因大陸封鎖政策所引起的經濟破壞，也許可以有補救的辦法。那個時候的俄國，差不多完全是個農業國家，特別需要英國的進口貨，而富于同情心慈善為懷的俄皇，不忍見他的人民的痛苦和他們的抗議。結果俄國對於大陸封鎖政策，漸漸的廢弛了，一直恢復到的爾西特條約以前的俄英貿易狀況。這個簡單事實拿破崙無論如何是不能承認的。『俄國的局部放棄大陸封鎖政策，不僅是戰爭的藉口，而是戰爭的真理由。放棄對英戰爭的僅有方法呢，還是為他的政策而戰呢，拿破崙自然胸有成竹而不徘徊歧路的。』

【法俄預備作戰】一八一二年的開始，拿破崙積極預備大規模的戰爭，以對付他的新同盟國。從奧國方面，更激他的妻，他得到同情，並有三萬奧國衛兵保護他的侵俄軍隊的右翼。從普魯士的戰爭兢兢的國王，他因用威脅而得到假道的承認，並在左翼方面有二萬普軍的協助。大批遠征軍隊集合在一起，約二十

五萬法國久歷沙場的軍隊；十五萬萊茵同盟的德意志軍隊；八萬意大利軍隊；六萬波蘭軍隊以及許多荷蘭、瑞士、丹麥和塞爾維亞·哥羅西亞的分遣隊；綜合起來，有六十萬以上的精兵。

俄皇亞力山大也作對抗的預備。他與大不列顛正式和解，又因英國的調停，與土耳其媾和，這樣去掉側面的敵人。他和大不列顛及伯納佗特 (Marshal Bernadotte) 結締了許多條約，伯納佗特為厭倦拿破崙勢力下的瑞典君主，這樣俄皇之得有芬蘭是穩固的了，且有瑞典陸軍的援助，他對於瑞典，則承認以哪噶作她的酬報，開往戰場有四十萬訓練很好的兵士，為那頑固的，富於軍事經驗的老將庫圖左夫 (General Kutusov) 所統率。

【拿破崙的征討俄國（一八一二年）】 到了一八一二年的四月，戰爭似乎是不能免的了。拿破崙不慌不忙的預備好了以後，六月二十四日他穿過尼門 (Niemen)，侵略俄國之戰遂告起始。法皇有兩種的計劃：或在一次大戰中打倒敵人，早得一個于他有利益的和約，或慢慢的前進，在立陶宛 (Lithuania) 過冬，煽動當地人民叛變，第二年夏季再直搗莫斯科，在古老的俄皇首都提出和約的條件。而俄國作戰計劃則大不相同。俄皇深知他的人民，他們是深深的信仰宗教和富於愛國心的，他們是痛恨拿破崙的，他們決不致被煽動而造反。他也很知道尼門與莫斯科之間，是八百英里的荒蕪之地，于作戰不利，少數軍隊會被打敗，多數軍隊會餓死。因此他吩咐不必與法國大軍作殊死戰，而要常常的退却，引誘敵軍深入俄國腹地，使冬日嚴寒的

痛苦對於敵軍的損失，遠勝于火藥及子彈所能達到的。

拿破崙抵尼門以後，見到俄軍望風面逃，驚異到莫名其妙。在逃避的敵人前，得不到大的勝利。立陶宛人的行爲，不能鼓勵他冬日駐紮在那裏。他仍是向前進，佔領斯摩棱斯克（Smolensk）大礮台，但尙不能摧殘主要的俄軍。所以他決定馬上打到莫斯科。九月七日，庫圖左夫將軍在波羅底諾（Porodino）與拿破崙相遇，打敗拿氏的軍隊，使他受重大損失，但一星期以後，他終於佔領了莫斯科。波羅底諾之戰，以及俄軍後退致法軍前哨所吃的苦頭，已經使拿破崙有許多的大損失，但是他的駐紮在莫斯科的軍隊，尙有約十萬人。

法軍得勝進城的一夜，莫斯科居民因失慎而發生大火——商品陳列所及其酒、酒精、化學品付之一炬。許多房屋及糧食也被災及；居民逃走；城中所剩下來的東西又爲法軍及俄國流氓所劫掠；莫斯科的被焚是暗示俄國農民總動員，起來抵抗有害于他們國家的外國軍隊。法軍軍需的欠缺，冬日是不可能的。駐紮于一個被燬壞的城市，怨怒的俄國農民，及庫圖左夫將軍的分遣隊，現在能夠安然隱藏于相離甚短的南部，時對法軍作突如其來的侵襲，于是拿破崙在他的企圖攻取克勒謨林（Kremlin）衛城失敗以後，被迫在十月二十二日退出莫斯科，又回到尼門。

【拿破崙慘退莫斯科】法軍退出莫斯科，是一切歷史上最恐怖的故事。既受嚴寒之苦，而沿路又無糧食可尋，因爲一片荒地之故，後面俄軍又乘勝直追。霧雪之中兼以降雨，路途莫辨。大雨如注中，大雪飄飄中，

放棄的行李，滿目皆是，有礙于大隊人馬的行走。被法軍在夏日劫掠過的地方，變成荒涼的景象，現在對着撤退的兵士嘲笑。土地之淒慘，非言語所能形容，千萬的法軍，精疲力倦了，倒死于俄國的土地上，以作肥料。假使沒有那勇敢的大將內氏（Marshal Ney）有超人的本領，法國退却要變成一個潰敗，一切都完結。法國大兵的殘餘部份——自然不到五萬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再回到尼門，十分可憐的樣子，半餓死了，制服撕破了，逃往德意志。因為一個人的野心，五十萬人的生命犧牲于俄國的沙場。但是在此不幸的事情之下，這個野心家還厚着臉皮自誇的說：『本皇帝向來沒有這樣的健康！』

【反對拿破崙勢力的最後團結】許久，沙皇亞力山大躊躇莫決着。俄國至少是免去了拿破崙的危險。乘勝言和也許于他的國家大有利益，將來再不會有什麼危險。但是他久夢着做歐洲政治舞台的主角，以被壓迫民族的救主自命，兼以受他的顧問斯泰因的慫恿，他最後決定打倒他的唯一的勁敵。十二月底，他與普魯士司令約刻將軍（General York）簽訂一個協定，規定普軍與俄、英、瑞典、諸軍合作，而許普魯士恢復耶拿之戰以前的地位。一八一三年正月十三日，亞力山大領導着俄軍過尼門，宣佈歐洲各民族的自由。普王威廉第三，在人民熱烈歡呼之中，承認了約刻將軍所訂的協定，三月對拿破崙宣佈戰爭。解放戰爭遂告開始。

【解放戰爭 War of Liberation】一八一三年在德意志史上是榮譽的一年，而在拿破崙事業上是不幸的一年。俄國領導着救德意志民族出拿破崙的束縛的運動。民族的熱情從普魯士傳到其他各邦。

最後加入萊茵同盟的梅喀稜堡 (Mecklenburg)，首先退出此同盟。德意志北部及中部都快快的起事，因愛國志士志願參加而人數增多的普軍，現在向南開往薩克森。奧國一方面懼怕拿破崙，一方面又妒俄國勢力之浩大，她的軍隊預備好，見機而動。在此危難情形之下，拿破崙仍是如常一樣的神速，一樣的出力幹事。自一八一二年冬他回到法國以來，他瘋狂似的招募新兵，大軍的殘部，兼以那不勒斯及南德意志的援軍，他尚有二十萬人，足供指揮，他預備以此二十萬人在薩克森方面取攻勢。一八一三年五月二日，他在洛干 (Lützen) 與普聯軍相遇，打敗了他們，但因欠缺騎兵之故，不能繼續得到勝利。五月二十二、二十一兩日，他在保宜 (Bautzen) 又打勝仗，但于最後勝利無關。敵軍人數之較多，及戰術之較勝于他已漸漸的顯然了。

【奧國加入聯軍】 在這個時候，因奧國作友誼的停調，約定休戰。奧政府提出一個歐洲和平的方案，即普魯士須改造，華沙大公國再為俄、普、奧所瓜分，伊利亞諸省再讓給奧國，解散萊茵同盟，德意志口岸如漢堡 (Hamburg) 及律伯克 (Lübeck) 恢復自由。但是拿破崙所希望的不是和平，而是要完全的勝利，他所接受休戰的唯一原因，為等待從意大利及法國軍隊的來到。這個延緩是法皇的致命傷，因為他的雜色軍隊中有許多為愛護祖國者，他們不斷的投到聯軍的旗幟下，到了一八一三年八月十二日，戰爭再起時，奧國因和平建議為拿破崙所很不客氣的拒絕，正式的加入聯軍反對他。

【來比錫的『民族戰爭』(一八一三年十月)】 拿破崙現在在德勒斯登 (Dresden)，指揮着四十萬

的大軍，以對抗駐紮在波希米亞的二十五萬的奧軍，由士發次堡將軍(Schwarzenberg)統率，駐紮在西利亞的十萬普俄混合軍，由布呂協將軍(Bücher)統率，駐紮近于柏林的十萬瑞典、普俄混合軍，由瑞典君主伯納侖特統率，還有至少三十萬的後備軍。八月間，拿破崙在德勒斯登打敗士發次堡將軍所領導的奧國軍隊，這是他最後的勝利。因他的將領屢次失利，他不能繼續他的勝利，漸為聯軍所包圍，直到來比錫(Tierpitz)他只得取守勢。十月十六至十九日，『民族戰爭』大戰三日，拿破崙以十七萬之衆，抵抗三十萬聯軍之師，而在他的十七萬的人中，薩克森兵在緊要關頭離去了。法蘭西帝國的促成，是由于武力，而其失敗也在來比錫一戰。此後拿破崙的損失，犧牲四萬人，和三萬俘虜及許多軍器與軍需。兩星期以後，他以殘餘軍隊再過萊茵河，德意志解放了。

【法國以外拿破崙勢力的崩潰】 法軍慘退莫斯科後的一年中，又遭來比錫戰爭的失敗，使法國以外的拿破崙勢力呈崩潰的景象。他的帝國及附庸國陷于混亂的境界，至于土崩瓦解。萊茵同盟解散了，同盟諸邦的君主，除了一個以外，其餘的都向着得勝的聯軍方面。哲羅姆王見逐于威斯特發里亞，荷蘭得到解放，威廉(William of Orange)回到祖國爲王。丹麥降服，依照一八一四年一月的基爾條約(Treaty of Kiel)，丹麥把哪噉割給瑞典，而得到一筆金錢及瑞典的波美拉尼亞(Swedish Pomerania)爲償報。奧國恢復提羅爾及伊利亞諸省，並得有威尼西亞及瑞士。即拿破崙的妹丈繆拉也棄了他，不惜與奧國媾和，

以維持他的那不勒斯王位。只有波屬華沙及薩克森王仍爲拿破崙的忠心同盟者，而他們的領土完全爲聯軍所領佔。

拿破崙現在所有的，只是敗軍殘部，及新招的少年和老頭子，這種情形，無再在法國領土以內延長戰爭的必要。一八一三年之末，奧國勸諸聯軍國給予他一個特別好的和平條約：法國仍有她的『天然疆界』——萊茵河，阿爾卑斯山，及庇里尼斯山；拿破崙尙可在使黎塞留或路易十四自豪的疆土上繼續統治。但是這位最高自私自利者的心目中所有的，仍然是勝利，而不是和平。他仍做着大大克服俄國及普魯士的美夢。

【一八一四年在法國的戰爭】一八一四年之初，三支異國大軍，合起來有四十萬人，俄皇、奧皇、普王親自同行，侵略法國北部，以巴黎爲共同目的。布呂協所指導的德意志軍隊，從摩塞耳 (Moselle) 向南錫 (Nancy) 前進；士發次堡帶着奧軍經過萊茵，向南往巴塞爾 (Basel) 涅布賴紮哈 (Neu Breisach) 伯納侖特領着瑞典、荷蘭、及普魯士軍隊在尼德蘭北上。同時，惠靈吞以英、西、葡、聯軍在維多利亞 (Victoria) 戰勝法軍 (一八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最後將約瑟王驅逐出馬德里，結果拿破崙在整個的意卑里亞半島的軍隊，完全肅清。惠靈吞漸漸的打開一條路經過庇里尼斯山，所以在一八一四年的春季，在近乎都羅塞 (Toulouse) 的第四支得勝聯軍，從南部威登拿破崙。在威尼西亞及倫巴底 (Lombardy) 的一支奧軍，又從第五方面給法國以威嚇。

在許多敵軍壓迫之下，一八一四年二月與三月的危難之中，拿破崙仍表示着初期戰爭時的同樣驚人天才，同樣堅決意志。如果有任何分別的話，他的攻擊的策略與神迅，較諸昔日尙稍勝一籌。打退一支侵略軍，他馬上更換方面痛擊第二支侵略軍。他的虎似的襲擊，使敵軍驚嚇不置。二月月底，如果他願意講和的話，他仍可保留一七九二年的法國疆界。但是他要奮鬥到底。三月一日，四大國——大不列顛、俄國、奧國、普魯士——締結蒙條約 (Treaty of Chaumont)，明白規定二十年的同盟，相約不經大家同意，不作單獨的媾和。在他們的大敵人未打倒以前，不退出戰爭；每締約國須供給十五萬大兵，而大不列顛並承認助五百萬鎊的軍費補償金。拿破崙的命運于是最後決定。

【巴黎的投降及拿破崙的讓位】 如欲細叙一八一四年大戰的經過，這是不需要的。我們在這裏只要說，猛烈的戰爭以後，法軍卒被攻破。三月三十一日，巴黎向聯軍投降，十三日後，拿破崙與諸聯軍國君主訂封騰布羅的私人條約，由此約規定他讓皇位及放棄他及家族的一切法國權利，交換的條件是担保他在厄爾巴島 (Elba) 的完全自主，並每年年金二百萬法郎；意屬巴爾馬公國給予馬利路易薩女王，他的家族人員有二百五十萬的年金。再七日以後，拿破崙對他的舊衛隊作摯誠的演說，乃往尼爾巴島。在這個微小的島帝國中，與多斯加納的海相接，可以望見他的故鄉科斯嘉，拿破崙過了十個月，行政方面得到新生氣，爲此島所未曾有，而在此時期中，他是在沉思裏。

【法國波旁王族的復政】同時，在混亂局面之下，法國秩序漸次恢復。一七九三年歐洲各君主聯合起來侵略法國，求恢復波旁王族的神權君主，及特權階級的傳統權利，並剷除胚胎的自由平等與博愛主義。拿破崙時代最有意義的一樁事，是一八一四年的歐洲各君主現在終于佔領法國，然而沒有恢復革命以前的社會及政治的情形的思想。他們的大門爭不是對付主義，而是對付一個人。聯軍之所以得勝，要推俄皇亞力山大的功勞最高，他是一個開明君主，深知革命哲學，注重人民的希冀，急于想促進一個永久的和平。當時法國的主要人物塔雷龍，他在革命時代及拿破崙時代都佔要津的，一方面想保守本國的疆土，一方面相信他的國人是不能回到專制君主。塔雷龍與亞力山大相約，得諸大列強的許可，以『正統』(Legitimacy)名義恢復波旁王族的法國王位，但是有一種諒解，即波旁王族要承認革命期中社會的及政治的主要革改。一八一四年五月三十日的巴黎和約，也規定以『正統』名義，恢復一七九二年的疆土，拿破崙戰爭期中大不列顛所佔領的法國的殖民地，完全退還而不付任何賠款。『正統主義』是塔雷龍偉大的發現，牠使法國于戰敗之餘而保持了國土，牠雖恢復了波旁王族，但只是立憲君主，而不是絕對專制君主。

【路易十八】路易十六的『合法』繼承者，為其弟布羅維斯伯爵 (Count of Provence)，一個高傲的，平庸的，但身體很結實的老紳士，在英國鄉間安居着，當他入巴黎城的時候，是很莊嚴的，而給人的印象並不深刻。新王盡其所能的保持舊制度的一切，他得到路易十八的尊稱，『受上帝的恩惠做法國國王』。皇

太子路易十七是一七九五年死的，他繼承那個時候的統治；他以他的王族的白色旗代革命的三色族；在王權絕對專制之中，他給予法國人民一個憲章。路易十八並不是愚笨的，也不是有主義的，不硬主張波旁王族實行絕對專制；他仁慈的所公佈的憲章，承認個人一切革命的自由，並建設一個很自由的法國政體。顯然的，這位強健的長者不以他的頭顱為冒險了，也不欲過被放逐的生活。

【歐洲其他各處的復辟】 法國波旁王族模稜於革命與反動之間的一月中，西蘭牙波旁王族的斐迪南第七又恢復王位，而教皇庇護第七，在羅馬人的歡呼之中，又回到近於臺伯（Tiber）的古老教皇宮廷。約在同時，皮德蒙特（Piedmont）及薩伏衣退還給撒地尼亞王厄曼紐厄爾第一（Victor Emmanuel）。歐洲回到普通的景象。拿破崙被打倒所引起的領土之主要問題，欲求澈底的解決，於是一八一四、一八四九年秋各君主及外交家在維也納開一個大會議。

【厄爾巴島上的拿破崙（一八一四——一八一五）】 數月之內，歐洲的非常安靜的空氣，因拿破崙之忽然出現於歐洲舞台上而打破。統治全歐尙嫌不足的他，要他管理那渺小的厄爾巴島，我們自然可以預料到他是不滿意的。他在那小島上，只養成他的怨恨罷了。他得不到封騰布羅條約所給予他的年金；他給他的妻及小兒子的信被中途攔截，得不到回信；他被認做一個流氓看待。他認識法國及維也納的形勢於他的野心有利。他早已看到了，法蘭西大帝國之變為舊法國，使得許多愛國之士是不高興的，這種不高興的情緒，

更因逃亡者的回國及波旁君主無法應付拿氏大軍的舊部而緊張起來。拿破崙乃覺得法國人民仍是忠於他的。他知道列強之間互相猜忌，因薩克森及波蘭問題，俄國及普魯士在一方面，奧國及大不列顛在另一方面，這樣他不至於敵歐洲列強的聯軍。如果須要戰爭的話，從俄國、德意志、大不列顛及西班牙回來法國的俘虜，以他們組織成軍，較一八一四年大戰時他所有的軍隊尤多。

【拿破崙回法國的「百日」故事：一八一五年三月至六月】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拿破崙帶着約一千二百人，從厄爾巴逃出，為避免英國軍艦的注意，三月一日在格來西（Cannes）登岸，再向北。派往逮捕這位大叛徒的軍隊，並不是反對他；反之，他們擲他們的帽子於空中，大聲歡呼『皇帝萬歲』。差不多震耳欲聾。這位冒險者各處都得到熱烈的歡迎，這馬上表明波旁王族之不孚人望，而他之得人心。法國人民如普通人一樣，以想像代替理智。拿破崙未費一彈，他的護兵漸次增多，一直到成爲一個軍隊。『勇將中的最勇者』的內氏，他曾發誓盡忠於波旁王族，並承認要將拿破崙放在一個鐵籠內帶回巴黎，但領了六千人投歸拿破崙，於是三月二十日，這位皇帝得意的入了首都。路易十八曾對議會表示死守王位，然而現在向着比利時邊界逃亡了。

【拿破崙與法國】拿破崙馬上發表一個狡猾的宣言，以得法國人民之心。他說：『他回來的目的，在救法國，使不致受回國的貴族的蹂躪；使農民得到土地；擁護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權利，肩起反對少數份子再

求建設階級利益以及上世紀的封建制度下的責任；法國曾試驗了波旁王族，給予那王族很好的機會，但此試驗失敗了；波旁王國不能與牠的最可惡的擁護者——教士與貴族——脫離；只有從革命興起的王朝才能維持革命的社會工作……他痛責戰爭與征服之事了……嗣後他要以立憲的君主統治，並使他的子孫戴上立憲的冠冕。』

【拿破崙與歐洲】拿破崙對於歐洲觀察的錯誤，正和他的觀察法國正確是一樣的。在維也納爭執條件的諸政治家，因有共同的危險，馬上忘記了他們分歧的意見。四個大強國莊重的恢復他們的同盟條約，以明白一致的態度在一個宣言上簽字。『拿破崙違背了使他居於厄爾巴島上的協約，自棄他的名正言順的地位。他現在又回到法國，企圖擾亂與破壞，他已經不要法律的保護的，對世界表示他是不需要和平與休戰的。因之列強官稱與拿破崙斷絕一切關係，他是世界和平的敵人與擾亂者，為天下所痛恨……』

為使他們的威脅發生力量起見，聯軍以大軍長驅法國。惠靈吞集合了英國、荷蘭、及德意志的軍隊，共十萬人以上，預備與近於布魯塞爾（Brussels）之布呂協將軍手下的十二萬普軍合作。士發次堡將軍所領導的奧軍，開近萊茵。俄國及普魯士的軍隊在活躍着。拿破崙招了二十萬兵抵抗聯軍，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二日離開巴黎到比利時邊界。他的計劃是分開他的敵軍，以作各個擊破的方法；雖然這次戰爭的範圍大些，而也是一八一四年戰爭的再演。

【滑鐵盧戰爭】拿破崙如何經過比利時邊疆，迫敵軍退回滑鐵盧；六月十八日，他如何在滑鐵盧作他的一生偉大事業中的最後大戰；他的軍隊如何於他的不幸的命運中被打倒，及他的著名舊衛軍如何作殊死戰，而他們仍是失敗；惠靈吞對於法軍的痛擊，如何於是日傍晚布呂協將軍兵士的來到，更使法軍潰不成軍；這一切事情在最普通的軍事歷史上是很平常的。我們說滑鐵盧戰爭為世界最大戰爭之一，這已變為一個老習慣。在某意義上說，這是對的，但是我們要記着，全歐既然堅決一致的對付拿破崙，他是根本沒有機會獲勝的。即使他打倒惠靈吞，他還要對付布呂協。如果他再打敗普軍，他還要馬上回過頭來抵抗士發次堡及奧軍。況且那時候的惠靈吞很可以增兵反攻，戰爭的不免結果是可想像。聯軍能夠有無限於人數，而拿破崙的財源告盡。為保全人類的生命着想，拿破崙在滑鐵盧的大敗是一樁幸事，那是一八一五年第一次的大戰，也是最後的一次。滑鐵盧之役增加大不列顛海軍優勢的尊嚴，她的海軍素來是出名的，最後造成惠靈吞的名譽，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大將，僅亞於拿破崙。英人之誇大及讚美滑鐵盧戰事，（註一）無足怪者。

【拿破崙最後被打倒】六月二十一日，拿破崙於失敗不振之餘，到了巴黎。是日，議會因拉法夷脫的

（註一）滑鐵盧戰爭的一件有趣的事為釋拉的命運。他是那不勒斯的狡猾國王，不信任聯軍的保證，而投到他的舅子（拿破崙）的

一方面。他的軍隊不經奧軍一擊即潰敗了，先逃往法國，又逃到科斯嘉，最後被捕與槍斃。他這樣使得另一波旁王族

那可鄙的斐迪南第一——得恢復他的王座。

提議，宣佈議會永久開會，並握着政府的職權。次日，拿破崙作第二次的讓位於他的兒子，在聰明的佛社（Fouché）鐵腕下的法國臨時政府，再與波旁王族進行交涉。但七月七日，聯軍又佔領巴黎，帶着那狼狽的老路易十八『在他們的行李車中』進城。如此很不光榮的恢復王位的波旁王族，與革命及反動兩勢力妥協，維持着十五年的和平。

【拿破崙在聖赫勒拿島（一八一五——一八二一）】七月十五日，巴士提爾監獄陷落週年紀念的次日，已經到了法國海岸上羅捨縛（Rochefort）的拿破崙，本欲逃亡美國，但結果終自投於停在該港口的一隻英國軍艦的司令官。在隔離此驚心動魄事實之後百年的我們看來，也許我們會想英政府將安然的優待這位著名的俘虜，給他在英國一個棲身之所。但他最後不僅為歐洲暴君所不信任，且亦為法國大多人民所不滿了；無論他如何出力，求野心之死灰復燃。他再無法危害英國的安全與繁榮。依照英國人看來，拿破崙在過去的若干年中，其為搗亂的及危險的敵人，較腓力第二或路易十四尤甚。他們認為他是黑暗及惡魔的天壽的孩子。於是『拿破崙將軍』——英國當局這樣稱呼他——用不着足踏英國的神聖領土，由另一隻英國兵艦護送他到南大西洋多岩石的聖赫勒拿島（St. Helena）上去。

在聖赫勒拿島上，拿破崙過了五年半。他的行動與與他的密友來往，有很多的自由。他的消磨歲月的方法是：步巡這孤島上，或與狐疑拘謹的英國獄吏勒味爵士（Sir Hudson Lowe）爭吵，或寫歷史上的條約

與戰爭的經過，並對他的僚屬說他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後爲卡西斯 Las Cases 侯爵所發表，然真僞參半。回憶錄表示拿破崙爲法國革命的真子與繼承者，他是因法國人民意志的擁戴而得到大權的，俾他可使自由、平等、博愛的光榮之成功得以鞏固。照這位故皇說，他總是和平及被壓迫民族的友人，幸福的創進者，他繼續不斷的把幸福賜與他的人民，一直到他被英國的陰謀及歐洲暴君的野蠻武力打倒時爲止。拿破崙很狡滑的，預備歐洲反動君主及政治家所施行的壓迫方法，行將增加民衆的不滿意，其結果必引起叛變，他想他的愛子一定有機會再建設一個法蘭西帝國。他在他的遺囑中，加上這樣誠懇的請求，說要『將他葬於他所親愛的法國人民之間的森河 (Seine) 岸上』這是有深意的。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這位近代的最大冒險者死於聖赫勒拿島。

【拿破崙傳奇】 這位故皇的歷史已變爲拿破崙傳奇了 (Napoleonic Legend)。當大家愈敬異他爲聖赫勒拿島上的一位高貴烈士時，其實愈隱藏起來，虛構的事實愈彰。他的大犧牲人命被遺忘了；人們只記着他的榮譽——他的不可征服的武力。法人家家戶戶都置放他的一個小像；他的鼎鼎大名爲人們所樂道；在圍爐的時候，人們歡喜敘述他在羅地 (Lodi)，奧斯特里齊，瓦格拉木功績的神奇軼事。從一個自私的暴君，拿破崙變爲一個人民的偶像，他的地位雖然低了一點，而更有力量。故他在聖赫勒拿島上的最後數年是很有用的：『筆的力量大於劍』這又有明證——來日，不是因武力而是因拿破崙傳奇之力，另一個波

那帕脫又得坐於法國的王座上。

第五節 拿破崙時代的意義

【拿破崙統治下的「自由」】 假使我們從拿破崙生活的故事轉向到認識這個整個時代的意義，這個時代的確配用他的名字；政治與社會、商業及戰爭的各種成功，都叫我們咋舌。普通的說，這個時代是法國革命的繼續。從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九年僅是為法國政治的與社會的基礎的自由、平等、與博愛諸原則，從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變為一切歐洲國家的的柱石。了解最少與應用最少的自然是自由。法國執政府及帝國是以民權取代神權舊說的實例，即政府須以被治者的意志為依歸。但是拿破崙之沒有增進個人自由，正如十八世紀或他的時代的開明君主一樣。為求得中產階級及農民的擁護計，私有財產的權利又名正言順的恢復起來，為杜絕教士的有所藉口，最好的武器自是宗教自由；但是真正有益的自由，如言論及出版自由，是受武力的支配。

【拿破崙統治下的「平等」】 至於平等則大不同了。在一切合併於法國的領土及拿破崙直接勢力能達到的地方，封建制度及農奴制的一切形式與權利完全取消，社會平等在拿破崙法典以內得有保證。德意志南部，尼德蘭、意卑里亞半島及意大利的大部份，舊制度大大的改革，如同法國一樣；內關的航路，私有的

道路，徵收通行稅的橋樑，及國內的商業限制都取消了；隨大地產制度而起的爲一個衆多的財產所有者農民階級，在大地產制度之下，有舊式的貴族地主，及可憐的小農民，寄居於一塊土地之上而得不到自由，備受什一稅及其他捐稅與個人服務的痛苦，而現在被解放的農民，自己有田地，自己耕種，他們可以自由買賣，或交換土地，或遷移到正興盛的城市去。拿破崙直接勢力以外的地方，普魯士斯泰因的土地改革正是表示這個時代的同樣精神。社會平等是拿破崙時代的最永久的成功：雖然後來不久有反動，但欲恢復死去了的封建制度的不平等，是不可能的了。

【拿破崙統治下的『博愛』】 博愛或民族的愛國主義，在這個時代得到一個很大的推動力。博愛由革命的與拿破崙的軍隊，熱情的從法國傳到外埠，這不僅在已有博愛主義的波蘭、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俄國發生一種感應，即內爭無寧日及互相猜忌的德意志與意大利諸邦也有了感應。拿破崙時期在德意志史上的意義是極爲重大。各邦數目的減少，衰弱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取消，普魯士的復興，解放戰爭，民族戰爭，公共福利的意識，及德意志全人民的愛國心，預示數十年後建設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意大利人也有同樣的民族情緒。拿破崙的威名，意大利的血統，『意大利王國』的暫時建設，『羅馬王』的稱號——這些都給予拿破崙的幼子，全半島的社會改革及愛國的覺悟——這一切表示來日整個意大利民族的幸運。

【較小的政治事件】 在較小的政治事件裏，拿破崙時代也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俄皇最後竟能得到

芬蘭、波蘭，及一直到普魯斯河的土耳其土地，這樣完成了大彼得及喀德鄰女皇的工作，致有今日的歐洲疆界。瑞典得到哪噠，而一直到現在爲一個新王朝執政，這個王朝爲伯納侖特將軍的後裔，他是一位無名的法國律師之有趣的孩子。至於葡萄牙方面，皇家因一八〇七年逃亡巴西，結果使得王室的朝廷設於該主要的殖民地，而反由攝政者統治母國，這是一樁很好玩的事情。

【此時期對於大不列顛的重大意義：殖民地與商業】 在歐洲大陸以外，這時期也很重要。大不列顛的海軍的及商業的優勢，因美洲獨立戰爭大爲動搖，但在革命的與拿破崙的戰爭期中而又獲得。自然美洲合衆國仍是獨立。但是納爾遜克服法國艦隊的大勝利，使得大不列顛爲真正的海上霸王；她利用她的優勝軍勢以對付剩下來的法國殖民地。這樣她獲得摩爾太（Malta，一八〇〇年），聖琉細亞（St. Lucia）與託巴哥（Tobago，一八〇三年），及毛里西亞（Mauritius，一八一〇年），而又因荷蘭之倚賴着法國，雖大多時候她不是自願的，而英國於是得到一個佔領有價值的荷蘭殖民地的機會，如錫蘭（Ceylon，一七九五年），基阿那（Guiana，一八〇三年），及南阿非利加洲（一八〇六年）。西班牙波旁王族對於拿破崙可憐的臣服，給了大不列顛一個同樣的機會攫取西班牙的商業，佔領幾個西班牙的殖民地，並打開其他殖民地的門戶以通商。在這個時候，英國佔有特立尼達（Trinidad，一七九七年）與渾杜刺斯（Honduras，一七九八年），並遣派侵略的遠征隊到倍諾斯愛諾（Buenos Aires）及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一八

○六一——一八〇七。在我們前面已經提及的半島戰爭中，英軍與西班牙軍合作，反對拿破崙，而以保證西班牙的自由爲條件，英軍停止侵略西班牙殖民地了，但在另一方面大不列顛得到利益。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中美洲、及南美洲的大部份——因兩個波旁王——查理第四與斐迪南第七的衝突，及約瑟王與革命議會的衝突，行政方面呈嚴重的困難，殖民乃漸漸乘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把他們的口岸開放，與英人通商，結果一八一四年斐迪南最後復辟的時候，大多数的殖民地仍表示他們的忠誠，而他們慣於自由貿易的權利及實際上的獨立，這他們要繼續維持的。西班牙殖民帝國的分裂是拿破崙事業的直接影響，除了殖民地本身以外，得利益的要推大不列顛了。大概的說，大不列顛所獲得的新殖民地，如摩爾太、毛里西亞、錫蘭、及南阿非利加洲，是求鞏固她在印度的地位，至於其他的殖民地，則在發展她對西班牙美洲的商業。

【工業】大不列顛的海軍優勢，她的商業及殖民帝國的向外發展，與英格蘭以內發生的產業革命同時並進。在這個法皇軍隊未踏入一步的國家中，紡織機、水力織機、冶鐵風爐、及蒸汽機不斷的動，爲打倒拿破崙之最有力的工作。